

第一章 矛盾之争

寇仲和徐子陵的震撼是有理由的，因为这是他们最害怕的事。

上趟到长安寻找杨公宝库，如被揭破，还可与高占道等人立即撤走，可是今趟却是牵连广泛，荣达大押的陈甫等人固是首当其冲，追查起来，平遥的欧良材等人亦难免祸。

且际此李渊正深忌李世民的当儿，可能李靖也将有难，所以他们于此时份看到窗外的娼馆，立即三魂不齐，七魄不整。

在这方面的掩饰，他们非常小心，用尽手段，想不到终被娼馆识破，最糟是直到此刻他们仍不晓得漏子出在那里？更联想到娼馆既可如此，暗伺在旁的石之轩自可办到。

两人头皮发麻，哑口无言时，娼馆从窗外飘进来，毫不客气的坐到床端，嘴角含春的道：“两位情郎好！你们的考虑有结果吗？”

寇仲正面向着她，深吸一口气以舒缓震撼波动的情绪，沉声道：“你是怎样发觉的？”

徐子陵改变坐姿，双目电射娼馆，心忖现在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希望娼馆乃唯一晓得“司徒福荣计划”的人，然后合两人之力不择手段拚着受伤来个杀人灭口，否则以后会被她牵着鼻子走。他肯定寇仲心中转的是同一念头，他不知道寇仲能否狠下此心，却知自己肯定办不到。

娼馆香眉微耸，轻松的道：“百密一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娼儿早晓得你们另有图谋。”

寇仲双目精芒骤盛，旋又敛去，颓然叹道：“看来你是不肯说出我们错失在甚么地方哩！”

娼馆秀眸涌起复杂的情绪，幽幽的瞟徐子陵一眼，目光转回寇仲脸上，柔声道：“恰恰相反，我本不打算说出来，但现在改变主意，决定立即解除你们的疑虑，好令你们安心。相信人家一趟好吗？就算你们拒绝助我，娼馆绝不会出卖你们。”

徐子陵讶道：“为何忽然改变主意？”

娼馆目光投向窗外中园的方向，微叹道：“刚才我在试探你们，看你们会否杀人灭口？我进房来实是以身犯险，可是在如此情况下，你们仍不肯向人家下毒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娼儿给你们感动哩！”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脸脸相觑，因难测她说话的真假，感觉则窝囊至极点，有肉在砧板上，任由宰割的被动苦况。

娼馆柔声续道：“你们的漏子出在商秀珣身上，也是唯一的失着，我猜到你们定会找她解释，只没想过为你们作和事老的是宋家二公子。跟踪他可比跟踪你这两个其奸似鬼的小子易多哩！他早前离开商府时更是满怀心事。”

两人恍然大悟，这确是百密一疏，同时亦安心下来，因为石之轩并不晓得他们和商秀珣间发生的事，故不会像娼馆般懂得伺伏商秀珣行馆之旁，等待他们上钩。

娼馆见两人呆头鸟般的瞧着她，微笑道：“人家真不会出卖你们，更不会利用这来威胁你们，那对娼儿有甚么好处？而纵有天大好处我也不愿以后你们认定我不但是无可化解的仇人，更是卑鄙至极之徒。”

两人开始感觉到媼媼的诚意，交换个眼色后，寇仲道：“见你这么乖，我们亦有回报。我们昨晚夜采尹府，听到尹祖文和贵派闻采婷的对话，尹祖文指你难忘杀师之恨，不利你们圣门两派六道的统一，提议以白清儿代替你。闻采婷看来已给说得意动，还说边不负、辟守玄两人都支持白清儿。只要石之轩肯狠心杀死女儿，阴癸派会臣服石之轩之下。”

徐子陵补充道：“尹祖文认为只要能生擒你，他有办法迫你把《天魔诀》交出来。”

媼媼容色平静，双目下垂，淡淡道：“你们确神通广大，竟瞧破尹祖文的身份。”

寇仲笑道：“这或者就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媼媼嘴角微翘似示不屑，晒道：“甚么天网？甚么天命？太史公早有伯夷、叔齐善人不得好死，而满手血腥罪孽者却得善终之叹！他自己则惨遭宫刑，不能人道。所谓天网天命，是耶非耶！只不过是满口仁义的伪善者骗人作奴材的大话。”

寇仲讶道：“我不过随口说说，心中并无意见，你却像并不把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情势放在心上？”

媼媼双目凝视寇仲，缓缓道：“祝师死后，媼媼从此没有亲人，在圣门里惟强者称王，只要杀死石之轩，其他人怕我还来不及，岂还敢来惹我。现在最后的决定握在你们手上，你们若一意孤行，我只好另寻办法，但仍不会揭破你们的勾当。”

最后一句话令两人大生好感。

寇仲向徐子陵道：“陵少怎么说？”

徐子陵道：“我答应过的事，从来没有不算数。”

媼媼喜出望外，娇躯轻颤道：“那石之轩死定哩！你们可有甚么计划？”

寇仲道：“我们希望能在此点上有些保留。可以告诉你的是我们晓得石之轩在长安有另一个化身，故正等待某一时机的来临，当迫得石之轩全无退路，我们可在她唯一的逃生出路伏击他，可是详细计划要待到那一刻来临前，我们才可以告诉你。到时你会明白我们现守口如瓶的原因，因为牵涉到我们太多秘密。”

媼媼点头道：“这非常公平。你们现在是媼儿仅有敢信任的两个人，不必丝毫担心你们会害我。为方便行动起见，奴家暂居此处行吗？这里环境不错，我保证不会被下人发现。”

只听她的话，两人知她已把司徒府的形势摸通摸透。

寇仲皱眉道：“你自己没有落脚的地方吗？待展开行动时我们自会通知你。”

媼媼容色平和的道：“我当然有安身落脚的处所，却不敢告诉你们。谁料得到我们将来的关系会如何发展？人家不愿整天担心你们不知甚么时候会摸上门来寻晦气呢。”

寇仲微笑道：“随便大姐你吧！不过你这番话透露出珍贵的消息，希望将来不须被我们利用来对付你。”

媼媼瞟徐子陵大有深意的一眼，叹道：“将来的事，将来再说！目下人家四面楚歌，而你两位是我仅有可信赖的人，只好躲到这里暂避风头。”

两人恍然，媼媼是因听得本派人密谋对付她的消息，感觉到危险，所以不得不放弃原来隐藏的处所和身份。

徐子陵淡淡道：“还有一则重要的消息顺带告诉你，昨夜石之轩亲自出手，不但击毙‘善母’莎芳，还尽歼其随员。”

馆馆微一错愕，露出思索的神情。

寇仲乘机问道：“谁是大尊？”

馆馆目光往他投去，稍作沉吟，叹道：“若我告诉你们，与背叛圣门无异！”

寇仲哈哈笑道：“你还及不上石之轩的潇洒，他昨晚告诉陵少，杨虚彦就是甚么他奶奶的原子。大明尊教并非你圣门内的派系，且圣门的人正排挤你，你还要计较他娘的所谓义气，如此守成不变，我寇仲第一个不看好你。”

馆馆微笑道：“杨虚彦和大明尊教不过是互相利用，大明尊教需杨虚彦助他们立足中原，而杨虚彦则看上大明尊教的《御尽万法根源智经》，双方是利益的结合，所谓的‘原子’只是个名称，可以没有任何实质的意义。杨虚彦永不会成为大明尊教的信徒，大明尊教更不会认为杨虚彦是他们的人。”

寇仲知再难从馆馆口中套间出进一步的有用情报，瞧天色已是日落西山，早错过去见商秀珣的时间，笑道：“今晚回来再和你耍花枪，我们现有要事待办，馆美人儿你在这里好好休息吧。”

馆馆横他千娇百媚的勾魂一瞥，道：“人家也很忙哩！明早见！”说罢穿窗离开。

馆馆离开后，两人你眼望我眼，均有是福是祸，难以逆料的感觉。

此时雷九指领侯希白至，见到两人表情，前者讶道：“发生甚么事？为何你们既不说话，更木无表情？是否又吵架哩！”

寇仲叹道：“我们今趟的诛香大计，已因被馆馆发现敲起警钟，没哭丧着脸是非常了不起。”

雷九指和侯希白立即色变。

徐子陵解释后道：“事情仍未至山穷水尽的地步，但我们必须有应变计划。”

雷九指终弄清楚情况，点头道：“撤退可以有全面撤退和部份撤退之分，我去找宋爷商量，好教他没时间胡思乱想。”

徐子陵把他唤回来道：“那小玩意有没有头绪？”

雷九指哈哈笑道：“别忘记我是谁的传人，明早交货如何？哈！”笑着去了。

侯希白坐往床端馆馆适才坐过的位置上，道：“只要你们能撤走，我保证馆馆不敢出卖你们，那对她有百害而无一利。顺带问句，你们似对石师藏身处有十成十的把握，对吗？”

徐子陵淡淡道：“可以这么说，却非十足十，那要看老天爷的意旨才能定夺。”

侯希白苦笑摇头，通：“我是否令两位感到小弟是很麻烦的一个人？”

寇仲笑道：“不是麻烦，而是矛盾。因为最锐利的矛和最坚固的盾相击，必是矛盾盾碎的结局，没有矛和盾，再没有麻烦。你的矛盾就是对你有仇有恩的师尊石之轩，由他老人家一人分饰两角，干掉他就天下太平，就是这么简单的一回事。”

侯希白哑然失笑道：“在下再不需你来开解，皆因给子陵点醒画道即是武道后，早心畅神舒，只是怕你们低估石师的智计，一个不好给他反噬一口。更要小心是你们加上馆馆或会变成这世上最锐利的矛，但石师却肯定是最坚

固的盾，一张从未被人攻破的坚盾。”

徐子陵岔开道：“那两件事办得如何？”

侯希白道：“我先去找落雁，下人说她被张婕妤召入宫去，怕要小住数天，你们的脸色为何变得这么难看？”

寇仲沉声道：“这极可能是对付她的第一步行动，你是否按着入宫，见到她吗？”

侯希白摇头道：“我入宫求见张娘娘，她的头号太监郑公公说她正陪皇上下棋，故见落雁不着，当然没有机会打听《寒林清远图》的下落。”

徐子陵道：“今晚我们入宫，定要设法通知落雁。”

寇仲道：“为何舍易取难？今晚李渊不是设宴招待美人儿场主吗？沈落雁肯定是陪客，我们请美人儿场主设法通知沈落雁便成。”

侯希白道：“迟啦！我离宫时，刚好碰上商秀珣入宫的车队，她还停下揭廉和我说过两句话，唉！”

两人听他语气，知道不会是甚么好说话，你眼望我眼，无言以对。

侯希白低声道：“她说再不怪你们，但以后你们不用再找她。她说时眸子透出伤感失落、无可奈何的神色。”

寇仲苦笑道：“你说的全是坏消息，可以有令人快乐些的消息吗？”

侯希白道：“我不想有好消息告诉你们吗？可惜事与愿违，皇宫的守卫明显增强，我则由宫监韦公公贴身侍候，令我不敢向人询问宝画的事，说到底我仍是石之轩的徒弟，际此石师刚击杀莎芳的当儿，李渊怎也要防我一手。”

徐子陵道：“韦公公是甚么人？”

侯希白道：“韦公公在旧隋时曾侍候杨坚，后则追随杨广，是隋宫内武功最高强的太监头子。炀帝被杀时他正在江都，凭武功突围逃走，自此投靠李渊，并得李渊起用为内宫监，宫内所有大小太监均归他管辖。”

寇仲道：“能在那种情况下突围逃走，这人肯定有两下子，我们曾于江都见过杨广，印像中没这么一个人。”

侯希白道：“韦公公为人低调，此正是李渊欢喜他的地方。韦公公的武功是杨坚亲手训练出来的，负起保护杨坚的重责。坦白说，横看竖看我不觉得他有何特别之处，但光是这种真人不露相的本领，足可令人感到他的深不可测。”

徐子陵叹道：“宇文伤、尤楚红、韦公公，再加上几个出山来助李渊的前辈名家，我们入宫后一旦行藏败露，必有死无生。”

寇仲道：“入宫之事今晚势在必行，到时随机应变吧！”

徐子陵点头同意，转向侯希白道：“希白兄可否代为查采另一事，就是看李密是否已正式向李渊提出离开长安一事。”

侯希白道：“这方面该比较容易，我立即去办，今晚见！”

侯希白去后，两人各自沉吟，没有说话。

徐子陵心中大感不安，馆馆出卖他们的机会不大，却使他生出危机感。

例如以石之轩的眼力，加上他晓得徐子陵正在长安，肯定可一眼瞧破太行双杰就是他徐子陵和寇仲，只要给石之轩有这个机会。

要命的是石之轩定会尽力查采他到长安来的目的，昨夜更发出清晰的警告，若再不离开长安，休怪他不留情。

所以他必须在这情况发生前，先伏杀石之轩。问题是他们对宝画究竟

是在张婕妤的香闺，还是李渊的书房？尚未弄清楚，只能被动地苦候李渊召申文江监画的机会。

侯希白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一个不好，他们将要饮恨长安，完蛋大吉。

石之轩确有鬼神莫测的手段和才智。

寇仲的声音传进他耳内道：“你在想甚么？眉头全皱起来，令我想起将来你年老时的样子。”

徐子陵颓然叹一口气，反问道：“你又在想甚么？”

寇仲盯着自己一对脚尖，摇头道：“肯定我想的和你不同。唉！我想到的是洛阳之战输得并不冤枉，我是应该输的，因李世民的高明近乎令人心寒的地步。他选在六月用兵，宋缺即使闻信立即调动军旅，仍不能赶在十月冬季前开拨，因为抵达时刚好是冬天，不利南人用兵，所以只好待至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出发。李世民却可趁这九个月的时间，攻陷洛阳，再把彭梁夷为平地，他奶奶的，这小子的手段确是狠辣。”

徐子陵道：“无谓的牺牲是没有意义的，为何不考虑撤返岭南，先平定南方，再图渡江？”

寇仲道：“这并不是我寇仲喜欢的方式，输就输吧！但赢则定要赢得漂漂亮亮。陵少的提议或可使我保命，但势将令我在颇长的一段时间陷于动辄败亡的被动推打之局。

李世民并不用和我在战场分胜负，只要巴蜀降唐，整个大江之北将落入李唐手上，我们能保住大江之南已非常不错。且我怎忍心看到中土回复南北对峙之局，予突厥可乘之机。

一是我统一中原，一就是李小子得天下。所以我决定死守彭梁，直至宋缺援军开到的一刻。此事我会独力承担，更不愿你介入到我和李小子的生死决战去。”

此时雷九指来说，出发往上林苑的时间已到。

第二章 上林之会

马车离开里坊，加入街上的车马人流，往上林苑缓驰而行，由寇仲和徐子陵的太行双杰当御者，载的是雷九指三人。

目睹华灯初上下长安的繁华景象，两人各有感触。

寇仲凑近道：“黎阳之战后，我刚送走秀宁公主，那晚我感到无比的孤独和寂寞，差点哭起来，涌上心头的全是不如意的事，更感到很对不起别人，只想向玉致、秀芳、楚楚她们下跪忏悔，那是种使人窒息的痛苦。”

徐子陵淡淡道：“以后有否同样的情况？”

寇仲茫然摇头，苦笑道：“那还有空闲时间。”

徐子陵点头道：“理该如此，你是给李秀宁勾起你深心内的情绪，故有此软弱的表现。此后你会变作铁石心肠的人，不再为本身的情绪左右，一切以胜利为目标。”

寇仲讶道：“你的分析很古怪，但我感觉自己仍是那个人，只是把心神移往战争上，无暇顾及其他。”

徐子陵道：“昨夜我有个奇怪的感觉，听着石之轩说话，目睹他毫不留情的屠杀大明尊教的人，我感到再不能以正邪去介定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但肯定他是个为求达到目的，不择手段，撇开一切阻缠着他的功利主义者。他的唯一弱点是对碧秀心难以舍割的深情，若他没有这破绽，昨晚必全力干掉我，不容许我们有计算他的机会。”

寇仲一震道：“你是否暗示我为求成功，必须不择手段，变成一个无情的人？”

徐子陵肃容道：“战争本就是为求胜利，不择手段。你既拣选这条争霸之路，自须遵循这游戏的规则，否则最好回家睡觉。”

寇仲摇头道：“我永远不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人，事实上在感情方面我是很脆弱的。”

徐子陵道：“你只是脆弱过一个晚上，唉！你这小子怎地糊涂，若你真的脆弱，该不会任由尚秀芳到高丽去，不会过门不入的避见楚楚，更不会不顾宋玉致意愿将宋阔拖进战争去，亦不会与李秀宁变成敌人。自选择以一统天下为己愿后，在这大前题下你从没退缩过。”

寇仲呆想片刻，艰涩的道：“难道我真是铁石心肠的人吗？”

徐子陵道：“坦白说你还没有那么厉害，所以我一直为你担心。”

寇仲道：“我并不想变成这样的一个人，那我的选择是否错误？”

徐子陵苦笑道：“那要老天爷才晓得。今趟来长安的所见所闻，彻底改变我很多过往深信不疑的想法，更怀疑妃暄选中李世民的正确性，因为照目前的形势发展，李世民的胜利，只会便宜魔门又或突厥人。”

又摇头道：“我不知道！哦！到哩！”

任俊的司徒福荣、宋师道的申文江、雷九指的管家，在上林苑的知客殷勤款接下，迎进苑内去。

寇仲和徐子陵依指示把马车停在广阔的广场一角，取来清水饲料服侍马儿，两人都由怀念爱马千里梦和万里斑。为避风险，两匹宝贝均被留在关外。

寇仲道：“上林苑的老板是何方神圣，有甚么后台背境？”

徐子陵道：“想知这方面的事，该问我们的侯公子。”

此时有马车驶进上林苑，寇仲眼睛扫过去，低声道：“这小子死性不改，仍是沉迷于夜夜笙歌的生涯。”

徐子陵循他目光瞧去，见到个衣饰华丽纨绔子弟式的人物，问道：“这家伙很眼熟？”

寇仲道：“是沙家二少爷沙成功，与沙成就一个好赌，一个好嫖，幸好尚有三少爷沙成德撑持家业。”

徐子陵道：“时间差不多，我去见尔文焕和乔公山，你在这里总揽大局。”

寇仲忙道：“这里有甚么事可做的？只会把我问出鸟儿来。我陪你去走一趟。”

徐子陵道：“这并不合情理，因为我现在是去告诉他们今晚分身乏术，而竟然可两个人都溜去见他，他们不起疑才怪。兄弟！耐性点啊！”说罢笑着去了。

寇仲为之气结，心神回到洛阳之战上。离开慈润后，他尽量避免去想及这方面的事情，把心神集中到石之轩身上，因为他正威胁自己兄弟徐子陵

的生命，那可比争霸天下更重要。所以际此洛阳陷于水深火热之时，他仍要抛开一切，到长安来对付石之轩。

此间事了，他须立即赶返彭梁，接收杨公卿撤往彭梁的人马，然后遵从游戏的规则，无所不用其极的从李子通手上夺取江都，一个他最熟悉的地方。不过他的不择手段单是针对敌人而言，对无辜的平民百姓，他绝狠不下心肠，这是他的底线和原则。

想到这里，后方有走音接近，听轻重力道，该是个会家子，寇仲故意待来者接近，始惊觉地别头瞧去。

看一眼他敢肯定对方是池生春，他虽比香玉山高大，那种自习清瘦的形神，与香玉山有四、五成相肖。举止文雅而没有江湖的俗气，嘴角挂着自信老练的微笑，显示他善于交际。他不算英俊，但长得随和顺眼。

池生春见寇仲转过身来朝他打量，拱手笑道：“这位定是名震太行的蔡兄哩！小弟池生春，为何不见匡兄？”

寇仲见他没半个从人，潇潇洒洒的，恍然他该是从对街的六福赌馆走过来，不过仍摸不清楚他来“巴结”自己的目的，装出震惊姿态，忙抱拳道：“原来是六福的大老板池爷，我们福荣爷正在苑内。文通他有事转头便回。”

池生春神态从容的来到寇仲身前，压低声音道：“昨天我听尔文焕大人谈起蔡兄和匡兄，两大人对两位非常欣赏，说两位是交得过的朋友。我池生春最爱结交英雄好汉，来！我们到苑内去说，到长安来怎可在上林苑门外徘徊不入。”

寇仲装出受宠若惊的神色，给结巴巴带点尴尬道：“这个……嘿！这个不太好吧？小弟现在为福荣爷办事，嘿！”

池生春一把挽着他朝大门走去，欣然道：“我对司徒兄慕名久矣，今晚正是前来一睹司徒兄的风采。对我来说司徒兄是朋友，蔡兄和匡兄亦是朋友，蔡兄在长安有甚么须小弟帮忙的地方，随便说出来，小弟你会为蔡兄办到。”

寇仲暗叫厉害，池生春笼络人的手段直接热情，若他真是蔡元勇，给他这么缜尊降贵的巴结奉承，不飘飘然受落才怪。

遇上的人，不论是士林苑人员又或是宾客，无不向池生春请安问好，显示池生春交游广阔，八面玲珑。

池生春又笑道：“不要看长安城这么大，可是有甚么风吹草动，立即传遍全城。关中剑派的人最爱管别人的闲事，包括小弟在内，很多人早看不过眼。邱文盛那老不死恃着自己的大弟子段志玄在秦王手下办事，嚣张跋扈，仗势横行。我不是危言耸听，那天关中剑派的人虽被迫说出不再骚扰两位老兄的话，但必下不了这口气，说到底长安是他们地盘，所谓猛虎不及地头虫，蔡兄必须小心。”

寇仲醒悟过来，明白他们的太行双杰已卷入长安的斗争内，而尔文焕肯放过肖修明和谢家荣，是要钓更大的鱼，最终目的自然是想抓邱文盛的漏子，把整个关中剑派摧毁，使李世民变得孤立无援。

忙装出惊恐神色，沉声道：“他们究竟想拿我们怎样？”

两人此时步至中园，池生春挽着他移往旁边的荷花池，立定正容道：“邱文盛行事心狠手辣，谋定后动，可说防不胜防。我池生春对他的胡作非为一向不满，兼且和蔡兄一见如故，此事我不会坐视。待我和两大人仔细商量，只要能请齐王为两位出头，保证邱文盛吃不完兜着走。哈！今晚不宜谈这些大煞风景的话，我们先尽兴欣赏长安第一名妓纪倩的歌艺，明天我会有好消

息告诉蔡兄。”

寇仲骤闻纪倩之名暗吃一惊，又庆幸徐子陵没有被池生春硬拉来赴宴。

池生春挽着他边行边道：“待会匡兄办事回来，把门的自会将他引进，大家高高兴兴的欢叙一晚，不醉无归。”

寇仲心中叫苦，纪倩和徐子陵关系密切，若凭女性对男性的敏锐直觉识破他，那今回真是栽到家哩。

餐馆内，尔文焕听罢徐子陵的借口，笑道：“恕我直言，在长安，司徒老板的安全绝无问题，我和城守所打过招呼，除非是宋缺亲来。否则，哈！”

乔公山接口道：“宋家现在自顾不暇，对司徒老板应是虚言恫吓，匡兄不用放在心上。反是匡兄和蔡兄须当心别人的暗算。”

徐子陵愕然道：“别人的暗算？”

尔文焕凑近少许，压低声音道：“据我们收到的风声，关中剑派的人心怀不轨，决意置两位于死地；此事尚有秦王天策府的人作后盾，一出手你是雷霆万钧之势，有心人算没心人下，两位很易着他们的道儿。”

徐子陵像寇仲般明白过来，对此节外生枝的事大感头痛，只恨不能不作出“正确”的反应，双目射出疑惧的神色，道：“若我和元勇有甚么三长两短，谁也猜到是他们干的，他们的胆子有这么大吗？”

乔公山肃容道：“若没有天策府在暗里支持，谅邱文盛天作胆仍不敢动两位一根毫毛。不过两位不用担心，我们会为两位想办法应付。”

尔文焕沉声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匡兄跑惯江湖，当然明白这道理。”

徐子陵点头道：“幸好今趟遇上尔兄和乔兄两位贵人。唉！此事该否知会福荣爷呢？”

乔公山道：“你们是为司徒老板办事，在情在理该让他晓得，却不用说得太过严重。”

尔文焕一拍他眉头道：“这不过小事一件，我们自会留神，包保关中剑派那些兔崽子闹个灰头土脸。六福是通宵营业的，两位若能溜出来，我们随时可作妥善安排。”

乔公山笑道：“上趟是六福，今趟应到明堂窝开眼界，明堂窝是长安历史最悠久的老字号，在长安新城建时成立。”

徐子陵装出心动的样子，又叹道：“迟些回去没问题，整夜溜出去赌怎都说不过去，不若到明天才往明堂窝见识。唉！我这人没甚么嗜好，就是赌瘾大一点。”

尔文焕邪笑道：“匡兄只有赌瘾么？”

徐子陵“记起”自己的骗财骗色，嘿嘿笑道：“欢喜漂亮的姐儿是男人的天性，该不算是嗜好，哈！”

尔文焕和乔公山陪他邪笑起来，大有臭味相投之乐。

徐子陵与他们约定明晚会面的时间地点街，起立告辞，尔文焕和乔公山出奇地没有挽留，任他离去。

宴会设在上林苑西园的黄菊厅，筵开一席，留下广阔的空间作歌舞表演之用。

池生春和寇仲到达时，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十多个歌舞姬从天门退出，见到两人频抛媚眼，不过目标多集中在池生春身上，嗲声嗲气的唤“池大爷”，连旁边的寇仲亦感受到温柔乡那令人心荡意软的滋味。

池生春踏过门槛，立即长笑道：“久仰司徒兄大名，今日终可还我池生春的心愿，幸会！”

环桌而坐者纷纷起立相迎，扮司徒福荣的任俊以他的姿态神气地笑应道：“原来是一手创立六福的池大老板，想不到这么年轻。赌场这门生意并非有钱就可做得来的，能做得有声有色人人称赞的更可数得出有多少个人。”

尹祖文欣然道：“赌场旁例必有押店，生春做得越是有声有色，司徒老板的生意做得越大，所以今天怎少得生春和我们天仙他老人家？”

寇仲闪闪缩缩的躲在池生春身后，皆因一眼扫去，立即倒抽一口凉气，生怕给人认出体型气度，真的作贼心虚。

尹祖文居于背南生家位，右手顺序是任俊的司徒福荣，“天仙”胡佛，胡佛右边赫然是沙家二少爷沙成功。

这好色的二世祖初抵长安时并不得意，唐室的权贵虽借重他老爹沙天南，对此一事无成的公子哥儿并不放在眼内。不过他今天能出席这个宴会，显然是尹祖文着意笼络，看中的当然非是他木人，而是掌握在他沙家手上的兵器和矿藏业务。

寇仲倒非怕给他辨认出是丑神医莫一心，因沙成功并没有如此高明的眼力，他怕的是位在沙成功右席的薛万彻。此人为李元吉的心腹大将，无论才智武功，均不在李元吉之下。兼且此时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他身上，寇仲的恐惧非是没有根据的。

薛万彻旁是宋师道的申文江，另一边虚位以待的是对正尹祖文的席位，当是留给他生春的。接着是雷九指的苏管家，这老小子表情十足的盯着寇仲，一面不悦，反应恰如其份。

雷九指另一边亦是熟人，是外务省言词便给的温彦博，他专责招待外宾，出席这类场合不会令人感到突兀。

再过去是另两个空席，寇仲猜到其中一席该是留给纪倩这长安最有地位的名妓，另一席却不晓得留给谁。

看宾客座位的安排，可知尹祖文的高明，如非寇仲等知悉他真正的身份，又是为对付池生春而来，定看不透这宴会的目的是尹祖文和池生春阴谋的第一步行动。

事情来得太快太突然，忽然间双方即互相入局，正面较量起来。

寇仲尚是初见胡佛，这赌界宗师级的人物有种一般江湖人物欠奉的灵秀文气，与侯希白的气质颇为神肖，不知是否因对字画艺术的锺情，使两个截然不同的人在气质上相近。

“大仙”胡佛哈哈回应道：“赌场旁有押店是个不争事实，可是押店旁却不是非有赌场不可，我和生春的小生意怎能和司徒兄相比，哈！”

众人齐声陪笑。

池生春注意到雷九指瞧向寇仲的眼神，知机的反手挽着寇仲，朝酒席行去，笑道：“我们这些做生意的人开口生意，闭口生意，不过上林苑是不应谈生意的地方。这位是大名鼎鼎太行双杰的蔡元勇兄。”

按着向恭立门旁负责伺候众人的上林苑美婢道：“给我加两席，还有一席是匡兄的。”

寇仲硬着头皮随他入席，又略敛眼神，心中只能求神拜佛不会被薛万彻和温彦博两个熟人看破他的伪装，否则一切休提。

第三章 飞钱生意

徐子陵漫步于昼夜喧呼、灯火不绝、华车健马、比肩接踵的北里主街，忽然对寇仲那晚体会到的孤独有深切的感受。

不知是否因前仆后继般发生的烦恼，令他的情绪开始低落，他感到主动再非掌握在他们手上。无论是对付石之轩，又或池生春，他们只能被动的等候机会。

置身于长安不夜天的北里，他想起在云深不知处的师妃暄，想起远在巴蜀的石青旋，可是这一切他只能默默去忍受，孤独地一个人承担思忆的痛苦。这是他内心的秘密，他不会把秘密告诉任何人，包括寇仲在内。

此时有人在他身旁策骑驰过，转进横街，徐子陵看到的是他马上的背影，认出是李密现在长安最亲密的头号手下王伯当，心中一动，收摄心神，跟踪去也。

池生春亲自把寇仲的蔡元勇介绍予席上诸人，入席甫坐下，池生春神态恭敬的向“大仙”胡佛问道：“小仙还未来吗？”

胡佛微笑地从容道：“这野丫头很难管教，我这作爹的答不了你的问题。”

他答得风趣，登时惹起哄笑。

寇仲始知另一空席是予胡小仙的，心中暗赞胡佛的老到，能丝毫不表露心内对池生春的顾忌。

雷九指往寇仲瞧来，皱眉道：“文通在那里？”

寇仲装出怯怯的神态，先朝池生春打个眼色，才道：“他遇上相熟的朋友，哈！”

瞧他言不由衷的神态，谁都晓得他在胡诌为匡文通开脱，实情当是开小差。

池生春知机的岔开道：“长安多名胜，司徒兄到过什么地方游玩？”

任俊的司徒福荣以他断断续续的语调道：“长安有什值得一游的地方呢？”

薛万彻笑道：“温大人是席上最有资格回答大老板问题的人，因为来长安外宾的游览节目，都是由他安排的。”

温彦博洒然笑道：“薛大将军又来耍我，长安值得去的地方因人而异，对我来说坐在上林苑已心满意足，不用到别的地方去。”

尹祖文失笑道：“想不到温大人这么容易满足。我的情况有些不同，在上林苑满足后，还要过对街的明堂窝或六福找些别的满足。”

他的话语带双关，暧昧抵死，又惹起哄堂大笑。

寇仲轻松起来，感受到尹祖文、温彦博等这些交际老手口角生春，潇洒野逸的情趣；更重要是薛万彻终把注意力从他身上移开，显是没有对他起疑。

苦无机会开腔的沙成功终掌握到机会，道：“长安多的是可供游赏的园林，例如昌明坊的令寺园，升平坊的药园，体祥坊的奉明园。不过若论名气

和规模，则无出于乐游原和曲江池，前者是城内高地，位于升平坊和新昌坊间，登高望远，别有一番开拓自由的境况。但论景观，曲江池仍是长安之最，它位于城东南隅，一半在城内，一半在城外，南北长而东西短，两岸弯曲，苑殿连绵，楼阁起伏，花卉周环，绿荫围绕，加上沿江设置的笑蓉园和杏园，以及沿岸小巧雅致的曲江亭子，使人几疑是置身天上而不是人间。”

寇仲首次发觉沙家二少的长处，就是在吃喝玩乐方面绝对不赖。

宋师道往沙成功瞧去，脸上掠过你对我老板说这些话等若对牛弹琴的神色，恰到好处。

果然任俊知机的道：“长安现在最赚钱的是什么生意？”

众皆愕然，心付这大俗俚刚才定是对沙成功的话半句没听进耳内去。

池生春哈哈一笑，圆滑的道：“说到做生意，我敢说在座者没有人及得上司徒兄，所以司徒兄问的该是目前在长安最赚钱的投机生意，对吗？”

任俊展示出被宋师道和雷九指苦心训练的成果，点头道：“池兄确是我的知心人，城市城市，有城必有市，城是由城墙和沟河组成的军事防御，保证住民的安全；市是商品交换的场所，代表城内外居民生活所需的经济活动。没有城市，生意怎都做不大。”

温彦博赞道：“司徒兄做生意确有见地，在人口密集的地方，有生意眼的人最易起家。说来好笑，司徒兄刚才那番话正点出目前长安最赚钱的生意，就是经营船店，这相当于货栈，只要你在东西两市又或通衢大街有十来间邸店，可赁予从各地来做生意的人，赚取租金佣金。特别是不远千里而来的胡人，十来天的租金动则以黄金计算，利润惊人。”

胡佛笑道：“司徒兄在长安收押回来的物业不在小数，确可想想这门赚快钱的生意。”

寇仲心底开始羡慕徐子陵，众人说的是他没有丝毫兴趣的话题，不过却是任俊表现他是司徒福荣的好时机。

任俊摆出专家款儿，道：“邸店是让人住宿或存货沽卖的地方，我的想法更进一步，何不经营让人存钱的邸店，加上飞钱的方便，我做的将是整座城市所有商家的生意。事实上这正是我来长安其中一个目的，这当然须靠座上各位支持，又或大家看看可如何合作。我司徒福荣牙齿当金使，说过的话从没有不算数的。”

众皆动容。

寇仲心中叫绝，暗付这必是宋师道的脑袋想出来的，雷九指肯定没这种智计。

尹祖文正容道：“司徒兄的提议确是精采，可否进一步说明概要。”

任俊侃侃而言道：“其实这是钱庄和钱票的生意，这方面我仍是刚起步。商家在各地奔走赚钱，一旦钱囊胀满，首先考虑是要把钱放在什么安全地方？就需要一个能绝对信任的钱庄作长短期的存放。其次是带着一箱箱的铜钱上路，笨重而不方便，且须雇请保镖，我的飞钱对他们是一种恩赐。例如把钱放进长安钱庄，可凭钱票在江都兑现后用来买进淮盐，我们只赚取手续费和佣金。”

胡佛叹道：“这等若手上长期拥有大量现金，做起什么事来都方便。”

“爹啊！是什么都方便哩？”

众人朝大门瞧去，进来的正是姗姗来迟，艳光四射的胡小仙。

徐子陵翻过后院墙，借夜色和园内树木掩护，潜往外堂的方向。

王伯当非常狡猾，诈作进入明堂窝，寄放马匹后只身从后院翻墙离开，来到离明堂窝不远水安渠旁一所看似是寻常百姓家的宅院。若非跟踪他的是徐子陵而是一般庸手，肯定会被他甩掉。

此时宅院没有半点灯火，但徐子陵超人的灵觉清楚正有十多人分伏院内各处，布下暗哨，宅内外全在严密的监视下。

在如此情况下，即使高明如徐子陵亦感有心无力，只能行险一博，趁王伯当敲门吸引所有人注意力的刹那空隙，闪入宅内。过得此关，轻松多了。说话声从中进传来，徐子陵不敢太过接近，躲在后进一间寝室内，功聚双耳，窃听对方的说话。

一把低沉的声音道：“我们已为密公打通所有关节，密公出关一事该没问题。”

徐子陵心中一震，认出说话者是京兆联的老大杨文干。想不到他造李渊的反失败后，仍胆敢留在长安，难怪宅内外均有人放哨。却又大惑不解，杨文干为何要助李密？李密怎肯信任他？他们如何会勾结起来？

杨文干又道：“只要能离开长安，我们有办法保你们安然出关。”

王伯当沉吟片刻，压低声音道：“那我就回去和密公商量，看该否于明天早朝时正式向李渊提出来。”

杨文干道：“千万勿当众提出来，若有不识相的大臣反对，会横生枝节。尤其是天策府的人，必会指秦王正用兵洛阳，任何行动均须押后为由反对此事。一旦有其他人附和，李渊又不想在此非常时期令李世民不快，会弄巧反拙。”

王伯当道：“那只好由密公私自求见李渊。”

杨文干道：“李渊未必肯私下接见密公，且必有其他人在，亦不妥当。不过你可放心，明天宫内将有一场马球比赛，李渊最爱热闹，一向欢迎大臣旁观或参与，我已使人作出安排，密公会在被邀之列。到时密公只要把心愿轻描淡写的提出来，李渊点头便成。”

暗里听着的徐子陵大感不妥，杨文干应是不安好心。若真的打通所有关节，又得李渊同意的情况下，何须如此偷鸡摸狗的。偏是一时间仍看不被杨文干的用心和目的。

如李渊一日拒绝李密，反没有问题；假设李渊真的答应，问题将复杂多了。

王伯当感激的道：“今次倘若事成，我们答应过的事，绝不会反悔。”

杨文干道：“此处你我均不宜久留，一切依约定办。”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暗付如若明天仍联络不上沈落雁，沈落雁因眷念故主之情，大有可能被敌人算计，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他绝不能容许事情如此发生的。

胡小仙芳驾一到，有如万绿丛中一点红，立即注进这男人世界另一种活泼的生机。

表现得最殷勤的是池生春，亲自为她拉开座椅，伺候她坐下。

胡小仙头梳盘龙髻，面饰朱色花钿，身穿粉绿色紧袖糯衫，紫红色的披巾，乳白色窄长裙，脚穿尖头履，尽显其优美的身形体态。她的美丽虽与商秀珣、师妃暄那级数的美女有一段距离，可是美目流盼间自有一股骚在骨子里的媚态，非常引人。

被她能摄魄勾魂的美目扫过，寇仲心付恐怕除她老爹外，谁都要色授

魂与，至少令他本人心动。

胡小仙坐往寇仲右旁，似另眼相看别有含意的先朝这邻居慷慨地送一个媚眼儿，仍立在她椅后的池生春忙作介绍，接着引介任俊、宋师道和雷九指三人。

胡小仙晓得对面的任俊是“正主儿”，嫣然笑道：“希望小仙不用光顾司徒大老板就好哩！”

众皆大笑，晓得她不明白任俊的生意并不限于押店。

任俊的表情有点尴尬，两眼放光地直勾勾的瞧着胡小仙，竟忘记回答。

寇仲心中奇怪，若按先前与池生春争夺胡小仙的计划，任俊此刻的表现肯定是超水准的精采演出，连他都不会怀疑。可是目下该已把原计划放弃，任俊此刻的情况如是情不自禁，那就糟糕透顶，因怎可对这荡女动真情。忍不住朝宋师道和雷九指瞧去，只见两人均对任俊的神态露出错愕之色，更感不妙。

池生春回归席位。

“大仙”胡佛佯作不悦的朝胡小仙道：“仙儿为何这晚来？还不向各位赔罪。”

胡小仙现出一个受责委屈的神情，另有一番楚楚可怜最能打动男性的娇柔风韵，先谢过罪，秀眉轻蹙的解释道：“小仙千辛万苦从皇宫脱身赶来哩！”

接着美目往身旁两个空席一瞥，撅起小嘴刁蛮的道：“不是有人比小仙还晚来嘛！”

她无论表情动作，均是娇俏可人，媚态横生，惹人遐想。

此时有人进厅附耳跟尹祖文说了几句话，把众人注意力扯回尹祖文身上，那人去后，尹祖文欣然道：“倩小姐刚回来，梳妆后会来侍客。”

薛万彻笑道：“我们今晚大可到大仙和池爷的赌馆赌两手试手风，这几个月来只有走运的人才可在上林苑见到倩小姐，前天齐王早预先约好她，她却忘记了，齐王也拿她没法。”

寇仲等心付纪情的架子真大，李元吉也不被她放在眼内。

温彦博道：“不要说在上林苑难见到倩小姐，她赌场也少去呢，谁若能告诉我原因，我愿以一席酒菜答谢。”

沙成功笑道：“待会由温大人亲口问她不就成吗？”

胡小仙娇笑道：“女儿家的心事只会告诉女儿家，温大人说过的话可不能不算数。”

谈笑风生下，气氛更是融洽。

任俊终于回复常态，没话找话来说的向胡小仙问道：“胡小姐刚才说很艰难才能从皇宫脱身，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胡小仙装出个没好气的动人表情，横任俊一眼，待后者如触电般一呆之际，巧笑倩兮的道：“还不是为明天宫内举行的重要马球赛事，皇上不知是否心情特别好，刚才练习足有整个时辰，小仙怎敢离开？”

任俊俏然道：“打马球？”

胡小仙美目一膘左边的寇仲，含笑道：“我们这里有一位打马球的高手。唉！该说是两位，司徒老板想晓得马球是什么一回事，方便得很？适才还有人在皇上面前提起他们两位哩！”

众人目光朝寇仲瞧来。

寇仲、雷九指、宋师道和任俊同时心叫糟糕，听胡小仙的语气，再看她眼神和席上诸人的反应。这两位打马球高手分明指的是“太行双杰”蔡元勇和匡文通，此事一个应付不好，会立即败露身份。

寇仲出身寒微，对这类流行于权贵之家的游戏不但一窍不通，且是一无所知。试问他如何向自己的老板解释打马球是什么一回事？

任俊在后悔发问，而雷九指则在悔恨让两人扮什么劳什子的太行双杰。

寇仲求助的目光先朝宋师道瞧去，故作谦虚的道：“我只是爱玩马球，对马球的历史和源流却不知道，嘿！”

这是没办法回答的回答，把球儿交往宋师道这世族出身的人去。

宋师道心中暗赞寇仲的急智，从容向任俊道：“打马球起源于吐蕃，西传波斯后再传至北方，比赛者跑马争夺以木料挖空涂红漆绘花纹的马球，以弯曲的球棍击进对方木板墙下开出一尺见方的孔洞为胜。竞赛进行的场外有人击鼓奏乐助威，非常刺激热闹，不但讲究击球的技巧，还要有娴熟的骑术，缺一不可，所以又称为‘军中戏’。”

尹祖文赞叹道：“申兄不但是名闻天下的鉴赏家，想不到对各款游戏更有深到的认识，我从不晓得马球戏源出吐蕃，尚以为是突厥人流行的玩意。”

寇仲暗松一口气，始明白胡小仙甫坐下时别有含意看他的眼神，又心知此事尚有后患，如李渊邀他们太行双杰入宫献艺，他们该怎么办？

胡佛忽然插入笑道：“仙儿！何不拿出爹在你今年生辰时送的小玩意，让申兄过目。”

宋师道微一错愕，晓得是精于鉴赏的胡佛要考较自己这方面的功夫来了。胡佛当然不晓得自己曾“大展神威”为李渊间接鉴画，否则此着可免。

在众人期待下，胡小仙略带娇羞的翻开少少领口，露出雪白修长的玉项，然后以一个惹人遐思的诱人动作，玉手探进领口内去。

第四章 梟雄末路

王伯当离去后，徐子陵耐心地静候杨文干和手下撤走，岂知等待好片晌，杨文干仍没有丝毫离开的意思。

徐子陵不由心中叫苦，正犹豫该否再冒一次险溜走，杨文干像自说自话的道：“走啦！虚彦出来吧！”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差点要伸手抹额角的冷汗，幸好选择在此隔墙遥距窃听，否则定瞒不过杨虚彦的耳目。杨虚彦确是功力高深，自己竟半点察觉不到他的存在，不负影子刺客的盛名。

杨文干的声音片刻后再道：“李密会中计吗？”

杨虚彦冷哼道：“李密现在是穷途末路，只要有一线希望，就不肯放弃，那到他相信或不相信？李密已非以前纵横黄河南北的密公，尝尽寄人篱下的惨痛滋味，有所求必有所失，那到他不中计。”

杨文干笑道：“他确是走投无路，没人肯为他出头游说李渊，我们肯提供服务，这家伙该是感激零涕。”

杨虚彦淡淡道：“有没有寇仲和徐子陵的消息？”

暗里的徐子陵立即精神大振，误打误撞下竟听到两人的对答，只能感谢老天爷的眷宠。

杨文干道：“两个小子最大的本领是扮鬼装神，若蓄意隐蔽行踪，确不易发觉。”又道：“你那趟在慈润截击寇仲，有否用上《御尽万法根源智经》的心法武功？”

杨虚彦沉声道：“若我尽展全力，保证寇仲不能活着到长安来。不过我最大的敌人不是他是石之轩。哼！你知否石之轩昨晚出手把莎芳和她三十多名随从杀个鸡犬不留。

此事令唐室震动，李渊下旨把消息封锁，不让外泄。”

杨文干失声道：“什么？”

杨虚彦道：“这分明是针对我发出的警告。哼！石之轩太小觑我杨虚彦哩！他还以为我不晓得他只视我为有利用价值的工具。不过他千算万算，仍算漏杨广那老贼败亡得这么迅速，加上他因碧秀心精神出岔子，致坐失良机，没法将我捧起作他的傀儡皇帝。

我操他的十八代祖宗，如非他从中作鬼，我大隋的天下怎会陷于现在四分五裂之局。”

杨文干的呼吸加重，显是心情紧张，道：“你打算怎么办？”

杨虚彦笑道：“我什么事都不用做，因为自有寇仲和徐子陵代劳，说不定会加上一个馆娃，最好是他们拼个几败俱亡，我们坐享其成。”

杨文干道：“你有否高估他们的能力，石之轩神出鬼没，谁能掌握他的行踪？唯一晓得石之轩藏处的是安隆胖子，他已回巴蜀，否则或可抓起他来严刑拷问。”

杨虚彦道：“那是最后一步，非不得已绝不可用。现在我应该做的事是虚与委蛇，骗石之轩相信我仍是他的好徒弟。放心吧！馆娃与寇徐两人关系特殊，在别无办法下只能请他们帮忙，在郎有心妾有意下一拍即合。馆娃可以己身作饵，把石之轩这条大鱼钓出来的。”

杨文干道：“魔门其他派系现在对石之轩采取什么态度？”

杨虚彦道：“祝玉研死于他手下，我圣门中人无不对他敬畏震惧。加上莎芳被他下手处死，辟尘和左游仙早晚会上会臣服在他的淫威下。势力最大的阴癸派现在群龙无首，馆娃一去，谁敢不看石之轩的脸色做人？灭情道的尹祖文和许留宗则像安隆般一向视他为统一两派六道的救星。现在我唯一揣摸不到心意的是赵德言，他有突厥妖人作后盾，不用害怕石之轩，但为《天魔策》十卷归一的目标，赵德言说不定肯与石之轩合作。”

接着续道：“眼前当务之急仍是除去李密和王伯当，他们晓得我们太多秘密，既顺便卖个人情给独孤峰，又可打击李世民，一石三鸟，且不用我们亲自出手，再没有比这更便宜现成的事。”

杨文干叹道：“坦白说，我真的不明白你凭什么相信自己能骗倒石之轩。现在他的精神再没有问题，不像以前般随时变得疯疯癫癫的。论才智武功，天下实难有胜过他的人。你亦可能高估寇徐两小子的能力，昔日四大贼秃做不来的事，他们能办得到吗？”

杨虚彦道：“我自有应付石之轩的办法，当然不会只是空口白话，更重要的是我对他有很大被利用的价值。至于寇仲和徐子陵，他两人联手的威力不可低估，兼且他们智计百出，鹿死谁手尚未可知。我并不须他们杀死石之

轩，只要能把他重创，我将有办法令石之轩陷于万劫不复之地，顺便为李渊立个大功。哼！李渊之所以仍肯对我信任有加，正因我真的视石之轩为仇人，而李渊亦明白石之轩收我作徒弟，只是利用我。”

顿了顿续道：“好啦，我还有很多事情办，一切依计划进行，趁李建成和李世民不在长安的时机，我们须向李元吉多做点工夫。”

宋师道接过仍保存胡小仙体温和幽香的珍珠项链，拿到眼前，含笑瞧着不语。

光华夺目串成项链的近百颗珍珠每一粒大小相同，晶莹、亮滑、润泽，质地细腻凝重，众皆赞叹。

要判别珍珠的级数价值，在座的尹祖文、温彦博、沙成功和池生春均有信心办到。

不过胡佛对宋师道的要求当然不止于此，若宋师道表现不佳，会连带众人对司徒福荣的评价大打折扣。

在众人的期待下，宋师道微笑道：“这么多粒粒大小相同串成的珠链，我还是初次得睹，若在下没有看错，这该是来自岭南西沿海合浦县名传天下的合浦南珠。我国珍珠的四大产地均在南方，分别为合浦、南海、洞庭和太湖。南海珍珠以虹彩著名，洞庭珍珠以大为胜。太湖珍珠无核为奇，只有合浦南珠银白质优为上，就像这串珠链。若把珍珠研为粉末能定惊安神，清热益阴，是名贵的要药。”

接着递往任俊，笑道：“福荣爷请过目，看文江有没有看错。”

胡小仙鼓掌道，“申先生见闻广博精到，独具慧眼，经先生品评，小仙这串项链身价立即不同。”

任俊接过珍珠串，不知是否感到珠串的余温，竟发起怔来。

胡佛露出心悦诚服的神色，道：“这确是罕见的合浦南珠，初时我也看走眼，以为是太湖的无核淡水珠，后经取出一珠研末，始肯定是南珠，申先生竟能一眼瞧破，令人佩服。”

池生春恭敬道：“申先生什么时候有空，请到敝舍一行，给点高明意见。”

寇仲则心叫侥幸，宋师道生于南方最著名的世家，对南方珍贵的土产特别在行，若考较他北方的土产，他当不能如适才般说得头头是道，令在座的北人绝倒。

任俊此时把珠串递给胡小仙，胡小仙含笑接过，指尖有意无意间接触任俊递来珠串的手指，任俊触电般轻颤一下，在座的老江湖无不看在眼里。

沙成功显是对胡小仙又起色心，借机道：“胡小姐可否让在下见识见识？”

胡小仙是蓄意挑逗任俊，原因或是要池生春生出妒意，美目仍往任俊处瞟去，珠串递往沙成功。

沙成功接过珠串，赞不绝口。

当众人传阅完毕，珠串回到胡小仙雪白的粉项，尹祖文举杯道：“为司徒兄做生意的独到与申先生的博学多才喝一杯。”

众人举杯对饮。

乐声响起，一队全女班的乐伎持着各式乐器，边吹奏边步入厅堂。

当纪倩芳驾现身，众人无不眼前一亮。

这位艳名仅次于尚秀芳之下的美女一身胡服打扮，穿的是窄袖紧身、

翻领左衽的短衣长裤，下为革靴裹腿，既尽显她窈窕秀丽、优雅纤巧的体态，还另有一种灵活爽枫，女饰男妆的健康美态。

只听她唱道：“自从胡骑起烟尘，毛冕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风声沈多咽绝，春莺转罢长萧索。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徐子陵匆匆赶返上林苑，把门的大汉头子向他恭敬的道：“池老板有言，匡爷回来，小人须立即领匡爷到黄菊厅，那是尹国岳摆宴的地方。”

徐子陵心忖池生春终于上钩，问道：“我的兄弟呢？”

汉子答道：“蔡爷由池爷请驾到黄菊厅。”

徐子陵没有办法推却，只好同意。

纪倩一曲既罢，在炽烈的喝采叫好声中入座，其他乐师舞伎退下往另一厅堂表演，只留下两个小婢伺候添酒。

忽然外面传来一阵爆竹声，在鼓乐仍残余耳鼓，纪倩动人的歌声绕梁未去的当儿，份外使人感到上林苑的风情与别不同。寇仲更开始明白为何每晚长安灯火通明时，侯小子总忍不住往上林苑钻。

纪倩神情既非冷淡，亦谈不上热情，摆明是说几句客气话后会告退的姿态，对这位敢爽李元吉之约红得发紫的名妓，以众人的财势艺仍不敢有半句微言。

纪倩甫坐下表现出老练的一面，笑意盈盈的举杯道：“纪倩先敬各位一杯。”

众人慌忙举杯回敬。

胡小仙的狐媚，纪倩的明艳，登时满室皆春。

纪倩忽然凑到身旁的胡小仙耳边说了两句话，两人竟在众目睽睽下笑作一团，旁若无人，娇态横生。众人无一幸免的看呆眼，胡佛的注意力则全集中在纪倩身上。

沙成功忘形的道：“小仙请作个好心，告诉我们纪小姐在你耳边说过什么话，让我们分享。”

纪倩含笑道：“小仙姐会为我保守秘密，包保连大仙他老人家也没办法。”

目光投往任俊，笑道：“这位定是天下最懂赚钱的福荣老板爷，我们大唐的首富，你在长安开的铺子更是我常光顾的，敬你一杯。”

任俊回过神来，慌忙举杯回敬道：“我会使人清点一下，凡在我司徒福荣铺内倩小姐寄存的东西，明天正午前一律送返到倩小姐府上，少许心意，纪倩小姐笑纳。”

寇仲、雷九指和宋师道听得你眼望我眼，旁人以为他们在惊讶司徒福荣破例的豪爽，事实上是他们为任俊的急智震惊，因为他恰如其份地表现出当司徒福荣遇到心爱的对象时，可以从孤寒财主变成千金不惜的人，顿然令“司徒福荣”有性格起来。

纪倩喜孜孜的道：“多谢老板爷！”

寇仲开始感受纪倩的威力，她那种毫不掩饰的风格，确是诱人，难怪这么多男儿汉为她神魂颠倒。一个在赌桌上千金一掷的红妓，自有其别具一格的姿采。

看神态，纪倩并不把任俊的厚待看在眼内，她的眼神泄露出芳心的玄虚。

纪倩的美目向宋师道瞟去，娇柔的道：“申先生有一对很锐利的眼睛，难怪看东西这么精准。”

寇仲心中佩服，纪倩待客确有一手，把整个场面全控制在手内。

纪倩美目终瞟到他脸上，寇仲抢先半步咳一声道：“小弟蔡元勇，只是福荣爷的跑腿，本无缘坐在这里，是池老板硬把我拖进来的。久仰久仰！”

他的话立时惹起哄堂大笑，包括雷九指和宋师道在内。两女更笑作一团，弄得一室皆春。温彦博笑道：“想不到蔡兄这么风趣。”

任俊忍着笑道：“各位不要信元勇说的话，他和文通都是……”

此时有人在门口报上“匡文通匡爷到”之语，打断任俊的话。

徐子陵跨过门槛，步入黄菊厅，心神仍停留在到此前所见的情景，忽然变成众人目光的众矢之的，心中苦笑瞧去，赫然看到纪倩和胡小仙并为座上客，以他的冷静功夫，亦暗吃一惊。

胡小仙还没有什么，纪倩却露出惊异的表情，美眸盯牢徐子陵，似想把他看通看透。

徐子陵和寇仲同时暗呼糟糕，晓得纪倩凭女性的敏锐感觉对徐子陵动疑，更知她对徐子陵这“骗子”不会客气，若给她当场揭破是“雍秦”，会是一场大灾难。

任俊开始对扮演司徒福荣挥洒自如起来，笑道：“文通你究竟溜到哪里去？还不赔罪罚酒？”

寇仲特别注意薛万彻的反应，见他不但留心到纪倩因徐子陵而生的奇怪神态，且双目射出思索的神色，心叫不妙。

徐子陵浑身不自在的坐往纪倩和尹祖文间唯一的空席，照原本的安排，坐尹祖文左边席位的该是纪倩，但因纪倩要坐在胡小仙旁，故空出此席。

徐子陵举杯以“匡文通”的“声线语调”作最后的挣扎道：“文通若晓得不是要站在门外看管马车而是能到这里喝酒作乐，定会速去速回。唉，我和元勇本约好尔文焕和乔公山两位大人，刚才只好向他们道歉和取消约会。”

尹祖文笑道：“文通和元勇都是坦诚的人，大家为他们的直言无忌喝一杯！”

众人再举杯对饮。

纪倩略一沾唇，放下酒杯。

薛万彻却不肯放过，微笑道：“倩小姐和文通兄是否相识？”

雷九指、宋师道和任俊心中剧震，终察觉纪倩和徐子陵间异样的气氛。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作最坏的打算。

徐子陵先朝纪倩瞧去，又往胡小仙张望，露出不知两女谁是倩小姐的疑惑神情。

纪倩娇俏的微耸肩肿，蹙起秀眉道：“薛大人不是好人哩！是否要迫纪倩揭人私隐？”

他生春讶道：“倩小姐为何对薛大将军有此指责。”

薛万彻亦疑惑的道：“这和文通兄的私隐有什么关系？”

寇仲和徐子陵反看出一线生机，因为纪倩神情风流，语调轻松，不似视徐子陵为敌人，当然也像池生春和薛万彻那样不明白纪倩说话的含意。

其他人无不被纪倩的话勾起好奇心，胡小仙不依的笑道：“小倩不要卖关子好吗？你若不是和匡兄是旧识，怎会晓得他的私隐？”

徐子陵硬着头皮道：“小弟是最想知道谜底的人，倩小姐请直言指点。”

沙成功显是对纪倩非常感兴趣，闻言推波助澜的道：“匡兄既不介意，我们更不介意，倩小姐可以解开谜底哩！”

纪倩含笑不语，美目扫视席上诸人，最后固定在任俊的脸上，淡淡道：“我说出来后，司徒老板爷是第一个不可介意的人。”

任俊一头雾水的道：“我怎会介意呢？”

纪倩目光飘往身边的徐子陵，轻轻地带点顽皮的语气道：“刚才匡大爷真的只见过尔大人和乔大人吗？”

第五章 笑里藏刀

徐子陵闻言如释重负的暗松一口气，装出尴尬神色，口吃吃的道：“倩小姐刚才在明堂窝吗？”

众人先是愕然，接着纷纷醒悟过来，爆出震堂笑声。

任俊笑道：“我怎会介意？没有人比我更明白什么是赌瘾。”

池生春大讶道：“现在谜底揭晓，原来匡兄弟适才顺道到大仙的宝号赌两手，不过却另有两个新的疑团，第一个疑团是匡兄弟怎会疏忽至看不到我们的倩小姐？”

众人均点头认同，因为只要是男人，总不会放过看漂亮女性的机会，何况是纪倩这种绝色美人儿。且看过一眼后，包保以后不会忘记。

徐子陵心知肚明自己的心神全集中到王伯当身上，怕在人头涌涌的赌场内盯不牢他，但怎可说出来？只好苦笑道：“不知倩小姐当时在那里呢？唉！我这人踏进赌场，可忘掉父母。”

胡佛哑然笑道：“我们最欢迎像匡兄弟这种贵客。”

众人禁不住莞尔。薛万彻更是怀疑尽去，宴会回复先前融洽的气氛，宋师范和雷九指交换一个会心微笑，心中同时想到的是无论寇仲和徐子陵扮作跟班或什么其他的角色，总能成为注意力的集中点。

尹祖文笑道：“生春另一个疑团可以说哩！”

池生春先朝胡小仙瞧一眼，始含笑道：“我们长安城的男儿汉，没有人不想在倩小姐心中留下印象，不过似乎直到此刻在这方面仍没有人成功，大仙的宝号是城内人最挤的地方，倩小姐在赌兴起时也是六亲不认……”

说到这里，又是哄堂大笑，打断池生春的话。

纪倩则又嗔又好笑的横池生春一眼，把在座男性的魂魄差点硬勾出来。

池生春待笑声渐敛，有风度的向纪倩致歉道：“匡兄弟和蔡兄弟把直言的风气带到长安来，我只是跟风，倩小姐大人有大量勿要见怪。各位该明白我第二个疑惑吧！请教倩小姐，匡兄弟为何能特别惹起你的注意，我们想向他偷师嘛！”

徐子陵是纪倩外唯一晓得答案的人，因为纪倩留心出入明堂窝的人，意在“雍秦”，而自己因身形与“雍秦”同出一人，所以能得她“青睐”。

纪倩没好气的道：“当时人家是在明堂窝门口的一辆马车上，不是在赌场里，而匡兄走得比其他人匆忙多哩，赌瘾似比奴家还大，嘻！”

众人再次大笑，纪倩的话同时解开池生春的两个疑团。

尹祖文举杯劝酒，气氛热烈，不知情者如温彦博、沙成功，作梦都想不到与坐者关系如此错综复杂，一场尔虞我诈的角力正进行得如火如荼。

胡小仙转向纪倩道：“小倩可否助我赢温大人一席酒菜？”

纪倩正想告退，闻言皱起黛眉，目光迎上池生春等期待的目光，立即明白过来，嫣然笑道：“我累啦！这是否足够为小仙姐赢一席酒菜呢？”

众人对她的灵巧智慧，无不叹服。

温彦博洒然道：“倩小姐金口说出来的一句话，怎只值一席酒菜，我当然说过算数。”

尹祖文道：“我有一个提议，何不另找一晚我们原班人马移师往大仙的明堂窝，既可喝酒作乐，又可小赌怡情，匡兄弟亦不用因过赌瘾再开小差咧。”

池生春往纪倩瞧去，微笑道：“我是第一个赞成，不知倩小姐那晚有空呢？”

寇仲等交换个眼色，晓得尹祖文和池生春一唱一和，说到底是要和他们建立更密切的关系，目标是要把“司徒福荣”的典当钱庄业控制到手里至乎吞掉。

纪倩徐徐站起来，不置可否的道：“尹国岳定下日子后，知会人家一声吧。”接着告退离开。

寇仲和徐子陵一身夜行衣，借夜色的掩护跃上尹府后院墙外街上老树的枝叶茂密处，侯希白早守候多时。

侯希白低声道：“尹祖文刚回来。”

寇仲讶道：“你在这里，怎看到他从前门回来。”

侯希白叹道：“他刚进小楼去，唉！今晚的探宫大计看来要胎死腹中。”

寇仲和徐子陵同感愕然，前者皱眉道：“他不是又在等老相好来幽会吧？”

侯希白摇头表示不知道。他显然心情低落，正想向徐子陵交待打探李密向李渊请求出关一事，徐子陵道，“我晓得啦！”扼要地向他说出偷听到杨文干分别与王伯当及杨虚彦的说话。

寇仲在从上林苑驱车回司徒府途上已听得详细经过，目光四处搜索，看敌人例如闻采婷会从那个方向来会尹祖文，心付这座小楼水到渠成地成为尹祖文与魔门同党秘密会面的地点，因为小楼被列为禁地，更位处一隅，来往方便，不虞被府内婢仆发觉。

忽地虎躯一震，左右手分别抓着徐子陵和侯希白肩头，低呼道：“小心！”

两人循他目光瞧去，无不倒抽一口凉气，远方一道人影逢屋过屋的奔来，自有一种鬼魅般难测的迅快味道，疑幻疑真，竟是“邪王”石之轩而非闻采婷。

三人自然而然的蹲低缩进老树茂密处，不敢透半口气，收敛一切能引发这魔门顶尖高手警觉的因素。

石之轩此时腾空而起，横过十多丈的空间，掠上小楼瓦顶，以君临天下的姿态睥睨四顾，搜索远近。

三人吓得不敢透过枝叶朝他张望，怕只是目光交接又或无形的注意力，会使他生出感应，那就大事不好。他们此时反庆幸尹祖文早一步进入楼内，若尹祖文比石之轩迟来，那石之轩会刚好在他们设法开启秘道时撞破他们的

好事，那可怕的后果他们想也不敢去想。

石之轩闪到地面，穿门入楼。

寇仲探掌按往徐子陵背心，真气源源输入，徐子陵不敢说话，借寇仲之力与本身真气结合，进行遥距窃听。

尹祖文的声音在小楼上层仅可耳闻的响起道：“石大哥！”

石之轩沉声道：“情况如何？”

尹祖文道：“一切顺利，阴癸派元老会和赵德言分别开出条件，只要大哥办得到，他们以后会唯大哥之命是从。”

石之轩叹道：“他们的脑袋是用什么造的，到这时候大家已是自己人还要谈条件，说来听听。”

尹祖文恭敬道：“阴癸派元老会的条件是大哥必须除去孽种，以示决心。”

石之轩默然片刻，好一会道：“赵德言又有什么说话？”

尹祖文道：“赵德言说大哥必须杀死寇仲和徐子陵。”

石之轩再次沉默起来。

尹祖文道：“对付这两个小子是势在必行，否则若让他们与宋缺那老顽固联成一气，极可能令我们的大计功亏一篑。至于阴癸派的条件，祖文不敢为大哥拿主意。”

石之轩沉声道：“我自有主张，有没有馆馆的消息？”

尹祖文道：“她像忽然消失，阴癸派的人没法找到她。”

石之轩冷笑道：“任她胁生两翼，仍难飞出我的指隙，李渊方面有什么动静？”

尹祖文笑道：“大哥出手处决莎芳，令李渊睡不安寝，他已成立一个所谓什么‘诛邪队’，由麾下武功最高强的高手组成，包括尤楚红和宇文伤在内，人数在五百之众，不住秘密演练围攻的战术。真好笑，现在我们怎舍得杀他？若我们想杀他，再多千倍万倍的高手保护他也没有用。”

听到这里，徐子陵心中一动。上趟他听尹祖文和闻采婷的对答。心中早有模糊的意念，却没法具体掌握，此刻清晰起来，浮现出白清儿在池生春寝室内头插银针的练功情景。

白清儿的姹女大法，肯定是用来对付李渊的，当时机到时，李渊再无利用价值，尹祖文可凭他与李渊特别的关系，安排李渊遇上白清儿，再在与李渊欢好之时，施姹女法杀李渊于荡魄销魂之际。此计非常毒辣，投李渊所好，不到他不中计被害。

石之轩道：“办得好，将来我圣门得天下后，祖文你应届首功。祖文你给我向辟尘和左游仙这两个小子发出最后通牒，若他们仍不肯臣服于我石之轩，我会清理门户。而他们更没有向我提出条件的资格。明白吗？”

尹祖文道：“明白！虚彦方面石大哥打算如何处理？”

石之轩淡淡道：“只要他乖乖的交出《御尽万法心源智经》，一切好办，否则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还有没有其他事？”

尹祖文叹道：“生春的事想不到会横生枝节，杀出个‘短命’曹三来。”

石之轩笑道：“那来什么曹三，他是什么东西，此必是有人借他之名把画抢走，这雅贼无论才智武功，均是一等一的人物。会否是希白干的？”

尹祖文道：“希白当时在上林苑醉生梦死，乐不思蜀。唉！究竟是谁干的？”

石之轩没有答他。

正聚精会神窃听的徐子陵心中大讶，石之轩既想到侯希白，自然会想到可能是他代侯希白出手，而侯希白则故意泡制不在场的证据，为何他不向尹祖文提出。心中不由涌起难言的感觉。

尹祖文又道：“司徒福荣这人很不简单，手下几个人都是一流的人材。更想不到是司徒福荣对胡小仙似乎很有意思，我们还以为他只好龙阳之癖。”

石之轩道：“司徒福荣会否有问题？”

尹祖文道：“这方面我们非常小心，对整件事作过无孔不入的调查，不放过任何可能的疑处，到现在仍没有发现问题。我和生春打算先和他建立伙伴的关系，到摸清他的底子后，会逐步把他的业务蚕食光净。”

石之轩笑道：“他自动送上门来，是倒足霉运。我要走哩！事事小心点！”

石之轩和尹祖文先后离开，三人始轻松起来。

寇仲问道：“听到什么秘密。”

徐子陵把两人对话迅快复述一遍，侯希白倒抽一口凉气道：“那怎么办，石师定以为偷画的人是子陵，我们岂非要为李渊黑锅吗？”

寇仲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们迟些才担心这些事。现在我们须先下判断，刚才石之轩会否已发现我们，只是装作不知道。”

徐子陵和侯希白均哑口无言，他们身处的老树是极佳藏身处，加上黑夜的掩护，离小楼有近二十丈的远距离，高明如石之轩应很难看见他们。昨晚高手如李渊、宇文伤之辈，对他们的存在一无所觉，正是例证。可是石之轩非比常人，能否对三人生出感应实是未知之数。

寇仲向徐子陵道：“听他的口气，有否发现我们而诈作不知。”

徐子陵苦笑道：“很难说，自他复原后，我感到很难看破他的心意。”

寇仲正容道：“这是关乎我们生死的决定，不应由我一个人选择，两位大哥怎么说？”

石之轩肯定晓得小楼下层有这一条秘道，若知道三人躲在老树上，当然猜到三人要通过秘道潜入唐宫，那时他只要设法惊动宫内守卫，可来个借刀杀人，一举解决三个心腹大患。以石之轩的才智武功，该是轻而易举的事。

现在的唐宫等若龙潭虎穴，组成的诛邪队严阵以待，既防石之轩，更可迅速动员对付任何入侵者。

侯希白先左右张望，然后压低声音向徐子陵道：“子陵有感应吗？”

这句话问得合乎情理，若石之轩晓得他们藏在这里，会先诈作离开，再折返来在暗处监视他们的举动。

徐子陵苦笑道：“我感觉不到，可是我的感觉对你石师可能派不上用场。别忘记我到你的多情窝时，也感觉不到他在暗里窥伺。”

寇仲分析道：“怎相同呢？那次他是有心算你无心，你一时疏忽情有可原，现在你则全神留意。嘿！我对你有信心哩！”

徐子陵道：“这么说！你是要照计划进行。”

寇仲断然道：“进入地道后我们立即把地道上闸，单凭石之轩之力，该没法隔盖把地道开启，我们今趟只是从另一端出口钻上去看看环境，弄清楚出口的位置，然后立即离开。石之轩当不晓得出口在那里，我们缩短逗留的时间，石之轩想弄鬼也不成。唐宫此际戒备森严，他老人家要逾墙入宫不是那么容易吧？”

侯希白听得精神大振，摇头晃脑道：“有道理！有道理！”

寇仲欣然道：“又是二对一，陵少怎么说？”

徐子陵笑道：“总说不过你，就看看是否买大开大，来吧！”

火焰光下，寇仲开始对地道的南壁进行勘察，从“假出口”开始逐寸逐寸往回探索。

侯希白向站在身旁的徐子陵道：“石师会否因欲统一圣门，狠下心来对青璇下手？”

徐子陵叹道：“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恐怕你的石师仍未有肯定的答案。”

正对地道壁又摸又敲出尽法宝的寇仲闻言道：“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你石师先干掉陵少，所以由今晚开始，陵少勿要单身到你的多情窝去。”

又道：“小侯你反会安全得多，在收拾我们前，你石师绝不会收拾你，免致打草惊蛇。咳！找到哩！这是幅活墙。他娘的！这设计真考心思！”

两人移近寇仲双手按着的墙壁，徐子陵道：“是否有墙锁？”

寇仲笑道：“你当是鲁大师设计的吗？看我的！”

两手运劲一推，六尺见方的墙一边往内倾入，另一边反移过来，变成活门，露出里面并行的地道。

三人相顾大喜，均有得来不易的欣悦。

寇仲带头入内，地道往东继续延伸，越过假出口的位置达千步，估计直抵外皇城心脏位置，然后折往北方。

三人再走数千步，出口终出现眼前，设计与小楼入口关盖相同。

寇仲小心翼翼的启开，笑道：“我敢肯定出口在太极宫，最有可能是李渊寢室附近。”

侯希白欢喜的道：“何用费神去想，探头出去看看哩。”

寇仲向他竖起拇指赞道：“好主意。”

第六章 萧规曹随

寇仲从出口把探出去的头缩回来，一脸不能相信自己那对眼睛的震惊神色，倒抽一口凉气道：“你们自己去看。”

徐子陵和侯希白忙走上石阶，到阶顶探头外望。

徐子陵一震道：“我的娘！竟是太极殿的正中处。我还曾和可达志踏着盖子比较过。”

侯希白环目扫视，星光月色从贴近大殿顶门的天窗透入，殿门紧闭，北端的龙座上燃点着四盏八角宫灯，使大殿那一方被光晕笼罩，另一边则由明至暗陷入昏黑去。皱眉道：“这出口若须推门才能离开，似不合情理。”

寇仲点头道：“对！只凭正门作唯一出路是绝无可能，这需四、五名壮汉才推得动的重铁门，移动时的声音可把整个太极宫的人惊醒过来。嘿！我是夸大点，龙座后肯定有后门，李渊那趟年晚宴就是和群妃从那处进入大殿，不过太极宫乃皇宫重地，殿外必有明岗暗哨把守，从前门或后门出去均没法避过守卫。若我估计无误，当另有一条短地道可通往李渊的寢宫。”

侯希白吃惊道：“若依你那种逐寸推敲的方法，没有几天工夫休想寻到另一地道的入口。”

寇仲在出口边坐下，指指自己的脑袋微笑道：“上兵伐谋，肯动脑筋便可省去很多工夫，如确有短地道通往寝宫，为节省人力，地道入口当设于殿内较接近寝宫位置的一方，李渊也可少走几步路。我这鲁大师的嫡传弟子寇小师敢肯定入口设于龙台的位置，最有可能是龙座之下，如此可把搜寻范围大大缩小。”

徐子陵和侯希白点头同意，因寇仲的推测合乎情理。

寇仲见两人附和，跳将起来，往龙座高踞的白石台阶掠去，空广的大殿，震慑性的空间令人生畏。

徐子陵和侯希白从出口跳出，徐子陵注意到侯希白背上的包裹，问道：“里面是什么东西？”

侯希白在殿中盘膝坐下，解下包裹置于身前地上，道：“寇仲有得他忙哩！我们不要浪费时间，先把谋生工具分配妥当。”

徐子陵明白过来，笑骂道：“好家伙！”学他般盘坐下，瞧他解开包裹。

那边的寇仲正在对目标展开他“专业”的推敲研究，忙个不亦乐乎。只看先前长地道巧运匠心的设计，便知这条宫内短地道的入口不会是可轻易发现的。

侯希白得意洋洋地把包裹载的行当尽倾地上，笑道：“我作梦没想过会坐在太极殿中心处分配扮贼作贼的工具，这份是你的，因为你是曹三，所以比我们多出一条腰挂的十八把飞刀和撩牙面谱一个。”

徐子陵对曹三的东西全没兴趣，拿起侯希白推往他膝前的勾索，讶道：“这是粗牛筋织成的索子，勾抓则以精钢打制，显然非是临时张罗回来的东西。你如拥有一套我不会奇怪，但有三套之多，则出乎我意料之外。”

侯希白笑道：“城隍就在近处仍不懂求得好签吗？这是我请鲁大师的真正嫡传雷爷精心研制而成的，索长达十二丈，一般庸手送给他也用不上，我们只要在手法上下点功夫，当可像长出一对翅膀般在宫城内高来高去，既方便作贼，更可在必要时溜之大吉。”

徐子陵指着分作三堆大如枣核不知以何物制成的圆弹子，道：“这些是什么鬼东西？”

侯希白道：“这并非一般下三滥的迷香弹，而是曹三著名的独门防身法宝，既有迷魂作用，又可生出大量浓雾，我从曹三身上得到，本留为纪念，想不到竟派上用场，每人三颗。只要掷出此弹，特别室内封闭的地方，能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且让人相信你果是曹三。”

徐子陵怀疑道：“这么一粒小圆弹。能生出多少浓烟？曹三是否数颗一起用？”

侯希白道：“本来共有十颗，我也像你般怀疑，试把一颗掷在地上，说出来你怕不相信，浓烟差点把我活生生呛死，我可不会像寇仲般夸大。”

徐子陵没好气道：“看你的行头，听你的语气，今晚似乎不是来看看便算。”

侯希白从怀里掏出卷轴，拨开其他东西摊平地面，以迷烟弹压镇四角，笑道：“这是大唐宫城全图，由小弟凭记忆在这几天精制而成，一草一木均没有遗漏，比刘政会所藏的宫城图更要详尽，以你两位老哥过目不忘的本领，多看几遍当尽记心中，逃起来时可像在家里走动般熟悉方便。空白的地方则

是我尚未到过的地方。”

徐子陵皱眉道：“你尚未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喀嚓”！

从龙台方向传来的声音吸引两人注意，循声瞧去，寇仲踌躇志满的从被移开的龙座旁站起来，向两人打出大功告成的手势。

龙椅下的地道入口与尹府通来的地道入口设计相同，只是没有门锁，不过少点功力也无法开启这入口，故除非像寇仲这有心人，否则休想察觉入口的存在。

秘道笔直往北延展，三人沿此直抵后宫，始见出口。今趟他们小心得多，先整理行头，各把勾索挂在腰间，徐子陵更把曹三的飞刀和面谱藏好，寇仲把手掌按贴徐子陵背心，让后者能探听地道外边的动静。

徐子陵在两人期待下沉吟道：“外面应是御花园一类地方，我听到风吹叶动的响声。”

寇仲喜道：“依小侯的唐宫详图，上面理该是分隔后宫的御园，右为李渊的寝宫，左为群妃院落，张娘娘的凝碧阁就是其中一座独立的庭院。”

大唐宫城座落长安城南北中轴线的最北部，居高临下，南面称王。宫城分外皇城和内皇宫两大部份，以广场横断分隔。皇宫再分为三，中为太极宫，西为李世民天策府所在的掖廷宫，东为李建成的太子东宫。

太极宫的核心是太极殿，接着是两仪、承庆、立政和神龙四殿，过此四殿往北是御花园和皇帝妃嫔的起居庭院。后宫门是玄武门，设有宫卫所，是宫内御卫大本营，长期驻有重兵，负责宫城的防务。故皇宫后院乃大唐宫最危险的地方，一个不好，动辄引来以千计的精锐御卫围剿。

徐子陵道：“我对今晚夜探唐宫的真正目标仍有点含糊，一时有人说是探路，一时又有人似真要大展拳脚。”

寇仲笑道：“不是说好让曹三大展威风吗？陵少不用那样瞧着我，我明白惊动李渊那什么娘的诛邪队是绝对不智，且属疯狂。所以我们只须顺手牵羊的拿走一件看得上眼的宝贝，再以侯公子带的货真价实的燕子印记留下个燕子印。如还嫌不够，陵少可用你的字迹在墙上写下‘曹三到此一游’等诸如此类的句子。”

侯希白兴奋道：“入宝山焉可空手回。就顺手把《寒林清远图》拿走，胜于等李渊召我们宋二爷入宫。”

徐子陵向寇仲打个眼色，着他说话。

寇仲会意，拍拍侯希白肩头道：“事有难易之分，今晚我们是取易舍难。只探李渊的书斋，纵使宝画真的放在那里，你公子大爷看两眼后须放回原处，然后一起回家睡觉。”

侯希白大感错愕，失望的道：“是否又有什么计划瞒我？”

寇仲道：“不要多心，全是为你好！就这么决定。我们今晚是悄悄来，悄悄去，只留下曹三的痕迹，请弄熄火折子。”

地道回复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

在寇仲的巧劲下，石盖无声无息的下陷横移。

寇仲低呼道：“这盖子特别重。”

繁星满天的夜空，出现在三人头顶上。

徐子陵探头一看，不由暗赞地道设计者的匠心独运，原来出口设置于御花园核心处大鱼池中心一座假石山内，出口在其中一面平滑的斜坡处，四

周有山石阻挡视线，出入均不虞被发觉。

三人钻出去，把出口关闭，再套上头罩。

徐子陵低声道：“御花园似乎没有人，这可能是李渊为方便出入，故意不于此布设巡卫。”

寇仲深吸一口清凉的夜风，低笑道：“长安最好的游点该是大唐宫才对，我们是来观光的，来吧！”

带头急窜，横过七、八丈的水面，足尖一点池旁石栏，腾身斜掠，落在池旁一株大树横枝上。

徐子陵和侯希白如影附形，追掠而至。

居高望远，张婕妤的凝碧阁所在处仍是灯火通明，隐隐传来丝竹管弦之声。不论是妃嫔聚居处或是李渊的后宫，都是一个又一个以回廊围成的庭院殿阁，各以高墙把连绵的建筑组群和中间的御花园分隔开来。此时除凝碧阁外，大部份建筑物只透出暗淡的灯火，廊道却被十步一个的宫灯照得明如白昼，隔远瞧去，宛如灯阵，蔚为奇观。

十多丈的后宫墙外西内苑所在处灯火辉煌，若想从那边离开，只有硬闯一途。

侯希白皱眉道：“如何可以潜越高墙？”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只要我们找得李渊溜到御花园来的惯常路线，可学李渊般来去自如，李渊总不会每趟出巡都惊动整个后宫的御卫吧？来！”

三人借着夜色和树木亭阁的掩护，迅速往花园东后宫的高墙掠去，到跃上另一株大树，后宫景况尽收眼底。

后宫共有九座庭院，布局方整，四角各有一座高过三十丈的望楼，上有守卫。照侯希白手绘的唐宫详图，李渊的寝宫居中，书斋位于寝宫之西。宫内树木婆婆，景色极美。

看得见的有四组御卫军每组二十人的在各回廊巡逻，不过他们担心的却是布于暗处的岗哨。

徐子陵以目光扫视远近，道：“无论我们身法有多快，只要望楼的守卫没有打瞌睡，我们休想逾墙而入不惊人。李渊会否另有出入门道？”

寇仲以他建筑土木工程大师的姿态细视分隔后宫和满园的高墙，除正式出入有人把守的门道外，表面看全无异样。

侯希白指着后宫正西处道：“那里的树本特别密再过去就是李渊的御书房，李渊若要出宫，可诈作到御书房办事，然后从秘门讲入御花园。我这猜测合情合理吧！”

寇仲欣然道：“好小子！真有你的。”忽又色变，侧耳听道：“是什么声音？”

徐子陵正把耳力集中收听那方向的动静，皱眉道：“该是犬只走动的声响。”

寇仲叹道：“那我们可更肯定秘门设在那里，李渊是不想手下晓得他行踪，故书斋只以恶犬守卫。我的娘，纵使能进去却怎避得开狗大哥们灵敏的狗眼和狗鼻。”

徐子陵笑道：“你好像忘记我们并不怕有限度的张扬，索性由你老哥出手，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逢狗点狗，把各狗儿的穴道全体制住。”

寇仲哑然失笑道：“兄弟又来耍我！”

转向侯希白道：“你石师教过你如何点狗儿的穴道吗？可不许伤害它

们。”

侯希白苦笑道：“江湖上恐怕没有人懂得这类奇门制狗法，不知曹三的迷魂弹能否为我们达致同一的效果？”

经过一轮推敲探索，果然天如人愿，于分隔御花园和隔壁御书房的墙壁发现一道活门。

三人不敢弄出任何声息，怕惊动隔邻的恶犬，寇仲和徐子陵再次合作，以奇异的长生气对活门展开查察。

此墙厚达半尺，若真是砖石砌成，恐怕两名大汉推之仍难动分毫。

寇仲指指墙脚，表示活门只能从下掀开，同时探手入怀，取出一颗迷香弹。

徐子陵和侯希白在寇仲点头示意下，蹲低试推活门下方。

果然活门由下方往内移，露出寸许空隙，三人同时运功收敛毛孔，防止气味散播，否则狗儿狂吠起来他们将功亏一篑。

墙内群犬发觉有异，齐往活门处奔来，说不定会以为是主子大驾归来，至于是否如此，他们当然永不知道。

寇仲把手中迷香弹捏破微缝，迷香以烟雾状逐少逸出，在他真劲控制下，有节制的透过缝隙往隔壁喷去。

不片刻另一边传来狗儿闷鸣和倒地的声前，寇仲大喜，硬把迷香弹按进土内，笑道：“大功告成。想不到这么容易，幸好有树荫遮挡，否则教望楼的人看到狗躺满一地会是个大笑话。”

静心细听，肯定狗儿全体中招，忙把活门从下推开，钻将进去。

李渊的御书房是一座别致的建筑物，四周林木环绕，以回廊把它从别的楼房分隔，分前中后三进，前进是个议事厅，四壁摆满放宗卷文件的红木柜，中进是书斋，置有两组可休息看书的桌椅书几，内进是李渊处理重要事务的龙桌，挂有字画，饰以古董珍玩、民间巧艺，布置清雅，充盈书卷气息。

寇仲走到龙椅坐下，面对两人叹道：“能到此一坐，不虚此行。”

侯希白像没听到他说话般，两眼放光的迅速扫视，然后一股劲儿的开始对任何可藏放东西的柜子进行搜画行动。

徐子陵忍不住笑的移到龙桌的另一边，道：“若真给他找到《寒林清远图》，你负责把他捉着，我负责把画抢回来。”

寇仲索性把双脚架在书桌上，探手拿起放在桌面的空印，道：“就偷李渊这枚空印如何？保证李渊暴跳如雷，把整座长安城翻转搜捕曹三。”

徐子陵摇头笑道：“皇帝的玉玺怎会这么随便放在桌上，恐怕只是个普通的印章。”

寇仲试图细看印章上的刻文，片晌后立即放弃，摇头道：“这比《长生诀》上的甲骨文更难辨认，侯小子快来解读。”

侯希白嚷道：“我那有这种闲情，还不快来帮手，我会怨你们一世的。”

寇仲正要笑他，蓦地头上瓦面传来“叮叮当当”的异响，接着是金属磨擦瓦面的嘈吵声音，最后是不知名的金属物从瓦脊掉往地上，发出另一下惊心动魄的触地响声。

在沉寂庄严的大唐后宫，如此响声可传遍远近。

三人你眼望我眼，头皮发麻，一时间掌握不到发生什么一回事。

叱喝声在御书房范围外响起。

三人大叫不好，就像忽然陷进一个噩梦去。

他们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

第七章 唐宫风云

寇仲沉声道：“是石之轩！他怎办得到？”

前一句是结论，后一句是疑问。

只石之轩有可能晓得他们从地道潜进来。可是除非他一直由地道迫摄他们来到这里，否则他怎能如此准确的把东西抛往御书房的瓦顶，磨擦滚动堕掉地上，惊动禁宫的守卫。

为防范石之轩刺杀李渊，大唐宫城早就像一条绷紧且蓄势待发的弓弦，石之轩这一手立使大唐宫中强大的防御力量骤涨山洪般引发。

首当其冲的是他们。

他们虽不时把入宫后会被发现挂在口上，事实上是谈笑的成份居多，今晚来纯是探路，从没想过会陷身如此可能是万劫不复的情况中。

徐子陵断然道：“把迷香弹全给我，你和希白由短地道潜往太极宫，再由太极宫设法离开，我会引开敌人。”

一手接过两人交出的迷香弹，另一手脱下头罩，弄散头发，戴上面谱。

寇仲和他心意相通，此刻更没时间说废话，这是没有选择中的选择，若寇仲和侯希白能神不知鬼不觉的离开，而另一方面徐子陵亦能脱身，当算功成身退。

侯希白低声道：“子陵小心！”

此时御书房外火把光芒处处交织闪动，显示敌人从四方八面赶来。

徐子陵穿窗而出，同时掷出两弹，在箭矢及体前一个倒翻，跃至御书房瓦顶。

浓烟团团冒起，最精采处是随风四散，把御书房隐没进烟雾中。

居高临下，徐子陵刹那间掌握到整个形势，赶来的禁卫仍未对御书房形成合围，最先赶至的两组亲军分从南、北两门拥入，刚才向他发箭的是南门来的禁卫，其中两个轻功较高明的，纵身斜掠而至。远方四周全是往这里迅速移动的火把光，只要稍有迟疑，肯定是被千军万马围困的死局。

徐子陵不让敌人有交锋或合围的机会，掠上瓦脊，腾身而起，横空而去，落往书房中进，单足轻点即起，再在前进瓦沿借力，投往御花园。又掷出两弹，整个御书房的范围被涌起的烟雾迷香笼罩，效果的神奇，徐子陵这使用者也感到难以相信。

远近均有人从瓦面或地上往他奔来，看身法其中不乏高手。

徐子陵越过高墙，落在御花园的碎石径处，又发两弹，登时浓烟四起，随风势往广阔的御园蔓延，四周如虚似幻。

八弹已投六弹，对徐子陵本身作用不大，但对寇仲和侯希白却是必须的掩护。

“杀无赦。”

徐子陵百忙中往发声处瞧去，只见十多人从御花园另一边朝他迫来，

带头者赫然是李渊，喝叫出自他御口。此外徐子陵认得的尚有宇文伤。

以百计的亲卫军分由太极宫和玄武门的方向拥入，如非烟雾弥漫，火把光可把他照得纤毫毕露，无所遁形。

弓弦声响，后方以百计的劲箭从强弩发射，以他为目标暴雨般洒来。

徐子陵笔直弹起，令所有箭矢射空，直达近十五丈的高处，右手一抹腰际，取得牛筋勾索，往后方贴近隔墙的一棵高树射出，同时借力横空而去，离开御花园，重投往李渊寝宫的范围内。

这一着出乎所有人料外，再无法把他围困于御花园处。

不过徐子陵心知肚明仍未脱险境。因为李渊寝宫乃皇宫内警卫最森严的处所，外宫墙更是飞鸟难渡，只要被人阻延他片刻时间，给李渊和一众高手追上，他将是有死无生之局。

而他最后的法宝，将是怀内仅余的两题迷香弹。

当徐子陵甫掷出迷香弹，寇仲和侯希白不敢迟疑，从正门窜出，通过活门进入御花园，再借烟雾和敌人注意力全集中到徐子陵身上，从花树丛中潜往假山，当他们进入地道，御花园内尽是火把光和如狼似虎的禁卫，险至极点，迟疑片刻，他们只好和徐子陵集体逃亡。

侯希白边走边道：“子陵能脱身吗？”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不要看这小子平时老老实实的样子，其实他比我更狡猾。”

“锵”！

掣出井中月。

侯希白醒悟过来，擦燃火炮。

转瞬两人来至太极宫龙椅下的出口，寇仲着侯希白弄熄火焰，低声道：“若你石师真的吊在我们尾后入宫，那他如今最应该等待我们的地方，就是上面。将我们出一个杀一个，出一双杀一双。”

侯希白点头表示明白，取出袖内美人扇，道：“启盖！”

徐子陵足尖点在瓦脊，立即旋风般转动起来，使招呼到他身上的箭矢暗器滑脱开去，不能造成任何伤害，他左手勾索同时射出，抓上建筑物旁一株大树，硬是改变投进敌人重围内的冲势，横移半空，再以利落手法收回勾索，往分隔庭院的回廊顶落下去。

整座后宫变成沸腾的战场，以百计燃起的火把光照得处处明如白昼，夜色再无掩蔽作用。楼房殿顶全被禁卫登上把守，若非有救命勾索，他将寸步难移。

大唐禁卫表现出高度的组织能力和钢铁般的纪律，一组一组的对他进行围剿迫杀的行动，只要他被任何一组缠上，肯定没命离开。

他尚差一组庭院的距离就可抵达分隔太极宫和东宫高达二十丈的高墙，墙头自是密布禁卫，箭手张弓待发。而他的目标却是东南角高三十丈的望楼，只要勾索能抓上望楼顶，他可避过箭矢，逃进东宫的范围，直闯外宫墙。

一组三十多人的禁卫见他跃往回廊顶，忙抢先跃上回廊，刀矛齐举，准备对他迎头痛击。

以李渊为首的多名特级高手，像十多道电光楔而不台的从后迫至，若非徐子陵不断改变方向，恐怕早被迫及，此时他们离徐子陵只是五十丈许距离，转瞬可至。

徐子陵正往下落，如给回廊的禁卫迫落地面，那将等若投进虎狼群中，必无幸免。

他早算计及此，投往回廊纯是惑敌之计，在敌人兵器及身前，收回的勾索再次疾射，抓住回廊墙外另一株大树，改斜掠而下之势往上斜冲，堪堪避过敌人的拦截，大鸟腾空的往东南角的建筑物顶投去。

该处殿顶多名箭手，见他凌空投来，立时射出箭矢，既劲且准，避无可避。

徐子陵振起斗志，心付只要能在殿顶取得立足点，他又可借勾索抓树，抵达目标的望楼，闯进东宫。

一声怪啸，徐子陵转换体内真气，从下投变为平射，以毫厘之差避过最接近的劲箭，在敌人第二轮劲箭发射前，虎入羊群的冲入殿顶敌人群里，施出浑身解数，确是挡者披靡，交锋者无一合之将，东仆西倒的跌落瓦脊，再堕跌地面，造成敌人很大的混乱。

不过只是这一耽搁，李渊等人把距离缩短至三十丈，形势大为吃紧。

徐子陵左右开弓，把从另一边瓦背拥来的四名敌人轰落地面，正要踏足屋脊。蓦地一男一女现身屋脊，男的大笑道：“邪王往那里走，愚夫妇恭候多时。”

徐子陵由逃亡开始，从没想过对方会把他当作石之轩，不过此时无暇多想，逃命要紧。

这对男女形相独特，男作文士打扮，女穿绣花长裙，前者只持一盾，后者玉手提剑，只是随便站在那里，自有一种稳如铁塔的防守气势，绝非一般普通禁卫高手。男子一头银灰色的头发，可是模样只像中年人，还长得颇为英俊，不过瞧他眼神，应是饱阅世情的老前辈。女子长得雍容华贵，仪态万千，鬓角花白，但感觉上仍是一头乌黑闪亮的秀发。

徐子陵眼力高明，知道此关不易硬闯，厉叱一声，拨出腰间飞刀，连珠掷去。

石盖横移，显露出口。

寇仲和侯希白屏息以待，外面竟是毫无动静，一片宁静。

寇仲皱眉道：“难道我猜错，待我先出去看看！”

人随刀窜，冲天而起。

空广的太极殿平静如前，并没有石之轩的踪影。

寇仲心中奇怪，早腾上十多丈的空中，待要转气下沉，异变突起。

地道内传来劲气呼啸声，夹杂着侯希白的闷哼和真劲交击的密集响音。

寇仲大叫不好，始知石之轩竟蹑在他们身后，从漆黑的地道觑准时机向侯希白偷袭。

石之轩不但武功在侯希白之上，更是深悉自己这徒弟的功夫，加上欺侯希白猝不及防，当然占尽便宜。

寇仲收摄心神，不让对侯希白的关心和焦虑影响情绪，深吸一口气，人刀合一的重往出口投下去。

劲气带起的呼啸声，响彻地道。

打斗声倏止。

石之轩提着侯希白从地道口闪电穿出，一拳重击在寇仲往下刺来的刀锋尖锐处。

寇仲如受雷轰，五脏六腑翻转过来般难过，差点吐血。石之轩惊人的

气劲洪水般透刀涌来，他身不由己的往大殿中心抛飞过去，双脚触地时，石之轩随手放下不醒人事的侯希白，移在他身前丈许处，负手而立微笑道：“难得难得！竟能挡石某人全力一拳，可见少帅刀法与功力均大有长进。”

寇仲勉强压下翻腾的血气，井中月遥指这魔门至乎天下间最可怕的邪人，沉声道：“我的小命就在这里，看你邪王是否有本事拿走？”

石之轩好整以暇的别头望往平躺地上的侯希白，再回过头来笑道：“希白只是被我制着穴道，仍未丧失视听的能力，希望希白不会看到或听到自己视为好友的人，会是贪生怕死，为自己舍友而逃的鼠辈。”

寇仲差点给气得怒火烧心，深吸一口气道：“卑鄙！”

井中月疾劈而去。

徐子陵看得倒抽凉气，他从没见过有人可把一张盾牌用得如此轻似羽毛、灵活如神，千变万化，无论他的飞刀从任何角度或手法发射，对方盾牌翻飞，或是硬档，或以盾沿砍劈，均能把飞刀挡个正着，射出的十把飞刀无一幸免。他的飞刀是以连珠手法掷出，分别射往拦路那对高手夫妇，却给男的以一个盾牌照单全收。

所有这些事发生在电光石火的瞬间，忽然盾牌迎头压至，而盾牌右方则剑芒大盛，剑盾配合得天衣无缝下，正面强攻而来，瓦坡上其他战士重整阵势，朝他杀至，顿使他陷入重围之内。李渊等则追至他刚才掠过的回廊处，形势危急至极点。

女子娇叱道：“修哥！他不是邪王！”

徐子陵闷哼一声，足尖用劲弹高少许，隔空一拳朝迫至丈许的盾牌轰去。

“蓬”！

劲气交击，毫无花假的狠拼一记。

持盾高手全身一震，徐子陵则给反震之力往后抛送，朝李渊那组人落去，此着出乎瓦坡上所有敌人料外，登时阵脚大乱，叱喝震天。

李渊等想不到徐子陵会送上门来，见机不可失，十多人腾空而起，凌空截击。

地面的禁卫见李渊带头出手，士气大振，齐声呐喊为主子助威。

喊叫喝采声直冲霄汉，震动全宫。

徐子陵当然不会这般愚蠢，勾索横射而去，抓着侧旁的树干，改变方向，往横移开，李渊、宇文伤和一众禁宫高手，全扑在空处。

徐子陵改变策略，足尖在近树顶的横杆一点，顺手收回勾索，掠往一座小亭之顶，再一个翻腾，借勾索抓树，从高空往东南角的望楼投去。

城墙上和望楼处射来的劲箭，纷纷落空。

就在此时，一道人影以迅疾无伦的身法从地面禁卫群中笔直朝他射上来。

徐子陵正在近二十丈的高空滑翔，感觉到敌人来势的凌厉，只看对方能弹上二十丈的高空截击自己，可知对方至少是李渊或宇文伤的级数，甚或尤有过之。

低头一看，立时魂飞魄散，大叫不妙。

寇仲终体会到徐子陵面对没有破绽的石之轩那种无从入手的感觉。

他像站在那里，又若不在那里。寇仲根本无法掌握他的位置，更遑论预计他下一步的行动。

可是他这一刀已是有去无回之势，变招徒加速败亡，此刀螺旋劲贯注集中，任石之轩的不死印法如何厉害，怕仍不敢硬提。

石之轩淡然一笑，忽往左右以惊人的高速摇晃，就像多出几个化身来，虚虚实实，倏地出现在寇仲左侧处，衣袖拂扫寇仲额角。

寇仲竟闭上眼睛，旋身挥刀，带起森寒凌厉的刀气，刀锋如有神助的砍中石之轩拂来的衣袖。

“霍”！

寇仲给石之轩拂得反旋开去，一个踉跄后始能立稳，再向石之轩摆开架势。

石之轩岳立如山，气定神闲的道：“这一刀还似点样子，有什么名堂，是你井中八法中的那一法。”

寇仲心中大讶，石之轩为何像有很多时间般不乘势追击？此事确不合理，赵德言既开出条件要他杀死自己和徐子陵，他理该不肯错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

他打的什么鬼主意？

石之轩可能想不到他和徐子陵可在那么远的距离窃听到他和尹祖文的密话，因为他并不晓得他两人功力互借的独家本领，所以并不晓得他寇仲已知悉赵德言向他开出的条件。

寇仲哈哈笑道：“这招没有什么名堂，叫作‘身意’，妙在有意无意之间，乃传自‘天刀’宋缺的心法。”

石之轩双目射出凌厉的神色，冷哼道：“‘天刀’宋缺，终有一天石某人会教他晓得他的天刀只是破铜烂铁，代表着失败和耻辱。”

寇仲晒道：“尽管在我这后辈前吹大气吧！你若肯找他老人家动手，他老人家保证求之不得，无任欢迎。”

石之轩不以为忤的微微一笑，油然道：“谁胜谁负，可待日后的事实证明，废言无益。念在你寇仲成名不易，一手刀法练至如此境界更是难能可贵，我就予你一条生路。”

寇仲悄然道：“邪王你不是在说笑吧！”

石之轩道：“我那有闲情来和你开玩笑，我的宝贝徒弟由我带走管教，放心吧！无论他如何反叛顽皮，终是我石某人的徒弟，他只不过暂时不能风花雪月，或陪你两个小子到处惹事生非。只要你们把盗去的《寒林清远图》交出来，希白立即回复自由。石某人予你们一天时间，于明日黄昏前把画放在希白小厅堂的桌子上，否则协议取消。”

寇仲大笑道：“想带走希白吗？先问过老子的井中月吧！”

人刀合一朝石之轩杀去。

第八章 棋高一着

寇仲扯掉头罩纳入怀内，免得影响视听灵觉。在石之轩说话之际，他已掌握到自己的处境和石之轩的用心。

石之轩并非不想杀他，且是有意杀他于此时此地。他的一番说辞，只为予寇仲一线生机，误认石之轩因要取回《寒林清远图》，所以放过眼前取他小命的机会。

事实权衡利害，杀死寇仲实为目下石之轩的头等大事，否则他就不会冒险跟进皇宫来，深思熟虑的算计他们；至此几可肯定石之轩并不知道他们窃听到他和尹祖文的对话。

即使以石之轩之能，要杀他寇仲绝非轻松的一回事。且当寇仲自忖必死，说不定会行险一博，例如奋力逃入地道，又或冲破天窗闯出宫外，那时纵使石之轩变得三头六臂，谅也不敢在禁卫重重的大唐宫内四处与寇仲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石之轩才智超凡，知道只要提出带走侯希白，寇仲必会全力阻止，那石之轩就可不虞寇仲在分出生死前舍友逃走。

螺旋劲透过刀锋，挟着嘶嘶异响，刀未至劲气先行，兜头兜面往“邪王”石之轩罩去。

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石之轩的不死幻教人无从捉摸，疑幻似真。而寇仲则是利用本身长生的灵异特性，正如他和徐子陵可隔壁探察，他现在亦以气劲先行探测石之轩的虚实，只要石之轩有任何反应，他可在气机牵引下，厘定进攻的位置、角度和劲力。

殿外不住传来禁卫军来回走动的声响和马蹄踏地声，显示禁卫军正作大规模的调集和动员，形势紧张火热。不过谁都想不到江湖上一老一少两位最顶尖的人物，正在皇宫核心的大殿内进行生死决战。

石之轩露出一丝淡淡笑意，又往左右各晃一下，每一晃均带得寇仲的“气劲场”往晃动的一方偏移。

等若变成寇仲第三只眼睛的刀锋立生感应，倏地加速，化作井中八法中的“击奇”，迅雷激电般往感觉中的石之轩射去，把宋缺传他的身意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且更上一层楼。

刀锋刺空。

明明应可刺中石之轩胸口，至不济该可迫他挡格反击，可是石之轩却出现在他左方侧处，还横掌拍向井中月，以他的功力，如此一掌拍实，保证寇仲拿不稳刀子。

寇仲明白过来，不死幻不但是世上最迅疾的身法，并能在气劲上令对手产生幻觉，除非寇仲刀尖的灵觉达至可分辨真伪的境界，否则休想破他的不死幻。

幸好他从宋缺处学晓每出一刀，均留有余力，际此危急关头，临急变招，人往后退，刀势生变，反往石之轩掌心挑去。

石之轩低喝一声“好”，掌化为指，点正刀锋。

一股可怕和高度集中的内劲重击刀尖，发出“唆”的一声劲气交击清响，寇仲给震得血气翻腾，差点拿不稳井中月，触电般依原势往后疾退。

石之轩双目异芒大盛，正是要全力出手的现象。

寇仲心叫不好，忙施展体内真气逆转之法，改退后为侧移，摆出“不攻”架势。

似攻非攻，似守非守。

当日他与伏难陀决战时，在强攻之际使出“不攻”，迫得伏难陀无奈出手，此刻却是在退守之际重施故智，目的是不让石之轩能争夺上风优势。

石之轩果然目露讶色，点头道：“这招相当不错。”

说时掌化为拳，隔空一拳轰来，狂猛无畴的劲气将寇仲完全笼罩。

寇仲心叫不妙，石之轩这拳脉络分明劲气的强弱轻重角度变化全在掌握之内，晓得其意并不在破他的“不攻”，而是以不死印气遥探他的情况，再厘定进攻的最佳方法，等若适才他寇仲以刀气探路摸底，只不过石之轩的独门心法更能探测他体内真气运动的状态。

寇仲私下曾和徐子陵多番研究讨论破不死印的方法，虽仍是一筹莫展，可是从徐子陵多番与石之轩交手的经验中，却得到珍贵的启悟，所以能判别石之轩这一拳的背后用意。

一招失着，势将招来杀身之祸。

寇仲临危不乱，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哈哈一笑，回刀护体，真气敛而不发，人刀合成一个无隙可寻的整体，是为“不攻”的变式。

“蓬”！

寇仲像断线风筝的应拳往后飞退，落下处刚好是侯希白身旁，还提脚朝侯希白轻踢试图解穴，是龙是蛇，就要看他的长生气是否灵光。

石之轩想不到寇仲不但能凭刀气凝成的护体真气硬捱他一拳，且有此妙着，露出又好气又好笑的神情，如影附形的闪电追至，两手幻化出漫天掌影，铺天盖地往他罩来，本体像变成没有实质的幻影，虚实难分，教人无从掌握。

寇仲收回踢往侯希白的右脚，改为往左踏出且是缩地成寸的奇步，哈哈大笑道：“这叫脚诈！邪王中计哩！”

倏忽间他避开石之轩正面的进攻，移至石之轩右侧，看也不看的随意一刀挥扫，心中凝起战场上千军万马互相冲杀，血流成河、日月无光的惨烈情景，登时生出凛冽冰寒的刀气，以横扫千军的霸道威势，不理石之轩是真是幻，就把石之轩当作是馆馆的天魔劲场，井中月化作黄芒，疾扫过去。

石之轩漫天掌影消散，提脚侧踢井中月，在毫无转圜余地双方狠拼一招。

寇仲给连人带刀踢得侧退开去，不过心中只有欢喜，交手至此，他尚是首趟主动的迫得石之轩肯与他硬挤。

石之轩上身微晃，目露杀机，待要追击，寇仲早凭逆转真气之法，反冲回来，冷喝道：“看老子的‘方圆’！”

以石之轩的身手眼光，仍在判断上失误，想不到寇仲能硬接一记后如此快回复过来，更想不到他在退跌的中途能反退为进，更头痛是眼看寇仲只简简单单的一刀溯至，竟生出一堵方阔的气墙，迫身而来，令他不敢冒进，最威胁他是刀锋射出一柱浑圆的气劲，如铁柱般朝他胸口直捣。

石之轩冷喝道：“找死！”

蓦然急旋，化作人造的龙卷风暴，迎向刀锋，“方圆”的劲气和旋动的劲气正面硬撼，生出贯满全殿空间的狂飚激啸。

寇仲那想得到对方有此一着，更害怕对方把他的气墙真气吸纳，反过来对付自己，我消彼长下，一招就可取他小命。

想也没想过“方圆”可给对方这么破掉，幸好他身经百战，深明穷则变、变则通之理，硬把气墙收缩，方不在圆仍在，一束高度集中，使对方无法吸收消化的劲气，在井中月黄芒剧盛下，改“方圆”为“速战”，刀随人去，重击对手。

变成旋风般的石之轩也不敢以身试法以不死印卸解寇仲的刀气，改为一袖挥出，搭上刀锋，发出“砰”的一下闷响。另一手挥袖拂击寇仲面门，可怕的旋动似从没发生般那样突然终止。

寇仲的井中月似给整座大山压着，不管如何运劲都不能移动分毫，最要命是对方衣袖轻轻一拂，不但成功的将他自以为必杀的劲气震散，对方那充满邪恶冰寒的真气更沿刀入侵，往他经脉袭至。

以往大小战役，从没有人能将他灵动如神的井中月如此压服控制。寇仲险些儿要弃刀保命，又晓得倘如此不智只有加速败亡，人急智生下顾不到威仪，就那么侧滚地上，避过拂往面门的夺命一袖，把全身全灵的力量对抗石之轩搭在刀锋可摄魄勾魂的另一袖。

螺旋劲山洪暴发般透刀反击。

“轰”！

石之轩分得一半的力道终及不上寇仲的全力反击，缠刀的衣袖松脱，且身不由主的后退小半步，寇仲则风车般转动着滑地直滚开去。

石之轩一阵长笑，腾空而起，往寇仲扑去。

徐子陵的吃惊是有理由的，因为截击他的正是从喘病康复过来的独孤阎第一高手尤楚红，严格来说此时徐子陵只是从她的身手和独门兵器碧玉杖把她认出来。

她的白发和布满脸庞的皱纹换上乌发和嫩肤，虽仍是老婆婆的形相，此时外貌却至少比以前在洛阳见她时年轻上三、四十年。她真正的年纪肯定接近百岁，现在则横看竖看只是个五十来岁的贵妇，此刻的她头饰黑渍巾，白衣黄裙，朱色短帕肩迎风飞扬，加上徐子陵对她以前的印象，情景诡异得使人心寒。

她理该和李渊等一道赶来，却能赶在前头从下方冲天而上追截自己，足见功力高明。

难怪宇文伤有尤楚红可能胜过宋缺的高度评价。能否及得上威镇天下的“天刀”宋缺仍是言之过早，可是只要她与宋缺一拼之力，此刻给她缠上，徐子陵肯定今晚要饮恨唐宫。

徐子陵低头下望的刹那，她刚从两组骑兵间离地跃起，拿捏的时间角度精准无匹，照双方移动的速度，她刚好能在空中截住徐子陵。即使凭她以前患着喘病的身手，徐子陵绝无可能过得此关。

思索间尤楚红以闪电的速度斜掠而上至十丈的高空，碧玉杖生出微妙难言的变化，随疾升往他刺来，杖气把徐子陵完全锁紧笼罩，使他的身法不由受到影响稍有迟滞。

徐子陵灵光一闪，本蓄势待发射往望楼顶的勾索改为朝她下射，真气贯注。

钢爪迅疾下抓十丈，由于尤楚红正全力上冲，避无可避，唯有以碧玉杖迎击。

若徐子陵是一般高手，以尤楚红积近百年的经验功力，可以轻易卸劲反把徐子陵从空中扯下来，可是钢爪挟着火热的劲气迎头攻至，什么巧妙手法都派不上用场。

无奈下杖头上刺。

“噗”！

劲气交击。

尤楚红硬给震得堕回地面，徐子陵则被震得往高空抛飞，劲气翻腾，险些儿喷血，忙及时运转真气，并借其力道转化为冲势，腾升上四十多丈的高空，再转换真气越过望楼高墙，往东宫范围投去。

以他之能，从如此高度掉下来亦肯定受伤，不过他有勾索在手，借点力当可安然着地。

这变化对方无人能预先想及，登时拉远与李渊等夺命煞星的距离。

就在此时，大喝如暴雷般在后方响起，徐子陵别头瞧去，一个像铁塔般壮健高挺的虬髯粗豪大汉，立在落返地面的尤楚红身旁，挥手掷出一枝重铁矛，迅如流星往他射来。

徐子陵认得他是随李渊一起追杀他的高手之一，看他只是三十来岁的年纪，该不会是李渊请出山来的前辈名家，但手劲臂力惊人，不敢怠慢，螺旋劲聚，右脚一缩一伸，点往矛尖，看似硬撼，用的其实是巧劲。

“蓬”！

重矛斜飞，徐子陵身法加速，改变方向，大鸟般往东宫林木最茂密的花园投去，只要再发两弹迷惑墙头守军耳目，加上没有高手拦截，他将可逃出这可怕的地方。

谁想到寇仲说的入宫游玩，会变成眼前的模样。

寇仲滚离石之轩近十丈后，体内长生气运转十多遍，不但化去对方入侵的真气，本身气劲亦回复过来，又信心大增，斗志旺盛，更知若不存拼死之心，小命必然难保，因为正如徐子陵所说的，他或徐子陵单独决战石之轩，实是有死无生之局，所以必须改变力战的劣况。

两手轻按地面，换转真气，出乎意料的弹往半空，井中月向凌空迫来的石之轩重劈过去，笑道：“这招叫‘用谋’。”

石之轩那想得到他敢反击，既能反击兼且此刀封死他所有进路，而此际正凌空掠行又难施不死幻法，怒哼一声，双拳轰出。

“蓬！蓬！”

先后两拳准确无误的命中井中月，以石之轩之能，在寇仲这蓄势以发的全力一刀下，亦不得被迫堕地上，寇仲则借力飞开，落往侯希白躺地处，还哈哈笑道：“有劳相送！”

石之轩知追之不及，显露出绝顶高手的风范，两手负后，油然道：“石某人仍是维持原议，若你们明天黄昏不把《寒林清远图》交出来，石某人将把你们假扮司徒福荣的秘密告诉尹祖文，你们该知会有什么后果。”

寇仲刚落在侯希白旁，正要提脚踢去，闻言虎躯剧震，缓缓别过头去瞧石之轩，脸色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双目射出不能置信的神色。

石之轩的话像一盘照头淋下的冷水，使他深切体会到侯希白早前的警告，他们实低估了石之轩。一子错，满盘皆落索。

石之轩好整以暇的道：“你们以为能瞒得过我吗？司徒福荣来得凑巧，又是与宋缺有关系，本身已非常可疑。不过只要你们听教听话，石某人绝不会跟你们为难，甚至你们要对付香家我也不会阻拦。”

寇仲头皮发麻的道：“然则你索画有何作用？”

石之轩耸肩洒然道：“石某人不须向你解释吧！”

寇仲叹道：“可是《寒林清远图》并不在我们手上，夺画者另有其人。”

石之轩微笑道：“这个我不管，明天黄昏时你们若不能把画放在希白小厅堂的桌子上，你们只好设法杀出长安。”

接着飘往殿心，立在地道入口的方砖上，淡淡道：“你们可由地道离开，我保证不会偷袭你们，且会为你们弄好另一端出口的关盖。此地不宜久留，子陵成功脱身后，李渊定会来亲来视察，你该明白我在说什么，这样一条地道，封闭了实在可惜。”

石砖缓缓移开，石之轩一闪不见。

寇仲颓然苦笑，蹲身为侯希白解开穴道，石之轩用的虽是独门手法，仍难不倒他这曾做过神医的长生气专家。

侯希白猛坐起来，睁目嚷道：“寇仲快逃，石师来哩！”

寇仲心中一阵感动，心付石之轩说他未失知觉之言只是诈语，搂着他肩膊道：“这是否你被制前要说的话。”

侯希白清醒过来，张目四望，骇然道：“石师呢？发生什么事？”

殿门传来异响，火光从门缝透入。

寇仲跳将起来，迅速封上短地道的入口，扯着侯希白往长地道入口奔去，道：“好的消息是子陵成功脱身，坏的消息待回家再告诉你。”

两人没入地道，入口迅速关闭，空广的太极殿像从没发生过任何事。

第九章 真画假画

多情窝内，暗黑里三人你眼望我眼，听过两方面的情况后，他们仍是惊魂未定。

寇仲颓然道：“今趟的长安之行，是彻底的失败。我们手上的筹码全给石之轩他老人家赢掉，还不知如何收拾残局。”

徐子陵道：“他仍未可言全胜，至少在太极殿他没法在李渊赶来前，将你杀死。”

侯希白皱眉思索道：“真奇怪！他若要对付你们可说是易如反掌，例如可把司徒福荣的事向尹祖文透露，你们就吃不完兜着走，为何他没有这样做？更似乎并不打算这么做。”

寇仲精神一振道：“这叫爱屋及乌。”

徐子陵怒道：“然则他为何害得我们今晚这么惨？差些儿掉命。”

寇仲分析道：“这正是矛盾的地方，暴露他内心真正的矛盾，那是善与恶的斗争，也是他的破绽，唯一的破绽，而石青璇就是这矛盾的核心关键。每趟他攻击我前，总像要在心内斗争一番似的，否则我们早完蛋大吉。”

寇仲探手越过小几抓着徐子陵的肩头，忍着笑的道：“你的未来岳丈不愿与陵少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嘛，他的内心始终放不开石青璇。爱屋及乌这句话，说的是钢铁般的事实。”

徐子陵一震道：“给你一言惊醒梦中人，至少他对永安渠不能忘情，因为那是他忏悔和追忆碧秀心的地方。”

寇仲哑然失笑道：“好小子！终肯认是岳丈！”

徐子陵没好气的盯他一眼，向侯希白道：“圣门的人是否只讲利益？”

侯希白点头道：“这是圣门六亲不认的作风下必然的结果，每个人只为

自己打算，结合是利益的结合，谁人能予你最大的利益，你才会视此人为友。这种结合显是弊多于利，使圣门欠缺真正的凝聚力，所以自汉室衰颓后，圣门屡屡坐失良机，实种因于此。”

徐子陵淡淡道：“这或者是原因所在，但另有一个可能是石之轩在圣门的威望虽无可置疑，可是赵德言、尹祖文或杨虚彦均不用依靠他，前者可借突厥人捧他作中土的傀儡皇帝，像刘武周和梁师都的情况。尹祖文和杨虚彦则可通过操纵李渊，在李阀内斗的情况下逐步实现野心，最高目标当然是要取而代之。只看香玉山和赵德言的关系，又或池生春与尹祖文的过从密切，以石之轩的才智对这一切肯定可看通看透。故不论是赵德言或阴癸派向石之轩开出的条件，均可能令石之轩陷于万劫不复之地，例如杀掉你寇仲，会惹出‘天刀’宋缺。杀死自己的亲女儿，更会使石之轩旧病复发。石之轩是不会轻易中计的。”

转向寇仲道：“我非是为自己辩解，而是说出真实的情况，我们一错不能再错，否则谁都不能活着离开长安。”

寇仲笑道：“陵少不用那么认真，他娘的，老石要《寒林清远图》来干什么？不会像小侯般只供自家欣赏珍藏吧？若他把《寒林清远图》送给池生春，会有什么后果？”

侯希白苦笑道：“发生今晚的事，我早对《寒林清远图》死心。曹三到李渊的御书房干什么？李渊既知曹三要偷的是《寒林清远图》，肯定会调派重兵看守藏画处，对盗画我再不存任何希望。唉！”

徐子陵点头道：“即使我们晓得藏画处，或可把画强抢到手，却肯定没命离开，这是我刚才的体验。如非李渊正在凝碧阁招呼美人儿场主，大部份高手集中该地，小弟自问没有硬闯离宫的本事。”

寇仲思索道：“究竟他们当你是石之轩还是曹三呢？”

徐子陵沉吟道：“很难说，最合理该是曹三是幌子，可由石之轩乔扮，也可以是别人扮的，目的是隐藏身份。试问真的曹三有此本领吗？”

旋又叹道：“明天黄昏我们如何可把《寒林清远图》交出来？”

寇仲沉声道：“我们先要弄清楚三个问题，首先是石之轩知否宝画在李渊手上？其次是石之轩要宝画有何作用？三是若我们没画给老石，他会否真的揭破司徒福荣的勾当？如能弄清楚大概，我们就晓得进攻退守之道。”

侯希白道：“我可以给你第一个问题的答案，石师既一直跟我们到御书房，肯定曾窃听我们的对话，以他的才智，只听几句可推断其余，所以他现在已清楚盗画的人不是子陵而是李渊。他着我们把画交出，是故意为难我们，或想我们再往盗画时，给李渊杀死，那就一了百了，而他则可推个一干二净，至少青璇怪不到他头上去。”

寇仲同意道：“就当他晓得吧！不过照我看迫我们去盗画来害我们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要我们在明天黄昏前交画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是迫我们在明天黄昏前离开，另一个可能性是想借画来害池生春惹得一身骚。”

侯希白讶道：“迫走我们合情合理，那使石师不再碍手碍脚，先放手对付媿媿，取得她手上的《天魔诀》。但害池生春却像没什么道理，他岂非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徐子陵露出深思的神色。

寇仲向徐子陵道：“陵少第一趟听到尹祖文的声音，尹祖文是和谁在一起？就是赵德言，对吗？只从尹祖文肯为赵德言施展‘七针制神’对付雷大

哥，可知尹祖文和赵德言关系密切。现在尹祖文更为赵德言向石之轩开出条件，凭此两点，可推断赵德言和尹祖文有紧密联系，至乎结成秘密盟友。坦白说，赵德言因有颉利和毕玄在后撑腰，比之久病初愈、众叛亲离的石之轩势力要大得多。纵使尹祖文弄垮李渊，取而代之，一旦突厥率领塞外联军南来，皇帝梦势将化作泡影，所以尹祖文为己身利益，不得不依附赵德言。而赵德言所谓开出的臣服条件，一方面是借刀杀人之计，另一方面更想令石之轩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哈！老赵老尹均犯上我和陵少同一错误，是低估石之轩。”

侯希白点头道：“给你老哥这么一番分析，确是言之成理。试想若石之轩把我们从李渊手上偷回来的画交给池生春，池生春在不知就里下将画作聘礼送给‘大仙’胡佛，李渊会怎样想池生春？不过石师该知我们没有可能从李渊手上把画抢回来的，所以仍以迫我们离开的可能性居多。说到底香家对石师威胁不大，弄垮池生春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

寇仲摇头道：“小弟认为非常难说，石之轩眼前当务之急是统一圣门，香家乃赵德言在中土的重要耳目，作用大得难以估计。石之轩当然不会让人晓得是他弄垮池生春，只须透过旁人把画送给池生春讨赏便成，这将对香家最严重的打击，也是对赵德言的打击。且是对尹祖文的警告，显示他石之轩可随时把他毁掉。”

徐子陵苦笑道：“最不想把池生春弄垮的是我们而非赵德言和尹祖文，对我们这几个傻瓜来说，那会断掉对香家的重要线索。看来我们福荣爷明天黄昏前必须离开，因为我们根本无从猜估你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石之轩会否揭破我们的秘密。”

寇仲双目闪闪生辉，缓缓道：“只要我们能给石之轩下台阶的方便，他肯定不会揭破我们，因为若我们死掉，他在赵德言眼中再无利用价值，石之轩不会不清楚此点。而我们现在是势成骑虎不能说走就走，要走亦要是光荣撤退，否则不但陈甫有难，欧良材和他整个家族无法免祸。”

徐子陵点头道：“还有，我们必须解决沈落雁的危机才能走，这是杨虚彦、独孤阙精心部署的行动，肯定在他们背后尚有李元吉，他们最大目标是牵连李世绩，以打击李世民。”

两人均点头同意。

天策府虽猛将如云，却以李靖和李世绩两人最出色，后者若遭株连，等若创去李世民一条臂膀，更对攻打洛阳造成严重影响。尹祖文和杨虚彦肯定在此事上同心协力。

徐子陵续道：“杨文干耸恿李密在明天马球赛时向李渊亲口提出离关的要求，可见李渊亦有杀李密之心，那时他点头答应便成，然后再在路上伏杀李密，事后可宣称李密背叛他。沈落雁被召入宫，正是要她不能与李密联络，只要在适当时候让沈落雁晓得此事，她必不顾一切赶去阻止李密，那就正中敌人奸计，被冠上与李密一起逃走的叛国大罪。”

寇仲笑道：“说到底我们仍是要重进唐宫。”

侯希白倒抽一口凉气道：“什么？”

寇仲拍拍他肩头道：“不用慌张。这有点像我们当年在洛阳时到净念禅院盗和氏璧，第一趟被唬得夹着尾巴逃，第二趟却一偷就成功。唉！我只是说说吧！问题是现在李渊应把画另藏他处，即使大唐宫没有守卫任我们翻箱倒柜的去搜，没十天半月也搜不出东西来。不过若弄张假画又如何？宋二哥

不是说过萧瑀带来的画里有两幅是展子虔的摹画。”

侯希白道：“如有《寒林清远图》的摹作，肯定在独孤家内，因只有看过此画的人才能摹冒。”

徐子陵精神大振道：“这可能性有多大？”

侯希白信心十足道：“是十成有九的机会，这些世家大阀均有画匠，为阀内重要人物画肖像以传世或供后人景仰。若他们藏有像《寒林清远图》那类能传世的杰作，必会使人临摹仿制，珍藏真画而挂摹作，这是流行的风气，对真画更有保养的作用。一般只会在特别时刻，例如宴请要人，或有意炫耀，才换出真画来挂。”

寇仲大喜道：“何不早些说出来，偷假画当然比真画易上百倍，何况尤婆子和独孤凤这两个武功最高的人均住在宫内，假画该是随意乱放的东西，你的石师又非是像胡佛或宋二爷那样的监赏名家。来，由小弟带路，小弟最熟悉独孤家的东寄园哩！”

徐子陵道：“只要我们再有机会盗得真的《寒林清远图》，那老石更没法分辨那幅是真那幅是假。”

侯希白苦笑道：“你们好像没想过石师若把画交给池生春，池生春又会把画交给胡佛，在胡佛的法眼下假画将无所遁形。那石师怒于被骗下，我们将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道：“这些可待迟些才去想，至少我们明天黄昏前不用开溜。现在离天光尚有个把时辰，时间该够我们把独孤峰的书斋翻转过来。”

又向侯希白笑道：“能赏看摹画总比望梅止渴强一点。差点忘记告诉你，我们另有秘密撤走的秘道，可神不知鬼不觉的进出长安。但能不用那条秘道，当然比用秘道为妙！”

哈！”

宋师道的声音从房内传来道：“谁！”

寇仲和徐子陵两人推门入房，见宋师道呆坐卧房一角，神情木然。

寇仲把挟着的两卷画送到宋师道眼前，恭敬道：“申爷请过目。”

宋师道接过两卷画，定神一看，见两个锦盒均是一式一样，且标讖写的同为“展子虔寒林清远”，一震道：“这是什么一回事？”

两人分在宋师道左右坐下，寇仲道：“申大师请看那幅是真，那幅是假的。”

宋师道把画轴逐一拉开，又细心鉴研画上藏家印监、纸质和裱工，皱眉道：“两张都是仿临真本的摹画，不过几可乱真，你们是怎样得来的，为何有两轴之多，这是很有价值的摹本，随便可卖数百金子。”

寇仲叹道：“此事一言难尽，待子陵对你禀上详情，我还要去见馆馆，她是否睡了我的龙床？”

徐子陵瞪他一眼，怪他仍不忘说废话，向宋师道问道：“二哥没有看过真本，为何能断定是临摹真本之作？”

宋师道微笑道：“因为我熟知展之虔的画风和运笔用墨，故一看便知。两张画均出自同一高手，用的更是与我家藏的《游春图》同一的厚麻绢，独在印鉴上和笔力上出现问题，不过外行人该看不到这些破绽。”

寇仲大喜道：“老天爷保佑，子陵向二哥解释，我要找美人说话。”

他旋风般冲出房门，给闻声从房赶来的雷九指一把抓着，喝道：“你们昨晚干过什么好事！皇宫的喊杀声连我们这里亦清晰可闻。”

寇仲道：“小陵在房内说故事，麻烦你老哥稍移贵步。小俊呢！”

雷九指苦笑道：“他正为胡小仙神魂颠倒。”

接着凑到他耳边低声道：“今趟轮到他到花园的亭子对着莲池发呆，照我看肯定是此宅犯了风水上的桃花煞。”

寇仲愕然以对，抓头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待会再说。”

寇仲回到自己的卧房，天色开始发白，馆馆神态舒畅的在床上拥被作其海棠酣睡，一室皆春。

寇仲坐到床头，探手轻抚她乌亮柔软散披枕上的秀发，轻轻道：“天亮哩！”

馆馆在被窝里伸个慵倦的懒腰，秀眸睁开嗔怨道：“大清早来扰人清梦，下趟再不睡你的床，睡隔邻子陵那一张。”

寇仲忍不住在她吹弹得破的脸蛋捏一记，道：“给我从实招来，尹祖文与白清儿是什么关系？为何尹祖文支持她？”

馆馆呆望天花，淡淡道：“为何要问？”

寇仲道：“因为我想弄清楚你们圣门的事，看看石之轩胜算的高低。”

馆馆道：“尹祖文是圣门内最圆滑的人，与各方面均保持良好关系，本身武功在圣门来说是一等一的高手，不过一向深藏不露，且似从不与人争斗，故名不入圣门八大高手之列。唉！什么八大高手？只是不明内情的外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名衔，没有多大实质意义，否则祝师这排榜首的不会命丧石之轩手上。”

寇仲道：“我们晓得尹祖文的厉害，他才是李渊的真宠臣，你还未答我的问题。”

馆馆从被子里坐起来，轻拢秀发，尽展上半身优美的线条，白他一眼道：“白清儿是经尹祖文推介予祝师的弟子，祝师一向不信任她，这样说你明白吗？”

寇仲满意道：“明白！既是如此，闻采婷因何不支持你而支持白清儿呢？”

馆馆冷哼道：“闻采婷和尹祖文关系密切，当然对尹祖文言听计从。边不负则是知我讨厌他，故借支持白清儿来胁迫我，更想谋夺我的《天魔诀》。至于辟守玄，他心中的人选是林士宏而非白清儿，只因现在尹祖文势大，故不把心意透露。勿要小看林士宏，他在南方已奠下根基，若将来我们能取李阔代之，林士宏将是覆亡宋家最重要的棋子。”

寇仲讶道：“为何大姐忽然变得这么坦白。顺带一问，尹祖文究竟是倾向石之轩还是赵德言？”

馆馆凝神打量他片刻，沉声道：“你能有此一问真不简单，不过这问题要尹祖文才答得你。照我猜尹祖文所做的事最后都是为自己的利益，谁能予他最大的利益，他会倾向那一方。”

寇仲淡淡道：“最快今晚，最迟明晚，我们就向石之轩发动雷霆万钧的特袭，馆大姐最好不要四处乱跑，免得需要你时找不着你。”

馆馆一对美眸立时亮起来，挥发慑人的异彩。

第十章 神魂颠倒

宋师道和雷九指听罢徐子陵所述曲折离奇的遭遇，均感难以置信。而对石之轩限令他们在日落前交出《寒林清远图》，亦是百思不得其解。唯有暂时接受徐子陵的解释，就是石之轩意在迫走他们。

雷九指皱眉道：“独孤峰若发现失去两幅摹本，会有什么反应？”

徐子陵道：“我们是在没有办法中的行险一博，这两幅摹本原放置在画箱底，和其他大堆名画塞在一块儿，等闲大概不会有人查看。何况这几天独孤峰忙于对付李密和沈落雁，理该没闲情欣赏藏画，何况并非真本。”

宋师道道：“雷老哥可放心，事实上独孤峰是有违书画买卖的道义，池生春既以一万两黄金的惊人高价买画，独孤峰好应把摹本一并附送，以免有伪作流传，这是行规。

所以即使他晓得摹画失窃，只能哑子吃黄连，有苦自己知，不敢张扬。”

徐子陵大喜道：“那就最理想。昨晚我在唐宫遇上三个生面孔的高手，其中有对是夫妇，男的用盾，女的使剑。”又把他们的样貌描述。

宋师道动容道：“想不到李渊请得动他们，这对夫妇人称‘神仙眷属’，男叫褚君明，女叫花英，最擅长联手作战，成名足有五十年。与欧阳希夷、王通等同辈，是白道举足轻重的人物，性爱游山玩水，在一地从不停留超过一年。”

雷九指道：“另一人是谁。”

徐子陵道：“这人肯定不是前辈高手，用的是重铁矛，长满胡髯，铁塔般的身材，膂力惊人。”

宋师道摇头道：“没听过！”

雷九指思索道：“极可能是人称‘妖矛’的颜平照之子颜历，此人近年在关中闯出名堂，颜平照是李渊的深交，儿子来为李渊卖力是顺理成章的事。”

徐子陵苦笑道：“加上宇文伤、尤楚红和独孤凤，李渊的身旁确是高手如云，甚至凌驾天策府之上，我对李世民的处境更不看好。”

雷九指怪笑道：“你把精神用在自己身上吧！现在我们正陷进严重的危机中，该怎样应付？”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和寇仲商量过，除非能速战速决的杀死石之轩，否则只余立即撤走一途。”

此时下人来报，萧瑀求见。

三人大讶，想不到萧瑀天刚亮便来找他们，究竟所为何事。

宋师道道：“我和雷老哥陪小俊去应付他，你们最好作最坏的打算。”

两人去后，寇仲回来，坐下道：“今趟我们会否又信错好美人呢？”

徐子陵却在思忖着别的事情，道：“记得两天前我们扮作太行双杰在街上走时，生出被人跟在身后的感觉，但却找不到跟者吗？”

寇仲点头道：“好像是有这一回事，不过早已忘记。”

徐子陵道：“那跟踪者大有可能是石之轩，咦！有人！”

寇仲亦心生警兆，透窗往外瞧去，松了一口气道：“是李大哥！”

他们现在一分一刻均在提心吊胆中渡过，没有任何安全感。

徐子陵唤道：“我们在房内！”

李靖神色凝重的问道：“昨晚闯宫者是否你们两人之一。”

寇仲点头道：“我们都有份儿，不过没有被发觉，坐下再说，我们正想和你联络。”接着把被石之轩发现司徒福荣一事相告，道：“我们必须作出最坏打算，能除去石之轩当然一了百了，否则必须立即撤退。”

李靖听得发呆，忘记质问他们偷进唐宫的事。

徐子陵道：“我们最担心的是此事若遭揭发，会牵连陈甫和欧良材及其家族。”

李靖深吸一口气道：“这方面反可以放心，只要陈甫推个一干二净，说根本不晓得你们是假扮的，我们天策府就可把他们撑着，除非秦王失势，否则他们不会出问题。”

寇仲喜道：“若是如此，我们可以放心。你可知杨虚彦和独孤阀正对李密和沈落雁耍手段玩阴谋，最后的目标是要对付李世绩。”

徐子陵再向他解释内情，提醒道：“李渊本人该有杀李密之意，所以沈落雁现时的情况非常危险。”

李靖道：“此事非同小可，若李世绩受株连，不但对我天策府实力的打击无可估量，更大大损害我们在关外打下的基础，对秦王的声誉造成严重的损害。唉！时间紧迫，如何可以通知沈落雁呢？”

寇仲色变道：“我们还以为你会有办法。”

李靖叹道：“皇上严禁左右两宫的人进入太极宫，要到张婕妤的凝碧阁更是难上加难，你们该晓得原因。”

两人点头同意，自李渊怀疑李世民毒害张婕妤，不但把左右两宫与太极宫的出入门道封闭，更找来尤楚红贴身保护爱妃。

寇仲道：“我们尚未绝望。只好由宋二哥通知商秀珣，请她帮忙，希望李渊不会取消今天午后举行的马球赛吧！”

徐子陵皱眉道：“你真的糊涂，若李渊取消球赛，李密那来机会私下向他提出要求，我们不用担心。”

寇仲一拍额头道：“对！今天的球赛是势在必行，我该说希望商秀珣亦为观赛的座上客才对。”

李靖道：“我绝不容许此事发生，否则将愧对秦王。”

徐子陵摇头道：“李大哥不该插手此事。我们自会处理。”

李靖道：“至少我可派人监视李密和王伯当的动静，并和你们保持联络。”

李靖去后，雷九指匆匆而至，道：“萧瑀请我们的申爷立即随他入宫，此事究竟是凶是吉。”

寇仲拍腿道：“我的娘！《寒林清远图》竟真在御书房内，小侯错过看真画的机会。”

雷九指一头雾水的道：“你在说什么？”

徐子陵代为解释道：“只有宝画藏在御书房内，李渊始会担心宝画给曾进过御书房的曹三偷龙转凤的换掉。所以晨早派人来请我们申爷入宫，为他鉴证宝画。”

雷九指如释重负的坐下，道：“那我就放心。我已把你们要的小玩意交给他，只要二爷把粉末藏在指甲，沾在画上，卷起密封后个把时辰会生出淡淡的气味，一两天后气味才会消散，这是样本。”

从怀内取出一个小纸包，打开后果然释放出淡淡的气味。

寇仲叹道：“除非李渊仍放心把画藏在御书房，否则什么玩意都派不上

用场。”

徐子陵晒道：“放在御书房又如何？你认为我们仍能偷进御书房吗？”

寇仲笑道：“我只是为侯小子着想。哦！糟糕！宋二哥入宫，谁人去和美人儿场主说话。”

目光往徐子陵瞧去。

徐子陵苦笑道：“不要望我，小弟走这一遭吧！”

寇仲步入主堂，任俊扮的司徒福荣坐在窗旁发呆，见寇仲进来忙起立道：“寇爷！”

寇仲笑道：“该是我向你问安才对，看你这小子神魂颠倒的样子，真教人担心。”

任俊尴尬的坐下，垂头道：“我没有什么。”

寇仲在他旁坐下，道：“坦白点告诉我，你是否对胡小仙一见钟情，放胆说出来，一切有我为你作主。”

任俊嗫嚅道：“我真的没什么，过两天该没事啦！”

寇仲道：“那你是承认哩！这种事有什么好害羞的，男子汉大丈夫应敢作敢为，成功失败则由老天爷决定。”

任俊歉然道：“正事要紧，我……”

寇仲笑道：“终身大事不是正事吗？不过你该知胡小仙一向不大检点，最懂狐媚男人，别看她对你频抛媚眼，事实上不过是她迷惑男人的惯技。”

任俊赧然道：“我晓得！”

寇仲淡淡道：“既晓得她是那种人、你仍想和她接近吗？若只是逢场作兴，反有很大的机会。只要大仙胡佛对你的飞钱生意有兴趣，不用你去找她，胡小仙会自动送上门来。”

任俊猛下决心似的坚决道：“寇爷再不用担心我，我是有自制能力的。”

寇仲讶道：“原来你是认真的，所以要咬牙切齿始说得出这些话。男女之事说不定是宿世带来的缘份，不是靠自制力可克服的。你未娶，她未嫁，可一切顺其自然。”

任俊感激的道：“小人还以为寇爷会因此事责怪我，想不到寇爷还鼓励我。唉！我从没想过自己这般没有用！”

徐子陵翻墙而入，落在商秀珣长安行府的后花园内，听得足音响起，忙闪到花丛后，往贯串于后院的回廊方向瞧去，久违的馥大姐和俏婢小娟正匆匆走过。

徐子陵扯下面具，从藏身处闪出，叫道：“馥大姐！小娟姐！”

两女骇然转身，花容失色。

徐子陵趋前一揖道：“是我！我来是想见你们场主。”

馥大姐惊魂甫定，先看清楚左右无人，嗔道：“你还来找小姐干什么？她正生你们的气哩！”

徐子陵道：“请馥大姐帮个忙，我有很重要的事须和场主面谈。”

小娟用手轻牵馥大姐的衣袖，为徐子陵求情。

馥大姐俏脸忽晴忽暗，叹道：“场主很为难，大管家和正副执事都主张与你们割断关系，只有骆方肯为你们说好话，但他人微言轻，起不到作用。”

徐子陵心中暗叹，道：“我明白！我只想和场主说几句话。”

任俊听清楚形势，骇然道：“现在该怎么办好？”

雷九指道：“不要慌张！现在我们决定暂时放过池生春，先来个光荣撤

退。”

任俊不解道：“光荣撤退？”

寇仲从容道：“待我来解释，撤退有两个方法，一是由杨公宝藏的秘道开溜，这是下下之策。另一是我们福荣爷到长安视察业务完毕，另有要事须立即离开，稍后再回来发展业务，什么娘的飞钱生意，待你老人家回来后再谈。”

任俊讶道：“有什么要事比宋阔的威胁更大？”

寇仲道：“你是司徒福荣，并不须事事向人解释，那反更似司徒福荣的作风。”

任俊露出失落的神色，颓然道：“我明白啦！”

寇仲微笑道：“又忘记一切要顺乎自然吗？我是过来人，是你的就是你的，甩也甩不掉。”

馥大姐从房内走出来，向坐在内堂静候的徐子陵道：“场主请你进去。”

徐子陵微感错愕，想不到不是商秀珣出来见他，而是着他入闺房见面。虽说防人耳目，总是有点不自然。

陪坐一旁的小娟催促道：“还不快去！场主还要到大堂接受各管家和执事的请安问好呢。”

徐子陵别无选择，往卧房走去，经过一个布置清雅的小厅堂，进入内房。

商秀珣坐在梳妆台前，对着铜镜整妆，宽敞卧房中间以屏风分隔，看不到卧床的那边。

商秀珣蓝朴、深棕色五彩锦花饰的开胯袍、金黄色束腰革带，红、白相间条纹裤、足登绣鞋，虽是一身男装，但仍予人非常女性化的优美感觉。

闺房充盈淡淡清香，来自摆放几上一盘刚摘下来的茉莉花。

人花争艳下，徐子陵心中不由涌起无限柔情。

商秀珣从铜镜的反映平静地瞧着他来到身后，道：“侯希白没为秀珣传话吗？”

徐子陵想起她吃东西堪称天下无双的娇姿美态，在她粉背后立定，点头道：“我们清楚场主的立场，今趟来是为别的事，大胆请场主帮一个忙。噢！或者是两个忙。”

商秀珣“噗哧”娇笑，盯着镜内的他秀眉轻蹙道：“徐子陵怎会是这么贪心的人？我根本不该接见你哩！”

徐子陵坦然道：“我从没想过场主会不见我。”

商秀珣垂下整理秀发的玉手，怔怔望着镜中的他好半晌，淡然道：“为何你有这种信心？换过是前天，我定使人乱棍把你扫出门外。”

徐子陵苦笑道：“这或者就是造化弄人，场主是否不瞧好李世民？”

商秀珣娇躯轻颤，幽幽叹一口气，道：“现在李阔当权者是李渊，继承人是李建成，我能怎样看李世民？你若是寇仲的好兄弟，该劝他退出争天下的纷争。除非宋缺能在冬天前挥军北来，否则你只可为寇仲收尸，这情况没有人能改变。鸟尽弓藏，古有明训，李世民的下场可以想见。若我商秀珣不是飞马牧场场主，陪你两个小子浪迹天涯又如何？我昨晚答应李渊，牧场的马以后只卖予他李家。”

顿了顿续道：“说罢！看我能否帮忙。”

徐子陵松一口气，听她的话李渊尚未代李建成向她提亲，遂说出沈落

雁的事。

商秀珣道：“只是举手之劳，不过若沈落雁不出席今天的马球赛，我便没有办法。

且若张婕妤和独孤家联成一气，定不会让沈落雁有接触李密的机会。”

徐子陵一呆道：“我们倒没想及此点。”

商秀珣道：“我会尽力而为，并尽快把结果知会你们。另一个忙是什么？”

徐子陵有点难以启齿的道：“现在李阀的内哄外斗形势日趋复杂，寇仲虽处劣势，却非是全无反击之力，我斗胆请场主不要作任何重大决定，至少让自己有半年时间去看清楚情况。”

商秀珣缓缓别转娇躯，面向徐子陵，如花玉容现出奇异的神色，不眨半眼的凝注他道：“什么重大的决定？”

徐子陵大感尴尬，欲言又止的道：“听说……唉！听说李建成……唉！怎说才好呢？”

商秀珣垂首轻轻道：“我明白你想说什么，这又关你徐子陵的事吗？”

徐子陵心中一震，听出商秀珣心中的怨怼和情意，手忙脚乱的答道：“我只是怕飞马牧场给卷入李阀那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的内部斗争去。”

商秀珣仰起秀丽的俏脸，微笑道：“你当人家那么蠢吗？嫁猪嫁狗我也不会嫁给李建成，多谢你们的关心。”

徐子陵轻松起来，道：“还有是宋二哥给召入宫，故今天不能赴约。”

商秀珣又垂下螓首，沉重的道：“他即使今天来亦见不到我，我已答应大管家他们再不与宋家的人交往，希望宋先生体谅我的苦衷，他是秀珣敬重的人。”

徐子陵心神剧震，暗忖着如实转告宋师道，他受得起这自傅君焯身亡后的严重打击吗？

商秀珣平静地道：“子陵去吧！你和寇仲永远是秀珣真正的知己，人家最爱吃你们弄出来的怪东西。”

第十一章 收买人心

徐子陵回到司徒府，任俊与雷九指招呼着到访的池生春，寇仲则坐在后堂发呆。

徐子陵在他旁坐下奇道：“你在想什么这般入神？”

寇仲道：“我在想石之轩的不死印法，我们的长生气大有可能是他的克星，只要能在刀气进入他经脉后仍是由我们操控，他只余硬拼一法。”

不死印法最厉害是“化死为生”，若不能办到，威力会大打折扣。

徐子陵叹道：“只恨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个机会，他的不死幻你见识过哩！令人攻无可攻，守无可守。”

寇仲道：“所以我们须由媼美人以天魔场去符制他的不死幻，而我们则以联气之法来破他的不死印。今晚还是明晚？”

徐子陵道：“事不宜迟，就今晚吧！”

寇仲道：“假若我们杀不死石之轩。会有什么后果？”

徐子陵苦笑：“我不敢想。但这可能性是存在的，老天爷总不会令事事尽如人意。”

寇仲道：“我们的诛石大计只能用一趟，若给他溜掉，以后的日子会很难过。”

徐子陵道：“这种事不宜多想，只能狠下决心去完成，不要计较成败，听天由命。”

但任俊、雷大哥和宋二哥今天必须撤走，我和你诈作随队离开，再由秘道潜回来。”

寇仲道：“小侯怎办，若石之轩死不去，说不定他会杀自己的徒弟来泄愤。”

徐子陵道：“我们尽人事劝他离开，却怕他不肯听我们的话。我另有奇怪的想法，是石之轩不会毁掉这个徒儿，除非他认定杨虚彦没有异心。石之轩绝非意气用事的那种人，他会想到后继无人这严重的问题。我反担心陈甫。”

寇仲道：“在这方面我会比你更了解石之轩，假设石之轩待我们离开长安后才通知尹祖文司徒福荣是我们找人扮的，尹祖文会怎样想他？就算尹祖文没有怀疑石之轩在隐瞒此事，陈甫在石之轩心中只是不关痛痒的小脚色，根本不值他一顾。”

徐子陵点头同意，寇仲的分析非常精到。

寇仲道：“美人儿场主方面情况如何？”

徐子陵说出概略，颓然道：“我们应否为美人儿场主向二哥传话？”

寇仲笑道：“有什么值得沮丧的，最重要是美人儿场主一颗芳心最终还是向着我们的宋二爷。他娘的！只要你能助我取得江都，我有把握将李世民逐回关中去。”

徐子陵皱眉道：“你这小子一时一样。早前我说助你，你还好像不大情愿的样子，现在却是惟恐我不帮忙。”

寇仲微笑道：“这正是我在刚才苦思的事。人总是贪生怕死！我寇仲岂能例外。只有陵少和锋寒肯和我并肩作战，我才有信心创造奇迹。今晚不论是否能宰掉石之轩，你我分头行事。小弟立即赶回彭梁，把我从塞外学得的战术训练我的少帅军，待你从巴蜀送箫回来后，立即对江都用兵，加上杨公卿和老跋，可以把李子通的卵蛋挤出来。哈！

忽然间我又充满斗志和信心。我的优势将是广阔无边的汪洋大海，倘能顺势把海南收归旗下，沿海一带将唯我寇仲之命是从。”

徐子陵叹道：“你这小子终回复信心哩！”

寇仲道：“李渊现在势力大增，李元吉则有魔门在背后撑腰，李建成与突厥关系密切；李世民在战场上虽不可一世，但回到长安只余待宰的份儿。现在变成为天下苍生着想的是小弟而非我们尊敬的师仙子，我正是想透此点，故斗志昂扬，这也是陵少肯卷入争霸天下的大漩涡的原因，对吧？”

徐子陵正要答话，足音传来，忙知机的粗声道：“他奶奶的！那荷官不知用什么鸟的手法，明明开小，却变成开大，累我又少了他娘的百两银子。”

池生春的笑声传来道：“两位大哥又在谈赌经，听得我也手痒呢。”

在雷九指引路下，池生春跨步入厅，寇仲和徐子陵一边心中暗骂，一

边起身迎接。

雷九指故意予池生春机会，道：“我尚有点事办，两位代我负责招呼池老板。”说罢离开内堂。

三人移步到厅心桌子安坐，池生春扮作老朋友的款儿压低声音道：“我和两位确是一见如故，所以再不避忌，听说你们欠下赌债，可否让小弟在这方面稍尽绵力。”

寇仲装出感激的模样，道：“池老板真够朋友，不过——”

池生春知趣的截断他道：“是朋友就有通财之义，来！此处是百两黄金，我绝不会再拿走的。”

说时从怀内掏出一袋沉甸甸的金子，放在桌上。

两人立即四目放光。

池生春微笑道：“小小意思，不成敬意。更千万不要以为我池生春别有居心，两位亦不要作任何回报。你们可在长安随便找个人来问问我池生春是怎样一个人？”说罢长身而起，状似离开。

寇仲和徐子陵忙起立，前者抢着道：“唉！池老板真慷慨，我们……”

池生春笑道：“大家既是朋友兄弟，区区百两黄金算得什么？客气话不用说，说出来显得大家没交情。”

接着叹道：“可惜你们今天便要离开，否则定请你们到六福赌个痛快。”

寇仲心中好笑，表面则恭敬的道：“我们只是暂时离开，迟些还要回来发展飞钱生意的。”

池生春打蛇随棍上，皱眉道：“大老板不是为躲避宋缺到长安来吗？这么离开不怕生命受到威胁？”

早在池生春踏足内堂，徐子陵已想好说词，因为“司徒福荣”可以不说出原因，他们却不能跟风不说。

压低声音道：“我们只告诉池爷一个，今趟我们之所以匆匆离开，正是要去见宋家的人。唉！宋阙在南方势力很大，我们要把业务向南方发展，不得不看宋缺的面色，幸好大老板请出中间人斡旋纠纷，再馈以厚礼看来应可顺利成事，这是秘密，池老板万勿告诉其他人，否则我和元勇饭碗不保，龙头还会治我们的罪呢。”

池生春露出释然之色，寇仲则心中叫妙，因为这确是要立即离开长安的最佳理由，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是也。

离正午半个时辰，萧瑀亲把宋师道送回来，任俊和雷九指在大堂招呼萧瑀，宋师道溜进内堂与两人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正等得心焦，忙向他问经过。

宋师道接过寇仲递来的热茶，笑道：“我奉有圣旨，不可将看过东西泄露半点消息。”

寇仲喜道：“真的是《寒林清远图》，李渊怎为自己盗窃的行为作解释？”

宋师道笑道：“亏他想出来，他说真迹一向是他的珍藏。直至池生春失窃，他才知有摹本在外流传，更怀疑手上《寒林清远图》的真伪，所以找我去作鉴证。由于此事牵连甚大，故命我不可向任何人透露，当然包括我们的福荣爷在内。”

寇仲不屑道：“满口谎言，难怪他可答应立李世民为太子，转头又推翻承诺。他娘的！他若不晓得宝画在池生春手上，怎会教刘文静去迫池生春献

画？”

徐子陵道：“李渊在宫内何处见二哥？”

宋师道答道：“是后宫的亲政殿，你们最好死去盗画的心，现在大唐宫明显加强戒备，李渊见我时陪侍一旁的太监头子韦公公更不简单，武功绝不在李渊之下，只可以深不可测来形容。”

寇仲道：“萧瑀有很多时间吗？因何送你回来还不立即离开？”

宋师道叹道：“这是另一个头痛的问题，要怪就怪雷老哥。李渊肯定宝画没有被曹三偷龙转凤后，心情大佳。他对我们福荣爷没有什么兴趣，却问起你们的球技，且着萧瑀来领你们入宫表演。时间无多，我必须立即向你们解说马球的技巧和规则，免得你们当众出丑。”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你眼望我眼，心叫不妙。

宋师道道：“凭你们的身手和马术，该很快上手。问题是如何让人肯定你们不是寇仲和徐子陵，而只是精于球技的太行双杰，这就要靠你们自己去拿捏。”

寇仲和徐子陵苦笑无言。他们连打球的棍棒是什么尺寸样子亦一无所知，这一关可能比斗石之轩那一关更欠把握。

寇仲道：“我们从皇宫回来后，须立即离城。”

宋师道愕然道：“走得这么匆忙吗？”

徐子陵知他舍不得商秀珣，心中暗叹。为何宋师道的情路如此一波三折，以他的家世人材，天下美女俯拾即是，事实却刚好相反。

轻轻道：“二哥不用向商场主辞行，我刚去见过她，并劝她先看清楚这一年半载的发展，才决定她自己和飞马牧场的动向。”

宋师道淡淡道：“她不怪你们了吗？她怎答你。”

徐子陵道：“她像有点瞧破世情的样子，还说过一句奇怪的话，就是嫁猪嫁狗也不会嫁给李建成。事实我劝她多作观察并不是那意思，只是请她勿要卷入李阀的内哄。”

寇仲拍腿道：“她极可能真的对宋二哥倾心哩！失落伤感起因于形势不容她与二哥进一步发展，说不嫁给李建成是表明心意。例如既不能嫁与二哥，宁愿终生不嫁，总胜过嫁给不欢喜的人。”

徐子陵差点想照面轰寇仲一拳，他用心是好的，说话却嫌太夸大过火，事实上商秀珣的话，更可能是冲着他徐子陵说的。商秀珣肯定对宋师道有好感，但直至目前仍只视他为一个知己而非情人，否则不会以“敬重”去推崇宋师道。

宋师道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轻叹道：“假设现在是太平盛世，那有多好！”接着勉力振起精神，道：“留心听着，任何比赛均有其背后的精神，打马球就像决胜沙场，讲的是群体的力量，不能只逞个人之勇。”

两人晓得他开始教他们打马球，此乃眼前的头等大事，若表现不出马球高手的本领，他们肯定不能活离唐宫，忙聚精会神聆听。

寇仲和徐子陵的太行双杰随萧瑀入宫，过朱雀门后萧瑀把他们交给下面的人招待，自己则先进太极宫见李渊。

两人晓得凭太行双杰的身份，没有进太极宫的资格。那招待他们的小官儿叫廖南，颇为圆滑，口舌便给，领他们到四方楼的大食堂进膳。

寇仲旧地重游，记起以前扮神医莫一心时的风光日子，不由生出感慨！暗忖难怪这么多人力争上游，对权势的追求从不满足，为的正是一呼百拥的

风光。现在虽热闹如昔，却没人有兴趣瞧他们半眼。

几句闲话后，廖南摸底来了，从他们的太行帮问起问到打马球。两人小心应对，不敢怠慢。最后廖南压低声音道：“请恕我直言，听说两位初抵长安时，曾和关中剑派的人差点在街上动武，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两人明白过来，这廖南该属于大唐宫禁卫军专责情报的系统，所以对任何能接近李渊的人，均要查个一清二楚，不容许出漏子。

寇仲从容道：“这只是一场误会。”遂编个故事，搪塞过去。

廖南道：“两位请在这里稍待片刻，我转头便回。”

瞧着他的背影，寇仲苦笑道：“希望他没听出破绽吧！若他从关中剑派听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故事，此刻不起疑才怪。”

徐子陵的目光投往横贯广场，他们桌子贴着北窗，可把广场和皇宫的美景尽收眼底下。一队约百人的禁卫，正熟练地布置打马球的场地，在赛场东西两方设立观赛的看台。

闻言笑道：“你的故事那么精采，句句虚招，说了等若没说，他怎能抓着你的痛脚？”

寇仲目光越过广场，凝视耸起诸殿之上，皇宫最壮观的殿宇太极殿，失笑道：“想想也好笑，你扮太行双杰时，有想过可坐在这里欣赏唐宫的美景吗？待会还要到下面打马球，他娘的！”

又往他瞧来压低声音道：“不知你有否想过一个问题？”

徐子陵收回外望的目光，见寇仲神色凝重，奇道：“什么问题？”

寇仲俯前少许道：“若我们今晚成功宰掉石之轩，不理她父女关系如何，又或你为她的娘报却深仇，但你终是杀死她爹的人。”

徐子陵怔怔的回望他好半晌，苦笑道：“事关天下百姓，个人的得失算什么？何况我早死去对石青璇的心！唉，你这混蛋，偏要在这时候说这种事，我们尚有其他选择吗？看看像尹祖文、池生春、杨虚彦那些人，若给他们得逞，天下会是怎么一个样子？”

寇仲关切的道：“我是为你着想……”

徐子陵打断他道：“不要再说。早在龙泉时我已下定决心，要诛除石之轩这为祸天下的人。若我没有猜错，杨勇和杨坚之死，多少与石之轩有关系，否则杨广不会重用他，杨虚彦则不会对石之轩如此切齿痛恨。”

寇仲点头同意，道：“我们虽不清楚当年杨勇被废和杨坚所谓病逝的经过，但石之轩肯定脱不掉关系。现在李渊父子的关系在细微处虽是有异，大处却颇相同。都是因魔门的人弄鬼致父子失和，兄弟相争。幸好还有我们扬州双龙在此。”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去你的扬州双龙，打好待会的马球赛再说吧！”

寇仲信心十足的道：“我们的骑术是从老跋学的，只人马如一这一招就可教李渊大开眼界兼不明所以。宋二哥虽说打马球从吐蕃经波斯传入，却是由突厥人发扬光大。我们则以突厥人的骑术和自己的身手去打马球，就算首次上场谅可表现出高手的风范，有什么须担心的。就当以球棍向球洞发射暗器，不就成了吗？”

徐子陵目光移往横贯广场，一队禁卫赶着近三十匹高骏的健马进入广场，这批马引人注目处是装饰华丽，色彩缤纷，显是比赛马球用的马儿。

赛场两边竖起丈许见方的以木架支撑的木板墙，下开一尺见方的孔洞，还加上网罩，只要把球穿洞入网，可以击入次数多寡分胜负。

赛场是以红色的粉末在横贯广场中心界划出来，呈长方形，有中线和核心，长约二千步，阔约千步，可以想像在场内策马打球的激烈情况。又有人在外围竖立十八支红旗，由于宋师道没有提过，寇仲并不晓得其用途。

寇仲道：“看！打气的来哩！世族人家的游戏真不简单。”

一群数十人组成的乐队，提着大小不同的鼓钹和诸式乐器，从太极宫正大门承天门走出来，在赛场北边列队准备。

此时廖南匆匆回来，向两人道：“累两位久等，真不好意思，请随我到赛场去吧。”

两人心中暗喜，晓得至少渡过身份查证这一关。

第十二章 信心危机

寇仲和徐子陵在廖南引领下进入横贯广场，来到马儿所在地方，一名禁卫军头迎上来。

廖南向他介绍过两人后道：“这位是御骑长程莫大人，赛场的事归他负责。”说罢告退离开。

程莫上下打量两人，笑道：“听说两位球技名震太行，曾重挫吐蕃的著名球手。”接着压低声音道：“那四个吐蕃球手在这里曾战无不胜，岂知回程返国时竟饮恨两位手上。所以皇上听得两位来到长安，立即命人召你们入宫献技。”

两人听得心中发毛，要知唐宫高手如云，李渊本身既为一阔之主，又深嗜此道，自亦球技了得，竟然在球场上连战皆北，可推知打马球不能单靠武功，还要讲球技，程莫一番话，登时动摇他们本是十分笃定的信心。

程莫友善的道：“在皇宫打球有这里的规矩，有人专责唱筹；得一分为一筹，增加一旗，失一筹者拔去一旗，以红旗记分。记着若皇上入球，你们必须停下高呼万岁，其他人入球叫好便成。打入三球为一盘，三盘为一局，那时要看皇上心意，或小休片刻，甚或入殿喝酒。”

两人至此才明白场外红旗的作用。

程莫指着放在一边插在木架上近百枝打马球用的曲棍道：“这批是上等鞠杖，专供外宾使用，两位可任意选择。哈！两位该没想过会到宫内来打马球吧？所以没有把自己的便当带来。马儿也任两位挑选，选妥后我会带两位去试场地。”

寇仲忍不住问道：“我们今天担当那一门子的角色？”

程莫欣然道：“今趟与皇上对赛的是波斯来的王室队，人选早已定好。你们且在场边准备，在第一局打完后下场作示范表演，齐王府会派出球技最超卓的两个人来和两位作赛。好啦！两位可开始挑选，我处理一些事后回来领你们去试场地。”

程莫到别处去时，两人移到鞠杖架旁，寇仲苦笑道：“我的心儿现在卜卜狂跳，怎办才好呢？看情况观赛者没数千也有数百，给千百对眼睛瞧着我们两个雏儿上场示他娘的范，和上刑场受宰没大分别。”

徐子陵从架上取起一枝鞠杖，拿在手上试试份量，道：“非常坚固。”

寇仲闻言亦取一根，鞠杖尾端呈半弦月形，绘上艳丽的花纹。叹道：“这鬼东西要比我的井中月难用。”

徐子陵微笑道：“小子又失去信心哩！这正是大师级的人物和一般武术高手之别。

一般高手是只专一技，换过别的兵器就缚手缚脚，发挥不出平时的水准，更兼骑术有限，在赛场上当然比不上专精打马球的高手。大师级的人物却有点石成金的本领，什么井中月、马球棍拿上手都可发挥得淋漓尽致，加上人马如一，就算发明打马球的也只能食我们马脚踢起的泥尘。明白吗？”

寇仲精神大振道：“徐小子教训得好，我已忽然变成马球的大师。来！拣件称手的。”

马上的寇仲接过程莫拿来的马球，拿上手只觉轻飘飘的，比拳头稍细，空心、涂红漆加彩缯，可想像被鞠杖击中时在场中冲动的情景。心中不由暗自叫苦，这马球肯定不易操控。

往徐子陵抛去，他接过后眼中亦露出一闪即逝的骇然之色，可知感受与己相同。

程莫道：“趁宾客尚未入场，两位可随意在场上打几球好熟习场地。”

寇仲那敢献丑，心忖外行遇上内行，只是把球儿该放何处已可能露底，还是先看李渊打一盘稳妥点。忙道：“皇上未开球，那轮得到我们。我们还是随便走走踩踩场地便成。”

徐子陵明白他的心意，将马球抛回给程莫，不待他说话策骑往赛场奔去，布置场地的众禁卫均露出注意神色。

徐子陵故意卖弄，真气输入马体，加速奔至场沿，然后纵骑跃起，横过近两丈的空间，健马着地时，他半边身向下俯，以“独门手法”运杖挥击，贴地扫过，发出虎虎风声。

众禁卫何曾见过如此马术，齐声喝采。

后面追来的寇仲信心大增，也跃马横空，眼看两四马撞在一起，两骑倏地分开，往两角旋风般奔去。似飞冲出角线外去，两马分别人立而起，仰首长嘶，再凭着地的后足就那么滴溜溜的转动马躯，直至面向场心，前足探前落地，箭矢般驰往场中。

两人亦不闲着，手上马棍随着身体在马上灵活的前俯后仰或侧身等动作，对球场上幻想的球儿横扫直截，花样百出，看得场上的禁卫如痴如醉，采声雷动，叫个不停。

此为两人拟定的打马球策略，就是“十成马术，三成功夫”。人马如一是跋锋寒独创，只此一家，别无分号。无论马的表现如何出神入化，别人绝不会怀疑到武功上。

他们从一边奔往另一边，醉翁之意不在表现马技，而在对鞠杖的掌握。

两人在场边甩蹬下马，众禁卫争先恐后过来伺候。

程莫边鼓掌边道：“蔡兄匡兄请过来。”

两人应声瞧去，见程莫和十多名御卫正众星拱月般拥着一个太监在场边说话，只看程莫对他尊敬的神态，可知此人在宫内很有地位。

这太监中等身材，年纪在五十许间，容貌并不出众，但衣着极为讲究，头戴黑色饰金花的冠帽，身穿朱色阔袖上衣，青绿色花边，腰束嵌玉革带，白裙，脚踏黑白双间如意履，予人整齐洁净的感觉，浑身似不着一尘。

两人趋前施礼问好，倏地心生警兆，感到一阵寒气渗体袭来。

以寇仲和徐子陵之能亦暗吃一惊，晓得此人已臻隔空试探别人虚实的武学境界，武功可能在李渊之上，忙收敛约束体内真气。

他们同时想起一个人。

果然程莫恭敬道：“这位是大宫监韦公公，皇上所有事情均由韦公公安排打点。”

两人心中暗凛，心忖难怪侯希白对他如此忌惮，确是有两下子。皇宫内卧虎藏龙，像韦公公这种长年伺候皇帝的高手，名虽不显于江湖，事实上却不在一般名家派主之下，不由对他特别留神。

韦公公一对眼似乎没精打采、暗淡无光，不论看什么都没半丝变异，像对世上所有事物全然无动于衷，似乎非属于活人的，只是用来填补眼窝的黑洞。可是眼力高明如徐子陵和寇仲，却从他眼神的神秘莫测、冷静不变，瞧破这是基于某种特别的功法，故能把眼神完全敛藏不露，达至真人不露相的至高境界。

韦公公似望非望的扫视两人，皮笑肉不笑的道：“两位骑技非常了得，教人大开眼界，待会只要肯尽心尽力有所表现，皇上必有赏赐。”

他说的四句话，声调刚和他的目光相反，变化多端，由暗哑低沉，变得尖声尖气，忽又滞闷下来，若断若续，其阴阳怪气保证一听难忘。

寇仲躬身答道：“我两兄弟必尽力而为，请韦公公多加提点。”

程莫笑道：“韦公公一向少与宫外人说话，对两位是另眼相看哩！”

韦公公露出个难得的笑容，淡淡道：“我这作下人的，只是为皇上动了爱才之心，待会皇上见到你们惊人的马技，肯定会非常开心，就看你们能否把握这机会。”

接着双目微睁，精芒乍闪倏没、投往皇城的方向，平静的道：“第一对宾客来哩！”

两人别头瞧去，入目的赫然是李密和王伯当，在一位小官陪同下进入横贯广场。心中同时涌起异样感觉。

从韦公公异乎寻常的眼神反应，可知韦公公心中明白李密到场所为何事，至此可肯定李渊确有除去李密之意。

没有李渊首肯，李密岂能踏进广场半步。

韦公公架子极大，再没兴趣与两人说话，着程莫带两人到一旁等候。

继李密之后，宾客鱼贯入场。

不片刻，东西看台座无虚席，闹哄哄一片，充满节日的气氛。

直至今刻，徐子陵和寇仲始明白为何李渊召他们入宫戏技。因为长安的上层社会需要新鲜的刺激，而他两个外来人刚好给他们提供这方面的享受。不过他们能否下场表演，先要韦公公的法眼认可才成，故此韦公公多一番鼓励他们尽心尽力，因为若他们表现不够出色，李渊会失面子，韦公公则肯定受责。

东西两看台合起来有近千之众，长安的重臣巨贾，官绅名流带妻携儿的前来观赛，还有李渊的皇亲国戚、凑热闹的妃嫔成为一个套交情攀关系的场所，吃得开者满场乱飞，喧闹笑语，可与年夜宴的热闹比拟，只是一在夜晚，一在白天。

贵妇仕女们大部份穿的是流行的胡服，活泼多姿。

座上客他们认识的不少，除李密和王伯当外，沙家上下全体到场。可

见他们成功融入长安的社交生活，其他如胡佛、胡小仙、池生春、薛万彻、冯立本、常何，封德彝、尔文焕、乔公山、兴昌隆的卜杰、关中剑派派委主邱文盛、李靖夫妇、裴寂、刘文静、萧瑀、独孤峰、宇文仕及等均有出席，一时不胜枚举，其况之盛，可以想见。

甲冑鲜明，持戈鞠朝的御林军在四方列队。从承天门直抵赛场，铺上长达数百步的红地毯，禁卫沿地毯两旁站岗，以人筑成李渊出宫的御道，尽显大唐的威势，李渊的气概。

寇仲和徐子陵缩在安置马群赛场西端一隅，幸好程莫照顾有加，使人搬来两张椅子，让他们不用干站。

此时商秀珣在大管家商震、大执事梁治、他们的好朋友骆方和黎大姐陪同下入场，由韦公公亲自招呼，她一身男装仍不能掩其绝色分毫，登时吸引全场的目光。

寇仲叹道：“美人儿场主来也没用，沈美人根本没有机会出席，张婕妤究竟可用什么借口不让她参与这宫内盛事，照道理以沈美人的才智，该感觉不妥当。”

徐子陵道：“张婕妤尚未见踪影，待见到她再说吧！我现在反不那么担心，至不济我们可死跟李密，阻止独孤家加害美人儿军师。”

寇仲沉吟片刻，有感而发的道：“这就是做奴材的滋味，躲在一角干等，待会还要耍猴戏。不过不幸中之大幸，我们至少可先看一盘从中偷师，若开始即由我们落场，必笑破所有人的肚皮，还以为我们表演滑稽杂耍呢！哈！我的老朋友来哩！”

鼓乐声起，奏起欢迎外宾的胡乐。

鼓掌喝采声同时响起。

一行三十多众的波斯来客，在常何和温彦博陪同下，从皇城方向策马进入横贯广场，波斯中只有六人是一身打马球的轻便马装，其他看来该是外交官员和波斯商人，可见打马球是为两国相交的手段。

韦公公和程莫迎上招呼，把他们领往设于东看合虚位以待的前席处。

寇仲道：“我们另一位老朋友云帅肯定是打马球的高手，说不定打马球还是他发明的，那时他作客吐蕃。”

徐子陵笑道：“又胡言乱语哩！”

寇仲苦笑道：“不胡言乱语怎成？见到这批波斯来的马球高手，人人精神抖擞，挂在马上的球棍等如神兵利器，我真怕出丑。”

徐子陵道：“我们在球技上是雏儿，若你还来个怯场，不如趁早去告诉韦公公我们齐齐拉肚子了事，可免丢人现眼。”

寇仲哈哈一笑道：“我怎会怯场？他娘的！待会我们以长生气遥控马球，管它如何轻巧如何难控制，也要变得随我们心之所愿。我们的长生气也是天下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包保没有人能看破，还以为我们球技了得，了得至可令球儿拐弯，哈！”

徐子陵点头道：“这提议还有些建设性。”

寇仲兴奋起来，道：“我不知在那里听人说过，江湖传言假如寇仲和徐子陵联手，天下无有能匹敌者。两个胜一个虽不光采，但在赛场则叫团体精神，唉！把太行双杰变成天下第一的一对马球手，真不知是吉是凶。”

徐子陵道：“这个烂摊子必须待人收拾，幸好关外是李世民的天下，由他向太行派的头子说话，那到他不乖乖合作。”

寇仲仍想说话，蓦地腰鼓、铜鼓、贝鼓一起震天作响，接着琵琶、横笛、等箫、洞箫、竖琴等齐奏，鼓乐喧天。

东西两席全体人起身肃立，迎接从太极宫正门楼承天门开出的队伍。

在十六名禁卫策骑开路下，李渊一身轻便马装，马侧挂着特别精美的御用鞠杖，乘马入场。

跟在他马后是李元吉、李神通和李南天，都是打马球的劲服长靴，一副落场比赛的款儿。接着是李渊最宠爱的三位爱妃，竟也是一身马装，尹德妃冷艳、张婕妤秀气、董淑妮娇媚，三女争妍斗丽下，为赛场更添春色。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原来是李阀队对波斯队，难怪没我们的份儿。”

徐子陵沉声道：“沈美人军师来哩！”

寇仲目光往三妃身后投去，果然见到沈落雁杂在宇文伤、独孤凤、尤楚红和一众地位较次的妃嫔中，在她稍前的赫然是李秀宁。

徐子陵道：“这一招更绝，商场主根本没机会和她私下说话。”

欢呼喝采声中，李渊昂然入场。

第十三章 马球比赛

“玉勒千金马，珮文七宝球；
鞞飞惊电掣，伏奋觉星流；
飏过成三捷，欢传第一筹；
庆云随逸足，缭绕殿东头。”

李渊交待过几句场面话，什么大唐国与波斯国永远和平共处、彼此扶持等诸如此类后，立即下场比赛。

唐室方面四人下场，李渊外是李元吉、李南天和李神通，全是李阀重要人物，可见对此赛极为重视。

波斯王朝下场的四人中领队是哈没美王子，其他是克萨、隆盛和支理，自有人逐一唱名介绍，均是波斯王族的成员，双方身份对等。

双方人马来到赛场正中，由唱筹官把球放在正中处，当唱筹官退出场外，一通鼓声震天响起，比赛在唱筹官高喝声中于千百对目光聚精会神下开始。

哈没美和李渊同时策马冲前，俯身挥棍身争夺马球，其他队友驰马走位，准备接应，激烈紧张，包括徐子陵和寇仲在内，生出看得透不过气来的感觉。

两马擦身而过，鞠杖闪电挥击，快得没有人能看清楚之际，马球斜飞而起，往唐室那方球门飞去。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以对，他们本以为球儿只会贴地滚动，再以鞠杖操控，岂知竟可打上半空，不但大幅增加不同的可能性，控制的难度更是倍增。

波斯方面的支理从赛场侧沿南界驰马疾冲，刚好赶上马球，在球儿出界前运杖击球，球儿应杖堕地，却神乎其技的没有弹跳，反贴地疾滚，横过

赛场往北界而去，登时惹得全场叫好，采声雷动。

此着显是大出李阔诸人料外，李元吉拚命策骑拦截，却以毫厘之差，鞠杖碰不上马球，反冲过中场，与勒马回头的李渊策骑而过。

另一波斯马球高手从大外档沿北界冲前，一声叱喝，鞠杖猛扫马球，他运劲巧妙，球儿应棍弹往半空，往李阔东门的方向弯落。

此时波斯四名球手展开全面攻势，都在东半场驰马穿插，乍看似是横冲直撞，事实上却是扰敌乱敌的高明阵势，最厉害是把扼守在后方的李神通和李南天不断拦阻，方便队友争夺正从空中落下的马球，情况之激烈，比之战场上决战生死，有过之无不及。

李元吉仍在勒马调头，李渊则在敌人马尾吃尘，哈没美王子驰马疾冲，抢在李神通之前接着落下来的马球。

观者无不看得如痴如醉，众鼓手不自觉地加剧和加速擂鼓。

鞠杖端接球后竟回旋一匝，马球就那么给黏在杖端的等待调较角度，再弹往前方，用劲之巧，教人叹为观止。

直到此刻，李渊方面仍没有碰球的机会，看得寇仲和徐子陵直摇头。若动真刀真枪较量，波斯一方肯定败得一塌糊涂，但马球比较的不但是球技和马术，更重要是团队的配合和策略，在这任何一方面李阔都是技逊一筹，甚或两筹三筹。

李南天赶上截击，发觉球儿再从哈没美王子杖上弹往前方，心知不妙时，哈没美早奔往东门，在离东门三十步许的距离追上球儿，运杖挥击。

李神通想拦截时，退却一步，眼睁睁瞧着对方击球入洞网。

三通鼓响，表示入球。

唱筹官唱筹声中，李阔方面被拔去一旗，波斯方面则多插一旗。

今次轮到唐室方开球。

寇仲向徐子陵道：“我的娘！原来这么易入球的，快轮到我们哩！怎么办才好！”

球赛重开，李渊御驾亲征，带球挺进，连过两人，到被哈没美持杖争夺在地上滚动的球儿，龙杖一挥打得斜飞南界，交给奔至该处的李元吉。

观赛者当然想自己的皇帝胜出，挽回颜面，叫得声嘶力竭，女的可比男的更要疯狂，张婕妤等诸妃全站起来，挥手娇呼，比场内作赛的人更要着紧。

鼓声骤急。

球儿落回李渊杖上，往波斯方的西门推进。

“欸”！

球儿入网。

三通鼓响！人人高呼万岁。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暗叹，他们眼力高明，瞧出今次是对方故意相让，否则此球不会入得那么容易。

徐子陵苦笑道：“若我们待会不须献丑，我愿意以全副身家奉赠。”

寇仲头皮发麻，深有同感。

第一盘李阔两胜一负，多得一筹，摆明是波斯人作客的礼貌，让主家先拔头筹。

小休过后，第二盘在哈没美领导下，以全攻姿态进迫，连入两球，到第三球才被李元吉靠点幸运成份和巧妙手法，从对方较弱的隆盛手中把球夺

走，在对方意料不到下击球入网。

第二盘后的小休间，寇仲和徐子陵坐对愁城，为未来的命运悲叹。

寇仲颓然道：“若给我回家练个许月，我说不定可打败这个什么娘的波斯王子，现在却连球儿都未碰过，待会出去作表演赛，给人任意入球，我们以后还有面子做人吗？”

徐子陵凝望正与李元吉说话的李渊，见他脸色凝重，似在责怪李南天和李神通的表现，叹道：“下一场李渊会输得更惨，当哈没美胜券在握，筹数足够，或会让他赢回一两球。比赛以六盘两局分胜负，没有我们的示范表演将很快完结，那有多好。”

寇仲道：“李密会否在我们表演时找李渊说话呢？那可非最好的时机，因为李渊肯定心情大坏。”

徐子陵目光投往张婕妤旁的沈落雁，她到此刻仍未发觉两人的存在，若他们下场当然是另一回事，她应可看破他们的伪装。

鼓声再起，首局最后一盘宣告开始，接着是两局间的示范表演，也是寇仲和徐子陵下场献丑的一刻，他们拿什么去示范给波斯的马球超级高手看呢？

第三盘李渊方改变战略，以攻对攻。在四人中，以球技论，实以李元吉居首，李渊在马术上逊他一筹，故在灵活度上有所不如。

打马球有打马球的规矩，首先是只准以鞠杖接触球儿，人则不可离开马背，单此两项，已使懂武功的内家高手纵有浑身解数苦无用武之地，只好凭球技马术在赛场上争锋。

“笃”的一声，李元吉把支理击往东门网的球儿险险截着，带球闪过克萨，在隆盛拦截前把球短传横交李神通，李神通大喝一声，控马带球冲前闯关，支理追来挡截之际，竟把球儿回送后方三丈外的李南天，后者叱喝一声“上”，毫不迟疑的一杖扫下，正中球儿，球儿疾弹半空，越过中场，往西门方向投去。

李渊大喜，只要能摆脱最接近他的哈没美，肯定可胜此一筹。

哈没美见状勒马调头一阵风般追来，给李渊硬以马儿迫往北边外档，两人快马加鞭，争先恐后，蹄声急起急落，争持之烈，是开场以来首见，可知双方求胜之心，在赛场上绝不容让。此正为球赛令李渊沉迷的精采处，在平常的日子那有如此乐趣，谁敢和他争雄斗胜？

过千观者和把守四方的禁卫见李渊方有如此出色表现，登时打气声震天价响，鼓乐齐鸣，人人看得如痴如醉。张婕妤、尹德妃等诸妃嫔都不顾仪态，状似疯狂，赛场内外气氛激烈至极点。

球儿着地滚动，离西门洞网只三十多步的距离，只要李渊能先一步赶上，肯定可击球入网，让众人有机会高呼万岁。

变化横生，哈没美一声暴喝，提缰跃马，马儿升离地面，跨过近两丈的空间，竟先一步落在球儿右前方，然后大半边身子往左探出，鞠杖伸展，堪堪勾着滚来的球儿，李渊赶至时刚迟却半步，成功本在望，最后却是功亏一篑。

李渊直冲至西门才能勒马调头，哈没美早控球驰奔东门方向。

欢呼变成叹息。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糟糕，李渊重整阵脚后的如虹气势，受此重挫肯定溃不成军，四对三下肯定李渊方守不住此筹。

寇仲差点想闭目不看，叹道：“不是有人说过我们曾大败吐蕃的马球高手吗？若我们待会表现得像不懂打马球的初哥，李渊会怎样看我们？”

徐子陵听他不住重复这忧虑，知他担心得要命，就算没有这被揭破身份的可怕的后果，以寇仲的好胜，仍难忍当众出丑受辱的待遇。

苦笑道：“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信心，必须以井中水月的心法去演好来临的球赛。”

寇仲惋惜道：“真后悔没带千里梦和万里斑两匹宝贝来。”

三通鼓响，波斯方果如所料再入一球。

此时有禁卫来到，着两人准备下场，两人均生出被催往刑场行刑的感觉，万般不情愿下前往挑鞠杖和拣马。

负责的禁卫和马夫无暇理会他们，全神观战。

李渊方又输一球。

两人手提鞠杖，另一手牵马，呆头鸟般在赛场东北角观赛。

若李渊方此盘连输三球，此仗必败无疑，除非接下来的三盘有一盘能全胜，另两盘多取一筹，但照眼前双方实力比较，这是没有可能的事。

哈没美再次表演马上控球的功架，先后盘过李渊和李元吉，将球儿交给前线的支理，支理挥杖一扫，球儿从李渊方球技最弱的李南天马脚间穿过，流星般命中球洞。

鼓乐鸣奏，上半场终告完结。双方下马施礼，各自离场。

寇仲苦笑道：“丑妇终须见家翁，更不幸是我们的家翁有上千之众。他娘的！都是雷九指那家伙，硬要我们扮他奶奶的什么太行双杰。看吧！现在如何收科。”

哈没美等回到己方族人处，接受祝贺。

李渊出奇地没有返回妃嫔堆内接受安慰，立在场边，还召来韦公公、程莫两人说话。

徐子陵失笑道：“你这小子只懂怨人，关雷大哥什么事？记着人马如一和长生气两大打马球绝技便成，其他千万不要去想。”

寇仲道：“惨哩！要下场哩！你看李渊不住拿眼来看我们。”

徐子陵正留心李密，看他是否会趁此机会去和李渊说话，可是李密仍坐在西看台，频频与身旁的晁公错密语。闻言往李渊方瞧去，只见他一边听韦公公说话，一边往他两人审视。讶道：“看来似乎不只要我们下场那么简单？”

寇仲大吃一惊道：“难道发现我们有问题？”

此时李元吉手下的两名马球高手牵马持杖移往赛场的西南角，作好入场表演的准备，看得两人更是心中发毛。

两个看台的嘉宾回复先前热闹的情况，谈笑议论，闹哄哄一片。

围着李渊的李元吉、李南天和李神通均往徐子陵和寇仲瞧来，显然这代表李渊大唐的领袖人物，谈的正是两人。

寇仲道：“算啦！若有半点不妥当，我们立即杀出重围。”

程莫直朝两人走来，到他们身前道：“随我来！皇上要和你们说话。”

看他神情肃穆，两人心叫不好，但就这么放脚开溜，杀出重围，于此吉凶未卜之际又毫无道理，只好牵马举步。

程莫阻止道：“留下马儿和鞠杖。”

自有人过来牵马拿杖。

两人一头雾水的随他直趋李渊立处，正要跪下敬礼，李渊喝道：“赛场上不拘俗礼，你们看过刚才一局，有什么话说。”

李元吉、李南天、李神通和韦公公四人目光灼灼打量着他们，看得他们心中只能祈神求福，不断唤娘。

寇仲勉强收摄心神，垂首恭敬地扮作专家道：“皇上明察，波斯人打马球的方式别树一格，以哈没美王子表现最佳，全队整体配合得天衣无缝，唯一的弱点是隆盛，控马的灵活及不上队友，但击球的手法毫不逊色。”

韦公公提点道：“皇上是指有什么方法可破他们的马阵？”

两人晓得李阔方没有看破他们，只是虚心求教，心中大定。

但又另生焦虑，假设他们现在说得天花乱坠，待会则表现不济，岂非更惹人起疑？

徐子陵答道：“只要在马术上能克制哈没美王子。可牵一发动全身的破去他们的配合，此是唯一制胜之法。”

李渊看看李元吉，又看看李南天和李神通，然后石破天惊的沉声道：“若改由你两人下场，有多大胜算？”

这两句话就像晴天霹雳，震得两人失魂落魄，他们毕生未碰个马球，对方还是超级的马球高手，他们怎样答李渊呢？

（大唐双龙传）卷四十九终

第一章 换边换人

寇仲不用征求徐子陵同意，也知道答案只有一个，不敢犹豫的答道：“皇上有命，小人等必尽力而为。”

李南天不悦冷哼道：“皇上是问你有多少成胜算？不是担心你尽力与否的问题。”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恍然，知李渊正考虑以他们入替较次的李南天和李神通，令两李大失面子，故李南天向他们发难，发泄心中愤怨，更是间接向李渊表示不满。

自家知自家书，不论他们的“人马如一”如何高明，长生气如何出神入化，怎都须一段时间熟习打马球的技巧，但到他们能掌握取胜窍要时，早输掉这场球赛。所以现在他们真的是骑虎难下，心惊胆战，却苦无应付之策。

徐子陵硬着头皮答道：“小人两个每趟下场打马球，都有十足取胜的信心，请皇上明鉴。”

李渊闻言目光投往李元吉，李元吉却望往韦公公，韦公公干咳一声道：“御骑长应比较清楚点。”

李元吉和韦公公可避而不答，免开罪李神通和李南天，程莫这御骑长却没推搪的资格，无奈地垂首如实的道：“臣下尚未有机会亲睹两位仁兄打马球，不过他们的骑功肯定不在对方之下。”

此时两边看台的人大多发觉场边李渊等人的异样处，纷纷往这边瞧来，且议论纷纷。

徐子陵和寇仲很想知道沈落雁瞧见他们的反应，却不敢朝她望去。

李渊终下决定，道：“就由你们两人下场出替神通和南天，赛场如战场，调兵换将乃平常事，我现在是以奇兵克敌，好教对方一个引和摸不透我们的部署。”

李元吉道：“可是他们上场的共并非惯用的鞠技和赛马，很可能会予波斯人可乘之机。我们已失三筹，不容再失。”

李南天和李神通绷紧的脸孔露出嘲弄和得意的表情，正晓得李元吉站在他们一方说话。

寇仲心中不知多么感激李元吉，趁势恭敬的道：“齐王可说出小人们的心意，不是用惯的鞠杖和马匹，我们争胜的能力会打个折扣，请皇上明鉴。”

这不是故意谦虚的话，听进李神通和李南天耳内，才使他们对两人恶感稍减。

李渊略作沉吟，点头道：“有道理！朕就招呼波斯人到殿内喝酒聊天，公公会领两位入宫从朕的鞠杖和赛马中挑选最合用的，练习半个时辰后下场作赛，可千万不要令朕失望。”

众人皆无话再说，寇件和徐子陵更是难作异议，只好谢十降恩，跟韦公公入太极宫待老天爷安排。

徐子陵和寇仲随韦公公在十多名御卫前呼后拥下，绕过太极宫，朝御洲方向走去。

他们不敢和韦公公并肩而行，堕后两步。

韦公公阴阳怪气的声音响起道：“两个后生小子走前些，方便老人家说话。”

两人赶前到他身侧，韦公公道：“为省时间，我只带你们到较近的贡品堂挑选皇上珍藏的鞠杖，赛马则从玄武门那边的御马房由御马长拣七、八匹来让你们从中选择，否则哪来充裕时间练习，你们这身服装也要换掉才像样子。”

两人唯唯喏喏的听着，以“太极宫原来是这么宏伟壮观”的目光好奇地左顾右盼，扮足初入城市的大老乡。

韦公公压低声音道：“你们能有这机会与皇上并肩作赛，肯定是你们祖宗积下的大福荫，只要能有好表演，皇卜除赏赐金帛外，说不定另有奖赏。”

寇仲闻弦歌知雅意，忙谦卑的道：“全赖韦公公提携拂照。”

韦公公欣然道：“凡人总有怜材之念，若你们待会有出色表现，我会为你们求皇上讨个一官半职，以后不用过刀头放血的帮会生涯。”

寇仲和徐子陵暗吃一惊，心忖这岂非弄巧反拙。韦公公可能是宫内最懂揣摩李渊心意的人，知道假如两人助李渊胜得此赛，龙心大快的李渊将会给个什么“马球长”的官儿两人当，所以韦公公顺水推舟，预早收两人作心腹。若输掉球赛，当然一切休提。

徐子陵补救道：“可是我们……”

韦公公笑道：“你们正为司徒福荣那暴发户办事嘛！我知得一清二楚。放心吧！只要是我的人，我会处处为你们着想。我欢喜你们这对主尽忠的态度。”

寇仲正思忖应否为不用当官输掉此赛，旋又暗笑自己是白担心，因此赛要输还不容易，想赢则难比登天。

韦公公又道：“输赢本是等闲事，不过波斯人一向视打马球如打仗，更

认为我们汉人的马球技术远逊他们。皇上今趟特别邀他们千山万水的远道前来作赛，事前准备经年，非常重视。故今仗是不容有失，务要波斯人输得口服心服。你们现在该明白为何皇上不理睬淮南王两人的感受，硬要换你们入场。”

此时他们从御园转右进入李渊的后宫，朝位于西南角的一组建筑物走去，北邻就是两人差点饮恨收场的御书房。

内宫的守卫明显增强，出入门道团是守卫森严，还添加不少明岗暗哨，气氛紧张。

进入由十多名御卫把守的大门，在两人眼前矗立着四座宏伟的建筑物，环绕建筑物的回廊更是五步一卫，十步一哨，恐怕苍蝇亦难在这种形势下自由飞翔。

韦公公领他们朝位于西南那座殿堂走去，道：“四方献给皇上的礼物贡品，都置于此四座贡品堂内，单是鞠杖足有过千之数，包你们看了爱不释手。不过时间无多，勿要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接着对随行御卫道：“你们留在这里。”

众御卫轰然应诺立定，韦公公领着两人步上石阶，由把门的禁卫大开中门，让三人进入上挂横匾写上“朝凤堂”三字的殿堂。

朝凤堂共分八个贡品室，紧闭的铁门分列左右，此时负责贡品堂的太监官儿闻风带着四名小太监匆匆赶至，为大太监韦公公启锁开门。

两人心忖韦公公确是大架子，竟不先去知会看管贡品堂的太监官员，若对方来迟，肯定受责。

两人随在韦公公身后深进堂道，忽地心神同震，忙功聚双鼻，果然一股本是似有若无从门隙透来的淡淡香气变得浓郁起来，正是雷九指今早曾给他们嗅过的气味。

徐子陵和寇仲，心想又会怎么鬼助神推的李渊竟把《寒林清远图》收到入门左方第一间贡品堂内。

韦公道：“到哩。”

室门敞开，来自中外各地不同款式、纹样、颜色、质料的鞠杖排得成行成列，密密麻麻，如入鞠杖的森林，只能侧身而行。

徐子陵和寇仲记起即将来临的命运，心中苦笑，跨步入室。

两人牵着披挂得七彩缤纷的赛马，马腹挂着精选鞠杖，从太极宫回到横贯广场，依韦公公指示在赛场西北角恭候李渊圣驾。

东西两看台都哄哄一片，回复开赛前宾客间互相寒暄笑语的情景，与肃立四方的禁卫形成鲜明对比。

太极宫共有三门，正门为承天，另两门是广运和长乐。他们从承天西的广运门入场，故没惹起太大的注意。

刚才在御园内他们尽量利用时间练习和掌握打马球的技巧，两人乃武道的天才，触类旁通，于目睹李阔和波斯人二盘高手争锋的赛事后，对打马球的手法技巧早看个通透，经过练习后更信心大增，再不像先前般战战兢兢，诚惶诚恐。

徐子陵往另一边远处的东看台张望，见沈落雁正定神朝他们打量，却苦无把心声传递之法。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李密肯定尚未有机会接近李渊，看他心神不属的样儿便晓得。”

忽然鼓乐齐鸣，宾官全体起立。

李渊和哈没美王子等波斯来客，在高呼万岁声中从承天门进入广场，接着乐声敛去只余击鼓声。

李渊以手势示意，众人纷纷坐下。

两股人马分开，李渊和李元吉边在马背上交谈，边策骑朝寇仲和徐子陵缓驰而来。

寇仲在徐子陵耳旁道：“不知陵少是否发觉这两座看台分列东西实在没道理，该设于赛场南北才对，那会让人看得清楚点。”

徐了陵点头道：“我有想过，照我看是李渊防范刺客的布置，东西两台位置较远，行刺比较不方便。”

寇仲同意道：“有道理！”

此时李渊圣驾临近，两人不敢交谈，肃容垂首恭迎。

李渊甩蹬下马，笑道：“在赛场上朕与你们是伙伴战友，不拘常礼，你们的练习结果如何？”

寇仲答道：“托皇上鸿福，小人两个已熟习鞠杖和马儿，定能不辜负皇上的期望。”

李渊欣然道：“那就最好。我们上局已失三筹，下局换场后必须领先四筹始有胜望。”

在他旁的李元吉道：“我们尚是首次合作，你们是这方面的高手，在战术上有什么意见可放胆提出，不要理什么上下尊卑之分，若不同意父皇或我的打法，可以提出反对。”

李渊举手作意，鼓声立止，全场鸦雀无声，赛事下局何时开始，全看李渊的圣意。

两人感受到赛事即临之前的沉重压力，反希望继续打锣打鼓下去，不用像现在般人人都没话说没事做，把注意力全集中到他们身上来，加上作贼心虚，心情绝不好受。

寇仲早考虑过战术上的问题，侃侃而言道：“小人两个想出针对他们弱点的战术……”

李元吉忽截断他道：“他们会换走隆盛和支理，以泽喜拿大公和梅内依侯爵出替。”

两人愕然以对。

李渊冷哼道：“波斯人今赛是志在必得，见我们阵前易将，故变阵应付。不要小看这区区一场马球赛，说不定会影响波斯王朝未来国策的去向。我们大唐既不能在战场上镇慑波斯人，只好在赛场上尽力办到。”

寇仲为之哑口无言，只能肯定这两个什么泽喜拿和梅内依，当比替出的隆盛和支理高明，就像李渊认为他两人在马球技上胜过李神通和李南天，顿使他两人想好的策略变得用武无地。

徐子陵道：“皇上明鉴，既然对方变阵换将，那只好下场后随机应变。小人们因见过皇上和齐王作赛，所以暂由小人俩配合皇上和齐王，小人俩负责守卫后方，拦截对方攻势并送球供皇上和齐王破敌取胜。”

李渊点头道：“只好如此，你们尽力而为，若此赛胜出，你们等若立下军功，朕必有奖励。”

两人同声谢恩，但刚建立的些许自信，早随波斯方面换人之举云散烟消。

李渊发出指示，赛事重开的鼓声震彻横贯广场。

此局双方交换场地，李阔守的是西门，波斯人守东门。

马球放在赛场正中位置的小圈内，双方在东西场上布阵。

泽喜拿大公年纪最大，约在五十许间，不过老而弥壮，身子像铁塔般挺直，浓密的胡须一把刷子般垂在颌下，双目闪闪有神，神态沉凝，不须挥动球杖亦无人不晓得他属此中高手。梅内依是个彪形壮汉，年不过三十，肌肉结实，充盈着爆炸性的劲力，更是不可小觑。

鼓声倏止。

唱筹官报上双方新入场者的名字，泽喜拿和梅内依固是有本身在波斯王朝的官衔，寇仲和徐子陵竟硬被冠以御卫小官儿的衔头，令两人哭笑不得，还要对向他们喝彩打气的观众还礼致敬。

三通鼓响，马球从唱筹官手上抛往天空，蓄势以待的李元吉和哈没美分从两边策马抢前争夺，两方队友纵骑奔跑，准备接应或拦截，蹄声轰天而起，人人屏息静气，聚精会神观看赛事的发展。

李元吉和哈没美同时探前，马杖往球儿挑去，两骑擦身而过，李元吉不负众望，夺球在手，就在马背上控球直闯。

欢呼声爆响，鼓声震耳。

寇仲和徐子陵终是新手，一时颇有点不知该进还是该退，只好策骑驰往东场。

克萨和梅内依分由左右斜斜驰至，拦截李元吉，李渊冲往南线，从外档接应李元吉，波斯老将泽喜拿在东门前来回奔驰，神态冷静从容。

李元吉去路被阻，将球儿送往李渊，克萨和梅内依两骑像表演马术花式般在李元吉马前交叉而过，骇得李元吉的马仰嘶人立而起，梅内依早顺势往李渊驰去，快逾电闪，观者无不晓得他能及时拦截李渊的进击。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不妙，波斯方无论合作和战术都比他们高明不上一筹，不但破去李元吉和李渊的配合，更令李渊变成深入的孤军，只能靠自己独力闯关入球。

寇仲和徐子陵终是身经百战的人，前者吹响尖哨，示意徐子陵看紧冲往西场的哈没美，他自己则明是轻夹马腹，暗里是施展“人马如一”之术，策骑闪电般沿北线电驰疾奔以接应远在另一方的李渊。

李渊一挥龙杖，球儿横冲天上，往寇仲一方落去。

寇仲竟能忽然把马儿的速度提升至极限，甚至超越极限，惹得全场采声如雷，波斯方面的人无不露出骇异神色。

正往北线方向驰去的克萨急催坐骑，赶往争夺尚未知花落谁家的球儿。

李元吉已知机地从中线直趋东门。

寇仲此时抛开一切疑惧，豪情奋发，心忖若我寇仲争不赢你这波斯小儿，名字以后倒转来写。猛一抽络，赛马腾空，先一步接着仍未着地的球儿，就那么挥棒一击，球儿流星般在克萨上方掠过，精准至难以置信的落往李元吉马头左前方十步许处，刚好是最方便李元吉把球儿打进对方球洞的精采位置。

东西看台人人齐声呐喊赞叹。

李元吉大喜，挥棒疾打，球儿化成彩芒，往球洞投去。

泽喜拿斜冲而前，球杖疾伸，就在球儿入洞前把球截个正着，他用劲巧妙，球儿不但没有被反震离棒，还似被球棒动着似的盘过冲来的李元吉，

在大部分观者失望的叹息声中，挥杖击球，往身在西场的哈没美投去。

梅内依立即策骑驰往西场接应。

徐子陵心中叫苦，刚才是李渊孤军深入，现在变成自己孤军独守，若不能夺得马球，此筹必输无疑。

别无选择了，施出“人马如一”之术，往球儿落点冲去。

泽喜拿此棒落点巧妙，刚落往哈没美有方二十步许处，而徐子陵正位于哈没美左方，若依常理发展，哈没美只须占稳位置，可借马儿把徐子陵拒于能触球的范围之外。

连在场的李渊和李元吉也打定输数，只有寇仲晓得徐子陵有力挽狂澜的本领。

第二章 赛场争雄

哈没美和徐子陵在同一时间催动座骑，往球儿落点驰去。

马有马性，要待放开四蹄，始能逐渐发力，攀上速度的顶峰。哈没美是马球场上的高手，一直把马儿保持在活跃状态中，故能在几下呼吸间把马儿催控至全速状态，只要夺得马球，顺势带球沿北线疾走数步，在底线前把球打往沿南线赶来接应的梅内依，此筹必胜无疑。

徐子陵催马时哈没美在他右方二十多步外，球儿则往哈没美右上方三十步外落去，双方同时发动，但在“人马如一”的催发下，徐子陵座下赛马眨眼间臻达全速，劲箭般往球儿落点冲去，若可抢在哈没美马前，当能先一步把球儿截走。

两骑一先一后，蹄起蹄落，全力朝球儿狂奔，右手马杖探出，左手马鞭抽击马股，情况激烈。

场上目光全集中到两人身上，徐子陵座骑不断加速，似有可能创造奇迹，无不看得如痴如狂，呐喊打气。

鼓手更是着力击鼓。

人喊鼓响，震动广场，场内场外的气氛炽热至极点。

哈没美一声呼啸，改变方向，竟抽组从斜冲改为直奔，若依徐子陵现在的冲势，必被他的马儿迫在左方，只能陪着哈没美一起冲出底线，又或两马撞作一团，这是赛规不容许的。

后方的克萨此时越过中线，赶在寇仲之前快马加鞭沿北线朝球儿追来，只要哈没美能挡着徐子陵，他可在球儿逸出北线前先一步夺得球儿。

寇仲心叫不妙，拚命策骑狂追，但因落后近三十步，纵有“人马如一”之术，亦追之不及。

李渊等其他入距离大远，只能望洋兴叹，眼睁睁的泄气干着急。

徐子陵体内真气运转，尽输入马体，眼看要与哈没美撞个正着时倏地一抽缰绳，健马人立而起，仰天长嘶，未待前蹄落下。后蹄仍止不住冲力再向前连奔数步，堪堪避过哈没美。

哈没美怎想到他有此一着，留不住势子，在徐子陵人立的马儿前几许处驰过，直往底线驰去，险至毫发之差。

喝彩声雷动，乃自上局开赛以来最激烈的。

前蹄落地，徐子陵再策马推前，在没有人争夺下挥杖击球，球儿弹空而上，在赶来的克萨头上越过，投往寇仲。

寇仲不待球儿落地，立即凌空挥棒，球儿横过十丈的空间，落地后贴地疾滚，来到李元吉马前十步处。

李元吉大喜，见前方泽喜拿拦路，一棒打出，交往南线的李渊。

此时敌方的哈没美、克萨和梅内依仍在西场未能及时赶回来，变成只泽喜拿孤军迎敌，李渊接球后哪敢迟疑，带球往东门挺进。

泽喜拿策骑迎向李渊，身体忽左忽右，又探前俯后，予人的感觉是无论李渊将球儿朝东门以任何角度击出，他均可截个正着。

李渊挥杖横扫，将球儿交往左方的李元吉，球儿在地上疾窜而过。

泽喜拿立时表现出他的功架，猛抽马脊，马儿似要往左倾跌，倏又弹起，但已成功改变冲刺的方向，在众人难以相信的情况下，斜冲往李渊和李元吉的两骑之间，眼看仍不及拦截，他却身躯前探至差点贴地，马杖闪电挥出，险险击中球儿。

球儿应杖改变方向，送往西场北线的克萨，克萨迅速将球送往南线赶来的梅内依，后者在徐子陵赶到前，挥棒击球，将球儿送入球洞。

三通鼓响，波斯方又得一筹，领先之数增至四筹，只余八筹可供争夺。

自有人将球儿送往场心。

李渊打出暂停的手势，把三人召至西场门前说话，先对寇仲和徐子陵道：“打得好！”

此筹之失，非你们之过。”

李元吉点头道：“泽喜拿这一关守得很稳，以我看他比哈没美更高明。”

李渊道：“我们改变阵势，由元勇和文通抢攻，朕和齐王守后，只要你们有刚才的水准，我们未必会输。”

只听他亲切的叫唤两人的名字，可知他对寇仲和徐子陵已生出钟爱之心。

寇仲和徐子陵轰然应晤，他们被竞赛的气氛感染，又觉刚才一球输得冤枉，激起斗志，誓要在下筹争回一城。

寇仲于场心开出球儿，交往徐子陵，后者半边身弯下马背，以曲杖控球贴地滚动挺进。

前方严阵以待的哈没美正面来截，梅内依和克萨左右杀至，泽喜拿仍紧守大后方。

徐子陵在哈没美的鞠杖碰上马球前，出乎场内场外所有人料外，没有把球儿交给寇仲，反将球儿击得从座骑的四蹄间穿往马儿另一边，自己则像被大风狂吹的长草由这一边弯侧往另一边，在球儿逸出控制范围前再勾球前进，以此巧着累得哈没美扑个空。

喊声四起，鼓声加剧，谁都晓得徐子陵争取到攻门的良机。

果然徐子陵带球前进，直趋泽喜拿。

寇仲与他心意相通，切中而去，好今泽喜拿孤掌难鸣，不知应拦截那一个才好。

别人以为他们“太行双杰”精擅打马球的阵法，只他们两个心知肚明是把过往大小战的联手经验搬到球场上应用发挥。

泽喜拿倏地策马窜前，鞠马杖幻出多重杖影，虚虚实实，颇有出神入

化的精妙。

徐子陵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坦白说，泽喜拿的棍法确是高明，不过比之石之轩的不死幻仍有一段遥不可及的距离，故那能把他难倒，再施一记虚招，骗得泽喜拿的球杖稍往左偏，他立刻球棍轻移，就那么轻易地穿过对方似把地面封得密不溅水的仗影，把球儿送到寇仲前方。

寇仲不敢卖弄，因克萨此时离他左侧不到两个马位，老老实实的一杖推去，马球“噗”的一声乖乖钻入东门洞网。

鼓声通天，万岁之声不绝，再没有人介意入球的是蔡元勇而非大唐皇帝李渊。

李渊更不介意，在马上顾盼自豪，就像自己人球般兴高采烈。他换人入场原是兵行险着，就像战场上临时换将，现在事实证明他圣算无误，既可向被换的李神通和李南天交待，更可在众人前大有光采。

李元吉策马过来迎接两人凯旋而归。

战况至此更趋紧凑，唐室再非陷于被动捱打之局。

三通鼓响，下局第一盘结束。

波斯方决心取得此盘最后一筹，胜此一盘，仍保持领先四筹的压倒性优势。

开球后，波斯方改采全攻型的战术，泽喜靠接球后推过半场，在寇仲和徐子陵拦截前支球哈没美，这主攻将和梅内依、克萨三人大演马球戏法，纵骑穿插驰骋，马球变得神出鬼没似的左传右送，忽前忽后，在寇仲和徐子陵未及回救，李渊和李元吉更未有触球机会时，送球入网，胜得游刃有余，不费吹灰之力。

寇仲和徐子陵输得心中不服，却又不能不服，无奈之极。

下局首盘结束，有一刻钟的休息。

两人随李渊和李元吉来到场边，李渊脸色凝重，挥开要递茶送巾伺候他的太监，皱眉道：“现在只余六筹，我们能全取六筹，始可得胜，失一筹则是和局，你们有什么好提议。”

李元吉显然失去信心，但因寇徐表现出色，故态度友善的道：“元勇、文通可放胆说出心中想法。”

寇仲坦然道：“皇上的变阵刚才显出奇效，故可不用再变，但为应付对方攻势，在敌人得球时，小人两个必须回守应付，采取一个钉一个的策略，文通负责泽喜拿，小人负责哈没美。”

李渊道：“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简单易行，元吉你看着梅内依，由朕看克萨，就这么决定。”

此时韦公公来到李渊旁，似要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知机的离开，把马儿交给程莫的手下，到一边喝太监送来的茶水。

寇仲肩头碰上徐子陵肩头，低声道：“点子来哩！”

李密离开座位，朝李渊走去。

徐子陵心中一震，朝沈落雁所在瞧去，果然她露出注意神色，目光落在李密身上，不由心叫不好。她肯定猜到李密落入奸人的算计，私下向李渊提出请求，在这情况下，她会设法离宫去找李密，那就正中敌人的圈套。

他同时功聚双耳，李密就在场边向李渊请安问好，然后道：“臣自归顺大唐以来，不断接受皇上的赏赐，深受皇上的宠爱，可是臣下坐享荣宠，没

有半点回报，实心里不安。现在秦王用兵洛阳，而臣下旧部大多在山东一带割据自立，只要皇上恩准，臣下可出关招降他们，否则若让寇仲透过翟娇把他们招揽过去，会对我大唐统一之业非常不利。”

李渊沉声道：“卿家所言不无道理，不知卿家有多大把握，可招降多少人？”

徐子陵现在更肯定李渊有杀李密之意，因李密既有杀翟让的前科，可知他是惯好谋反叛主的人，根本不能信赖，在一般情况下李渊怎肯放虎归山，他肯这么附和密，必有后着。

李密恭敬的进言道：“臣下旧部中以占据罗井的张善相势力最大，手下兵员有过万之众，臣下有八成把握可说服他，只要他肯归降，其他人必望风景从。”

李渊道：“卿家准备何时动身？”

李密大喜道：“若得皇上赐准，臣下想立即动程。”

李渊沉吟半晌，道：“就依你所言，朕立即派人通知关防。”

徐子陵心神俱震，现在球赛尚未结束，他们更不知何时方能离宫，若沈落雁此时开溜，他们该怎办才好？而直至今刻，他仍摸不清楚敌人对付沈落雁的手段和圈套。

寇仲接到徐子陵送来恰到好处的球儿，控球滚地前进，以毫厘之差盘过哈没美，徐子陵则以向对方偷师学来的战术，纵骑左冲右突，扰敌惑敌诈敌，牵制着其他三人，更不住和寇仲穿插分合，如蝴蝶戏舞花间，每趟均令人以为寇仲会把球转交给他，最后马球仍在寇仲杖下迅速迫近敌门。瞧得看台的人和守在四方的禁卫采声轰天，如潮水般起落。

寇仲和徐子陵都是天材横溢之辈，赛前的热身加上一再的上场交锋，至此对打马球已是得心应手，信心十足，把“人马如一”和联手战术通过打马球发挥至巅峰境界。

寇仲一个假身，似要把球儿送往靠南线冲门的徐子陵，骗得泽喜拿捉错球路，杖端轻转，勾球闪过泽喜拿，在狂喊尖叫的打气声和紧密似爆竹的轰鸣鼓声中，进球入洞。

两人凯旋而回，接受李渊和李元吉的赞赏祝贺时，李密和王伯当离席而去，沈落雁则依然坐在看台内，令两人心下稍安。

球儿开出。

梅内依把球儿送近后方的泽喜拿，与哈没美和克萨三人又再表演马术花式般放开马蹄深入西场，看似随意的上下纵横，事实上进退左右均有分寸，隐含阵法变化的味道。

李渊和李元吉看不破对方变化，被迫得只能退守大后方。

寇仲和徐子陵则以动制动，学对方般左穿右插，驰一骋于敌阵之间，所到位置均有拦敌阻敌的作用。

只见双方策马满场飞驰，蹄声起落，争持激烈，观赛者看得比场内比赛的健儿更紧张，喊叫不绝，赛况攀上炽热的高潮。

泽喜拿终能推球过中线，进入西场。

寇仲抢在哈没美马前，往泽喜拿冲击，迫他送球给队友。

关键时刻终于来临，泽喜拿显然没信心避过寇仲的魔杖，挥杖打球，球儿斜滚往南界空档，落在梅内依棍下。

寇仲一抽缰索，赛马人立转身，分中切去，冲入哈没美和克萨间，只

要梅内依把球横送出来，他定会和他两人争个胜负分明。

李渊从后方策骑往梅内依迎去，李元吉远吊在李渊马后左侧，照应李渊。

徐子陵诈作往最接近梅内依只在后者右方二百步许处的哈没美驰去，实则蓄势以待，意在正缓骑推进的泽喜拿。

果然梅内依控球斜斜切入场中，似要把球送往移近北界的克萨，鞠杖一挥，球儿近送后面的泽喜拿，令李渊和李元吉全扑个空。

李渊在梅内依马后留不住势子朝东直冲，李元吉因留有余力，抽馈回守，寇仲则全速往逐渐远离的克萨追去，生怕泽喜拿成功交球给克萨的可怕后果。

这些连串的动作反应发生在电光石火的高速下，一动无有不动，球儿在空中划出一道动人的弧线，升起弯下，往泽喜拿投去。

徐子陵心神晋入井中月的至境，似是忽然从赛场里抽离而去，本是震撼广场的呐喊声潮水般退至一滴不剩，周遭像在上演着一场充满激烈动作的无声哑子戏，此时徐子陵已气贯马蹄，马儿在操控下朝前飞跃，凌空横渡近六、七丈的空间，鞠杖探出堪堪截着离泽喜拿只二十步许的球儿，把球儿摘下，送往沿南界奔东的李渊马前二十步处。

全场欢声雷动。

李渊大喜，冲前控球急进，泽喜拿勒僵回马，已追上不及。

徐子陵马蹄踏地，喝采声如裂岸惊涛般钻贯双耳，因李渊御驾亲征，击球入洞。

“万岁”之声叫得比轰雷更要激烈。

李渊一面欢容返回西场，边说“打得好”，也不知是赞自己还是徐子陵，不过无人不晓得他对能在场上一显威风，龙心大悦。

波斯方开球后谨慎多了，长传短交，逐渐迫近。

寇仲和徐子陵却晓得对方信心受挫，再无复先前如虹气势，反之他两人却信心倍增，驰骑纵横，迫得对方不敢冒险进攻。李渊和李元吉则因对两人生出信心，不像先前般战战兢兢，而是放手配合，发挥出团队精神。

克萨接到泽喜拿传给他的球儿后，被迎过来的李元吉迫得把球横送哈没美，寇仲和徐子陵苦待已久，觑准机会，同时策骑冲刺，人马未至，其威胁的范围已封死哈没美前方和两侧的进路。

哈没美不敢把球送往另一边正被李渊缠迫的梅内依，无奈下一勾球儿，令球儿贴地滚往位于后方中线的泽喜拿。

寇仲大喝一声“齐王上”，与徐子陵施展“人马如一”之术，蓦地把马儿增速至极限，追着球儿旋风般从哈没美两侧劲箭般闪电刺出。

李元吉给激起斗性，兼之亦想立威，闻声越过克萨，沿南界快马加鞭狂驰。

泽喜拿知此筹成败全看花落谁家，岂敢怠慢，策马前冲，迎往朝自己方向滚动的球儿。

马上的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因为无论他们跑得多快，亦不能在泽喜拿触球之前赶上球儿，他们的目的是在迫泽喜拿第一时间挥棒击球，予他们可乘之机。

泽喜拿探身挥杖，击向滚来的球儿，两人仍在二十步外。

眼看功亏一篑，异变起生。

第三章 分身乏术

就在泽喜拿击中球儿前的刹那，寇仲和徐子陵由分变合，往对方撞去。

泽喜拿如其他人般看不破两人的意图，这么两马相碰，马儿必伤无疑，但又隐隐感到依两人先前表现的超凡马术，该不至如此不济，在无暇多想兼没有选择下，趁寇仲拍马移中所露出的空档，把球儿扫往没有人缠身位处北界的克萨。

“蓬”的一声，两骑擦撞。

徐子陵稳如泰山的继续冲前，方向稍改，取的是泽喜拿右侧方位。寇仲则在场外人惊叫声中，众女仕失色之际，被徐子陵坐骑撞得斜飞而起，有若天神的凌空越过八丈空间，马蹄尚未触地，他从马背弯下，手探杖伸，毫厘不差的挑中滚往克萨的马球。

球儿改变方向，转往驰进东场的李元吉送去。

惊呼变成漫空采声，鼓手们拚命击鼓，“呜呜呜！”

李元吉从最恶劣的心情提升至强烈的喜悦，接着球，二话不说的攻门而去。

泽喜拿欲还马拦截，却给先他一步的徐子陵硬挡在外，眼睁睁瞧着李元吉送球入洞。

叫好声轰起，李元吉春风满脸的得胜而归，却令徐子陵和寇仲开始明白到为何汉室历代皇朝均是内侍近臣得志的道理。

无论你是封疆大臣又或远征域外的猛将，长驻深宫的皇帝却看不到更感受不着他们的劳绩，什么丰功伟业亦及不上助他在球戏中获胜的亲切感受。所以尹祖文让李渊得过平民的瘾，比李世民在关外出生入死更能赢得李渊信任宠爱。

下局第二盘三筹全得，令波斯队只能领先一筹，若最后一盘李阔再度来个全胜，便可摘下胜利的桂冠。

张捷好、尹德妃、董淑妮等一众妃嫔浩浩荡荡十多人从看台拥出，往李渊迎去，情况热闹混乱。

寇仲和徐子陵用神搜索，沈落雁竟芳杳然，尤楚红和独孤凤亦失去踪影，心知不妙，却苦无法脱身。幸好李靖夫妇不见在场，只好希望他们成功截着沈落雁。

李渊和李元吉此时无暇理会他们，徐、寇两人将马儿鞠杖交给程莫的人，往一边走去。

寇仲低声道：“他娘的！对方究竟能玩什么手段，即使沈美人去劝李密不要出关，李密听也好不听也好，整件事对沈美人该到此而止，难道独孤家可借此开罪沈美人，来个先斩后奏吗？那等若迫李世绩造反，更难向李世民交待。”

徐子陵立在场边，思索道：“事情当然不会如此简单，例如李密强迫沈落雁与他一起出关又如何？”

寇仲皱眉道：“李密出关一事得李渊亲自首肯，李渊暂不会出尔反尔，

假如出关一事是合法的，李密下手制住沈美人押她往关外，不是自暴居心不良吗？李密不会这么愚蠢吧？”

徐子陵叹道：“不要忘记杨文干曾保证离开长安后会有妥善安排，所以李密只要过得长安城防一关，将再无顾虑。而有沈落雁这筹码在手，可胁迫李世绩相从，作用极大，这个险李密是不能不冒，不怕去冒。”

顿了顿续道：“至于李渊让李密离城，是谋定后动，固必有后着，只是我们想不到他的手段而已！”

寇仲露出凝重神色，点头道：“你的分析很有道理，假如李密真的挟沈落雁同行，李渊可指沈落雁与李密有共同作反之心，那就非常糟糕，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徐子陵道：“李密怎都要个把时辰始能动身，我们打完赛事后立即与李大哥联络，只要能掌握李密去向，我们可把沈落雁救回来，李密则任他自生自灭，与我们无干。”

寇仲精神一振道：“就这么决定！”

最后一盘开始，波斯队信心受挫，被大唐队压住来打。寇仲和徐子陵对打马球的玩意智珠在握，不但掌握到诸般技巧，更看破和摸透波斯人的战术，此消彼长下，把早前在赛场上纵横不可一世的波斯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尽量为李渊制造埋门入球的机会，在鼓声与喝采下，李渊大显神威，再下一城，双方变成平手，波斯人失去领先的优势。

兵败如山倒，包括波斯队的成员在内，谁都晓得波斯方败势而成，想迫和亦有心无力，哈没美等人神色变得颓丧无奈。

李渊忽然叫停，在鸦雀无声中，驰骑至中场勒马喝道：“这场马球赛到此为至，双方作赛和论，愿我大唐国和波斯国世代代和平共处，情谊永固。”

他的话出乎所有人料外，显示出李渊泱泱大度，登时“万岁”之声叫得震天价响，波斯方则人人露出感动感激的神色。

寇仲和徐子陵则庆幸赛事至此结束，可及早离开，哈没美等趋前向李渊道谢，李元吉却向寇徐两人道：“你们立下大功，父皇非常高兴，可到一边休息，等候父皇的旨意。”说罢逞自往正与波斯方队员亲切交谈的李渊驰去。

此时整个横贯广场充盈节日的气氛，妃嫔高官纷纷到场中恭贺李渊，形势有点混乱，两人甩蹬下马，把马儿鞠杖交给伺候他们的禁卫，程莫则兴高采烈的接两人到场边，不住赞赏他们表现出色。

两人却是听不进半句到耳内去，只想着如何脱身去营救沈落雁。

苦待个多时辰，终得李渊召见。

李渊在后宫贡品堂东的亲政殿接见他们，在场的尚有韦公公，宇文伤、李元吉、李南天、李神通、萧璃和刘文静。

李渊神情欣悦，先赞赏他们在赛场上的表现，然后道：“你们打马球固是出众，骑术更是高明，只有在突厥人之上而不在其下，如此人材，埋没江湖实在可惜，有否想过效忠朝廷，建立功业？”

寇仲心叫不妙，道：“皇上恩宠，小人两个感激涕零，不过……唉！不过……”

此时韦公公移到李渊龙椅旁，附在他耳边低声说了一番话，又退开去。

李渊毫无不悦之色的瞧着肃立石阶下的寇仲和徐子陵，微笑点头道：“朕明白两位的处境，朕就予你们一年时间办好江湖的事，然后脱离帮会，

来为朕效力。”

两人连忙谢恩。

李元吉笑道：“父皇和我等着你们回来打球赛哩！”

其他人笑起来，气氛愉快轻松。两人乘机禀上要离开的事，终成功脱身离宫。

程莫亲自率御卫送他们返司徒府，对两人着意巴结，令两人感到虽未真的当上唐室的小官员，已变成被看好的红人。不论将来官位的高低，他们至少是可陪李渊打马球的近臣，只此足令他们一登龙门，声价百倍。

李靖和侯希白均在内堂守候多时，雷九指领他们进去，道：“我们作好准备，随时可以离开。陈甫得李靖保证，故安心留在长安。唉！反是我和宋二爷为他担心。”

两人心悬沈落雁的事，加速步伐，入厅后劈头向李靖道：“截着沈落雁吗？”

李靖着他们先围桌坐下，道：“没有机会，不过不用担心，李密曾知会城守所，会在黄昏时分离城，乘船出关，我们仍有近两个时辰办事。”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松了一口气。

徐子陵道：“李大哥不是派人监视李密吗？”

李靖摇头道：“我们发现李密府外有禁卫所的人，所以被迫撤退。”

定仲一呆道：“那你岂非不晓得沈落雁有否去见李密？”

李靖道：“我也是迫不得已，现在皇上摆明要亲手对付李密，我们若给发觉牵涉其中，就算跳进黄河亦洗不清嫌疑，我不得不为大局着想。”

侯希白自告奋勇道：“不若由我这毫不相干的外人出马，说不定可截着沈美人。”

徐子陵摇头道：“恐怕迟了一步。李密选在黄昏时分离开，是要借夜色掩护好出城后能立即放脚开溜，教李渊追无可追。”

寇仲问道：“李密同行者有多少人？”

李靖道：“李密和王伯当加上部下有上千之众，载货的马车约三十多辆，除非另有安排，若从水路出关，皇上仍可在出关前任何一刻截住他们。”

宋师道不解道：“沈落雁顶多劝李密放弃出关不果，大家不欢而散，有什么问题呢？”

寇仲苦笑道：“问题是李密乃为求成功不择手段的人，加上杨文干的怂恿陷害，或会铤而走险把她制服掳走，用以威胁徐世绩。要知李渊一直不太信任手掌重兵的徐世绩，故令沈落雁留在京城，现在沈美人儿竟随李密离城，只此一宗可治沈落雁叛国大罪，李世民将难以维护。”

李靖一震道：“我们倒没想过李密有此一着，如今怎办好呢？”

徐子陵道：“现在去闯李密府只会坏事，所以任何行动须在城外进行。李大哥一方不宜沾手此事，希白亦要置身事外，最好继续往上林苑风花雪月。而我们则早一步出城等待李密的船队，好见机行事。”

李靖在寇仲等力劝下，终无奈放弃参与。因天策府实不宜牵涉此事内，正面对抗李渊。

李靖离去后，众人改而商量如何对付石之轩这另一令人头痛的问题。

寇仲沉吟道：“画当然要交给石之轩，否则他如何下台？”

雷九指皱眉道：“横竖我们两卷假货，送他一卷是举手之劳，问题是若给他晓得真画仍在李渊手上，他一怒之下后果难测。”

宋师道道：“这个反不用担心，除非李渊身边的人像韦公公、宇文伤等其中有人是石之轩布在宫中的内应，否则绝不会泄出任何消息，石之轩更是无从打听连尹祖文亦给瞒着的秘密。我担心的是石之轩取得假画后，使手段把画辗转送入池生春手上，池生春又把画作聘礼献与胡佛，被胡佛瞧破是假货，那就真的后果难测。”

寇仲拍台嚷道：“有哩。”

众人愕然。

寇仲取来两轴摹本，全塞到侯希白手上，笑道：“一卷送给石之轩，另一卷或可用来换真本，哈哈！”

寇仲的蔡元勇拜门求见池生春，把门者通报后，池生春亲自出迎，讲道：“什么风把蔡兄吹到寒舍来，生春正犹豫该否送行，却怕蔡兄的老板不好此调。”

寇仲松一口气道：“见着池爷就好哩！我还怕池爷到了赌馆扑个空。”

池生春挽着他的手朝大堂走去，笑道：“有什么事尽管说出来，大家是自己人，有什么事生春定设法为蔡兄办妥。哈！听说蔡兄和匡兄今天在宫内马球场上大显神威，令皇上龙心大悦，两位前途无可估量。”

寇仲装出欲言又止的样儿，压低声音道：“今趟我来不是有什么事求池爷，而是有要事相告。唉，我和文通考虑了整天，最后想到池爷对我们这样有情有义，我们明知此事而瞒着池爷，良心怎过得去。”

两人此时进入大堂，池生春一呆停步，不解道：“究竟是什么事？元勇为何似有难言之隐。”

寇仲凑到他耳旁低声道：“此事池爷听后千万不可告诉任何人，否则大老板和我们全要被杀头。”

他生春露出疑惑神色，向大厅内准备伺候的两个美婢喝道：“你们退下吧。”

两婢离厅后，池生春请寇仲往一角坐下，沉声问道：“究竟是什么事？”

寇仲道：“今早萧璃来请我们申爷入宫，为皇上鉴证一幅画。”

池生春色变道：“什么画？”

寇仲压低声音道：“池爷不是给曹三盗去展子虔的《寒林清远图》吗？原来那幅只是假货，真本是在皇上手中，皇上正因弄不清楚池爷那张是真的？还是自己手上那张是真的？所以请申爷过目。据申爷说，皇上手上的《寒林清远留》确是正本。”

池生春脸色数变，显示心中止翻起滔天巨浪，惊疑不定，默然无语。

寇仲道：“皇上千叮万嘱申爷不可把此事泄漏出去，甚至不可告诉大老板，不过申爷怎会瞒着大老板呢？我是偷听到他们说话故晓得此事。池爷快撤回万两黄金的悬赏，一幅假画怎值这个价钱？”

池生春终回过神来，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道：“幸好得元勇告知此事，我池生春必有回报，元勇在这里坐一会，我转头便回。”

寇仲陪他立起，道：“池爷千万再不要给我们金子，我今趟来是为报池爷恩德。只要池爷保守秘密……”

池生春那会信他，硬把他接回位子内，入内堂去也。

寇仲心中暗笑，他有十足把握池生春会上当。皆因有李渊派刘文静向他索画的前科，加上当晚确是李渊出手抢画，池生春非是蠢人，当猜到真相。

池生春既晓得画在李渊手上，石之轩尽管把画送到他手上，给个天作

胆他池生春也不敢拿来作聘礼，因若非是摹本，就是从宫内偷出来的真本。

想着想着，整刻钟仍未见池生春拿银两回来。

寇仲又想到对付石之轩的事，暗忖救沈落雁要紧，只好留待明晚才收拾石之轩，回去后要 and 馆馆仔细商量。

等得不耐烦时，池生春终提着一袋沉甸甸的金子回来，看份量该过百两之数。

寇仲慌忙起立，道：“池爷不用客气，我真不是为讨银子而来的。”

池生春把袋子硬塞进他手里，笑道：“朋友有通财之义，何况元勇这么为我池生春设想，再推辞就是不当我是自家兄弟。”

又压低声音道：“还清赌债后，余下的当是赌本，哈！”

寇仲看到他说最后两句话时，眼内闪过嘲弄的神色，心中大讶，当然不会说破，欲拒还迎的收下金子。

池生春揽着他肩头送他出门，道：“元勇和文通什么时候回长安，就什么时候来找我池生春，以后大家是自己人，有福同享，祸则不关我们兄弟的事，哈！”

接着低声道：“元勇最好不要拣大街大巷走，被人发觉你来找过我，就不是那么好。”

寇仲心中一震，终明白过来。

池生春刚才嘲弄的眼神，是笑他有命拿钱，却没命去享受这笔财富。池生春到内堂这么久，不是因要筹取金子，而是通知人在他归途上伏杀他。杀他的原因非是池生春舍不得这许多黄金，而是要嫁祸关中剑派。

试想他横死街头，李渊必大发雷霆，加上尔文焕、乔公山伪造的人证物证，城守所的姚洛又可证明关中剑派早有杀太行双杰的行动，关中剑派岂能免祸。

这肯定不是池生春临时决定的事，而是早有周详计划。现在太行双杰变成唐室的红人，对池生春的计划更是有利。

寇仲当然不会揭破池生春卑鄙的阴谋，嘻嘻哈哈的离开池府。

第四章 泥足深陷

寇仲将钱袋搁往桌上，发出“砰”的一声，坐下笑道：“这袋金子可是用小命博回来的，池生春找人在路上杀我，以嫁祸关东剑派，给我来个装作走错路，他便无所施其技。他娘的，池生春这人真要不得，笑里藏刀。”

又道：“福荣爷在外面见谁？”

徐子陵目光落在钱袋上，答道：“是胡佛偕女儿来向福荣爷话别，为的当然是能在飞钱生意分一杯羹。我打过招呼后推累进来休息，唉！胡小仙的媚眼儿抛得小俊晕头转向，令人担心。”

寇仲沉吟片晌，道：“见过馆馆吗？”

徐子陵摇头道：“你去和她说吧！”

寇仲沉声道：“明晚如何？”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就这样决定。”

馆馆秀眸紧闭盘膝坐在寇仲榻上，到寇仲在床沿坐下，始张开美目，道：“你们何时回来？”

寇仲道：“明天！馆大姐可否先答我一个问题，香家和魔门究竟是什么关系？”

馆馆玉容平静，淡然道：“这和杀石之轩有什么关系？”

寇仲道：“因为石之轩想对付池生春。”

馆馆默然片晌，叹道：“石之轩要对付的并非池生春，而是赵德言。现在魔门中最有实力与石之轩争至尊宝座的是赵德言。你可知颉利曾派人到长安来与李渊说话，保证不会插手李世民政打洛阳一事，如非有赵德言在背后怂恿，颉利怎会这般好相与。”

寇仲道：“竟有此事！那你何苦仍要为香家隐瞒，即使将来统一圣门的是馆大姐，香家亦不会向你效忠。”

馆馆微笑道：“少帅可知香贵本是我阴癸派的人？”

接着淡淡道：“严格点说香贵是我们赚钱的工具，巴陵帮只是他掩饰其真正身份的幌子。哼！香贵此人最爱趋炎附势，见赵德言背后有突厥人撑腰，竟敢对我们阳奉阴违，暗中为赵德言办事，终有一天我会教他后悔他的所作所为。我可以说的就是这么多。是否明晚动手？”

在黄昏淡茫的光线中，穿上水靠的徐子陵和寇仲潜进流经长安城西北的渭水，目送载着宋师道等人的风帆顺流东进黄河。出关时会有人扮作太行双杰，不会露出破绽。

两人上岸时，黑夜来临大地，长安城亮起的灯火，益显这天下三大名都之一的城市的宏伟壮观。

两人伏在岸旁一处浅滩的乱石后，耐心等待李密的船队。到关外有水陆两路，当然以水路方便快捷，从城西北永安渠的码头，经渭水入大河，两天后可过关离境。

寇仲叹道：“李密和他的人分坐三条船，若李密不是把沈美人藏在他那条船上，会令我们很头痛。另一个问题是我们根本不晓得她被安放在那一艘船上。”

徐子陵道：“这个我反不担心，李密心中有鬼，肯定会把沈落雁带在身边，以防不测。若你是李密，会怎样分配船队的手下？”

寇仲沉吟道：“换作是我，会把能作战者集中在一艘船上，粮食和辎重置于其他船，发生突变，亦有应付之力。”

徐子陵点头道：“李密是能征惯战的统帅，想法该与你大同小异，所以那艘船最轻便灵活，就是我们的目标。”

寇仲叹道：“我真不明白李密，有谓走得和尚走不了庙，即使他能安抵关外，他自己的家人和部下的亲属仍留在长安，如他叛唐自立，岂非祸延亲人？”

徐子陵道：“所以他要倚赖杨文干，照我猜他大部分手下都被蒙在鼓里，不晓得李密此行真正的目的，否则岂肯舍弃妻儿陪他去冒险。”

寇仲点头道：“这正是李密千方百计要得李渊批准的原因，首先是要手下安心随他出关，其次是让家人亦有溜走的机会。否则以李密和王伯当的身手，应可轻易溜掉。”

天色渐暗，夜幕舒展，天空现出月儿和星星。

寇仲皱眉道：“有点不妥当，为何不见李密船队的踪影？”

徐子陵正要说话，急剧的蹄声从岸上传来，两人骇然瞧去，李靖沿崖岸策马奔来，还带着两匹空骑。

两人心知不妙，忙从藏身石滩处跃出，飞身迎上。

李靖见到他们，道：“快上马！随我来！”

两人飞身上马，迫在李靖身后。

李靖策马往东疾驰，嚷道：“李密临时改水路为陆路，于半个时辰前出城，幸好我一直在暗中留意他们。”

两人暗呼惭愧，如非李靖放不下心，他们将失话交臂，沈落雁则要完蛋。

李靖道：“李密猜到皇上要杀他。”

寇仲道：“李密极可能是在沈落雁痛陈利害后醒悟过来，他娘的他明知如此仍要一意孤行，还掳走对自己有情有义的旧部，李密还真是人吗？”

徐子陵放骑追近李靖，问道：“李大哥晓得李密采取的路线吗？”

李靖答道：“若要躲避追兵，李密必须借林木掩护，最理想的当是长安东南三十里外的帽子林，这片树林覆盖着方圆达百余里的山丘平原。以李密的行军经验，有各种方陆摆脱追兵，更可选不同位置出林。”

寇仲听得头皮发麻道：“那怎么办才好？半个时辰可走毕三十里，李密现在该在林内，我们怎样找他？”

李靖领着他们朝山地高处奔去，道：“放心！我和红拂分头行事，她正紧缀在他们队后。”

三人不再说话，全速催骑，不一会奔至山地高处，下方现出一片广润的密林河道，往四面八方延展至地平尽处，长安变成星光似的暗黑一点，位于西北地平远处。

寇仲深吸一口凉气道：“我担心的是李渊会在他入林前截着他。”

李靖道：“我和红拂商量过这问题，假如皇上真的在入林前把李密的车队截着，红拂会现身向李密讨人，揭破他掳走沈落雁的事，那皇上将难以入罪沈落雁。”

徐子陵穷目搜索，看有否宿鸟惊飞的情况，但因林区范围辽阔，夜色下较远的地方难看得真切，苦笑道：“这是没有办法中的办法，大嫂揭破李密阴谋，李密老羞成怒下势将起而反抗，那独孤家的人可趁兵荒马乱之际乘机害死沈落雁。”

寇仲紧张的道：“大嫂会以什么手法通知我们她的位置？”

李靖显是心情沉重，沉声道：“她晓得我们会来到这居高临下的位置，在适当时会以镜子反映月光朝这方反照过来。”

话犹未已，远方二十里许外的林木间现出一点红芒，瞬又滚去，如是者三次。

三人瞧得脸脸相觑。

寇仲皱眉道：“这似乎不是镜子的反照，而是火的光芒。”

徐子陵灵光一闪，喜道：“我明白哩！很可能是李渊在李密的人中布有内鬼，根本不怕李密能飞出指隙外去。”

寇仲大喜道：“有道理！李渊要收买李密的人确是易如反掌。”

说罢跳下马来，道：“伏兵该在林外恭候李密，只要我们在李密出林前赶上他，便有机会把沈美人抢回来。”

此时又见光影，离开适才火光显现处达五里之遥。

李靖仍踞座马上，一呆道：“这该是红拂的镜子。”

徐子陵道：“这代表李密兵分两路，以甩掉追兵。”

寇仲分析道：“有资格让李渊收买的人，肯定是深悉李密计划的心腹，所以李密在林内的位置，该以内鬼的火光为准。李大哥去找嫂子，我和子陵去追李密。”

李靖关心娇妻，没法下只好答应。

两人脱掉水靠，戴上黑头罩，在林木间的漆黑中全速飞掠，把身法提展至极限，终在出林进入关东平原前两里许处，追上李密的马队。

李密队内没有马车，全是轻骑，匆匆而行，近三百人默默赶路，气氛沉重。

两人扑上一株老树之巅，俯瞰队尾的情况，借助暗淡的月色星光，用足眼力仍看不到沈落雁的踪影。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我们从旁追上去，见到沈美人立即不管他娘的下手抢人，来个大功告成。”

徐子陵想不到更佳的办法，点头答应。

两人逢树过树，无声无息的赶上马队，直追至队头，终有发现，立即心中叫苦。

李密和王伯当两骑领路前行，后面一骑马背上坐的不是人，而是一个长方形的木箱，安然缚在装于马身的木架子上，由人牵马随行。

李密和王伯当均不是省油灯，即使寇徐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挑断木箱缚索，无论手法多快，亦将难逃陷入敌人重围的命运，任他们武功通天，怎敌得过以李密和王伯当为首数百身经百战的武士。

犹豫间，李密和王伯当带着沈落雁离开密林，进入广润的关东平原的疏林区。

两人伏在密林边缘的一株树上，苦无良策。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边道：“怎办才好？我们顾得抬箱子就难以从容逃走。”

徐子陵瞧着敌人匆速出林，当机立断道：“我们先设法混入敌队中，伺机抢马，只要能逃返密林就成功哩！”

寇仲同意道：“就这么决定！”

两人立即行动，横跃过去，觑准敌队最后两骑，从上扑下去，人未至发出指风，点中目标的穴道。两人无声无息的落在马背上，把那两个要倒跌下马的身体揪着，轻轻放到密林边缘一旁草叶密茂处，顺手取去他们的头盔。

前方数骑心神全集中于赶往林外，兼之夜色深沉，悄然不知身后两队友换了人。

暮然后方蹄声响起，登时惹得队尾的人纷纷回头张望，两人心叫糟糕，想不到队尾后尚有队尾，听蹄音来者有十余骑之众，忙勒马不动，留在密林边缘处，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应变，唯一的方法是把头盔拉下，压至眼沿，希望黑暗中敌人看不真切。

十多骑循李密队伍经行的路线冲至，出奇地看也不看避往一旁的徐子陵和寇仲，还自催骑出林，领头的人高喝道：“光禄卿留步，皇上圣旨到！”

两人瞧清楚领头者竟是韦公公，醒悟过来，晓得李渊终告出招。

李密方怎想得到李渊的人会在此时刻出现，一阵慌乱，队形涣散，李密的手下把驮着箱子的马儿团团围住，不让来骑看见。李密和王伯当则脸色

凝重的策骑回头，迎接圣旨。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侥幸，李密方注意力全集中传旨的韦公公身上，无暇留意他们。

李密的人纷纷散往一旁，让来骑通行，到双方临近，勒马停定，韦公公以他阴阳怪气的声音道：“光禄卿李密接旨！”

李密和王伯当交换个眼色，李密竟不下马跪地接旨，仍高踞马上不耐烦的道：“我今趟出关是由皇上亲自赐准，为何忽然又来圣旨？”

韦公公道：“皇上有命，光禄卿李密须立即返长安见驾。”

李密方人人听得脸脸相觑，鸦雀无声，气氛沉重至极点。

寇仲和徐子陵至此方知李渊的手段，此时的李密如出笼之鸟，怎肯舍弃手下孤身一人回长安接受不测的命运。更大的问题是强掳沈落雁随行，若此事给揭破，任李密舌粲莲花，亦百词莫辩。整个对付李密的阴谋一个环节扣着一个环节，李密此时是泥足深陷，再无选择。

李密仰望星空，在所有人目光注视下徐徐呼出一口气，道：“我不相信这会是皇上发出的旨意，韦公公请回吧！”

韦公公哈哈一笑道：“密公好胆，竟敢违背皇上旨意。唉！那群人鬼鬼祟祟的，是否有什么不能见光的事物？”

李密脸容一沉，道：“念在一场相识，韦公公最好立即掉头离开，否则莫怪李密不念旧情。”

韦公公竟不动气，哑然失笑道：“我韦公公自十八岁开始伺候杨坚，从没有人敢对我说这种话，佩服佩服！”

忽然从马背跃起，发出尖啸，往李密扑去，李密和王伯当立即衣衫拂扬，马匹跳步，只看其声势，已知这唐宫的太监头儿，气功已臻登峰造极的境界。

各人纷纷掣出兵器。蓦地前方火光火大盛，看也看不出有多少人马，从前方疏林埋伏处策骑冲出。同一时间密林内蹄声四起，李密一方顿变陷身前狼后虎的中伏劣境。

“砰砰”之声不绝于耳，韦公公两袖飞舞，凌空下击，以李密和王伯当之能，此刻亦只有拚命苦抗，无法脱身。

寇仲和徐子陵见机不可失，策马疾奔，往沈落雁所在冲去。

形势混乱至极点，以千计的唐兵漫野遍林的从两方杀来，李密方领袖被缠，加上无心恋战，纷纷四散奔逃，不战而溃。

寇仲和徐子陵目标清晰，见那群带着驮箱马儿的李密手下望北逃去，忙策骑急追。

此时唐兵像潮水般把李密的人淹没，带驮箱马儿的十多骑给唐兵截着，战作一团。

另一队十多人的唐兵往寇仲和徐子陵杀来，寇仲心情大佳，哈哈一笑，拔出背上井中月，一刀挥去，最接近的唐兵挥刀格挡，“当”的一声，硬给寇仲此重手法震堕下马。

投身战场，寇仲就像龙回大海，浑身狠劲大发，不过因是局外人的身份，唐兵又非冲着他而来，加上他非是好杀的人，故刀下留情，只把敌人击下马背了事。

徐子陵抽出挂在马背的马刀，反手一招，以刀面把拦在前方两人拍离马背，跟在寇仲背后，趁敌人尚未完成合围之势，挡者披靡的朝正惊惶跳蹄

的驮箱马儿赶去。

徐子陵连续击垮数敌，一把揪着驮箱马儿缰绳，寇仲冲往他旁，叫道：“点子来哩！”

徐子陵百忙中回头一瞥，大吃一惊，竟是尤楚红和独孤凤策骑奔至，离他们只十多丈的距离。

徐子陵忙拉着驮箱马儿朝反方向落荒逃走，寇仲押后。

独孤凤显然认不出更想不到带走驮箱马儿的会是他们两人，娇叱道：“那里走！”

若没有驮箱马儿，凭他们“人马如一”之术，就算对方骑的是高昌的汗血宝马，休想能追上两人。

现在却是愈追愈近，双方间距离不住缩短。五骑逐渐远离喊杀震天的战场，在草原上展开追逐。

尤楚红厉叱一声，跃离马背，凌空扑至。

第五章 偷龙转凤

寇仲和徐子陵最大的顾虑是不能显露真正的身份，否则尤楚红和独孤凤禀上李渊，说沈落雁与他们两人是一党，那就和叛国通敌没有分别。

寇仲心知肚明凭尤楚红的功力和身手，在短程内没有可能把她甩掉，忙从挂在马腹的箭囊抓起三支箭，凭听风辨声反手往尤楚红掷去。他不敢全力施展，更不敢用上螺旋真劲，当然威力大减，只望能阻止她的凌空扑击。

尤楚红暴喝道：“好胆！”

一袖挥扬，三支箭像给狂风扫落叶的卷跌下堕，她的碧玉杖仍然向策马狂奔的徐子陵背心点去。

寇仲待要离开马背往援，蓦地心现警兆，忙滑下马背，靠贴马腹，纯凭身法避过独孤凤偷袭射来的一把飞刀，她放暗器的手法非常巧妙，不带半点风声。

徐子陵自问没有本领一边牵马疾驰，一边应付高明如尤楚红者的全力攻击，心生一计，放开缰绳，飞出一脚，踢中驮箱马儿，长生气狂输马体，以“人马如一”的引导术，驮箱马儿果应脚一声长嘶，四蹄同时发力，超前而奔，越过左右两旁的寇仲和徐子陵，朝暗黑的草原无限深处狂驰而去。

徐子陵一个侧翻，躲在马腹下，堪堪躲过尤楚红的碧玉杖，就在马腹下催马，硬把与尤楚红的距离拉远。

尤楚红一口真气已尽，足尖点地，又再赶上来。

寇仲和徐子陵凭骑术全力驱策，往超前近二十丈的驮箱马儿追去。

尤楚红和独孤凤则在后穷追不舍，前者显现出她的绝世身法，竟愈追愈近，反是策骑的独孤凤给抛在后方。

蓦地前方远处两骑奔来，其中一人大喝：“贼子那里走！”

寇仲和徐子陵认得是李靖的声音，看去果然来的是李靖和红拂女，心中大喜，装作大吃一惊，舍下沈落雁，改向落荒逃走。

得李靖和红拂女截着驮箱马儿，给个天尤楚红和独孤凤作胆，也不敢

公然加害沈落雁，更难人罪沈落雁。

两人通过杨公宝库的地道，重返长安，回到多情寓，离天明尚有两个时辰。

等得心焦的侯希白大喜道：“一切妥当？”

寇仲欣然坐下，舒展筋骨，笑答道：“一切妥当，却是险至极点，全赖老天爷的帮忙，沈美人命不该绝。”

两人曾躲在暗处，瞧清楚尤楚红和独孤凤没有恶向胆边生，冒犯李靖和红拂女，看着李靖夫妇开箱救出沈落雁，这才离去，可放心说出这番话。

徐子陵在侯希白另一边坐下，道：“没有到上林苑去吗？”

侯希白叹道：“你们去出生入死，我那还有玩乐的兴儿。唉！每天都山珍海味，间中亦该来个清茶淡饭。”

寇仲道：“你的石师来了吗？”

侯希白颀然点头，道：“我把摹画放在桌上，然后恭候他老人家法驾，石师果然准时来到，还很亲切问我的近况，练功的情景。说出来你们不会相信，他竟指点我武功方面的事，分析我为何在秘道里几个照面就给他擒着的原因，弄得我糊涂起来。”

徐子陵和寇仲听得脸脸相觑，石之轩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侯希白露出回忆的神色，望着小厅堂的横梁，缓缓道：“我是否很傻呢？竟忍不住问他是否要杀我？你道他怎样答我？他竟摇头哑然笑道：‘你不但不是我石之轩的好徒儿，更是发扬花间派的希望，你又不会妨碍我统一天下的大业，师傅为何要置你于死。没有人比师傅更明白你。’说毕这番话后，他的眼睛现出很奇怪的神色，像很疲倦，又像心中充满悲伤。”

徐子陵和寇仲愕然以对。

侯希白续道：“他接着又说：花间派的心法正是率性而行，他当年不顾圣门所有人反对，恋上碧秀心，便是受花间派心法的影响，而到今天他仍没后悔当时的决定；唯一后悔的事是害死至爱的人，所以不想我步他后尘，令我重蹈他当年的覆辙。唉！他还问我有没有意中人？”

徐子陵露出思索神色，寇仲却兴致盎然的问道：“你怎答他？”

侯希白耸肩道：“我答他天下的好女子无不是我的意中人，而我只会通过为她们作像表达我对她们的爱慕，透过画笔把她们最美好的一面活现画中。石师听后不但满意，还赞我在花间派的心法上青出于蓝。我乘机问他，唉！我本不该过问他这方面的事。”

徐子陵沉声道：“问他那方面的事呢？”

侯希白道：“我问他为何不超脱于人世间的斗争仇杀，啸傲山林，落得清静自在。”

寇仲精神一振道：“他怎样答你。”

侯希白苦笑道：“所以我说不该问，石师冷哼一声，随手拿起那轴假画，双目射出冰冷无情的可怕神光，就那么走啦！”

寇仲和徐子陵听得哑口无言。

好一会寇仲才道：“你石师的行事任我们想破脑袋亦想不出头绪来。正事要紧，快把假画拿来。”

侯希白又惊又喜道：“离天亮只有个许时辰，够时间吗？”

寇仲笑道：“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李渊抽调大内禁卫去对付李密，韦公公、尤楚红和独孤凤均不在皇定内，所以李渊必把留下的人手集中保护自

己的寝宫和嫔妃的宫苑，贡品堂肯定守卫松弛，我们选在李渊最意想不到的时刻入宫来个偷龙转凤，保证会成功。

还不快拿假货，我们有很多时间吗？”

徐子陵独自潜回司徒府，借大的房舍冷清清的，在微茫的晨光下，有种说不出人去楼空的荒寒冷落。

想起刚才偷进唐宫的情境，禁不住为侯希白得到真本如痴如醉的狂喜欣悦。李渊手上的画是偷回来的，失去是活该，何况他可能永不晓得手上拥有的会是摹本，徐子陵绝不会因他是大唐的皇帝而认为他有特别的拥有权。

今趟三人是驾轻就熟，兼且正如寇仲所料，禁卫集中到皇帝妃嫔居住的寝宫，他们从秘道来，从秘道离开，利用贡品堂的天窗潜进去偷宝，神不知鬼不觉的完成任务。

绾绾的声音传入耳内，道：“人家在你的房间哩！”

徐子陵放下推寇仲房门的手，心中泛起奇怪的滋味，移往邻房，推门入内。

绾绾静静坐在一角，美目深注的瞧着他。

徐子陵到她旁坐下，道：“我们决定今晚动手。”

绾绾露出“早知道哩”的神情，淡然道：“寇仲为何不和你在一起？”

徐子陵道：“他在为今晚的行动奔走安排。”

绾绾讶道：“有什么要安排的，是否直到此刻仍要瞒我？我会怀疑你们合作的诚意。”

徐子陵洒然耸肩道：“我并没有蓄意隐瞒，只因时机未至，告诉你没有意思。”

绾绾轻轻声道：“我晓得寇仲不信任我，徐子陵又如何呢？我想听你心内的想法。”

徐子陵迎上她的目光，微笑道：“我认为你不会在这情况下出卖我们。不过当有一天你成为阴癸派新一代的主事者，情况将截然不同。因为你不得不为本派的利益着想。”

绾绾缓缓摇头，满怀感触的道：“我永不会成为阴癸派之主，我已失去那种兴趣。

圣门两派六道各怀鬼胎，只会坏事而不能成事。我再不想花时间陷往派内无谓由斗争去，不想在这方面浪费时间。”

徐子陵愕然道：“那你为何那么积极对付石之轩，何不找个地方躲起来，过些安乐优悠的日子？”

绾绾平静的道：“师尊的梦想，我会尽心尽力去完成。我的好胜心不会比你的兄弟小，我会证明给所有人看，圣门最出色的人不是石之轩，而是祝玉妍栽培出来的徒儿。”

徐子陵讶道：“我给弄糊涂了。你凭什么认为可凭个人之力，完成统一天下的梦想？”

绾绾微笑道：“或者有一天我会告诉你，却不是现在。闲话休提，寇仲究竟怎样奔走安排？”

徐子陵道：“他去见欧阳希夷。”

绾绾笑道：“你们果然有点门道，见欧阳希夷有什么作用？”

徐子陵道：“只有通过欧阳希夷，我们才可动用李渊的力量，把石之轩迫得不能不赖在老巢，而我们则在石之轩唯一的逃路埋伏。当李渊迫得石之

轩从秘道逃走，我们对她来个迎头痛击，在那特别的环境破他的不死之身。”

绾绾精神大振，笑道：“冤家啊！石之轩究竟躲在那一个狗洞呢？”

寇仲回来时，徐子陵仍坐着发呆，思忖绾绾独立于圣门之外仍能颠覆天下的计策，结果仍是一无所获。

寇仲劈头问道：“绾大美人呢？”

徐子陵道：“她听过今晚的计划后，决定无论成败也须立即离开长安，所以完去办妥某些事，例如把《天魔决》起出来随身携带着，这可是我的猜想。”

寇仲点头道：“虽不中不远矣，她该不会蠢得去寻师妹白清儿的晦气吧？”

徐子陵淡淡道：“她说要放弃阴癸派之主的宝座，你说她对白清儿还有兴趣吗？”

寇仲愕然道：“她在说笑吧？”

徐子陵摇头道：“我感到她说的是肺腑之言。且她新的大计与我们没有冲突，所以她不怕透露有这么一个计划，虽仍不肯道出详情，我却觉得她对我们敌意大减。唉！她脑袋内是否在转着什么可怕的念头？”

寇仲叹道：“多想无益，不如不想。我和欧阳希夷谈足整个时辰，我们的诛石大计应是天衣无缝。夷老会讹称消息来自慈航静斋，会点醒李渊诈作发现曹三在跃马桥一带出现，故把那一区从黄昏开始封锁逐户搜索，迫石之轩回禅室扮大德圣僧，到今晚子时再把无量寺重重围困，破门杀入石之轩的禅室。哼！今趟看石之轩能逃到那里去？”

徐子陵道：“夷老晓得禅室下的秘道吗？”

寇仲道：“当然不会瞒他，却必须瞒李渊。我们的计划该没有漏洞吧？”

徐子陵心中涌起难言的感受，过了今晚，他或会变成杀死石青璇父亲的人。无论她如何痛恨石之轩，他始终是他的爹。这情况会令石青璇更不想见他徐子陵，怕勾起心事。

寇仲舒展手脚，道：“现在我们唯一可做的事就是等绾绾来。唉！我很担心。”

徐子陵讶道：“担心什么？”

寇仲叹道：“担心你哩。一世人两兄弟，想到要把你卷进残酷的战场，担心你受不了那种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生涯。”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我并非第一天上战场，以前又不见你这么说。”

寇仲苦笑道：“你经历过最大的三场战役，就是竞陵之战、赫连堡之役和对抗字文化及的梁都战役。这三仗均是为保命求存，故心雄气壮。可是当你为胜利而战，为争地而战，却完全是另一回事。战争是个看谁伤得重，谁捱不下去的游戏。斗志和士气是头等大事，人命贱如草芥，最终是赢输的问题。我还好点，因为是我的选择，你却是无辜被卷入这漩涡。所以我担心你。”

徐子陵苦笑道：“我是别无选择，到时再说好吗？我现在不想讨论这方面的事，令人心烦的事情太多哩！”

寇仲道：“夷老告诉我他曾以朋友的身份开心见诚的和李渊谈及帝位继承人的问题，据他所言李渊对李世民表现得非常决绝，一口咬定李世民下毒暗害张捷好，并因此从被动改为主动，一方面加强自己实力，一方面把李世民的权力削减，将朝政全揽上身。除非李世民在外自立为帝，否则他回长安后除非甘愿作废人，否则只有被废置或处决的命运。唉！在府兵制度下，李

世民绝无机会。”

徐子陵皱眉道：“夷老还有什么忠告？”

寇仲道：“他像你般在怀疑师妃暄选择李世民是否明智。尚有一事，夷老证实因李建成在中间斡旋，李渊和颀利重修旧好，此事对李世民更为不利。当李世民攻破洛阳之日，就是李渊召他回长安的一刻。李世民在关外的兵权会被肯陪李渊打马球的李元吉接收。这些却不是夷老说的，是小弟的推想。”

徐子陵叹道：“照现在情势的发展，你的推想将变成事实。李渊以李元吉代李世民迎战宋金刚，正是李渊这种心态下形成的。只是李元吉不争气，李世民才能坐稳他的位置。”

寇仲道：“没有突厥迫在眼前的威胁，李渊可放手让李世民攻打洛阳，自己则在关内巩固权力，让建成，元吉清除支持李世民的各势力。当李世民班师回朝时，将发觉除天策府诸将和区区三千玄甲亲兵外，再无可用之人。关中剑派首当其冲，若非蔡元勇不是蔡元勇而是我寇仲，关中剑派的人现在可能全被关进天牢去。他娘的！李渊真狠！”

徐子陵摇头道：“李渊并不是个狠心的人，反而是多情重义。问题是他的情义用在李世民的敌人身上，所以变得对李世民如此无情。”

寇仲道：“夷老说李渊现在最担心的是宋缺他老人家的动向，所以曾千叮万嘱夷老必须说服我的未来岳父，没有宋缺支持我，李渊还未把我放在眼内。他娘的！我会证明给他看，小麒我是一个大错误。”

徐子陵沉默下来。

寇仲瞥他一眼道：“你在想什么？”

徐子陵苦笑道：“我的脑袋忽然变得一片空白，不敢去想将来会发生的事。李渊或者仍未至于狠心下令杀害李世民，可是魔门群凶却不会放过他。妃暄会怎么办？她可坐视不理吗？”

寇仲叹道：“就算李世民长命百岁又如何？一天做皇帝的是李渊，李建成就是合法的继承人，除非李小子起兵作反，不过你也看到现时唐宫的形势，李小子有机会吗？”

徐子陵摇头道：“完全没有机会。”

寇仲道：“与其被魔门的人杀死，又或忍辱偷生，不如让我在战场上给李小子来个马革里尸，还来得轰轰烈烈，对吗？”

徐子陵道：“我想再去见李世民一趟。”

寇仲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重覆一次，沉声道：“今晚事了后，你回彭梁，我去见李世民。”

寇仲皱眉道：“和他还有什么好说的？”

徐子陵道：“我不知道，见到他再说，我想晓得他心中的想法。”

寇仲耸肩道：“你和他的关系比较好点。我现在对他再没有任何友情，他弄得我太惨哩！咦！”

两人心生警兆，感觉有客到访。

第六章 长安宵禁

两人同时想起一个问题，立即大吃一惊，假设来的是石之轩又如何？他们虽装作乘船出关，可石之轩是何等样人，怎会轻易被骗过，若他到司徒府来查探，会有怎样的结果？

暗怪自己疏忽时，侯希白推门而入，见他们惊魂未定，脸色煞白的模样，愕然道：“什么事？”

寇仲长吁出一口气道：“幸好来的是徒弟不是师傅，否则我们有难矣！”

侯希白露出思索的神色，在寇仲另一边坐下，皱眉道：“你们是否今晚动手？”

寇仲向徐子陵打个眼色，示意由他说。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无奈道：“我们是别无选择。”

侯希白乾笑一声，道：“我会否是个不折不扣的蠢蛋，到现在仍认为石师与我有师徒的情义？”

寇仲道：“这个很难怪你，因为一直以来你接触到的是他多情的一面，唉！教我怎说好。”

侯希白向徐子陵问道：“子陵接触石师的机会多一点，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是否仍在骗我？他为何要骗我？”

徐子陵叹道：“坦白说，我真的看不透他。他可能在骗你安你的心，可能是真情流露，且因杨虚彦的背叛，转把希望放在你身上，至于真相如何，恐怕只有他自己晓得。”

侯希白颓然叹一口气，道：“我刚见过沈美人，应该说是她来找我，探听你们的行踪。我依你们的吩咐，告诉她你们已离长安。”

两人放下心来，知道沈落雁避过此劫，李渊没有降罪于她。

侯希白忽又笑起来，道：“你们躲在这里，可能是除笨有精的做法，因为石师既想不到你们如此疏忽大意，另一方面更猜不到你们仍留在长安，所以此处反是最安全的地方。”

又问道：“馆馆呢？”

徐子陵答道：“她有点事办，该快回来哩！”

侯希白道：“馆馆会是石师的首要目标。他会不择手段把她的《天魔诀》夺到手上。

《天魔策》的重归于一，是自圣门分裂后各派各系中有志者的梦想。”

徐子陵道：“希白有什么打算？”

侯希白叹道：“我打算立即离开长安，返回巴蜀过点写意的日子。”

寇仲愕然道：“你不是要为李渊画百美图卷吗？”

侯希白微笑道：“昨晚得到《寒林清远图》后，我忽然灵思如泉，把剩下的十多位美人儿一口气完成。赋上诗文，在来此之前入宫交卷，看得李渊赞叹不绝，赐金千两。

我乘机告诉他要回成都去，此来更是向两位辞行。子陵若到巴蜀，定要来找小弟畅叙喝酒。我侯希白虽相识遍天下，但说得上是知心朋友的只有两位兄台。”

说罢欣然起立，向徐子陵一揖到地，笑道：“多谢子陵以画入武的提点，令我在武学上看到无限风光，今趟回蜀除一意避开石师和你们的争斗，更希望有潜心静修的机会。

此地一别，希望将来与两位仍有聚首的一天。”

接着抓住寇仲肩头，微笑道：“原本我并不喜欢你，因为你的说话有时

令人很难受。

相处下来始发觉少帅不但够朋友，且是非常有趣的人，可在至恶劣的情境保持能感染旁人的乐观和积极，使小弟得益良多呢！”哈笑声中潇潇洒洒的飘然而去。

侯希白突然而来的告别，两人不由有点羡慕的生出感触。而“期待再见”，等若暗祝他们能破石之轩的不死印法。

寇仲收回目送他背影消失在花园林木深处的目光，笑道：“昨晚偷画冒的险是值得的。看他得到老展的画后，整个人像脱胎换骨似的。”

徐子陵道：“他的决定是正确的，此处确不宜他勾留，照我猜他是下了不惜一切保护石青璇的决心，这亦是他报答师恩的唯一方法，就是阻止石之轩做傻事。”

寇仲道：“我尚有一事没有告诉你，见过夷老后，我去向老爹辞行，他今天会离长安回历阳坐镇，假若李渊对付李世民，他会全力助我，否则按兵不动，直至我和李世民分出胜负。我们这老爹真不错，至少比李小子的老爹好。”

徐子陵愈来愈感受到寇仲的影响力，若多上杜伏威全力支持他，确有实力与李阀争一日之短长，那时李渊只好借助突厥人的力量，天下的乱局不知会继续至何年？

寇仲道：“我们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对付石之轩少点精神也不成。”

寇仲从熟睡中惊醒过来，探手握上井中月的刀柄，睁眼时恰恰见到白衣如雪的绾绾幽灵般穿窗而入。

寇仲松一口气，盘膝坐起时顺手把井中月横搁腿上，盯着坐往床尾的绾绾，伸懒腰问道：“是什么时候？”

绾绾道：“太阳快要下山哩！你道是什么时候？”

寇仲大吃一惊道：“我竟睡了这么久，陵少呢？你为何这么晚回来？若李渊开始搜捕曹三，老石固要躲进他的贼洞，而我们在街上行走恐怕不大方便。”

绾绾掩嘴娇笑，神态迷人，小女孩般娇嗔的道：“你一口气问这么多问题，教人家如何回答。亏你在这等紧张时刻，仍可像猪般睡得烂熟，鼻鼾声隔几条街亦可以听得到。”

寇仲没好气道：“你比我还夸大。我怎会打鼻鼾？睡觉是一门学问，尤其在战场上，不能把握每一个睡觉机会的都不会是好将帅。陵少是否听着？”

徐子陵的声音传过来道：“绾大姐理该比我们更紧张今晚的行动，她不用担心你还有什么好担心的。”

绾绾喜孜孜的道：“子陵真了解人家呢？”

寇仲用神打量绾绾，讶道：“绾大姐因何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快活得像头出笼的小鸟儿。”

绾绾由他一眼道：“人家开心，你不替人家高兴吗？你们不用担心时间迟早的问题，早去反无益有害，例如刚好碰着石之轩从外面回来，经秘道返回禅室之类，今晚的计划将尽付东流。少帅这么精明，没想过这可能性吗？所以我们必须在李渊行动开始后，才可借到石之轩那秘处去。”

寇仲抓头道：“绾大姐言之成理，那我们该在什么时候进去？”

绾绾淡淡道：“戌时是最后时限，我们必须在戌时前躲进去。”

隔壁徐子陵的声音传过来道：“为何在时间上论论你能这么肯定？”

绾绾解释道：“你有你们的计划，李渊也有他的打算，你们躲在这里睡觉当然不晓得外面发生的事。李渊于午后时分通告全城，今天会提早一个时辰于酉时头关闭所有城门，然后由戌时开始全城宵禁，所有店铺均得道旨停业。”

寇仲愕然道：“搜捕一个曹三，不用这么大阵仗吧？若令石之轩起疑向尹祖文打听就糟糕哩！”

绾绾道：“李渊是老江湖，对付的又是头号大敌，怎会这样笨？他对内宣称是要逐户搜索杨文干和他的余党，没有提过什么曹三曹四。”

接着就在床上躺下，来个娇体横陈木榻，叹道：“还有整个时辰休息，没有事不要吵醒人家。”

酉时开始，天上降下蒙蒙雨丝，把长安城笼罩在重重雨雾织成的轻纱内。

大街小巷行人渐减，唐军于道路交汇外设置关卡，抽查过路者。巡逻的骑队随处可见，气氛紧张，未到指定宵禁时限，大小店铺早无不收铺关门，令形势更为吃紧。

三人在夜色降临后，离开司徒府，步步为营的往石之轩密室潜去，奔驰于横街里巷，有时则窜房越屋，有惊无险的来至密室旁一所民房的瓦顶上，俯瞰对面密室的情况，无漏寺的院墙矗立在隔一条街外。

寺内乌灯黑火，加上它与石之轩这邪人之王有关连，份外阴森神秘，诡异莫名。

伏在两人间的绾绾道：“不要再偷看，若石之轩正在宅内可能会生出感应。”

两人吓得忙伏在屋脊另一边。

绾绾低声道：“李渊这一招真绝，宵禁加上逐屋搜查，那到石之轩不乖乖回到禅室内。待会我们应在秘道出口伏击他，还是于寺内秘道的入口对他迎头痛击？”

寇仲思索道：“首先我们须弄清楚李渊以那种手法攻打禅室，李渊非是蠢人，下面谋臣众多，必猜到石之轩有出入的秘道，难道他每趟离开禅室都要着小和尚来开锁吗？”

绾绾道：“这正是关键所在。李渊或会使人把无漏寺里里外外先重重围困，再以雷霆万钧之势破门而入，把石之轩迫出来。不过李渊和他的人从未与石之轩交过手，会低估他的厉害。”

徐子陵摇头道：“李渊这么张扬，只会坏事。以石之轩的精明，见大批人马来到无漏寺，那还不知行藏已泄。且李渊把无漏寺这一带围以重兵，他会生警觉溜掉。”

寇仲点头道：“陵少的道理，绾大姐怎么说？”

绾绾道：“要看李渊是否像子陵所说的精明，我们先到屋内再见机行事好哩！”

寇仲愕然道：“你刚才不是怕会与石之轩碰个正着吗？”

绾绾道：“这只是个可能性，机会不大。别忘记李渊是要逐屋搜索，最安稳的地方当然是禅堂内。”

徐子陵道：“假设李渊领着手下诛邪队悄悄而来，破门而入，必把禅室的唯一出口封死，石之轩剩下的逃路就是蒲口下的秘道，可以想像他跳下秘道的一刻，仍须应付上面高手的狂猛攻击，如那时我们在下面同时出手偷袭，

可一击成功，然后从容从秘道离开。”

寇仲和绾绾同时点头，认同他的计划。

寇仲沉声道：“今趟石之轩死定哩！我们去！”

房子内果空无一人，景况依旧。

三人进入书斋，找到秘道的入口，心情不由紧张起来。

天下无人能制的石之轩，会否因这条秘道饮恨收场？

“当！当！当！”

戌时来临，宵禁的钟鼓声响起。

寇仲猛一咬牙，小心翼翼的打开入口，展现出往下的石阶。

绾绾探手入怀，却给寇仲按着她正手，微笑道：“小弟另有法宝。”掏出从杨公宝库得来的夜明珠，嵌进她额上的秀发内，欣然道：“今晚绾美人就是我两兄弟的照明灯，宝剑赠烈士，明珠送佳人。”

绾绾微一错愕，秀眸现出迷乱的神色，忽然凑过香唇，在他脸颊轻印一口，道：“绾儿永不会失去此珠。”

寇仲和徐子陵均涌起难言的滋味，自祝玉妍死后，绾绾对他们敌意日减，问题是他们能不把她视作敌人吗？飞马牧场商家二老之死，始终是个解不开的死结。

绾绾率先进入秘道，两人随后，无声无息来到供石之轩易容改装的秘室内。

另一边就是通往石之轩禅室下的秘道。

在绾绾额上秀发间的夜明珠朦胧暗淡的异芒映照下，这地内的天地充满不可测的神秘感觉，绾绾美胜天仙的玉容，更为这神秘添上不能以任何言词形容的味况。

三人不敢说话。

寇仲打出行动的手势。

三人钻进入口，弓身而行，不敢弄出任何声息。

最后来到石阶下，上方就是禅室蒲团下的入口。

深长的呼吸声透壁传下来。

石之轩确在禅室内练功打坐，他们的计划已成功了一半，下一半就要看李渊的部署。

他们不但要控制呼吸，还要控制心儿的跃动，任何至微细的声息，会令石之轩惊觉。

绾绾打个手势，带头回到先前的密室去。

在密室三人盘膝坐下，虽没有交谈，均知在这里等待妥当得多。现在既晓得石之轩在禅室内，他们便安心静修，好养精蓄锐，静候成功或失败那一刻的来临。

徐子陵忽然想起石青璇，一会后他就要出手对付石之轩，若真的把他杀死，石青璇会怎样看自己呢，是感激还是痛恨？侯希白又会有什么反应？生命为何会有这种矛盾。

自向师妃暄作出除去石之轩的承诺，他一直感到这是正义的事，为公为私均义无反顾。

可是际此事情即将决定成败的一刻，这些念头却纷纷涌至，无法控制。

绾绾的声音在耳旁响起道：“你的心为何那么乱，小心点！”

徐子陵晓得瞒不过她的感应，暗叹一口气，低声道：“我没有事的！”

绾绾的玉手找上他的手，一把握着，似乎了解他心内的情绪。

徐子陵心湖一阵颤荡，纵使以前搂着绾绾，也远及不上此刻两手相握的亲切感觉，想起绾绾永不可能成为朋友，那种因矛盾而来的痛苦不减反增。

绾绾另一手伸出，让寇仲握着。

徐子陵陷进回忆去，追想与石之轩数次相遇，感受到他深情自责的一面。石之轩似对他有特殊的感情？而他却要向石之轩毫不留情的出手。唉！造化弄人！

今趟轮到寇仲凑过来道：“什么娘都不要管，自石之轩从入口跳下来的一刻，我们同时出手，为的不是我们自己，而是为天下万民，个人的得失算他奶奶的熊。”

徐子陵深吸一口气，尽力把杂念排出脑海之外。

寇仲握上他另一只手，用力抓紧。

三人生出心连心的感觉。

密室内静至落针可闻，秘道传来空洞的声音如有实质，绾绾额上清白黯淡的光芒，形成密室诡异莫名的世界。

他们闭上眼睛，静默中等待时机的来临。

“砰”！

门破木裂的声音从秘道上方传来，粉碎了秘道内的宁静。

三人同时睁目，你眼望我眼，接着弹起，往秘道窜进去。

李渊的声音从上方传来，长笑道：“石兄真本事，先颠覆大隋，现在又来打我大唐的主意。旧恨新仇，我们今晚就来个结算。”

下面的三人大感愕然，想不到李渊竟真来个御驾来征，自己涉险，率众入禅室与“邪王”石之轩来个殊死决战。

石之轩淡淡道：“凭这些人和你李渊，就可杀死我吗？”

宇文伤的声音狂喝道：“大言不惭，就让我们教你石之轩晓得天下非是无人。”

李渊怒喝道：“上！”

第七章 反蚀一把

乍看一切非常顺利。

他们原本最担心的首先是石之轩会否不在禅室内，其次是怕李渊打草惊蛇？这两项担心都没有变成现实。

李渊果如他们所料，尽起麾下够资格的高手来突袭石之轩，先以铁锤铁棍一类攻坚的重兵器一举粉碎禅室的厚木门，再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禅室，欲致石之轩于死地。

可以想像在李渊一众高手冲入禅室的一刻，随来较次的高手和弩弓手再把近乎密封的禅室重重包围，防止石之轩外逃。

只听上面传来一阵的闷哼、叱喝，下面的三人晓得来者除李渊和宇文伤外，尚有“神仙眷属”诸君明、花莫夫妇、李神通、李元吉、尤楚红、独孤峰、独孤凤、韦公公、李南天，还有那可能是“矛妖”颜平照之子的颜历、欧阳希夷和另几名他们不认识的高手。

以这样的实力，在一个密封空间内，确有杀死石之轩的实力，可是三人却大感不妥当。

石之轩要取胜是绝无可能，逃路只有两条，一是从破开的大门闯出，另一是从秘道选走，前者当然比后者困难加倍。

李渊肯定以最强人手把守大门，即使能穿门而出，尚要应付可能数以百计全把弩箭瞄准大门的神射手，任石之轩有通天彻地之能，不死印如何出神入化，终是血肉之躯，实难承受数百弩箭的同时攻击。

但关键问题在于李渊。不知是因他对石之轩害死碧秀心的仇恨，还是出于低估石之轩，李渊的御驾亲征实属不智，变得石之轩有一个可牵制全局的目标。因为其他人如何心切杀死石之轩，总不能牺牲李渊以达此一目的。这变成李渊方面唯一的破绽。

禅室劲气交击声连珠响起，比得上长安年晚夜燃烧鞭炮的激烈密集，闷哼叱喝声此起彼伏，韦公公阴阳怪气的喝叫和尤楚红尖厉的叱骂特别易辨认，三人却是头皮发麻的瞧向盖着出口全无动静的盖子，盖关是打开的，只要石之轩运劲拿脚移盖，可从秘道离开，包保没有人敢卤莽追击。

三人此时百思不得其解，除非石之轩猜到他们在下面埋伏，否则为何竟舍易取难，默不作声地在上面与实力强大的敌人苦缠不休。

“父皇小心！”破风的矛声大作，可想见石之轩如他们所料般集中全力攻击李渊，招招同归于尽，使其他人为解李渊之厄发挥不出整体的攻击力。

韦公公怪叫一声，李渊却是一声闷哼，听声音他多少受了点内伤，形势危急至极点。

“当”！想是石之轩的拳头轰上诸君明的钢盾，然后诸君明惨叫一声，更传来喷血的可怕声音，不用看也知石之轩成功借得敌方某人的真劲，否则那能震得诸君明受伤吐血。

三人颓然若失，脸脸相觑。那想得到天衣无缝的诛石大计，就这么惨淡收场。

绾绾当机立断，道：“或者是他命未该绝，我们快走，迟恐不及。”

寇仲和徐子陵明白她的意思，李渊盛怒下虽明知没有作用，也会展开全城搜索石之轩的行动，他们这条秘道肯定首先曝光。

绾绾伸手锁上盖关时，徐子陵和寇仲先后钻进地道去，穿过密室，从另一段地道回到石之轩秘巢书斋下的出口。

寇仲移开盖子，显露出口，低声道：“我们立即回司徒府，看清楚风头火势后马上离开。我敢肯定石之轩晓得刚才我们是在下面等他。唉！他奶奶的熊。”

徐子陵低应一声，跃往书斋漆黑的空间去，同时心生警兆，但已迟却一步，避之不及。

他骇然瞧去，黑暗中接触到石之轩邪光大盛，冰寒冷酷至没有丝毫常人情绪的可怕目光，他的右手撮指成刀，无声无息不带起任何劲气风声当胸往他刺来。若给他刺中，肯定任何护体真气不起作用，保证石之轩的手刀会破膛碎骨而入，把他心脏震个粉碎。

徐子陵从未感觉过石之轩对他杀意如此坚决不移，心叫吾命休矣，唯一可做之事就是运集全身功力，硬捱这没有可能抗拒的手刀。

下面的寇仲作梦都没想过石之轩胆大包天和狠辣至此，刚脱重围，竟反过头来在地道出口伏击他们。

寇仲虽看不到石之轩，却从徐子陵的身体反应觉察到石之轩的偷袭，时间不容他多想，人急智生，两掌托上徐子陵鞋底，全身真气在刹那间经徐子陵两腿经脉送往徐子陵腹下气海处。

换过下方抢救徐子陵的人是天下三大宗师的宁道奇、毕玄、傅采林任何一人，只能叹息无能为力。可是寇仲和徐子陵的内功心法同源而异，又经多番历练能融浑合汇，与别不同。即使面对强如石之轩的突袭，仍有抗衡之力。

寇仲本质冰寒的真气似长江黄河般直注进徐子陵气海去，与他灼热的真气螺旋合运，同一时间寇仲的真力更硬把徐子陵疾往上送，只要避过胸膛受袭，徐子陵可把汇同寇仲全力输来的真气送往脚尖，硬挡石之轩的夺命手刀。

石之轩何等样人，另一手朝徐子陵虚抓，竟生出一股力道，完全化去徐子陵往上急升的势道，手刀仍直朝徐子陵胸膛拥至。

要知胸口檀中大穴乃人身脆弱处，如给击实，纵使未能破膛开胸，心脉会禁受不起冲击而破断，那时大罗金仙亦救不回徐子陵。

寇仲真气用尽，一时回复不过来，且上托双掌竟虚虚荡荡，无处着力地难受至极，忽然醒悟到石之轩是凭不死印察敌之能把他们两人看通看透，故能以这针对性的手段破解他对徐子陵的援手，却是悔之已晚，回天乏力。

后面的缩缩鬼魁般的迅疾移至，一把抱着徐子陵双脚，赤足尖借力弹起，冲地道口往上腾升。

徐子陵双手往胸前合拢，仍是一线之差，眼看要魂断于石之轩手刀下，忽然全身被缩缩的天魔力场包里，目在手刀触胸前朝上硬升半尺。那敢犹豫，就让得自寇仲真气输入的螺旋汇劲留在腹下丹田气海，硬挨石之轩的手刀。

“蓬！”

所有事情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由徐子陵遇袭，寇仲施援，缩缩抱上徐子陵双足，全在眨一两眼的高速内。

石之轩手刀刺中徐子陵腹下真气汇集处。

手刀首先受缩缩天魔气场的影响，真劲被削弱三成，缓了一缓，这才命中徐子陵，发出两劲正面硬撼的交击声音。

徐子陵感到五脏六腑似翻转过来的强烈痛苦，被刺一中处火烧般难过，真气被震得盲头苍蝇般往全身经脉乱窜，眼前一黑，狂喷鲜血，狂猛的力道送得他和缩缩往另一边抛飞，“砰”的一声撞上靠墙的书柜，木架破裂，书本散跌，情势混乱至极。

石之轩也被反震得往后挫退，未能乘胜追击。

不知徐子陵是生是死的寇仲借此空隙回过气来，不顾生死的从出口跃起，井中月离背而出，往石之轩迎头劈去。

“砰”！

徐子陵和缩缩同时掉往地上，滚作一团，后者等若为徐子陵硬挨半刀，张开香唇喷出小口鲜血。

石之轩冷哼一声道：“找死！”

一掌劈歪寇仲全力击来的刀锋，另一手拂袖而来，攻向寇仲脸门。

寇仲听到徐子陵的呼吸声，稍为安心，在暗黑的书斋踏出奇步，避过照面拂来的一袖，拖刀下削划往石之轩腰侧，眼看可以得手，石之轩竟一闪不见，移往他左方刀势不及的死角位，尽显不死幻的玄妙。

寇仲骇然旋身时，石之轩舍他往徐子陵和绾绾杀去。

绾绾把受创的徐子陵往旁一送，袖内射出两条天魔带，从下而上往石之轩击去。

“蓬”!“蓬”!

石之轩左右拳出，击中飘带，震得绾绾往后滑去，撞壁始止。

此时寇仲来了，对着石之轩的背脊使出井中八法威力最大和玄奥的“方圆”，务要令石之轩不能对徐子陵再下杀着。

“轰”!

寇仲刀锋撞上石之轩背后凝起的气墙，他“方圆”法内的方立即硬被卸往一旁，“圆”则被石之轩反手一指迎个正着，震得他差点吐血，纵使千个不情愿也不得不往后挫退。

石之轩的身法受影响下不得不稍为迟滞。

绾绾收回飘带，从地上升起，书斋内的空间立时劲气起生，天魔力场笼罩石之轩，一对纤美的玉手化作万千掌影，往石之轩攻去，直有排山倒海之势。

石之轩哈哈笑道：“原来青出于蓝，终练成天魔大法，难怪敢来冒犯夫老，哈!”

竟拔身而起，“砰”一声撞破屋顶，且大喝道：“石之轩在此，李渊你滚到那里去?”

寇仲、绾绾和刚清醒过来的徐子陵无不魂飞魄散，他们三人中有两人受伤，伤得最重的是徐子陵，若惹得李渊等一众人等赶来，他们将成误中副车的牺牲品。

寇仲和绾绾呆望着被破开一个大洞的屋顶，瓦砾木碎仍不住掉下，细雨和着灰尘洒入，一时间竟不知该逃往何方始是乐土。

人声蹄音从四方八面迫至。

徐子陵捧着小腹，呻吟道：“地道!”

寇仲和绾绾给他一言惊醒梦中人，李渊等既往此方赶来，禅堂的出口将是唯一的安全生路。

石之轩仍大喝“石某在此”时，寇仲抱起徐子陵和绾绾先后钻进秘道去，后者顺手锁上盖子。

寇仲双掌离开徐子陵的背心，一阵劳累袭遍全身。差点想倒头大睡，记起跋锋寒的劝告，只好勉力撑着。

正盘膝静养的绾绾睁开美目，出奇地温柔的道：“累吗？可惜我自身难保，帮不上忙。何况我的内功对子陵的伤势有损无益。”

寇仲叹道：“今趟算得不幸中之大幸，陵少的小肚子差点给石老魔刺穿，现在只是巴掌大一块红肿，可还神作福。侯小子说得不错，我们低估了石之轩。”

绾绾犹有余悸的道：“若是我先出去，必死无疑。”

寇仲颓然无语。

绾绾环视地库内装满兵器以百计的大箱子，轻轻道：“真想不到杨公宝库不但是库下有库，且有真假之分，李渊等全给你们瞒过。”

寇仲再叹一口气，让绾绾到宝库内，是别无选择，因保命要紧，他们不但要躲避石之轩，更怕被李渊的人误打误撞的找到。

寇仲迎上绾绾的目光，在油灯映照下，脸色因内伤未愈而带点苍白的

绾绾别有一番楚楚动人的风姿。

绾绾目光投到闭目静坐的徐子陵脸上，柔声道：“或者你们仍视我为敌人，可是我真的再不想伤害你们，现在我唯一的心愿是杀石之轩为师尊报仇。”

寇仲讶道：“我和陵少都百思不得其解，为何你忽然要放弃阴癸派派主的宝座，统一圣门不是你师尊一贯的愿望吗？”

绾绾轻叹一口气，柔声道：“我对圣门的人完全绝望，他们败事有余，成事却不足。”

只看我们阴癸派自先师过身后你争我夺的情况，可明白我的意思。我正因看破此点，变得轻松自在，更能放手做我想做的事。终有一天，我会为先师完成她的梦想，但却不是她想像的那种方式。”

寇仲糊涂起来，道：“什么方式？”

绾绾显然不愿意回答他的问题，道：“明天城防必定加强，子陵的伤势恐怕尚未复原，我们是否要多留两天才离开呢？”

寇仲道：“陵少只要能自己走路，我们立即滚蛋唉！实不相瞒，这里有秘道可直通城外，否则我如何可把黄金珍宝搬走。若非人手不足，我会连这数百箱东西一并运走。”

绾绾微笑道：“你不怕我出卖你们了吗？”

寇仲苦笑道：“若你要拿走这批东西，我也没有办法。”

绾绾柔声道：“放心吧！你肯信任我，我怎舍得出卖你们，更何况我根本得物无所用。信人家好吗？我会为你们保守秘密的。”

顿了顿续道：“离长安后，你们会到什么地方去？”

寇仲道：“我回彭梁与我的少帅军碰碰运气，子陵会到巴蜀见石青璇，够坦白吧！”

绾绾欣然道：“非常坦白，令人家不但感动，更是感激。你已当绾儿是朋友，绾儿绝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

寇仲苦笑道：“这样信任你，真不知是祸是福，只好由老天爷决定。”

绾绾洒然笑道：“时间会证明一切。我想告诉你们几件事，你要留心听，不要忘记。”

寇仲精神一振道：“什么事？”

绾绾正容道：“香家的真正主持人不是香贵而是尹祖文，香贵只是尹祖文的爪牙，贩卖人口的勾当是由尹祖文一手策划出来的。千万不要低估尹祖文，这人的武功才智乃圣门中的表表者，其野心不在石之轩之下。”

寇仲不解道：“你不是说过香家是为你服务吗？”

绾绾道：“严格来说香家实为圣门两派六道外的旁支，以其钱财支持圣门内几个关系密切的派系，却并不直属于任何一派。”

寇仲拍腿道：“难怪石之轩想害池生春，他真正要打击的是尹祖文。”

绾绾道：“你不是问过人家大明尊教的大尊是谁吗？现在可告诉你啦！”

寇仲沉声道：“是否许开山？”

绾绾点头道：“正是许开山。他是我圣门诸派系最忌惮的人之一，否则辟尘不会借他的力量壮自己的声威。许开山一向深藏不露，不过据说他已练成《御尽万法根源智经》上的心法武功，其成就该在善母莎芳之上。”

寇仲讶道：“你真的再不把圣门的诸般禁忌放在心上。”

绾绾道：“此地一别，不知能否有再见之期，就当是临别赠言吧！”

徐子陵长长吁出一口气来，张开俊目。

寇仲大喜道：“滚蛋的吉时到哩！”

第八章 交心之谈

寇仲和徐子陵在关外大河一处渡头找到宋师道等人坐的风帆，已是和绾绾于长安城外分手五天后的事。

双方重见，当然非常欢喜。

久别的万里斑见到徐子陵和寇仲，跳蹄雀跃，不由勾起寇仲对爱驹千里梦的思念，恨不得插翼飞返彭梁。

他们弃舟登陆，由随行者驾舟回长安，因往洛阳的大河被李世民封锁，出入船只均会被李军水师截查。到达岸旁密林内一片空地，五人坐下说话。

午后的阳光在天空洒下，四周虫鸣鸟唱，生机盎然。

寇仲把分手后的事逐一道来，听到救回沈落雁，三人欣慰非常，也为不世枭雄李密凶多吉少的下场感叹！

到听到对付石之轩的行动彻底失败，还差些儿被他反噬一口，三人无不生出动魄的骇然感觉。

宋师道皱眉道：“有一点颇不合情理，以石之轩表现出来的才智，他撞破屋顶高嚷存心引来李渊，理该再跃回屋内把你们缠着，到李渊赶来时才逃走。那你们因子陵和绾绾均受重创，肯定必无幸免。石之轩怎会有此失着？令你们有机会从秘道溜走，反像暗助你们一臂之力？”

雷九指道：“应是石之轩有心无力，于禅室之战虽能脱身，却身负内伤，只是小仲他们不曾看破，所以他不敢再跃回屋内，固若给绾绾和小仲缠上，会同陷重围之内。”

寇仲点头道：“这是个合理的解释，唉！石之轩精明得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害得我们差点难见天日。”

宋师道道：“我觉得实情不一定如此，他似在迫你们从秘道离开，否则他不用大叫大嚷引来李渊，当时只要李渊有空发现禅室内的秘道，派人人秘道看个究竟，你们仍避不开李渊的人。故石之轩若不把禅室处的李渊引走，你们将不敢冒险从秘道离开，所以我说石之轩是故意帮忙，此事令人费解之极。”

徐子陵道：“或者是因石之轩猜到绾绾身上藏有《天魔诀》，石之轩不愿这魔门重要秘典落在李渊手上，故做出如此矛盾的古怪行为。”

寇仲瞧徐子陵一眼，欲言又止，终没把心中想法说出来。

徐子陵没好气的白他一眼，知他又是岳丈娇婿那一套。

寇仲探手抓上他肩头，笑而不语，一副事实会证明我是对的可恶神态。

雷九指道：“你们太行双杰的身份暂时还不虞被用破，因为守关的将领亲到船上拜会我们福荣爷，告知我们一个噩耗。”

寇仲和徐子陵愕然追问。

雷九指好整以暇的道：“太行帮刚和宿敌黄河帮频生大火并，黄河帮动员过千人夜袭太行帮在河内的总舵，黄安不敌当场身死，帮众伤亡惨重，死

不去的四创逃亡，太行帮名实俱亡。现在徐非司徒福荣和太行双杰从塞外回来，否则我们的身份不会被揭穿，仍可回长安胡混，不过那当然要石之轩肯合作才成。”

寇仲点头道：“李渊说得对，帮会生涯没有什么好收场，大有大打，小有小打，国与国间争天下，帮与帮间争地盘，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子。若每个人都像子陵和宋二哥般，肯定天下太平。”

徐子陵关切的问道：“宋二哥打算到哪里去？”

宋师道显是下定决心，想也不想的答道：“我会到君绰的小谷去结庐而居，过一段日子。”

寇仲和徐子陵均感无话可说。幸好他只说过一段日子而非终老于其地，多少有点进步。

任俊低声道：“若我们要扮司徒福荣回长安，宋二爷可否……噢！对不起，我们根本不宜回去。”

寇仲拍拍他肩头，道：“小俊我们到一边说几句话。”

任俊胀红脸孔，垂头随寇仲去了。

徐子陵收回看两人背影的目光，转向雷九指道：“绾绾和我们分手前，透露有关魔门两宗秘密，首先是大明尊教的领袖确是许开山，与我们猜测吻合，绾绾还说他尽得《御尽万法根源智经》的武功心法，成就在善母沙芳之上。”

宋师道道：“另一则消息是什么？”

徐子陵道：“绾绾说香家的生意是魔门财力的重要来源，而真正的主事者不是香贵而是尹祖文。”

雷九指一震道：“竟有此事？”

徐子陵道：“所以要瓦解香家和他们伤天害理的勾当，必须由尹祖文入手。”

雷九指沉声道：“这消息非常有用。我要重新调整追查的方向，我会先知会几个有心人，然后回长安一趟。”

此时寇仲搂着任俊回来，笑嚷道：“各奔前程的时刻到哩！希望我们可以很快回长安，且不用扮鬼扮马，左瞒右瞒，还要陪李渊打马球赛。”

自慈涧失利，王世充不纳寇仲死守慈涧之策，仓皇撤兵，寇仲愤然离开，李世民遂进行其事先张扬的进兵大计，对王世充的东都进行外围切割。

在李世民的精心策划下，调兵遣将，使行军总管史万宝自宜阳北上，占据伊间的龙门，断王世充南路；大将刘德威自太行东下，攻打河内，断王世充北路；上谷公王君廓兵胁洛口，断其东路，更威胁东都粮响的供给；总管黄君汉则从河阴西上攻取回洛城，断王世充东北路，而李世民则亲率大军，自慈涧直取北郊，连营以通东都，枕兵于洛阳之北。

王世充退守洛阳，令郑军军心涣散，到得闻罗士信和张镇周相继降唐，后者更与杨公卿原为郑军的两大支柱，其降影响极为庞大，加上李世名声势日盛，外围城县不战投敌者日众，王世充胜李密后建立起来的声势如江河下泻，一发不可收拾。

攻打洛阳的外围战在武德三年中秋前一天由黄君汉揭开序幕，遣军自怀州渡河，攻克堡垒二十余处，兵胁回洛城。

果如寇仲所料，王世充慌忙派出杨公卿偕太子王玄应反攻黄君汉，望能从其手上夺回洛阳此重要命脉，却是大势已去，无功而退，只能于回洛城

西筑月城以抗唐兵。

回洛被破，李世民再接再厉，使刘德威袭怀州，史万宝进攻甘常，王君廓攻环较，兵迫管城。

在唐军如此强大的攻势威胁下，王世充的沧州长史张公理、尉州刺史时德胤相继投降，后者所部妃、夏、陈、随、许、颖、尉七州尽入李世民之手，其他河南诸郡望风景从，纷纷归唐自保。

王世充势穷力竭下主动出击，冒险突袭李世民，被李世民手下大将屈突通及时赶至，狠挫王军，王世充逃返洛阳，其冠军大将军陈智修被生擒，斩王军首级过千之众。自此王世充只敢躲在洛阳的高墙后，再不敢以身涉险。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徐子陵策着万里斑抵达李世民北郎山南，洛阳之北设于高地的营寨，求见李世民。

唐军知来者乃名慑天下的徐子陵，那敢怠慢，连忙飞报中军帅营的李世民。

李世民正和手下众将研究进攻洛阳的大计，闻报在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两名心腹爱将陪同下飞马来迎，双方见面，百感交集。

李世民着两将与亲兵隔远跟随，他与徐子陵并骑驰上营地南一处可远眺洛阳的丘巔，沉声道：“寇仲是否已返彭梁？”

徐子陵见他满脸风尘，神色疲倦，知他为攻打洛阳一事费尽心力，点头道：“他是个永不肯认输的人，更何况他认为自己才是为天下着想的人，当然要用尽每一分力气求存。”

李世民凝望西北夕阳放射半空的动人霞彩，叹道：“形势真是那么恶劣吗？父皇刚使宇文仕及送来圣谕，内中道：‘今取洛阳，止于息兵，克城之日，乘舆法物，图籍器械，非私家所须者，委汝收之。其余子女玉帛，并以分赐将士’，这等若把洛阳赏赐给我。”

接着振起精神，道：“子陵今趟长安之行于出什么成绩来？唉！我首先该谢子陵和少帅对落雁的援手之恩，否则若世绩被牵连，可能会令我攻取洛阳功亏一整。现在王世充仅能守着虎牢一线，亦只有李世绩才有办法攻克虎牢。一巨虎牢入我李世民之手，就是我攻打洛阳的时刻。”

徐子陵晓得李靖通过传送渠道把长安发生的事先一步通知李世民，省去他不少唇舌，遂把李靖不知道的事详细说出来，最后道：“令尊向你传达的谕旨，恐怕只是为安你的心，让你在无顾虑下全力攻取洛阳，事实上他确有针对你的意图。听说他会派李元吉东来助你，话说得动听，却不无监视世民兄之意。我今趟来见你，一方面是为有负所托，未能除去尹祖文和杨文干表示歉意，另一方面更希望晓得世民兄的心意和对将来的打算。”

李世民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道：“我可以有什么打算？唉！不瞒子陵，现在我的心神全放在三个人身上，就是王世充、窦建德和你的兄弟寇仲，到他们都再不能成为我大唐的威胁时，我始有余暇去思索自身的问题。最恶劣的局面是须和父皇开公见诚说一趟。倘若他肯善待我天策府诸将，我李世民可放弃一切高位军权，甘心做个平凡的人。”

徐子陵沉声道：“希望这只是世民兄一时的气话。魔门正在蚕食你们李家，世民兄纵能保命退出，令兄和令弟势将再起争夺皇位之战，加上突厥人虎视眈眈，谁能独善其身？”

李世民叹道：“我不是没想过在关外自立。而得洛阳后更将是我唯一自立的机会，可是我的妻儿妃妾和天策府诸将的亲属均在长安，我不得不为他

们着想。且今赳东征军将士近半是只忠于父皇者，加上府兵制的牵拌，即使我不顾一切自立于东都，仍是障碍重重。若我李家分裂内战，天下将再陷纷乱之局，颉利倘乘势来犯，会是怎样一个局面？这番心里的话我从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现在只子陵晓得。”

徐子陵道：“寇件正因看破世民兄为难处，故不肯放弃争霸天下的意图，因不想天下落入魔门或颉利之手。唉！我该怎么说才好呢？说服寇仲改变主意在目前的情况下是没有可能的，要说动世民原来亦非容易。我要说的都说哩！还有一件事要告知世民兄，到巴蜀见过石青璇后，我会到彭梁助寇仲攻取江都。”

李世民一震道：“我最害怕的事终发生哩！难道我最知心的好友竟会变成我的敌人？”

徐子陵苦笑道：“就算我变成你的敌人，也是个为你着想的敌人，一天寇仲未除，至尊仍不会召你回长安，天下分裂对峙，总好过落入魔门或突厥人之手。为此我矛盾得要命，却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不过世民兄放心，我不会介入你们的战争去。若攻不下江都，我只好找个听不到任何战场消息的地方躲起来。”

李世民叹道：“子陵兄可以在你兄弟水深火热，面临杀身之祸前说退便退吗？”

徐子陵摇首叹道：“这叫造化弄人！”

李世民仰天长笑，豪气干云的道：“好！这就叫各为其主，兄弟可以相残，朋友当然可拚个你死我活。不过无论将来形势如何发展，徐子陵永远是我李世民最好的朋友。”

徐子陵振起精神道：“希望那一天永远不会来临，我现在必须立即兼程赶往巴蜀，世民必须明白成大事者不拘于小节的道理。只要认定自己所作为的是天下苍生，别人的看法都不用理。”

李世民从容道：“世民谨记子陵的提点于心。希望老大爷网开一面，不用我两兄弟在战场上兵刀相见。”

徐子陵沉声道：“世民兄没怪我出尔反尔吗？”

李世民探手过来紧抓他肩头，摇头道：“完全没有。事实上子陵直至此刻仍对我李世民爱护有加，个中情况，大家心照不宣。子陵为的不是我李世民，亦非寇仲，而是天下苍生。若不明白此点，我李世民怎配作子陵兄弟。只可惜我出身世族，自少以来养成以本族为先的根深蒂固思想，绝不能掉过头来对付自己的家族，只能徐图设法改变。此地一别，不知能否再有如此坦然交谈的机会，子陵珍重。”

徐子陵反手在他肩膀紧拍一记，夹马腹奔下丘坡，望南绝尘去了。

第九章 少帅精兵

徐子陵于北邙山见李世民后的五天，寇仲抵达梁都，手下将兵见主子突然无恙归来，均欣喜如狂。

梁都等若少帅军的京城，规模虽只是长安、洛阳那种大都会十分之一

的大小，却是少帅军经济和军事的中心，训练兵员的营地校场设于城西北的丘陵山地，于高处筑有堡垒石寨，有一定的防御力量，可对循运河两岸从水道攻来的敌人构成威胁。

一直感到自己一无所有的寇仲，见到众人努力建设的成就，当然大为欣慰。

留在梁都的有宣永、高占道、虚行之和陈老谋，其他将领如白文原、焦宏进、卜天志、陈家风、洛其飞。

牛奉义、查杰、陈长林和任媚媚都在少帅军势力范围内的其他城市各忙各的，为助寇仲争天下作好一切准备。

寇仲坐上宣永为他牵来的爱马昂然入城，居民夹道欢迎，只从此点可知虚行之不负所托，治理得他的“少帅国”井井有条，连带曾在民众心底早留下美好形象的寇仲更受拥戴。

驱马往城中心的少帅府途上，寇仲忍不住问左右道：“杨公没有来吗？”

宣永答道：“少帅放心，杨公使人传来信息，此际尚未是离开的时刻，当虎牢被破，他会立即赶来。”

高占道接口道：“杨公是怕若他离开，王军军心将更不稳，会加速王世充的败亡，他留在王世充旁，是要为我们争取准备的时间。”

虚行之道：“不过他手下的家属已陆续潜来，我们沿途派人打点，到此后均被妥善安置。”

寇仲开始感到肩头上挑的重担子，若彭梁被破，受苦的就是自己的子民。纵使李世民善待百姓，可是少壮兵员阵亡难免，大部份家庭都要受到失去亲人的痛苦悲伤。

陈老谋恃老卖老的道：“少帅不在时，我敢说没有人敢偷懒，不但把彭梁从废墟情况重建成有规模的城市，更把本是乌合之众的军队训练得有声有色。”

寇仲欣然道：“这正是我回来后最关心的事。”

宣永道：“少帅扬威塞外，视突厥大军如无物，我们的作为在少帅眼中恐怕只是小孩儿戏耍的伎俩。”

此时进入少帅府，民众都拥在大门外，高呼万岁，情况激烈振奋。

寇仲和众人甩蹬下马后接着千里梦的马颈笑道：“宣大将军你不用谦虚，说到练兵你们可比我在行。不过我从突厥人身上确学到点东西，明早到兵营时让你们参详一下，看是否管用。”

众将轰然应诺。

穿上鲜明甲冑，以绿和红为主色的少帅军从大门排列过广场直抵石阶上主建筑的正门，见到寇仲回来，人人士气轩昂，高举兵器致敬，动作整齐划一，与以前装备不齐，兵甲破旧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

陈老谋在他耳旁怪声怪气道：“这就是金子的好处。杨公宝库加上曹应龙的藏宝，不但令少帅国兴旺富足。装备更比别人胜上一筹。”

虚行之道：“我们的兵器弓矢大部份均是宋阔从水路由南方运来，宋家还派来各类巧匠五百人，为我们建船造兵器。没有宋家的支持，我们肯定没有今天的局面。”

寇仲放开爱马，由亲兵牵走，道：“现在究竟有多少可用之兵？”

高占道低声答道：“我们遵照少帅兵贵精不贵多的指示逐步扩军，以免

粮响需求过重兼影响生产，目前全国正规军总数在四万人间，分别驻在梁都、彭城、琅琊和东海四郡，全部是募兵，乡镇地方则由团兵轮更戍守。四万军中有五千是水师，由长林和天志负责。”

宣永接口道：“梁都这里的兵力有二万人，以防止李子通或辅公佑从运河来袭。”

虚行之道：“梁都已成我们最重要的军事中心，临海的东海郡则是我们的经济命脉，彭城由户部督监任大姐负责重建，由于彭城位处少帅国核心处，对我国安定有莫大作用，故此三地均须重兵驻守。至于琅琊为我国最北的重镇，亦不得不加强城防，以支援北边各城。”

寇仲从心底涌起奇异的感觉，众人你一句我国，我一句少帅国，令他忽然感觉自己变成一国之君，那种滋味怎都没法适当形容出来。

寇仲长长吁出一口气道：“明白啦！那在需要时我至少可调动二万人出征，我会尽量与时间竞赛，把这批兄弟训练成纵横天下的少帅军，任他李世民十大大军，我也丝毫无惧。”

说着在众将兵簇拥下朝自己的帅府昂然跨步。

徐子陵卓立直峰，凝望星斗满天的夜空，感受着人的无奈和渺小。

为了爱马，他必须坐船缓缓入蜀，但他却失去饱览三峡风光的心情。

五天前与李世民的一席话，使他体会至深的是双方间的分别。对他这出身市井的人来说，直至今刻仍没法理解李世民对家族的感情。

李世民出身世阔，免不了自少受世阔风气的熏陶，把家族的理想和声誉置于最重要的位置，就像忠于国君般对家族尽忠，要他公然反对家族是近乎没有可能的。

不过有谓事在人为，李世民雄材大略，怎都该有办法。

自己会否如李世民所料，最终被卷进寇仲争天下的漩涡去，泥足深陷？他曾数次想抽身离开，却因事情的发展，更因与寇仲深厚的兄弟之情，欲离难去。

择善固执，什么对天下苍生有利，他将义不容辞的去努力。

想通此点，心中的惆怅与失落一扫而空。

徐子陵召来万里斑，跃登马背，沿长江飞驰而去。

寇仲在高占道、宣永、高志明、詹功显四将陪同下，肩上立的是飞鹰无名，座驾是爱马千里梦，巡视练兵的野外校场。后两者为宣永的副将，是随宣永来投靠他的瓦岗旧部，年青有为，身经百战，专责练兵。

在梁都东面的平原上，二万少帅军列成队形，等候寇仲登上设于小丘上高处的帅台检阅，旗帜飘扬，军势极盛。

在晨早阳光下，人人士气昂扬，高呼少帅三次，响彻平原，令人热血沸腾，壮怀激烈。

先巡视一匝。

左边的宣永道：“这二万兵是我们少帅军的精锐，分作七军，中军四千人，左右虞侯各一军，每军二千八百人，左右厢各二军，每军二千六百人。以军、营、队作基本单位指挥行军进退。军有军旗，队有队旗，依旗号调动部署。”

另一边的高占道笑道：“占道把当年少帅和徐帮主传给我们的搏击法训练他们的战斗技巧，成效卓着，上沙场时肯定不会吃亏。”

寇仲道：“若在战场上正面交锋，即使敌人兵力在我们十倍之上，我仍

有信心和李世民一较高下。可是你们也看到李世民攻打洛阳的情况，兵分数路，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四方八面而来，先把脆弱的城镇逐一蚕食，截断粮道，封锁水路，到我们分崩离析之际，再避开我们的锋锐，寻找我们的破绽，待我们只剩下一口气时全面扑击。薛举是这样被击垮，宋金刚亦因此豚羽而回。这是李世民的战略，若我们不能想出一套针对他战术的策略，恐怕根本没交手硬撼的机会，甫接战就完蛋大吉。”

宣永等无不露出凝重神色，可知他们不是没想过这方面的问题，而是根本想不到对付办法。

寇仲缓缓策骑，忽然间宣永道：“为杨公传话的人有否提及跋锋寒？”

宣永摇头表示没有。

寇仲立即多了一分心事，另一边的高占道问道：“少帅想到应付李军的方法吗？”

寇仲露出一个充满自信的笑容，欣然道：“若没有办法，我会立即解散少帅军，大家返乡安享晚年。哈！别人或会低估李世民，我寇仲却永不会犯这错误。我还和王世充有一根本的分别，就是手下没有投降之将。”

四将轰然相应。

寇仲忽然举臂高呼道：“凡追随我少帅寇仲者，我寇仲一定不会亏待你们。”说罢发出命令，无名应声冲天而起，盘旋晴空，更添其威胁。

这两句话以内功迫出，传遍全场，山鸣谷应。

众兵齐声欢呼回应，万岁之声不绝。

为手下打气后，寇仲露出阳光般灿烂的笑容，向途经的队伍打招呼，以强大无匹的自信感染每一个人，笑道：“只看号手、弓手、马军、步兵各类兵种配置齐备，布署有序，便知你们训练有方，绝不会弱我寇仲的名堂。”

宣永忙道：“以中军四千人为例，号手四百、弓手四百、马军一千、步兵一千、辎重兵一千二百，合共四千人。”

寇仲点头表示赞赏。所到处少帅军均在兵头指挥下欢呼和高举兵器致敬，寇仲则在马上举手还礼。

跟在后侧的高志明忍不住问道：“少帅刚才指出李世民的战术，不会予我们与他正面交锋的机会，少帅究竟有何法应付。”

寇仲没有立即答他，先豪气干云的高呼道：“我们少帅军为的是替天行道，为天下百姓的安居乐业奋斗，只有我们来自民间的人，才明白民间疾苦，这正是汉高祖刘邦和秦始皇嬴政的分别。”

众兵更是欢呼回应，比上一趟更激烈。

宣永等都听得心中佩服，寇仲谈笑间仍可不时着意激励士气，方法高明、简单、直接而有效。先许之以利，再为全军定下远大的志向目标，更隐隐为自己和李世民作出比较，使一向饱受世家大族欺压多来自民间的战士生出共鸣。

不过这些话就算宣永等晓得说出来，绝不会有寇仲的威力效果。因为寇仲已成天下人人景仰的猛将和战略大家，与徐子陵同被认为是汉族人的光荣。他说的话，感染力自是无与伦比。

寇仲尚未阅毕全军，已成功在军内建立起无可替代，使将士甘于死的地位，而他的感力正在于此，灵活变化，不拘成法。

寇仲回答高志明的问题道：“上兵伐谋，待陵少从巴蜀赶回来后，我们立即攻占江都，有江都作后盾，大海将是我们的天下。任李世民三头六臂，

也没法封锁大海，若他想那么做只是个笑话，哈！”

众将精神大振，虽仍未能真个解决问题，仍感到前途充满生机。

寇仲问宣永道：“与锡良方面是否保持联系，他们情况如何？”

宣永恭敬答道：“我们是互相支持，关系密切，现在竹花帮分裂成两个派系，一派由邵令周当家，以江都为基地，得李子通撑腰，但人数只占竹花帮四分之一，邵令周更被视为叛徒，他的女婿麦云飞作威作福，令邵令周不得人心。另一派由桂锡良作帮主，幸容为副，得风竹堂沈北昌和骆奉支持，在我们和宋家的助力下，势力遍罩江东。少帅慧眼识英雄，桂锡良和幸容都是可扶掖的人材。”

寇仲闻得儿时玩伴卓然有成，大喜道：“立即请他们到梁都来见我，我有要事和他们商量，以武力夺取江都是下下之策，我们更负担不起那损失。幸好江都是我最熟悉的地方，举事用计均无比方便。他娘的！李子通这人反复无常，我早看他不顺眼。”

高占道道：“李子通现在枕重兵于运河下游的钟离，结集船队，只须三天船程可北上到我们梁都来，若不能除去这威胁，我们势将动弹不得。”

寇仲沉吟道：“给我挑出五百精锐好手，由我暇时亲自训练，既可作我亲卫，又可为从部内颠覆江都之用。若再有陵少和老跋帮手，李子通有何可惧哉。”

宣永皱眉道：“李子通枕兵钟离，正是要我们难以分身攻打江都。内部颠覆除非能杀死李子通，否则只能制造一场混乱，作用不大。”

高占道也道：“李子通深悉少帅厉害，宫禁城防肯定大幅加强，要刺杀他并不容易。”

听说他近日招揽大批亡命之徒，为的是要应付我们突袭。”

寇仲微笑道：“你们算漏了杨公和他的五千劲旅。李子通和沈法兴长年交战，还要应付西面虎视眈眈的辅公估，如非江都城高墙厚，老李早被斩首了事。这人没有什么骨气，长年准备船队，好待见势头不对即卷铺盖逃走或投降，现在又向李家称臣。他娘的！”

就让我弄清楚他虚实后，想个办法把他收拾。”

一直没作声的詹功显叹服道：“即使是我们想破脑袋都找不出解决方法的难题，到少帅手上立即变得轻松容易，像不费吹灰之力即可办到。”

寇仲哈哈一笑，此时视毕全军，众人勒马掉头，往山岗上帅台驰去。

七军开始调动，准备演习阵法变化，以显示操练经年的成果。

寇仲心中涌起万丈豪情，自出道以来，他没有一刻不是处在劣势恶境中，直至此刻仍是如此。如何于败中求胜？逆境谋生？正是他感到生命的意义所在。

寇仲笑道：“只要我们把兵马练得其攻能像突厥人般灵活出奇，其守如李世民的沉着稳重，再在水师船只和攻守器械方面依鲁大师的著作用工夫。敌分而我集中，敌集中而我分，以奇制奇，以稳制稳。再得江都，天下至少一半落进我的口袋去，那时李世民休想能称雄中原。”

宣永道：“宋鲁先生上月曾亲来梁都，传达宋阙主的口令，只要少帅能守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刻，他的大军会从海路开至。”

寇仲心中暗叹，虽明知宋家军至快明春才至，但怎都存有点希望，期望宋缺能于十月前赶至，可是听到宋鲁亲传的消息，这幻想立告破灭。

他虽说得信心十足，事实上有大半是夸大来振奋军心，纵使真能夺取

江都，可是彭梁一带无险可守，区区四万兵可守得住多少座城池。一旦成败势，李世民将势如破竹的沿运河南下，最后他只能守着江都一座孤城，重蹈王世充被困的覆辙。

关键处是看洛阳何时城破，若王世充可挨至明春，当然是另一回事。

现在是七月，虎牢被破，李世民将直接攻城，王世充到那时能多挨一个月已相当不错。

寇仲甩蹬下马，在四将陪同下登上帅台，演习在战鼓声中展开，只见倏进倏退，井然有序，配合无间。

高占道道：“突厥人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寇仲道：“突厥战士里随便找个人出来都是箭、骑、刀样样皆能的野战专家，战术是用奇，出敌不意，来去如风，攻时比我们汉人勇猛，逃时比我们溜得快，可以一边睡觉一边策马行军。哈！我是夸大点，不过却与事实非常接近。”

他一边说话，一边观看自己少帅军依旗号生出的变化，先是五十人一队，当两旗相交，立变为五队合一的二百五十人为一队，到五旗相交，则十队合一成五百人一队，看得人目为之眩。无论如何变化，阵形仍保持整而不乱，可知宣永等为训练他们费尽心血，再非以前拉杂成军全凭斗志作战的乌合之众。

只恨比起李世民的唐军，无论在实战和经验上均相差甚远。李世民手下将领随便找几个出来已非像高占道、陈长林这些没上过多少次战场的人能相比。

寇仲暗下决心，定要尽力练军，使手下在上战场时不是去送死而是取胜。

第十章 噩耗频传

接着的十多天，寇仲忙碌至差些儿没睡觉的时间，既要设法了解少帅国行政经济民生各方面的问题，又要试图把少帅军训练成心目中理想的全能战士，更兼要栽培五百名像李世民玄甲战士的亲兵，当然忙得不亦乐乎。

这五百亲兵可不是只看体格强壮与否挑选的，首先是在忠诚方面没有问题。所以绝大部分均由双龙军旧部、卜天志的巨鲸帮徒和追随宣永多年的手下中挑选出来。这批人不但有武功底子，还精于江湖门槛。

来自双龙军的手下曾经寇仲和徐子陵指点武功心法，潜往长安后从没松懈过练功，精选出来的更是武功高强，忠诚方面无可怀疑，等若寇仲的子弟兵。

宣永的人全体出身于瓦岗军，属翟让系统的人，胜在战斗经验丰富，久经战阵。

至于来自巨鯤帮的战士，则长于操舟水战之道。

三方面人材合起来的集成亲兵团，囊括各类形的兵种，再加寇仲的悉心培训，人数虽少，实力却不能小觑。寇仲名之为“飞云骑”。

寇仲是个没有私心的人，把从塞外学来的东西尽传手下诸将，诸如练

马御马之术、观天察变的秘诀，突厥人的行军战术，一股脑儿说出来，让诸将凭本身才情各自领会，当然都得益不少，对练军的素质大幅提升。

分散于各地同为建立少帅国而努力的白文原、焦宏进、任媚媚、陈长林、洛其飞、牛奉义、查杰、陈家凤、谢角等纷纷赶到梁都见寇仲，他们对寇仲有种近乎盲目的信心和崇拜，虽知形势险恶，仍深信寇仲回天有术，茫不知寇仲正为少帅军的存亡担忧。

重返彭梁，另一个惊喜是在陈长林监督下，从江南招揽回来的船匠配合宋家遣来的巧匠依鲁妙子秘卷的图样用料建成二十八艘以“飞轮”推动的快速战船。每艘飞轮船可容五十战士，以脚力推动装在船尾的桨叶圆轮，船速远胜风帆快艇，且能在狭窄的河道灵活自如，令少帅军大幅增强水上作战的能力。

飞轮船上装上陈老谋从鲁妙子秘卷领悟后改良设计出来的弓音箭机，可连续发射远达五十丈外目标的火弩箭，这方面由宋缺遣来的巧匠负责打制。没有他们，纵使鲁妙子复生，亦不能于短短一年时间内造出如此威力惊人的战争工具。

其他守城、野战、攻坚的器械更是不胜枚举。

寇仲最大的长处是像李世民般深得人和之利，不同处是李世民处处受制，定仲则可放手而为，兼之财力雄厚，人材物资则有宋缺源源不绝的支持。且得道多助，像翟娇和龙游帮都在各方面倾力帮忙。

这天寇仲在少帅府的大堂听取洛其飞的汇报，后者是少帅军的情报头子，本身精擅探测敌情，武功虽不怎样了得，轻身功夫则是一等一的高手。

与座者尚有陈长林、陈老谋和任媚媚。

寇仲顺便问起他侦察网部署的情况，洛其飞答道：“下属侦察的手段以游弋为主，土河为辅。”

寇仲兴趣盎然地问道：“游弋还可想得个大概，可是‘土河’一是什么东西，为何与侦察有关？”

洛其飞答道：“土河是侦察的暗语，若游弋属机动、主动、不定时的侦察方式，土河就是固定、被动、定时的部署。下属一向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土河作用下属可举一例，少帅自会明白。例如在山头要道以细沙填平，每日检施，打扫干净，人马入境，只要观察沙土印痕，便知足迹多少，所以即使对方摸黑潜行，仍瞒不过属下耳目。”

陈老谋笑道：“这是以前彭梁帮对付其他帮会的手法，搬到我们少帅军来用而已！”

任媚媚横陈老谋一眼道：“帮会出身的人就是这样子哩！只媚媚从没想过今天竟是不住向人派钱，而不是索钱。”

寇仲心中涌起温暖，做好事总教人舒服，笑道：“这土河法果然有门道，不知情者肯定会着道儿，不过此法只能于特别环境下使用，定点察敌是必须的，不定点的侦查又如何？”

洛其飞答道：“游弋的主要任务有三；一是侦察，包括深进敌后，以种种手段刺探敌情；二是传递情报，通过秘密的网络和渠道，定日定时的把消息送回来，让专人收集分析，再转至有关部门。这方面的事虚先生落了很多心力否则不会像今天的完备。三为捉生问事，就是活捉俘虏，严刑拷问，套出没法从表面看到的情况。”

“严刑拷问”提醒寇仲战争不择手段的残酷本质，更使他想起尹祖文的

“七针制神”，暗忖若自己手下大将落入他手上，必捱不过这酷刑，所以有机会要先杀此人。

寇仲心悬洛阳的情况，此天下最具规模的三大名城之一的都会，就像汪洋怒海中一艘孤舟，随时会倾覆，遂问起虎牢的情况。

洛其飞道：“朱集刚吃过唐军一场大败仗，王世充想打通洛阳南路的希望完全幻灭；伊闭、颖阳相继失守，现在只余东路以虎牢为主的诸城仍在他旗下，形势未许乐观。”

洛其飞轻叹一口气，续道：“应该说非常危急，王世充当然晓得虎牢的重要，派出太子王玄应以重兵固守虎牢。李世绩乃深谙兵法的人，知不能马上强取虎牢采取迂回战术，先谋附近各城，以孤立虎牢，使王玄应不战自退。李世绩现正向虎牢东南另一大城管城进军。”

寇仲心叹王玄应算是老几，那里是李世绩敌手？问道：“守管城者是谁？”

洛其飞道：“管城守将郭庆，原为瓦岗军荥阳都守，与李世绩素有交往，瓦岗军失败后，郭庆归附王世充。”

寇仲色变道：“以王世充的多疑，怎会起用郭庆应付旧同僚李世绩如此失策。”

洛其飞道：“王世充有他的苦衷，首先郭庆是莱阳人，与荥阳、管城的地方势力关系密切，本身又有数千子弟兵。为此王世充对郭庆笼络有加，更把美丽的侄女嫁予他，希望这关系能起作用，听说郭妻对王世充是忠心的。”

寇仲苦笑道：“利字当头，政治交易买卖式的婚姻能起多少作用？唉！管城若完蛋，其他荥阳、郑州的守将不投降才怪！没有人肯为王世充父子卖命的，若守虎牢的是杨公卿，当是另一番局面。”

洛其飞道：“荥阳的守将是魏陆，郑州守将是王要汉和张慈宝，下属不太清楚魏陆和王要汉对王世充的忠心程度，肯否为王世充效死力？不过既能得王世充信任，当然非是那么易投降的人。至于张慈宝追随王世充多年，忠心方面该没有问题。”

寇仲叹道：“我们很快会晓得结果。”

此时手下来报，桂锡良、幸容的船抵达梁都外码头。

寇仲正等得心焦，大喜出迎。

徐子陵甫登码头，便给人把纸条塞到手里，打开一看，上面写着“撒下跟踪者，成都南郊惠陵见”两行字，下方署名郑石如。

徐子陵心中大讶，郑石如竟神通广大至此，可准确把握自己抵蜀的时间地点，安排手下暗里通知他见面的地点。想到这里，暗暗留心附近的环境，果然感应到有被人监视的感觉。

他虽非完全信任郑石如，却感到他没有恶意，他想见自己该是晓得有人心存不轨，故欲示警。

倏地飞身上马，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在几下呼吸间把马速催至极限，放蹄离开人来人往的码头区，望成都的方向奔去。即使跟踪者高明如石之轩，肯定会因措手不及下被他甩掉。

在书斋内，寇仲与两位识于儿时的老朋友桂锡良和幸容促膝谈心，言笑甚欢。

弄清楚两人现时的情况后，寇仲微笑道：“竹花帮现在分裂成两派，罪魁祸首是邵令周，只要干掉他的靠山李子通，保证邵令周立即向你们乞和臣

服，就看你们有否那个胆量。”

桂锡良叹道：“我们早知你有夺取江都之心，来前为此开过会议，作出决定。不是我们不想帮你，而是在目前的形势下任你神通彻地之能，亦没有可能在一年半载间办到。以沈法兴和杜伏威比你们强大得多的兵力仍徒劳无功，还损兵折将。你少帅军更没法能他们之不能，不若把精神放在彭梁，希望能守到宋军北上的一刻。”

寇仲像给一盆冷水照头淋下，脸上肌肉僵硬起来，皱眉道：“若正面攻城，我们当然全无机可乘。可是扬州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可从内部去颠覆李子通，例如先设法烧掉他的水师，我们可由大海入长江，以奇兵突袭，加上里应外合，杀他娘的一个措手不及，非是没有成功的机会。”

幸容苦笑：“大家兄弟，若有成功机会，我们绝不会袖手。问题是李子通已向李渊称臣，变成与杜伏威共事一主，沈法兴则正犹豫应否降唐，在这样的形势下，李子通再无近忧，故能把力量集中部署在钟离、高邮、延陵和江都四城，水师则分散在江都附近主要河道，俾能互相呼应，纵使你们能攻进江都，先不说你们有否足够兵力进行巷战，只要其他三城派兵从水路来援，当能迅速解江都之危。”

寇仲摇头道：“你们知否辅公佑和杜伏威出了问题，辅公佑对李子通有一定的威胁。”

桂锡良道：“杜伏威和辅公佑面和心不和，在长江是人尽皆知的事。不过他们互相牵制，辅公佑即使有心，却是无力。唉！不要奢望夺取江都好吗？我们比你更清楚老家的情况，邵令同与李子通狼狈为奸，对城防控制极严，我们的人根本没法渗透进去。”

幸容道：“李子通招揽大批江南武林的好手，你和小陵虽武功高强，可是双拳难敌四手。照我们的情报只是江都城内足有二万李军的精锐，加上城外两个营寨的驻军及水师船队，只江都一地兵力达五、六万之众，你们进城容易，离城却是难比登天。我们讨论良久，最后仍断定你全无胜算。”

寇仲颓然挨住椅背，叹道：“你们该不会诓我的，可是若我取不到江都，在这里是等死的局面。”

桂锡良道：“坦白说，现在我们担心的不是你能否攻陷江都的问题，而是李子通会否从钟离水路北上突袭你的梁都。若我是李子通，就兵分两路一路把梁都重重包围，把你牵制在此，另一路则从海路攻打东海，那亦是他出身的地盘，城内仍有他的人潜伏。”

幸容亦苦口婆心劝道：“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会做放弃彭梁，从海路溜往岭南，再在那里扩展，先收拾沈法兴和林士宏，到南方尽归你旗下，站稳阵脚，才过江挑战李阀。”

寇仲捧头道：“你们的话不无道理，待我先想想吧！”接着哈哈笑道：“再不谈这些令人泄气的事，我们到城内找个地方喝酒，其他的事明天去想。整天工作是不成的，怎都要有轻松的时刻，对吗？”

徐子陵独自进入古柏森森，草木葱翠的陵园，只闻虫鸣鸟唱不见人，际此日落时刻，别有种懒洋洋的清静。

他对建筑已具备专家的欣赏眼力，一目了然的看出整个陵园以照壁、栅栏几神道、寝殿、阙坊及陵墓组成，排列在由南至北的中轴线上。

他本以为郑石如会在人因处等他，却是不见踪影，心想既然来到陵墓黄土之下长眠的又是名传千古三国蜀帝刘备埋骨之处，思古幽情油然而生，

遂转过上刻双龙戏珠菱形浮雕的照壁，通过上方悬有“汉昭烈陵”牌匾的栏栅门，踏上石兽翁仲分立两旁的神道，朝陵墓缓步而行。

万里斑给他留在陵园外草原僻处，他经一事长一智，对不熟悉的人总会防一手，故不愿爱马涉险。

他终于来到成都。

只要他愿意，一天时间他可抵达石青璇的幽林小筑，这美女是否正隐居谷内，或是因某些原因外游，让他扑个空。

去见她实需要一点勇气，而在这方面他从来不是个勇敢的人，最勇敢的往绩是在小长安闹市公然向师妃暄表示爱意。唉！

经过供奉塑像的殿堂。映入眼帘是一座高大的土堆，周围环以红色墙垣。土丘上草树丛生，茂密成荫。

惠陵终于出现眼前。

想到与刘备只是一土之隔，徐子陵不由心生感慨。

无论生前如何不可一世，纵横了得，还不是一坯黄土，长埋白骨。什么丰功伟绩，最后仍是烟消云散，了无痕迹。

终有一天他徐子陵会变成另一难枯骨，就像脚下曾叱咤一时的刘备。

郑石如的声音在背后响起道：“子陵欢喜刘备这个人吗？”

徐子陵毫不讶异的耸肩道：“我从没想过欢喜他还是不欢喜他。在我心中，他的形像很模糊，仿似是个没有什么鲜明性格的人。反是他的军师诸葛武侯、大将关云长、张飞和赵云都是铁铮铮的英雄豪杰。刘备能使这些超卓的人物为他所用，本身怎都该有点斤两。”

不修边幅，狂野依然的郑石如来到他左旁，冷哼道：“应说刘备是叨他们的光，爱屋及乌下不但被视为当时正统，已被史家塑造为‘信义着于四海’的人，事实上他并非讲信义的人，刘璋一片好心邀他入蜀，他却串通刘璋手下法正和张松，取蜀而代之。可知刘备根本是个心辣手狠的人，信义只是拿来装饰门面，利害攸关时那还有兴趣讲仁义。

伪君子实比真小人更可恶。”

徐子陵欲语无言，对此他比任何人有更深刻的体会。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在争天下的斗争中，从不讲天理人情，仁义只是笼络人心的其中一种手段。

郑石如叹道：“三国最了不起的人物是曹操，却背负恶名，使后人‘尊刘抑曹’。

看吧！刘备的陵墓正巍然矗立我们眼前，曹操的早荡然无存。刘备吃香，陵墓沾光。传说曹操临死前吩咐下属在漳河边设七十二疑冢好教狠他的人没法剖棺戮尸。这分明是后人虚构出来的故事，因曹操死时魏国兵权盛极一时，那会想到有人敢来搅扰他的皇陵。

后世的人却对他如此生安自造，可看得出人的偏袒是多么可怕。”

徐子陵皱眉道：“郑兄为何像满腹牢骚的样子？”

郑石如苦笑道：“我确是满腹牢骚，因为巴蜀这个月来风起云涌，一向风平浪静的成都再不安宁，动辄出现帮派互斗的乱局。”

徐子陵愕然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郑石如颓然道：“还不是因‘天刀’宋缺送来的一封信？”

徐子陵心神剧震，晓得争霸天下之战，终因宋缺的参与把巴蜀武林卷进这可怕的大漩涡去。

第十一章 道穷则变

送走桂锡良和幸容后，寇仲策着千里梦到城外散心，无名在他头顶高空盘旋追随。

无论他如何忙碌，总找个时间让千里梦舒展筋骨，与无名戏耍一番。

这可是突利的教导，人和动物需时间培养感情，建立密切的关系。

无名在天空俯冲而下，寇仲发出鸟言，举起左臂让它降落，当坚硬的鹰爪抓上他腕口，他生出与座下爱马和跨儿血肉相连的亲密感觉。

或许会有一天，他落败逃亡，身边的兄弟逐一倒下，漫山遍野的敌人从后追赶，而筋疲力尽的他只有爱马爱鹰追随，在失去一切后，他会否学西楚霸王项羽般自尽？

寇仲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

当桂锡良和幸容痛陈利害，拒绝助他夺取江都，使他首次生出身处绝境的颓丧感觉，但却没有怪他们不够朋友，并体会到两人的苦处。他们现时身分不同，下面有数千弟兄在他们领导下混饭吃，不可能因他一个命令把全体人投进动辄全军覆灭的险境里。

他们的分析更是针对实际情况而发，他纵能攻进江都，可是在李子通准备充足下，他纵能得意一时，却难持久。即使出现奇迹，他成功把李子通赶走，可是当其他城池的李军在他阵脚未稳时全面反扑，他绝守不住江都，最终仍难逃被歼的命运，他怎忍心让信任自己的手下白白去送死。

想起窦建德破黎阳城后的巷战，他整个背脊凉浸浸起来。当时窦军以多出敌人十倍以上的优势军力，敌方主将又率众外逃，守城兵员经多天昼夜不眠的苦守致筋疲力尽，士气低落，他们仍要逐寸逐尺的杀往城内去，为最后胜利付出伤亡惨重的代价。

江都可不比黎阳，他纵使尽起彭梁四万少帅军攻入城内，仍破不了规模比得上长安皇宫的江都宫，当年若不是笼里鸡作反，岂会那么容易推翻杨广。

他少帅军大部分将士都是没上过战场打过硬仗的新丁，无论训练如何精良，对自己如何忠心不二，南上战场即遇上最惨烈逐街逐巷的斗争，怎吃得消。

寇仲脑海幻出鲜明的景象：他和手下攀上城墙，突破缺口，杀进城内，蓄势以待的守军潮水般从四方八面涌杀过来，箭矢雨点般从墙头、哨楼和掣高点洒下，带起一蓬蓬的血肉。

皇宫的精兵不断增援，城外营地的军队蜂拥而至。

寇仲不由打个寒兢，生出不寒而栗的骇然感觉。

当洛阳城破，李世民率军东来，李子通则从后截断他所有南退的水道陆路，无险可守的彭梁能支持多少天？

他应否接受桂锡良和幸容的劝告，趁可以逃走时溜往岭南？

不过这样他的少帅军也完蛋了，除宣永的二千手下，卜天志的巨鲸帮众，与及双龙帮数百兄弟，其他人都是彭梁一带土生土长的人，他们怎能舍

下家人，陪他到僻处南隅的地方。

宋缺又会怎样看他？会否因他不战而逃撤去对他的支持？

左不行，右不成，左右为难，进退无路的滋味令他难过苦恼得想大哭一场，以宣泄心内怨愤。

桂、幸两人的话，把他最后一个希望粉碎。

郑石如和徐子陵在惠陵外一处山头乱石堆处坐下密话。

郑石如道：“大约一个月前，宋智来巴蜀见独尊堡的解晖，带来宋缺的一封信，信内说得很客气，宋缺表示为坚持汉人正统，决意全力支持寇仲统一天下，希望以解晖为首的巴蜀各大派系保持中立，待他和寇仲与北方诸雄分出胜负后决定去向。信内没有半句威胁人的说话，可是却令整个巴蜀武林反转过来。今年的中秋你不妨看看，那冷淡凄清的情况肯定会令人心酸难禁。”

徐子陵开始对这狂放骄傲的人有进一步的了解，他的古道热肠，对平民百姓的关切，绝非那些满口道德，开口闭口为国为民的人可比。他的关怀是发自内心的。

徐子陵皱眉道：“解晖与宋缺一向关系密切，是否因为此须推翻与师妃暄的协议，致惹起轩然大波？”

郑石如叹道：“事情若是这么简单就好哩，接信后三天，解晖与羌族的‘猴王’奉振、瑶族的‘美姬’丝娜、苗族的‘鹰王’角罗风和彝族的‘狼王’川牟寻在独尊堡举行汉族和巴蜀四大少数民族的高峰会议，让众族主亲阅宋缺的手书。由于此事关系重大，四大族主都不敢仓卒决定，须回去与族中长老商量。可是解晖在会上指出宋缺此信来得太迟，而他更不看好寇仲，登时在会上引起一番争议，最后不欢而散。”

徐子陵听成大感意外，好一会才道：“宋智当时仍在成都吗？”

郑石如答道：“宋智在成都逗留两天便离开，解晖是在宋智离开后召开此会。”

徐子陵大惑不解道：“宋缺并不是请解晖站在他的一方，只要他保持中立，解晖的儿子解文龙娶的又是宋缺之女宋玉华，为何解晖却是逆宋缺意见的人，而其他少数民族反肯听宋缺的劝告？”

郑石如道：“还不是私心作祟。李渊曾先后派来三个使者与解晖密谈，内容如何外人当然无从知道，可以推想是李渊许以爵位厚禄，因为每趟使者离开后，独尊堡均大事庆祝。”

徐子陵道：“我们很难怪责解晖，江湖上一诺千金，他既答应洛阳城破后归唐，当然不能因宋缺一封信推翻协议。”

郑石如晒道：“问题是现在并非一般江湖协议，而是关乎到巴蜀的存亡。你不知道宋缺对巴蜀的影响有多大，宋家控制着输入巴蜀的用盐，过半的贸易都掌握在他手上，宋家的水师船队更称霸南海和长江，随时可从水路攻来。这些还不是问题，问题在宋缺的威胁力，谁不晓得宋缺不但是天下第一刀，更是雄材大略的军事地理大家，违逆这样一个人的意旨，后果实不堪想像。”

徐子陵道：“郑兄对宋缺有这样的了解并不出奇，可是四族之主为何如此忌惮宋缺？”

郑石如道：“应说是尊敬才对。在他们心目中，宋缺是最能善待少数民族的汉人，做交易从不会骗他们半个子儿，对岭南一带的众多弱势民族更是

爱护有加。若要巴蜀回族的人挑选他们最拥戴的天下之王，必是宋缺无疑。”

徐子陵苦笑道：“可惜与他关系本是最密切的解晖却不会从这立场去看整件事。但坦白说，我反觉得解晖的看法明智正确。若他推翻与李渊的协议，必若怒李渊，而目前则是李阔占尽优势，宋缺能统一南方形成对峙之局已相当不错。为庞大的家族设想，解晖不是没有他反对宋缺的苦衷。”

郑石如沉声道：“请恕我直言，子陵犯下解晖同样的错误，就是低估宋缺。要忍，宋缺比任何人都能忍。故能避过与杨坚冲突，多年来在岭南养精蓄锐，培植各方面的人才。以杨坚的实力，仍不敢冒险进军岭南，可见对宋缺的畏敬。”

顿了顿仰首望往星空，缓缓道：“可是当蛰伏多年的怒龙从潜伏处冲天而起，却谁都挡不住他。没错，他似是错失良机，让李阔坐大；寇仲的少帅军既处于无险可守之地，且是未成气候。不过你该比我更明白寇仲。宋缺加寇仲，我敢说肯定能将整个形势扭转过来，有一天解晖会为他今天的决定后悔。”

徐子陵不由想起宋玉华，她给夹在中间，左右做难。她是具有才慧的好女子，早预见今天的情况，故来求自己勿要让寇仲和宋缺见面，自己却有负所托。唉！

郑石如双目射出狂热神色，道：“不瞒子陵，宋缺是我在天下众多人物中最崇敬的人，曾下过工夫研究他平定南疆和击退外夷的战略手段，更观察他做生意的手法，他老人家实是文武全材，善于以奇制奇，有鬼神莫测之机。不到他真正行动，谁都看不透他的才智本领。现在看来他和寇仲虽似处于下风，但说不定这形势是他蓄意营造出来的，为的是要别人低估他。”

徐子陵一震道：“我和寇仲似乎也低估了他。”

郑石如深吸一口气道：“我深信自己对宋缺的看法绝不会错，终有一天我的猜测会被证实。”

徐子陵仍是半信半疑，皆因无论宋缺有什么鬼神莫测之能，打仗可非两人对垒，会受其他人事和客观的条件牵制。

郑石如道：“你道是谁告诉我你今天会来成都，包保你猜估不着。”

徐子陵心忖难道是石青璇，想想又没道理，她一向不问世事，且对自己来蜀全不知情，摇头道：“郑兄揭盅吧！”

郑石如微笑道：“是胖贾安隆。”

徐子陵失声道：“竟是他？”

郑石如道：“昨晚安隆找上我，着我通知你香家务要趁你到巴蜀来见石青璇的良机，以有心人算没心人，不择手段置你于死地，着我警告你。”

徐子陵心对此事确是离奇，除非石之轩命安隆这么做，否则安胖子绝不会对自己这么好心。可是石之轩为何要这样做？他深心中暗暗想到答案，却不愿承认。

郑石如沉声道：“我问安胖子为何这么关心你的安全，安胖子苦笑不语，还嘱我不要告诉你消息从他那处来。安胖子因何助你？”

徐子陵茫然摇头，说不出话来。

寇仲召来手下文臣武将，挑灯夜话。

出席者有虚行之、宣永、任媚媚、高占道、陈老谋、白文原、焦宏进、查杰、牛奉义、卜天志、陈长林、洛其飞。少帅军的领袖全集中到少帅府的大堂，颇有首次朝会的味儿，不过却在晚上举行。

寇仲坐在大堂向门一端的主座，其他人分坐两旁。

寇仲神态从容，谁都看不出他适才苦思不解的失落颓丧。

众人当然晓得他有重要的话要说，屏息静气待他开腔。

寇仲目光瞄过众人，夷然笑道：“适才和桂帮主谈过，才知自己想法天真。李子通把兵力分布在江都隔江的延陵，扼守江河交汇处的钟离和最接近我们南疆的高邮，战略上非常高明，我同意桂帮主的看法，若我们进军江都，必败无疑。”

众将无不色变。

宣永发言道：“据桂帮主的瞧法，李子通会否向我们用兵？若他令高邮和钟离的军队分从陆、水两路北上入侵，我们应付起来会非常吃力。”

寇仲耸肩道：“这正是桂帮主担心的事。但我敢肯定李子通没这胆量，正确点说该是李世民对李子通没有信心。”

任媚媚不解道：“少帅可否解释清楚。”

寇仲道：“李子通既已归唐，李世民就是他的主子，李世民并不奢望李子通能消灭我，所以当会命李子通全力牵制我，同时防范我南攻江都。李子通兵分四城，说不定出自李世民的意思，否则以李子通的怯弱怕死，怎会不把兵员集中江都。”

虚行之同意道：“少帅之言甚是。”

卜天志忧心忡忡的道：“若我们给李子通牵制至动弹不得，一日洛阳城破，李世民大军东来，李子通则进犯我们南疆诸城，我们岂非两面受敌？”

陈长林道：“唐室的水师和李子通的海船队，有足够能力截断我们运河水道的交通和封锁沿海诸城。”

寇仲微笑道：“我们当然不能坐以待毙，解决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在洛阳城破前先击垮李子通，这叫择弱而噬。”

众人听得一头雾水，刚才寇仲说过攻打江都必败无胜，这刻又说要击垮李子通，岂非前后矛盾。

只有虚行之含笑不语，显是请到寇仲葫芦内卖的是什么药。

寇仲欣然道：“行之请把看法说出来，看看是否与我不谋而合。”

虚行之笑道：“是否引敌来攻，然后乘虚而入，避重就轻，舍难取易呢？”

寇仲拍扶手叹道：“知我者，莫若行之。谁能告诉我有什么方法可引李子通那傻瓜来攻打我们？”

众人无不被他有力的分析，发自内心的庞大信心感染，士气立时昂扬起来。

焦宏进不屑的道：“我认识李子通这个人，志大才疏，既胆小如鼠，又是好大喜功。

若非趁宇文化及离开的空档，比杜伏威和沈法兴先一步进城，江都那轮得到他。只要让他以为有机会为唐室立大功，兼之他一向认为我们羽翼未成，必可引他出兵北来。”

陈老谋怪笑道：“李子通这兔崽子今回有难哩！我们何不佯攻江都，诈作把梁都的重兵开往前线，李子通见有机可乘，肯定会命钟离的兵从水道来袭，我们可迎头痛击。”

寇仲欣然道：“陈公的话说中我一半心意，但别忘记这兔崽子的胆很小，当以为我们攻打江都，只会把钟离的兵调返江都保护他，那敢贸然北上。”

听到这里，与座请人无不晓得他智珠在握，心内有整盘计划。

寇仲道：“将心比心，一个本身胆子小，不战而降于唐室的人会怎样去猜测敌人呢？”

查杰忍不住问道：“他会怎样想？”

这句话带点天真的味儿，惹得人人莞尔，气氛轻松。

寇仲心忖自己驾御属下之法，该不会比李世民逊色多少，哈哈笑道：“当然是以为对方也像他般没胆子啊！”

哄堂大笑，忽然间，前虎后狼的处境再不可怕。

寇仲双目闪闪生辉，挺脊张肩，正容道：“今趟就当是行军的演习，我们把梁都的二万兵调走一万五千人，往东海开去，更把船只集中往东海郡，只留下二十八艘飞轮船作秘密武器。”

虚行之抬腿叹道：“李子通当误以为我们势穷力竭下须撤退往岭南，为抢立大功，必来攻无疑。”

任媚媚皱眉道：“但我们集兵东海，也可以是从海路进攻江都。”

寇仲沉声道：“所以军队开动的时机非常重要，虎牢城破的一刻，就是我们动军之时。我敢保证李世民早有命令着李子通阻我们逃往南方，所以当他怀疑我们少帅军有逃亡的意思，必竭尽所能来阻止。在公在私，李子通也不会放过我，我寇仲就利用他这种心态歼灭他。各位回去好好想想，如何做好这场戏？我们的目标不是江都而是钟离。李子通既失钟离，高邮势将难保，所以钟离是他必争之地，到时我会令他进退失据，有力难施。”

众将轰然答应。

第十二章 幽林小筑

徐子陵重临弦索夜歌、蛾眉妙曼，穷朝极夕，颠迷醉昏，一向别立于中原纷争之外的成都，恰在另一中秋佳节来临前的十多天，份外有一番感触。尤其因宋缺和寇仲的南北相连，宋阙和李阙南北两个最强大力量正面交锋一触即发，争霸之战势要卷南荡北，巴蜀因处长江西端源头，对控制长江有无比的战略意义，在这样的情势下，将难独善其身。

表面看成都富丽繁华如昔，徐子陵戴上弓辰春的面具，先到著名的上莲池街的焯花客栈安顿好马儿，肯定没有人跟他后，只身往找住在花林坊的侯希白。

依侯希白夜夜变歌的生活方式，要在这时候找侯希白，到与长安上林苑齐名的散花楼该比到他家找他机会大点，不过他一心侦察侯希白家居的情况，看敌人有否对他的小窝展开严密监视，遂先到此一行。

要杀他或寇仲岂是轻易，直到今天，不管是强大如当年的李密、宇文文化及，目下声势最盛的突厥和李唐，仍没有人能办到。

香玉山绝非不自量力的人、要趁机杀徐子陵却是别无选择，因与香家的存亡极有关系。照徐子陵的推想，香玉山的手段不外是招揽大批亡命之徒，以种种下作卑鄙的手段设伏，趁其不备施以暗算。

此时他步进一道横巷内，倏地跃起，收摄心神，耳听八方，逢屋过屋，

往侯宅潜去。

他再没时间心情和香玉山纠缠，索性抓起个人来拷问，找出敌人藏身处，以雷霆万钧的手段来个下马威，把威胁消除。

一个飞身，扑伏在与侯宅只一巷之隔的邻房瓦背，对面的侯宅乌灯黑火，他往四方探索，绕侯宅绣转兜一厘，到肯定没有暗中监视的人，跃住宅内，侯希白果如所料并不在家中。

徐子陵心中大讶，因何竟不见有监视者，难道香玉山猜到他已生警觉，所以放弃计划。他为人洒脱，想不通的事就不去想，正犹豫该否到散花楼寻侯希白，心中一动，飘然离开。

寇仲躺往卧榻，从他的角度往旁边的小窗外望，可见到一小截宁静的星空。

他深切感受到要战胜敌人，首先要战胜自己。当日慈洞大会战前，他正因想通此点，回复信心和斗志，虽然最后仍在李世民超凡的手段下惨败离开，但仍轰轰烈烈的与威慑天下的李军硬撼连场，毫不逊色。

现在少帅军比王世充的处境更不如，在计穷力竭下挣扎求存，可是若他自己不振作，谁会来可怜他的少帅军。

自出道以来，他一直在逆境中奋斗，培养出不屈不挠的斗志。但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他想出来对付李子通的计策与战略的成败关键颇带点侥幸的成份，一旦李子通按兵不动，他将一筹莫展。

可是他对自己的计划仍满具信心，因为经多次接触，他早摸清楚李子通的性格为人。

只要他能把握将钟离取到手上，江都已有一半落到他手上。

多么希望有徐子陵在他旁边，他可把心中的忧虑尽情倾诉，互相探讨。但现在只能自己默默承受，还要在手下前表现得信心十足，这就是身为最高领袖的苦处。

侯希白坐在荒宅瓦脊处，与夜色星空融为一体，衣袂飘飞的凝望悬在半空的月亮，徐子陵来到他旁坐下，微笑道：“希白尼别来无恙，若我不是猜你失去往青楼的心情，今晚定要失诸交臂。”

侯希白一震道：“石师……唉……石师……”

徐子陵苦笑道：“你石师不但安然无事，还差点要了小弟的性命。”遂把惨败的情况详细道出。

侯希白听罢立即变得生龙活虎，整个人轻松起来。道：“我真不知是悲是喜，我溜回成都来，是因不敢面对残忍的现实，一边是我最好的兄弟，另一边是好是歹总是一手栽培我成材的师尊。”

徐子陵明白的道：“现在好哩！并没有弄出人命。我们已错失对付令师的唯一机会，以后只有他来杀我们，我们陷于绝对的被动。”

侯希白叹道：“这有什么好？子陵是否刚抵成都？”

徐子陵点头道：“我准备明早起程往幽林小筑，希白兄有同行的兴趣吗？”

侯希白摇头道：“我当然希望能和青璇亲近，却绝不宜去，青璇见到我会勾起对石师的恨意，后果难测。”

徐子陵同意道：“希白兄所言不无道理，希白兄是否晓得小筑所在处？”

侯希白道：“幽林小筑位于成都北边凤凰山东麓太阳溪西岸的隐蔽小谷

内，景色极美，我是从石师口中得知小筑的大约位置，再经查访，才发觉小谷所在，却没胆子入谷探望青璇，既怕她不悦，又怕触怒石师。”

徐子陵不解道：“听你这么说，晓得小筑位置的该只你师尊一人，但当日杨虚彦和安隆如何能假冒令师向她发出信息，引她携印卷到成都来。”

侯希白露出沉凝神色，缓缓道：“我曾思索过这问题，会否是石师在变得性格邪恶时，将小谷位置向杨虚彦泄露，好假他之手除去爱女？”

徐子陵点头道：“此事大有可能，否则安隆怎敢和杨虚彦合作对付石青璇？但既是如此，为何他们不直接到小谷去杀人夺卷，而要如此转折施计？”

侯希白道：“杀人容易，夺卷困难，他们怎晓得印卷藏在什么地方。且他们非是没有顾忌，若石师变回多情的人时，悲愤之下说不定会杀安隆和杨虚彦为青璇复仇。所以两人或只敢夺卷，而不敢伤害青璇。这只是我的想当然，实情如何，除非抓起安隆来拷问，子陵有没有兴趣？”

徐子陵想起安胖子示警之事，摇头道：“我明天见青璇要紧，不宜节外生枝。听说现在巴蜀以解晖为首的汉人和其他族系，因宋缺的一封信生出分歧，争持不下。”

侯希白讶道：“此事尚未传开，子陵何以刚到成都，竟晓得此事？”

徐子陵没有瞒他，把郑石如的事道出。

侯希白愕然道：“难怪子陵会查问起谁会晓得幽林小筑位置的事，不过照我看对方只知道你来成都，却不知道小筑所在，否则何须打草惊蛇的遣人来跟踪你？”旋又失笑道：“香家凭什么来对付你？真是不自量力，不拿个镜子来照照看。”

徐子陵摇头道：“低估别人会有不测之祸，就象我们低估令师碰了一鼻子灰。香玉山这人武功虽不怎样，心计却狠毒沉着，且比任何人更了解我和寇仲，只看他没派人监视你在成都的另一多情寓，可知他非常谨慎。”

侯希白一呆道：“说得对！那明天我怎都要陪你走一趟，顶多在谷外等候你。”

徐子陵皱眉道：“你怕他们对付青璇吗？”

侯希白晒道：“他们怎有此胆量，我只怕他们在入谷的小道伏击你。”接着剧震道：“不对！”

徐子陵关心石青璇，给吓得一跳，骇然道：“不对在什么地方。”

侯希白的俊容直沉下去，道：“假设香家晓得小谷所在，情报定是来自杨虚彦。杨虚彦是兵行险着，因与师尊关系恶化，故借别人之手来博一铺，最理想是石师闻青璇被害再陷精神分裂，这可能性非常大。小谷乃绝地，只有一个入口，是伏击的理想地点。”

徐子陵色变道：“幸好得你提醒，此事确大有可能，因为香家后面有赵德言支持，你石师若有不测，赵德言在统一魔门的路上再无对手。我们既知你石师的唯一破绽是青璇，赵德言和杨虚彦肯定更清楚。”

侯希白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即赶去，日出时应可抵达小谷。”

两人那敢延误，立即离开。

天尚未亮，寇仲策马携鹰，在城外纵情驰骋。爱马和爱鹰均成为他战场上最亲密的伙伴，等若多出一对脚和在高空俯察大地的眼睛，它们更是他最忠心的战友。

他让无名自由地在空中飞翔，受过严格训练的无名，只会从他手上取食，不虞敌人以诱饵毒害。

回城时，宣永和洛其飞在城外迎上他。

洛其飞神色凝重道：“管城守将郭庆终于向李世绩投降，切断虎牢和郑州一线郑军的联系，令荣阳和郑州岌岌可危。”

寇仲色变道：“郭庆的妻子不是王世充的侄女吗？为何竟不战而降了？”

宣永道：“李世绩派手下头号谋臣郭孝恪携劝降信去见郭庆，分析天下形势，晓以利害，郭庆终给说动，其妻力劝不果后自杀身亡。”

寇仲叹一口气，道：“虎牢输得太快哩！王玄应有什么动作？”

洛其飞道：“王玄应率军欲谋收复管城，给李世绩挥军半途拦截，两军争持不下，看来王玄应只能无功而退。”

寇仲一呆道：“王玄应那是李世绩对手，李世绩只守不攻，是要减低伤亡，因他有信心得管城后可不费一兵一卒再降荣阳和郑州，孤立虎牢。”

宣永道：“我们现在怎办好？”

寇仲勉强振起精神，消化这坏消息，沉声道：“立即通知杨公往这边撤来，行程须绝对保密，因为他的五千兄弟将是我们攻占钟离的秘密武器，此着奇兵，保证能给李子通一个惊骇。”

洛其飞道：“我们可利用飞轮船在晚上分批把杨公的军队运送，应可避人耳目，给我十天时间，可把他们安置于附近的秘密地点。”

寇仲道：“这就成哩！假撤退必须立即进行，就让李子通以为我们见势不妙，想溜之大吉，这方面你们有否想出周详的计划。”

宣永苦笑道：“计划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少帅嘱我们回去想。结果每人各想出一套来，须少帅定夺。”

寇仲大感头痛，心忖这就是领袖之苦，表面则哈哈笑道：“我们回去立即举行会议。”

凤凰山位于成都东北多扶平原之西，主峰高起百余丈，山势雄伟秀丽，蜿蜒数十里，四周峰峦透迤，群山环抱。主峰高出群山之上，拔地而起，形似展翅欲飞的凤凰，故有“凤凰山”的雅号。

穿过凤凰山往南行，漫山古木、野草委萎，一道河溪从西北境蜿蜒而来，流往东南，两岸长满枫树，际此秋盛之时，枫叶部分转红，红黄绿互相辉映，造成丰富的色感层次，景色极美。

徐子陵在侯希白引路下，沐着清晨温煦的阳光，渡过河溪，沿凤凰山往南走的支脉全速飞掠。

过枫树林，穿山峡，景色忽变，只见林木深茂，池潭依山势高低以奔突的飞流相连，山沟地势如层层台阶，高低瀑布飞泻漫溢，水声鸣鸣，疑无路处竟别有洞天，大有柳暗花明，寻幽探胜之妙。

野树依池潭山势盘根错节，苔草流碧，流水或夺泻而下，或分级飞坠，水击顽石，形成无数水流回旋激溅的动人景像。

两人跃上一道飞瀑顶端巨岩处，眼前豁然开朗，眼下是一望无际的原始古林，左方是凤凰山脉尽处，以几座环合的山峦作结，右方是延至地平的荒野林海。

侯希白指着左方的山道：“幽林小筑就在群山环围的山谷内，子陵现在该明白我为寻此秘谷，费了多少脚力。”

徐子陵心忖这确是隐居避世的桃花源，既与世隔绝，自可与世无争。点头道：“我虽曾得青璇指点，可是若没有希白无带路，肯定会摸错地方。”

侯希自叹道：“所以若没有人指点，明知幽林小筑在成都附近，休想寻到这里来，我是从石师处获悉小筑设于凤凰山尾，经一番工夫始寻到这里来。我们去吧！”

两人滑石而下，进入森林，庞大的古树参天而立，灵兽奇禽在林叶间跳跃飞翔，生趣盎然。

他们在林木间疾行，倏地空间开阔，现出一间小石屋，屋旁有碎石道往前延伸，左弯右曲的没在林木深处，看不见小谷入口。

幽林小筑，终出现眼前。

徐子陵若不是心悬石青璇，定会到小屋内一看，这该是一代刀法大家“霸刀”岳山结庐终老之地。想起他自惨败于“天刀”宋缺刀下后，郁郁不欢，背着失意、血仇和耻辱而逝，徐子陵岂无感慨。

侯希白移往林木环绕的小屋旁，透窗瞥上两眼，回到徐子陵处，细察小径的痕迹，道：“青璇应是经常打扫小屋，里面纤尘不染，这该是岳山的居所，他的坟墓当在附近不远处，想岳山一代之雄，最后寂然埋骨此地，富贵名利，不外如是。”

徐子陵知他看不到有人踏过小径的遗痕，故放下心来，有闲情说话。

徐子陵顺口道：“不知……唉！都是不说啦！”

侯希白恍然道：“人死灯灭，一切皆空。子陵想问的当是师母的埋骨处所。据我所知，这可是妃暄告诉我的，师母晓得自己时日无多，携青璇往大石寺，歿后遗体火化，骨灰送往慈航静斋。静斋主持本要把青璇接往静斋抚养，却为青璇拒绝，在大石寺住了两年，重返小谷潜居。唉！那段日子真不知青璇是怎样过的。”

徐子陵不胜感慨。

侯希白道：“照我看应没有外人来过，我就躲在此处，子陵自己去见青璇吧！若你要多留几天，出来知会我便行。”

徐子陵道：“我完成送天竹萧的使命，说两句话后立即离开，不会让你老哥久等。”

侯希白微笑道：“或者她欢喜你多陪她两天？否则怎肯告诉你隐居之所，千山万水的来到，只说几句话不嫌浪费吗？”

徐子陵摇头苦笑，举步前行。

侯希白在后方道：“我们的担心仍是存在的，子陵最好警告青璇，着她提防杨虚彦。”

徐子陵挥手表示听到，脚步加速，没进林路尽头。

终于到了再见石青璇的一刻。她是否会拒人于千里之外，若她仍是那副似有情还无情的样儿，自己能否打破宿命，尽一切能力去争取。

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他会为将来的幸福，也为她的幸福而努力吗？

第十三章 幽谷惊变

会议上众人各陈己见，有人提议诈作撤离，事实上暗中潜往秘处；有人提议以船运走兵员，中途卸人，代之以石头，保持吃水深度，船上扎布假人诸如此类。

总合各方意见，竟没有人支持一场大规模的行军动员，让少帅军从西疆的梁都，横过少帅国，到达临海的东海郡。

只虚行之和宣永笑而不语，没有说话。

任媚媚道：“梁都位于运河要冲处，屯驻重兵不但可迎击循运河北上或南来的敌人，且可支援南北的城镇，若真的抽空兵力，会影响我们少帅国的存亡。梁都可不像江都和洛阳那种坚城，若敌人准备充足，只要四至五万人即可把梁都重重围困，日夜攻打，那时我们将进退失据，军心大乱。”

卜天志亦道：“若李子通兵分数路来犯，而我们的军队则因长途跋涉不能兴，兼之敌人实力是我们的数倍以上，我们势将无力反击，坐看城池逐一陷落。故以诈兵为上着。同样可达到少帅的要求。”

寇仲心中暗叹，诸将的意见均以稳打稳扎为上，不敢犯险，提出的理由均在情理之中，究其背后原因，皆因少帅国是由他们一手建立出来，刚办得有点成绩，故特别珍惜。

可是战争却是残酷的，是一个看谁损伤更大的游戏，有如下棋，舍此而得彼，着眼非是一隅的成败，而是全盘的胜负。

与座诸将除宣永外从没有参加过大型的战争，多是帮会头领出身，当然不会像他般处处着眼全局。

寇仲微笑向宣永道：“你怎么看？”

宣永肃容道：“现在我们处于劣境，必须以非常手段才能突破难关。李子通与杜伏威和沈法兴缠战多时，仍能保江都不失，可知并非能轻易瞒骗的人。少帅在我心中是非常人，只有非常人始有非常手段，下属一切听少帅的吩咐。”

寇仲首次发觉他这位首席大将于骁勇善战、沉着稳重两项优点外的另一长处，就是懂得如何配合作为最高领袖的他，令他在众见纷坛中，说出来的话更有份量。事实上寇仲仍未想得如何在不伤害手下请将的情况下，申述自己的看法。

虚行之欣然道：“宣镇所言甚是，不论是黎阳之战。慈涧之战，少帅均是以奇兵制胜，说到用奇，天下恐无人能胜少帅。”

众将全体露出心悦诚服的神色，因虚行之说的是天下公认的事实。从竟陵守城之战，挫退宇文文化及、大破李密、扬威塞外，到虚行之提及最近的两场著名战役，寇仲确立了他无敌的威名。不过“无敌”的称誉并非永远可靠，如李密一铺就把所有筹码输掉，现在他们面临的情况更是凶多吉少。

陈长林恭敬的道：“我们只是各抒己见，最后当然由少帅定夺。”

寇仲哈哈笑道：“长林不必和我这么客气，大家是兄弟，自然是有商有量。哈！”

顿了顿从容道：“我们对目标并无二致，只在达致的手段稍有参差。现在李子通高垒深城，按兵不出，令我们攻无可攻，也是守无可守。依孙子兵法，必须攻其必救之处，才可引他空巢而来。这必救之处就是我们骗他若形势危急，我们少帅军会放弃彭梁，撤往岭南，这是李世民绝不容许发生的事。而因时间无多，洛阳城陷在即，所以我们只有一个机会去骗李子通。劳师动众似属不智，但若我们视此为行军演习的机会，将可一举两得。用兵首重行军，即使在城外校场把军队训练至如臂使指，没试过长程行军的队伍始终称不上是精锐。至于如何应付李子通的突袭，这将是另一个问题。眼前要务，是引李子通从高墙后走出来，救其所必救。杨公的军队就是我寇仲的奇兵，

至于其中细节，我们再仔细商议。”

这番话说得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众人明白他的心意，更信任他的判断，再无异议。

寇仲不由怀念徐子陵，与他说话从不用费力气，像眼前简简单单一件事那须如此反覆申明。更可知无论将和兵，他的少帅军仍是中看不中用、而李子通正是供他练兵的最佳对象。

终有一天，他的少帅军会在他悉心栽培下，变成纵横天下的无敌雄师。

洛其飞道：“刚接到长安来的消息，李密奉唐主李渊之命往山东招抚旧部，随行者尚有王伯当等人，行兵途上忽接李渊诏命，令李密一人返长安议事，岂知李密抗命不返，继续东行，被唐军追兵斩杀。”

寇仲心想又这么巧的，刚想起李密，就听到李密的死讯。

少帅堂内人人露出震惊神色，议论纷纷，有为他的下场惋惜，生出感叹。

李密聚义瓦岗，在中原一支独秀，大有取隋而代之之势，可惜连续犯错，先是杀翟让使瓦岗军内部分裂，未能乘势西取关中，接着在元气未复下对王世充用兵，被寇仲大破于北邙，竟弃李世绩于黎阳投奔大唐，种下今天杀身之祸。

宣永双目涌出热泪，颤声道：“大龙头在天之灵，可以安息啦！”

寇仲顺口问道：“王伯当下场如何？”

洛其飞道：“听说王伯当不但没有陪李密死，且没有获罪。”

寇仲失声道：“什么？”他是目睹当时情况的人，王伯当怎能免难？除非他就是私通李渊的内奸。

洛其飞见寇仲关心此事，继续报告道：“李渊派魏征携李密首级往河阴安抚李世绩，同行者尚有沈落雁，以示李渊对李世绩的信任。”

寇仲向宣永道：“立即把这消息以最快方法飞报大小姐，她会非常欣慰。”

宣永忙着人去办。

接着众人再讨论行军细节，寇仲终于发觉他少帅军最大的弱点，就是缺乏经验丰富善于军队后勤补给的人才。

军队的后勤补给由两大条件决定，就是本身的生产力和运输的部署，当军队远征他方，军需物资和粮饷的供应直接影响到远征军的成败。突厥人到哪里抢到哪里，以战养战，这方面问题不大，他寇仲却不能这么做。

后勤补给又可大分为随军补给，就地补给和专线补给三方面。

随军补给就是依赖军队征战携带的军用物资作应急性的补给，由辎重兵负起运输、保管的重任。在他的少帅军中，这方面的兵种并不完备，只是虚应故事，皆因少帅军只试过一趟出征，远程奔袭曹应龙、朱粲和萧铣的联军，由于速战速决，又不用攻城掠地，所以只每人随身携带足够粮草便成。但当对付的是李子通的城池，当然不可如此马虎用事。

就地补给只适用于境内用兵，由旗下城池供应补给，至于专线补给则是通过设定的路线，把物资从大后方送往远离国境的前线，像李世民攻打洛阳，先沿大河设站，令物资可从关中送往关外。负责专线补给的补给军与辎重兵同样重要，对远征军是不可缺一。

现在他少帅军总兵力达四万人，但真要出征，至少其中一万人须负责辎重和补给的工作，加上须人留守少帅国的重要城镇，实际上他可开往战场

的军队将不过二万人。

寇仲全力补救此一破绽，调将造兵，忙得天昏地暗，最后决定由卜天志负责补给、牛奉义主管辎重。

一名亲兵匆匆入堂，禀告道：“宋家三小姐玉致求见少帅！”

寇仲整个人从龙座弹起，失声道：“她竟来了？”

徐子陵终进入幽林小谷，一个令他梦索魂牵却从未踏足的地方。

他曾多次驰想幽林小谷是怎样一处人间胜地，直至此刻身历其境，始知是无法凭空猜想的。

在群山环汇形成的宁静幽谷内，溪水于林木中蜿蜒穿流，溪旁婆婆树木间隐见几间小石屋，若他推断不错，溪水该绕过屋前，流至谷口形成清澈的池潭，再流往谷外去。

谷内枫树参天，密集成林，郁郁葱葱，遮天蔽日，山崖峻峭，石秀泉清，能避世隐居于此，人生尚有何求？

际此红日初升，小谷沐浴在晨曦之中，满山红叶，层林如染，阵阵秋风吹来，百鸟和鸣，清新之气沁人心脾。

池中大石从水底冒起，或如磨盆，或似方桌，清泉石上过，小鱼结伴游，充满自由写意，不染尘俗的意味。

徐子陵耳听流水淙淙，沿溪而行，绕过清池，踏着满枫叶的碎石小径，心神升华，一切似幻疑真，就像在一个美梦中不住深进，每跨前一步，离开冷酷无情、充满斗争仇杀的现实世界愈远。

林路弯弯曲曲，忽然豁然开朗，一个优美的身形映入眼帘。

就在屋前溪水旁一方盘石上，一女子双足浸在水内，正全神专意的洗濯衣裳，长发下垂，看不见玉容，但瞧其衣着神态，不是石青璇尚有何人？

徐子陵却一震隔溪止步，看着对岸似不知他存在的女子，双目射出前所未有的锐利凌厉的神光。

石青璇在他心中形象的深刻，是外人难以理解体会的，纵使此姝体型神态、衣着有七、八成酷似，他仍一眼看破对方非是石青璇。他一颗心同时直沉下去，难道终来迟一步，石青璇已被对方加害？

想到这里，立时杀机大盛。

女子双手一颤，显生出感应，缓缓抬起俏脸、朝他瞧来。

徐子陵心头剧震。

竟是大明尊教的妖女“毒水”辛娜娅，当日他在小长安城外荒郊，见过她和烈瑕同行，不禁暗怪自己疏忽，竟想不及此，且恐怕悔之已晚！先不说在慈涧附近阔羯因他被玲珑娇杀死，只是石之轩辣手击毙“善母”莎芳和尽戮其随员，大明尊教绝不肯罢休。

他们想杀石之轩不但力有未逮。日是无从入手，而石青璇遂成他们唯一的报复目标。

他们能晓得幽林小谷的正确位置，当是得杨虚彦指点，由此可知杨虚彦终与石之轩划清界线，再不认他为师傅。这更可解释石之轩为何对侯希白这剩下的徒儿如此和颜悦色，爱护有加。

辛娜娅美目透出冰冷的神色，神色却出奇地平静，缓缓起立，手上多出两把短剑，柔声道：“徐子陵！你今天死定哩！”

徐子陵感到身后有三人迫近，仍是神色如常，双目杀机敛去，把一切杂念排出脑海之外，因为他已准备大开杀戒，为石青璇讨回公道，天下再没

有人能阻止他。

淡然道：“石青璇是否死了？”

背后传来女子声音道：“石青璇已落入我们手上，你知机的就自废武功，我们可网开一面，让你们活下去。”

徐子陵忽然整个人轻松起来，不但听出此女之话言不由衷，更晓得石青璇得石之轩和碧秀心真传，要杀她容易，想生擒她是没有可能的事。且以她的性格，于死亦不肯落在敌人手上。

微笑道：“我从未学成自废武功这么高深的功夫，劳烦姑娘指点。”

身后响起男性的冷哼。

徐子陵一震道：“玉成！是你吗？”

“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徐子陵仰天长笑道：“好！段玉成！是男子汉的就告诉我，你们把石青璇怎样了。”

对溪的辛娜娅冷笑道：“你既想知道真相，我们就让你知道。石青璇死哩！”

徐子陵不为所动，一边抗拒段玉成凌厉特异的剑气，几可肯定他因练成《御尽万法根源智经》的武功，已脱颖而出，成为新一代的原子，沉声道。“玉成答我！”

段玉成以没有丝毫感情的声音道：“她确已死哩！”

徐子陵双目杀机一闪而没，双手负后。

辛娜娅发出一阵得意的娇笑声，冷艳清美的玉容露出不屑神色，喘着气道：“仍不相信吗？还你香尸又如何？”

徐子陵心神如被雷殛，井中月的境界终于失守，后方三敌在气机牵引下杀机大盛，同时出手，往他后背攻至。

际此一刻，辛娜娅背后屋内一人穿门而出，双手捧着其状极似石青璇的女子，手足软垂，在臂弯内头往后仰，长发披脸散垂。

这突然出现的人以黑布罩头，一身夜行黑衣，只露出双目，但徐子陵却可肯定对方是大明尊教的“大尊”许开山。

除烈暇外，大明尊教武功最高强的几个人尽集于此，可知他们要杀石青璇和他徐子陵的决心。

他终是低估敌人，安胖子的所谓“知会”更充满误导的成份，但已无暇分辨他是无心之失还是蓄意陷害。

许开山一言不发，把手上似再没有任何生机的女子照头往他抛来，同时追在其后。

一拳轰上。

辛娜娅跃往半空，越溪杀至。

徐子陵刹那间陷进前后受敌，不知该伸手去接可能是石青璇的遗体，还是应付敌人雷霆万钧的强猛攻势的劣境。

只要许开山有接近石之轩的身手，而辛娜娅则不在烈暇之下，不要说难为石青璇报血海深仇，恐怕将自身难保。

第一章 溪底顿悟

徐子陵晓得自己已掉进大明尊教精心布置的陷阱，对方一计不成又施另一毒计，务要令他无法突围，置他于死地。

先是以辛娜娅假扮石青璇诱他上当，若他贸然以假做真，大有可能被对方猝下杀着，暗算成功，倘不幸受伤，自难抵挡对方的必杀围攻。

接着是把这未知真假的石青璇遗体往自己抛来，而敌方五大高手则同时向自己发动最狂猛的攻击。

他虽没有机会回头张望，却推断出与段玉成袭背而来的另两把剑是属于火女和水女的，三把剑织成铺天盖地的剑网，把他的退路完全封锁，其巧妙处更令他无法往左右横移避开，只能向前硬闯。

段玉成的剑对他生出最大的威胁，剑气不断转移，攻无定点，显示出他学成《御尽万法根源智经》后可怕的实力。即使单对单，他要收拾段玉成仍要费一番功夫，何况在他四面受敌之时，兼之有水、火两女的辅助，使他更陷于绝对的劣势。

后路不通，前方更是极度凶险。

似失去生命的女体在空中不住翻滚，敌方最厉害的大尊许开山从下方掠至徐子陵下盘方位，拳劲无数股充满杀伤力和邪恶的气劲，翻腾不休的袭迫而至，即使没有其他人的威胁，要封格此拳仍是非常吃力。

辛娜娅两把短剑盘旋飞舞，幻化出重重剑影，从上方压顶而至，断去他上窜之路。

大明尊教五大高手，刹那间把他所有逃路封死，只余硬拼一途，那和要他送死完全没有差别。

际此生死存亡之间，徐子陵把对石青璇的生死顾虑排出脑海之外，心神进入井中月的至境，心内暗凝不动根本印，喝出真言。

“临！”

声震全谷。

真言法印乃佛门最高之秘，对邪魔外道更有先天相克的神妙效用，兼之徐子陵以融合道家长生真气，和氏璧奇气与邪帝舍利内蕴异气的真劲喝出，如有实质的同时贯进敌方五人十只耳朵内，此着防无可防，且大出对方料外，登时包括许开山在内，无人不受直接影响，全部身躯一震，本是雷霆万钧的夹击之势立缓一线，威力骤减。

最精彩是“女尸”亦闻言巨震，令徐子陵得知女尸是由敌人假冒，从而推得心爱的石青璇仍安好无恙，登时精神大振，激起挫敌求生的强大斗志。

在电光石火间，他记起石之轩闯出禅室的策略，哪敢犹豫，从不动根本印改为金刚轮印，喝出另一声轰天动地，能令邪魔妖魅心惊胆颤，退避三舍的真言。

“兵！”

一拳往假扮石青璇的“女尸”轰去，置其他人的攻势不理。

许开山不愧为大尊，看穿徐子陵的策略战术，更之在如此情势下乔扮女尸的己方成员无法及时躲避徐子陵全力一击，足尖点往冒出溪流的一方尖石，放弃攻击徐子陵，斜冲而起，往“女尸”掠去。

“女尸”则复活过来，变成荣姣姣，一脸惊骇神色，双拳欲封挡徐子陵把她锁紧笼罩的螺旋拳劲。

在快至常人无法看清楚的高速下，许开山表现出宗师级的身手，先一步拦腰搂着荣姣姣斜冲而起，右脚往徐子陵的拳头踢去。

徐子陵哈哈一笑，错身脱出许开山的庞大威胁，整个人轻松起来，使出真气速换的独家本领，倏地前移两步，拳化为掌，与另一掌会合成莲花状，一团高度集中的螺旋宝瓶气力即在掌莲内形成，朝上一托，宝瓶气离掌上冲，迎往辛娜娅，同一时间他滚往地上，坠进清凉的溪水去，暂时化去紧迫眉睫而来的杀身大祸，脱身重围之外。

段玉成、火女、水女三把长剑锲而不舍追至，分从三个角度往水中的徐子陵疾刺而下。

辛娜娅则闷哼一声，虽堪堪挡着徐子陵赠她的宝瓶真劲，娇躯仍要硬被撞得远抛开去，多少也受点创伤。徐子陵这出乎她意料之外的全力一击，岂是她容易消受。

徐子陵没入溪水下六尺深的水底，翻身仰躺，透过荡漾的清水把攻来三剑的角度、时间看个一览无遗。先吸一口水，两手运劲，三股水箭从两手和口中喷发而出，像三支水柱般从水底冲破水面螺旋射出，攻往段玉成、火女和水女脸门必救处。

发出混合螺旋劲的水箭后，他再贴水底骤移数丈，使其他敌人攻无可攻，无法掌握他的位置。

段玉成三人无奈下只好一同回剑疾挡徐子陵这别出心裁的水底奇招，硬给震返溪旁。

上方阴影盖天。

“大尊”许开山头上脚下从天扑至，双掌压水而来，虽未击实，可是置身水底的徐子陵再感觉不到先前有若游鱼款摆的轻松感觉，溪水变的如有实质，重若泰山，压得他心头发闷，最骇人是手足难以动弹，尝到这大明尊教最高领袖的厉害手段。

许开山或及不上石之轩，但功力肯定相差不远。可是徐子陵却不惊反喜，因为许开山急于杀他，犯上严重的错误。

事实上许开山的手法非常高明，把内劲贯注河水，使河水变成重若万斤的巨石，压得徐子陵无法动弹，只能以硬碰硬，抗他蓄势而来，从空中下击的全力出手，而不能像刚才般以水箭却敌。

问题是徐子陵从石之轩学来的测敌之法，恰好能在这特殊的情况下发挥出最大的效用。当许开山的真气与溪水结合，六尺许见方的溪水立即停止流动，像从溪底骤然冒上一方巨石，使流来的溪水亦被激得水花四溅，但最奇妙的是许开山劲气的强弱分布，真气运动的方式，竟有如一本书般清楚的写在每一寸的溪水中，藉此方便，使徐子陵完全把握到许开山这招的玄虚，窥探到他那遁去的“一”。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徐子陵从水底的两指戳出，迎上许开山穿水而来的双掌，指力的分布也不是平均的，迎上他左掌的右指占他全身功力八成有余，另一指只蓄有他两成的劲力，且用的是针对性的卸劲。

“水石”破碎，回复流动。

指掌交接。

徐子陵左手食指微缩，比右手食指稍迟一线才刺上许开山右掌心，这微妙的差异，决定双方的高下成败。

右食指以穿透性的螺旋劲与许开山正面交锋，许开山立吃大亏，全身剧震，被螺旋指劲破开掌劲，透脉入侵。

原来许开山两掌劲力分布亦非平均，而是右掌强左掌弱，以六四的比例分配，徐子陵用的却是以上驷对下驷之计，以强击弱，以弱迎强。精微处是先一步以强制弱，令对方的强亦变弱。

此时左食指才刺上许开山较强的右掌，劲气横泻，水花四溅。

外人看去只见两人指掌交击，岂能想得到其中玄妙精彩处。

许开山厉叱横生，硬给震得抛往溪面上空，喷出鲜血。

徐子陵也被他反震之力弄得血气翻腾，眼冒金星，知对方已受到不轻的内伤，强压下血气，借水力浮起，两脚后蹬用力，射出水面，隔空一拳往仍在空中的许开山轰去。

段玉成、荣姣姣、辛娜娅、火女、水女大惊赶至，仍迟一步。

许开山终是宗师级的高手，临危不乱，在空中一个翻腾，双掌封格。

“蓬！”许开山挡上的是高度集中的宝瓶气，那能吃的消，伤上加伤，再喷一口鲜血，断线风筝的往沿溪赶至的辛娜娅与荣姣姣滚去。

侯希白的喝声从谷口方向传来道：“恶徒休得逞凶，侯希白来啦！”

辛娜娅凌空接着被重创的许开山，以回纥语娇呼徐子陵听不明白的话。

徐子陵还以为对方要逃，冷喝道：“哪里走！”

似闻言急退的火女和水女竟同时射出数十点寒芒，往徐子陵罩来。

荣姣姣则迎上来援的侯希白。

徐子陵感到身体一阵虚弱，晓得自己因追击许开山至内伤加重，兼之真元耗损极钜，无力硬挡两女暗器，立即换气移避。

火女和水女继续后退，却非逃走，而是助荣姣姣应付侯希白的摺扇。

另一边许开山盘膝坐下，辛娜娅抛开一切，掌按许开山后背心，为他就地疗伤，徐子陵几可肯定他们有独门的疗治内伤秘法，可令许开山在短时间复原过来，那将是他和侯希白末日来临。

侯希白美人扇上下翻飞，堪堪挡住三女致命的狠辣招数，再无暇理会其他事。

“徐子陵纳命来！”段玉成人剑合一，化作长芒，朝他杀至。

徐子陵心中叫苦，无论段玉成千不对万不对，他也无法忍心伤害他。可是若脱不掉他的纠缠，俟许开山恢复作战能力，加上辛娜娅三个女将，他两人岂有侥幸之理。

剑光剧盛，气劲罩空而至。

徐子陵心神再震，眼前段玉成表现出来的实力大胜适才，可知早先他是留有余力，现在为护许开山，再无保留，尽显其从《御尽万法根源智经》学来的奇功绝艺，以徐子陵目下的情况，想杀他仍是有心无力，何况他在这问题上更是三心两意。

徐子陵后跃往溪旁一块石上，左手画圆，右手画方，生出一吸一卸的两股相反力道，应付对方铺天盖地攻来的剑气。

段玉成剑势凌厉，神色却是静如止水，但若他原式不变的攻至，一半剑气会被吸收，另一半则给卸开，只要徐子陵成功吸取他部份真气，反击的一招会令他非常难捱。

倏地万千剑影敛去，便回一剑，段玉成脚踏奇步，抢往徐子陵左侧，剑起倏下，分中疾劈，变化之精妙，叫人难以测度，更予人浑成一体，没有

半点瑕疵的感觉。

徐子陵那想得到他高明至此，用实的劲道反变成花招，吸无可吸，卸无可卸，若没受内伤，还可以硬挡他这雷霆万钧的一击，此刻却自知力有未逮。

庞大无匹的剑气，把他完全笼罩锁紧。

徐子陵两手施出大金刚轮印，同时往后飞退，退往小溪对岸。

段玉成冷笑道：“找死！”

他原式不变，斜掠而起，仍是照头往他刺来，在气机牵引下，徐子陵的退避引发他的剑气更如暴泻山洪，长剑生出“嘶嘶”刺耳的破空尖啸，大有一剑克敌之势。

徐子陵洒然笑道：“玉成仍是临敌经验未足哩！”

本往上迎的大金刚轮印改往下按，溪面登时水花四溅，一股粗圆的水柱从溪内激射而起，刚柱般急射段玉成下盘要害。

段玉成那想得到他有此一着，且是重施故技，立即乱了手脚，长剑改往水柱劈下。

“蓬！”水花四溅，段玉成硬给撞得掉回对岸。

徐子陵大喝一声，隔溪一拳往段玉成轰去。

段玉成阵脚未稳，慌忙横剑格挡。

徐子陵瞧着段玉成露出愕然之色，当然是因挡不到半丝拳劲而惊骇，此时宝瓶气已形成，脱拳而去。

“砰！”段玉成浑体剧震，往后挫退，俊脸血色退尽，显已受伤。

徐子陵亦感到一阵虚脱，未能乘势追击，他本以为段玉成会捱不起此拳受伤倒地，此刻见他仍撑得住，且没有吐血，可知《御尽万法根源智经》的武功，确是不同凡响。

许开山此时倏地立起，头罩露出的眼睛神光电射，喝道：“好武功，本尊再来领教。”

辛娜娅跃到段玉成旁，关心神色在俏脸上表露无遗。

徐子陵暗自提气，瞧着来到对岸的许开山，淡淡道：“许兄改变声音，又戴上头罩，可是能瞒得过别人耳目吗？”

许开山在对岸立定，摇头叹道：“想不到纵横不可一世的徐子陵，竟要命丧此谷，可惜啊可惜！”

辛娜娅和段玉成分别移到他左右，蓄势以待。

徐子陵则暗下决心，纵使要死，一定拉许开山陪他一起上路。

就在此刻，谷外传来尖锐的哨子示警声，透出非常紧急的意味。

辛娜娅和段玉成同时色变，许开山双目射出惊异神色。

徐子陵想不到他们尚有同党在谷外，心中暗震。

许开山眼神变化多次后，沈声道：“算你命大，我们走！”

三人说走便走，往谷口掠去。

徐子陵大喝过去道：“希白退开！”

侯希白收扇后退，荣姣姣三女无心恋战，随着许开山等转瞬间走个一乾二净。

徐子陵双腿一软，坐到地上。

侯希白赶到他旁，关切问道：“子陵没事吧？”

徐子陵急道：“你快出去看看，若是青璇回来立即示警，我必须尽快复

元，才能出来助你们。”

侯希白立即色变，二话不说的全速往出谷林路掠去。

徐子陵游目四顾，小谷宁和一片，流水淙淙，虫鸣鸟唱。

太阳刚抵中天，照得谷内林木更是层次分明，绿荫洒地，像适才的激烈战斗是从未发生过般。

他既心悬石青璇，又担心侯希白，虽未完全复元，忍不住长身而起。

先前与许开山的正面交锋，胜败只是一线之隔，论功力，许开山仍比他胜上一筹，所输的实是运气，而徐子陵则赢得侥幸，若非他终于体悟到石之轩身上学晓的察敌之法，找到许开山的破绽，势将错失良机，在敌众我寡下，难逃杀身之祸。

假若能把这察敌的手段用在置身水中以外的地方去，他等若学晓一半的不死印法，不但知所进退，更可因能掌握敌人气劲分布和运劲的方式，借劲卸劲以克敌，达至不死的至境。

如何能臻达这种境界？

警兆忽现，徐子陵往谷口方向瞧去，侯希白从林中小径转出来，神色凝重的来到他身前，沈声道：“石师来了！”

徐子陵大吃一惊，失声道：“你说甚么？”

侯希白道：“我说石师来了，应说他曾经来过。我到谷外时，打斗已经结束，大明尊教完啦！”

徐子陵明白过来，使许开山惊走的是石之轩，大明尊教的人今趟到巴蜀对付他的女儿，全在他的意料之中。

安隆是奉他的命令警告自己，教他防备。石青璇不在小谷内，大有可能是石之轩为令女儿免祸的布置，许开山等心切为莎芳报仇，惨陷石之轩巧布的绝局内。在某一程度上，连徐子陵亦被石之轩利用上。

侯希白续道：“两人伏尸路上，却不见另外四人，照我看他们定逃不过石师的手。”

徐子陵怕死的是段玉成，忙道：“我们去看个清楚。”

第二章 悔之已晚

寇仲匆匆赶到少帅府内堂，二十八名在门外守护的宋家子弟兵人人年少力壮、气宇轩昂、虎背熊腰、神气剽悍，一式青衣劲装，腰佩马刀，显是宋家军的精锐，于此非常时期，负起随行保护之责。

众人先向寇仲肃立敬礼，双目射出崇敬仰色，其中一人趋前施礼道：“二小姐在堂内等候少帅。属下宋邦，拜见少帅！”

寇仲的心早飞进内堂，恨不得三步变作一步抢进门去，却不得不向宋邦有所表示，一把抓起他双手，微笑道：“辛苦各位兄弟哩！”

众人齐声应道：“能为二小姐和少帅办事，是我们的光荣。”

寇仲给他们的整齐一致吓一跳，就像早知他会如此说话，预备好回应的。

宋邦低声道：“少帅请入堂见二小姐。”

寇仲忽然心儿卜卜的跳起来，离开宋邦，往大门走去，众宋家军让往

两旁。

跨过门槛，宋玉致优美高贵的情影映入眼廉，这美女背着他立在窗前，凝望窗外花园的景致，她以吉绿色花巾裹发，深红色锦带束结，穿的是粉绿翻领袍，乳白色紧袖上衣，下穿蓝、白、金三色相间条纹裤，黑革靴，英姿佩爽，又不失女性的抚媚。

寇仲的感觉就如一个离乡别井长期在外闯荡的游子，走遍万水千山，苦抗各式引诱后，终回到阔别已久的娇妻身旁，虽然宋玉致顶多只算是他的未婚妻子。

寇仲战战兢兢的轻步移到宋玉致香躯后，生出把她拥入怀内的强烈冲动，至少也要抓着她有如刀削的动人香肩，却终是怕冒犯她，令她不悦，只好柔声道：“致致！我来哩！”

宋玉致语气平静的道：“寇仲！唉！寇仲，你可知你的胡作非为，把人家害得多惨？”

寇仲虎躯剧震，终忍不住探手搭上她香肩，触手处充盈青春活力和弹性，动人的发香体香扑鼻而来，他再说不出口，本来很想告诉她自己如何思念她，可是万语千言，无从说起。

宋玉致轻轻一挣，似要摆脱他的手掌，当然无济于事，事实上她亦非真要挣脱，只淡淡道：“你可知我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寇仲此刻除宋玉致外心中再无他物，心迷身醉的道：“不是从岭南来吗？”

宋玉致轻轻道：“玉致尚未嫁你，你不可对人家无礼。”

寇仲像从一个美梦惊醒过来般，忙放开双手，赔笑道：“玉致息怒，我只是因久别重逢，情不自禁吧！”

宋玉致淡淡道：“你给我滚开少许！”

她说话内容虽不客气，但是语调温柔，显然并不是心中动怒，所以寇仲没有被伤害的感觉，还感到能碰她香肩而不受严责，与眼前美女的距离大大拉近。忙后退两步，欣然道：“滚开少许哩，致致究竟从甚么地方来的？”

宋玉致缓缓别转娇躯，面向这令她爱恨难分的男子，清丽的玉容静如止水，道：“我是从海南来的。”

寇仲一震失声道：“甚么？”

宋玉致白他一眼，会说话的眼睛清楚传递“都是你搞出来的事”这句怪责的话，语调保持平静，淡然自若道：“你离开岭南后，爹着手进行拟定已久的计划，先把林士宏迫得退守郡阳湖，这方面由智叔负责，联萧铣以对付林士宏，以种种手法打击和削弱林士宏的军力和生产力。”

寇仲探出大手，道：“我们坐下再说好吗？”

宋玉致幽幽盯他一眼，摇头道：“我欢喜站在这里说话，说完我要立即离开。”

寇仲缩手愕然道：“你要立即离开？为何如此来去匆匆？我怎舍得你走？”

宋玉致霞生玉颊，带点狠狠的顿道：“我爱走便走，狗嘴吐不出象牙。”

寇仲感到的却是未婚夫妻耍花枪的情趣，微笑道：“不要唬我啦！致致因何到海南岛去，晃公错不是与你们宋家势不两立吗？我今趟到长安没见到，他是否回到海南岛去？”

宋玉致没好气的道：“我们不是被邀请的。”

寇仲剧震道：“甚么？”

宋玉致叹道：“你当天去见爹，早该想到这后果。南海派与我宋家实力悬殊，爹肯忍让晃公错，只因投鼠忌器，现在爹既决定助你争霸天下，再无任何顾忌。明是动员北上，暗里却部署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攻占海南。当我们的船队进迫珠崖，晃公错等人仍在梦中，给我们攻个措手不及，仓惶逃走。现在海南和附近沿海郡县均在我们控制下，直接威胁沈法兴和李子通，我们的舰队离这里不到十天的海程。不过这只会使形势更为吃紧，迫李世民对洛阳作速战速决，并在我们北上前把你连根拔起。”

寇仲听得又惊又喜，头皮发麻，首次深切体会到李阀对宋缺的恐惧，绝非无的放矢，凭空想像。宋缺确是战略和军法大家，惑敌的手段更是出神入化，骗得人人以为他仍在结集兵力动员准备北上之时，在毫无先兆下对海南岛发动特袭，赶跑控制海南的南海派。

海南岛落入宋缺手上，等若给他取得长江以南海域的操控权，无论是李子通或沈法兴的水师，亦难与一直养精蓄锐、保存实力的宋家舰队硬撼。且宋缺要来便来，要到宋家舰队临门的一刻，敌人才会惊觉。在整体战略上，占据海南岛是精采绝伦的奇着。

此事对他的计划利弊难分。李子通或会被吓得龟缩不出，又成趁宋缺在海南阵脚未稳的时机，铤而走险，北上攻击他的少帅军，好与李世民大军合对抗宋缺。

宋玉致柔声道：“爹现在准备对沈法兴用兵，玉致今趟是奉他命而来，嘱你无论如何守稳彭梁，待他破沈法兴后与你分从南北循水陆两路攻打江都。照我们估计沈法兴顶多能撑上半年，明年春暖花开时，但愿我们可在江都见面吧！”

寇仲的心直沉下去，他的少帅军能撑上半年吗？宋玉致最后一句话，不但大有情意，且含有并不看好他因而有点生离死别的味儿，令他更是百感交集。

宋玉致垂下螭首，轻轻道：“我很累，你好好保重，玉致走哩！”

寇仲一把抓着宋玉致香肩，焦急道：“致致怎可以这么说走便走？”

宋玉致没有挣扎，却有种心力交瘁的麻木表情，淡淡道：“为甚么不可以？”

寇仲愕然道：“我们这么久没见面，难道除公事没其他话儿倾诉？”

宋玉致美目流露一丝凄然无奈的神色，柔声道：“你们男人家脑子除争霸天下和统一大业外尚容得下其他东西吗？好好保着你的少帅军是眼前你唯一该想的事，玉致对你再无话可说，爹要我嫁给你，我就依爹的条件嫁给你，明白吗？”

寇仲如受雷殛，在剧震中松手挫退，脸色转白，心中涌起万念俱灰的失落感觉。

宋玉致轻叹道：“若现在是太平盛世，我们偶尔在江湖相逢，玉致或会为你倾倒。

可惜时地均不适合，还可以向你讲甚么呢？自从你向智叔首次提亲，把玉致对你的少许好感彻底粉碎，我最痛恨是有条件的买卖式婚姻，偏是出自可让我心仪的男儿之口。寇仲你曾设法了解过人家吗？对玉致心内的想法你可有丝毫兴趣？你不能当我是个征服的对象和目标，就像江都或长安，视玉致只是战争的附属品。”

寇仲听得呆若木鸡，扪心自问，他虽记挂她、爱怜她，却从未关心过她芳心内的想法，例如她因何反对宋家争战天下诸如此类，只理所当然认为她喜欢自己。

宋玉致踏前两步，轻纤手，抚上他的脸庞，轻柔的道：“少帅好自为之，不要送啦！”说罢凄然一笑，就那么不顾而去。

火女和水女伏尸谷外，两者相隔达十多丈，可想像当时战况激烈，大明尊教诸人且战且逃，两女为保教尊舍命阻截石之轩，在他的辣手无情下玉殒香消。

两人一路寻去，到半里外再见两具男尸，赫然是五类魔中的鸠令智和羊漠，两人尸旁各有一副断折破裂的弩箭机，弩箭撒在四周地上。

侯希白检视两人的致命伤，下结论道：“确是石师下的手，表面不见伤痕，但五脏俱碎，一击致命。”

徐子陵想起惨死长安的尤鸟倦，点头同意，道：“他们定是奉许开山之命在这里设伏接应，为阻挡石之轩而送命。我们分头搜索，半个时辰后再到此处会合。大明尊教的人虽作恶多端，可是人死还有甚么好计较的？我们就让他们入土为安吧！”

寇仲呆坐内堂一角，瘫倒椅上，后枕椅背，茫然瞧着上方屋梁，首次为自己过往的行为感到深切的悔意。

惭愧、自责、悔恨一起向他袭来，他的功利心和无知把心爱的人彻底地伤害！

他只是自私地为自己的信念着想，却从未设身处地从她的角度和立场去为她着想过。

窗外黑沉沉的云低垂半空，似在反映他颓丧的心情！一股无以名之的伤痛使他身心受着万斤重石般的压制，说一句话，动一动，甚至思索他和宋玉致发展到如此田地的关系，也要费尽全身气力方能做到。

他或者可得到她的躯体，却不能得到她的芳心，纵然赢得天下所有战争又如何？却永远失去她。这些让他感到窒息的想法，令他觉得无比的孤独。在这一刻，再没有事情可使他感到有意义，更无法医治他深心内的创伤。

自责像无数锐利的尖针刺戳着他的心，彷彿一向强大的意志和自制力一下子消失殆尽，浑体软弱无力。

宣永的声音在入门处响起道：“禀告少帅，荣阳失陷哩！”

寇仲把“荣阳失陷”四个字在心中念了两遍，到第三遍清醒过来，坐直身躯。

宣永和洛其飞来到他身前，忧心忡忡的瞧着他。

寇仲勉强振起精神，道：“我没有事，坐下说话。”

两人分坐他左右，洛其飞道：“消息刚传来，我们早猜到魏陆会投降，却想不到投降得这么快。听说王世充派大将张志往荣阳传信，命魏陆发兵增援虎牢，岂知魏陆竟设伏生擒张志和其从人，接着开门迎接李世绩入城。”

寇仲听得清醒了点，心神转回冷酷的战场处，记起魏陆是荣阳守将，张志则是王世充御令有资格传他谕旨者。皱眉道：“管城、荣阳相继不战而失，郑州势将追随，王玄应如何应付？”

洛其飞道：“王玄应怕受敌四面夹击，不战而退，躲回虎牢去。”

寇仲心忖不知今天走了甚么坏运道，入耳的全是坏消息。摇头叹道：“我最清楚王玄应这没用的家伙，绝对没有死守虎牢的胆量和决心。他娘的！我

们的行军诈敌大计只好提早立即进行，老天爷一向照顾我寇仲，希望他老人家到今天仍坚持不变。”

忽然间他晓得无论如何伤心失意，也不能让个人的情绪影响他的少帅军，那关乎到所有爱护和拥戴他的人的期望和生命。

若有徐子陵在身旁就好哩！

两人在小溪洗擢手沾的污渍，心情沉重，不久前火女和水女仍是青春焕发，此刻却和鸠令智和羊漠长埋谷外林内黄土之下，对方虽是敌人，心中岂无感触！

他们搜索过附近方圆近十里的地方，再无任何发现，许开山、辛娜娅、荣姣姣和段玉成四人或能成功落荒逃走。以他们的武功，若非许开山和段玉成内伤未愈，纵正面决战与石之轩应有一拚之力。

徐子陵愈来愈感觉到石之轩的高明和可怕，难怪天下正邪两道对他如此忌惮！

大明尊教经此两役 善母莎芳横死，五类魔只剩下一个辛娜娅，伤亡惨重，其进侵中原的计划势必大受打击，短期内难以振作。

侯希白往溪旁大石坐下，仰望小谷上迷人的深黑星夜，叹道：“石师当有安隆助他，否则大明尊教的人不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

徐子陵点头不语，脱掉马靴，把赤足浸进水内，清凉的感觉使他波动的心情平复下来，重新听到谷内秋蝉鸣唱交织的声网。

侯希白往他瞧来，皱眉道：“青璇究竟到那里去？”

徐子陵摇头表示无法猜估。

侯希白问道：“那个你唤作玉成的是甚么人？似是子陵的旧识，剑法非常高明。”

徐子陵遂向他解释与段玉成的关系，并下结论道：“以前纵使他离开我们，大家总还有几分余情，经此一役，甚么余情都要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仇恨。我当然不会恨他，他却怕不会这么想，仇恨会像林火般蔓延，直至把一切烧成灰烬！”

侯希白点头道：“他肯定是个思想极端的人，一但对事物生出定见，谁都没法改变他。对我来说宗教只可欣赏不可沉迷，当宗教思想成为一种束缚，人将变成那种思想的奴隶。”

徐子陵苦笑道：“你这番话自己想想便算，万勿说出来，否则必惹起风波。对有信仰的人来说，他们信仰的本身已是一种解脱，自其自足，不假他求。”

侯希白晒道：“真理只有一个，世上这么多不同的信仰，那一个是真？那一个是假。

唉！这些事想想也教人头痛。”

徐子陵心忖正因人人信念不同，世上才会有这么多争执。

侯希白盘膝坐定，闭上双目，道：“子陵打算在这里等多少天？”

徐子陵想起寇仲，心中暗叹，摇头茫然道：“我不知道，见不着青璇，我始终不能安心。”忽然心中一动，朝林路瞧去。

侯希白亦睁开俊目，一眨不眨的瞧着同一方向。

在星光月照下，石青璇上戴青黑笠帽，身穿乳白紧袖上衣，锦花捆袖，外套乳黄短袄，翠绿色披肩，朱色长称，以青花锦带束腰，脚踏尖头履，正扰豪婷婷、悠闲从容的回来。

她没有掩遮玉容，也没改变容貌，步履轻盈，有如来自最深黑星空降世下凡的凌波仙子，她手上提着“青丝为笼系，佳枝为笼钩”的桑篮，随着她的出现，小谷仿似立即被一片馥郁的香洁之气笼罩包围。

两人大喜起立迎接。

侯希白更是看得目射奇光，如非没有笔墨随身，早提笔在美人扇上记录这无比动人的一刻。

石青璇容色平静，没有表示欢喜，没有表示不悦，美目淡淡扫视这两个在家门前的不速之客，最后来到小溪对岸，目光落往徐子陵脸上，露出一丝若月色破开层云的笑意，轻柔的道：“覬子！到今天才晓得来吗？”

第三章 箫怨歌悲

在迷茫夜雨下，寇仲肩立无名，跨坐千里梦，于梁都东五里许处的丘岗，瞧着少帅军不同的兵种，一队一队从下方官道往彭城方向开去。

陪伴左右的是焦宏进、白文原和十多名来自飞云骑的亲兵。

虽在蒙蒙夜雨中，他仍是形象鲜明，举凡经过的少帅军成员均可看到他的亲切送行，他本身便是提高士气的元素。

宣永是今趟大行军的统帅，昼伏夜行，不但是对少帅军严峻的训练，更关乎到少帅军的存亡。

寇仲清楚晓得这是一场豪赌，任何一个环节稍出问题，他永无翻身的机会。失去北方基地和少帅军这支精兵，以宋缺的实力，在回天乏力下唯有黯然撤返岭南。

宋家对他的期望，少帅军将士对他的信赖，与魔门的殊死斗争，他忽然感到这些重担子全落到他双肩，压得他的心就像夜空上的乌云般沉重。

洛其飞的手下侦骑四出，对运河上下游的情况作出严密的监察，一方面让杨少卿的军队能秘密潜来，另一方面注视下游锤离敌军的动静。卜天志则负责从水道把杨军送来的重责。

李子通会作出怎样的反应？事实上寇仲没有丝毫把握，一切只能委诸老天爷之手，若他老人家要亡寇仲，寇仲只好认命。

徐子陵想不到石青璇会有这么一句亲匿的话儿，登时整个人畅快起来，有逍遥云端的飘然感觉，仍不忘施礼道：“石小姐你好，这位是……”

石青璇美目溜到侯希白处，回复淡漠的神情，香肩微耸道：“谁人不识侯公子呢？”

侯希白洒然道：“侯希白拜见青璇小姐，我到谷外等候如何？有甚么事你们可随时召小弟进来。”

石青璇秀眉轻皱，淡淡道：“为甚么要避往谷外去？侯公子既是徐子陵的朋友，青璇当然竭诚招待，请两位进来喝口热茶，好吗？”说罢飘然越过小溪，领先进入石屋内去。

徐子陵和侯希白想不到石青璇这么易与近人，均喜出望外，忙随在她身后入屋。

石屋内是个布置清雅的小厅堂，石青璇燃起一角油灯，两人在一边坐下，这天姿国色，以箫艺名传天下的石才女神态悠闲的在烹茶，心中都有种

难以形容的温馨滋味。

石青璇的态度亲切中保持距离，热情中隐含冷漠，但已足令他们受宠若惊。

她不说话，两人更不敢说话，怕破坏小屋的宁和。

接过石青璇奉上的香茗，徐子陵忍不住道：“刚才……”

石青璇柔声道：“不要说刚才的事，人家不想知道。子陵还未答青璇的问题，为何今天才来？”

徐子陵哑口无言，道：“这个，嘿！这个……”

石青璇把热茶送到侯希白手上，到两人对面坐下，“噗嗤”笑道：“无词以对吗？青璇不是怪责你，你不是爱云游四海吗？凑巧没云游到这偏僻的地方来，对吧？”

侯希白见徐子陵窘得俊脸通红，帮腔道：“在下最清楚子陵的情况，他空有云游天下之志，可惜苍天直至今日仍不肯予他机会。”

石青璇淡淡笑道：“都是青璇不好，爱看徐子陵受窘的趣样儿。唉！青璇仍未有谢子陵援手之德，为岳伯伯完成未竟的心愿。”

徐子陵知是谢他除去“天君”席应的事，想谦说只是举手之劳，又怕过于自夸，因能击杀席应颇带点侥幸成份，胜来不易。忙答道：“全赖岳老在天之灵保佑。”接着解囊取出天竹箫，说出来龙去脉，双手递予石青璇，退回原座。

石青璇接过天竹箫，欣然道：“尚大姐太识青璇的心哩！青璇怎当得起她的爱宠。”

徐子陵再次感受到与石青璇相处的酣畅写意，不过她虽从不掩饰对自己的好感，可是在两人间总像有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侯希白充满期待的试探道：“青璇小姐不试试这管箫的音色吗？”

石青璇笑嗔的白他一眼，娇笑的道：“贪心！”说罢把天竹箫提起送到香唇旁，轻轻吹出一个清越的音符。

箫音像起自两人内心深处，又像来自还不可触的九天之外。

侯希白动容道：“难怪秀芳大家不惜千里之外，令子陵送来此箫，只有青璇配得上此管箫。”

石青璇花容转黯，美目蒙上凄迷之色，神色的变化是如此突然，看得两人心神剧颤，想到她定是感怀自身无奈的遭遇，难以自持！

在石青璇毫不费力的香唇轻吹下，天竹箫响起连串暗哑低沉的音符，音气故意的满泄，发出磨损颤栗的音色，内中积蓄着某种奇诡的异力，令人感受到她芳心内抑压的沉重伤痛，不禁想到她可能正在心灵内无人能窥探到的秘处默消着滴滴情泪！

箫音回转，不住往下消沉，带出一个像噩梦般无法醒转过来沉沦黑暗的天地，领人进入泪尽神伤的失落深渊。

箫音忽又若断若续，地似是用尽全身力气，再无法控制箫音，天竹箫仿似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把仅余的生命化作垂死前挣扎的悲歌。

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徐子陵忘记了自己，感到整个灵魂随箫音颤栗。

“犯羽含商移调态，留情度意抛管弦。”

究竟何事惹得她真情流露？借箫音尽诉芳心内的委曲和悲伤？可是她神色仍保持平静，只一对秀目射出“一声肠一断，能有几多肠”的悲哀！

那种冷漠与悲情的对比，份外使人震撼。

侯希白不知是感怀自身，还是勾起对石青璇令人肠断的身世，早泪流满脸，于箫音欲绝处，忽然掌拍椅子扶手和唱道：“蜀国多情多艳词，雕墙清怨绕梁飞。花都城上客先醉，若分岭头人未归，响音转碧云驻影，曲终清漏月沉晖，山行水宿不知远，犹梦玉钗金缕衣。”

石青璇箫音一转，似从无法解脱的沉溺解放出来，变得缠绵悱恻，闻音断肠。

又仿如阴山雁鸣，巫峡猿啼，配合侯希白苍凉悲越的歌声余韵冲霄而起，填满屋内外的空间。

侯希白歌声一转，从嘶哑低沉，变得温柔情深，续唱道：“遥夜一美人，罗衣沾秋霜。含情弄竹箫，弹作陌上桑。箫音何激烈，风卷达残云。行人皆掷烛，栖鸟起迴翔。

但写卿意苦，莫辞此曲伤。愿逢同心者，飞作紫鸳鸯。”

徐子陵给箫音歌声能追魂慑魄的力量把他对自身的控制完全冲溃，际此月夜清幽的时刻，潜藏的哀思愁绪像山洪般被引发，千万种既无奈又不可逆转的悲伤狂涌心头，情泪夺眶而出。

侯希白唱到最后咽不成声，只余箫音在虚空中蹒跚独行，即使最冥顽不灵的人亦会被箫音感化，何况是徐子陵和侯希白这两个多情种子。

箫音再转，透出飘逸自在的韵味，比对刚才，就像浸溺终生者忽然大彻大悟，看破世情，晋入宁柔纯净的境界。

石青璇清美的玉容辉映着神圣彩泽，双眸深沉平静，本来笼罩不去的愁云惨雾云散烟消，不余半点痕，美丽的音符像一抹抹不刺眼的阳光，无限温柔地轻抚平定两人心灵的褶皱。

“纤纤软玉捧暖箫，深思春风吹不去。檀唇呼吸宫商改，怨情渐逐清新举。”

箫音逐渐远去，徐子陵蓦然惊醒，刚好捕捉到石青璇消失在门外动人的背影。

雨丝从天上漫无休止的洒下来，装载酗重的骡车队驶过，车轮摩擦泥泞发出的嘶哑声，此起彼伏。

寇仲的心神飞越，想到正在洛阳外围进行的战争。

若有对错，他直到此刻仍不晓得自己立志争霸的决定是对还是错？以往他只须为自己负责，承担所有责任，现在则不能弹此调儿，凡事必须为所有追随自己人着想。

他首次感到生命不再属于他个人所有，因为任何一个错误，包括眼前大规模的行军，牺牲的决不只是他一个人。成为少帅军最高领袖，再不能像以前般妄逞英雄，他甚至要把一向最着重与徐子陵的兄弟之情也放在次要的地位，凡事都以少帅军的荣辱利害为主，这想法令他生出不寒而栗的感觉。

幸好现在徐子陵与他目标一致，否则真不知如何是好。

很多以往从没动过的意念出现在他的思域内，在此之前无论他处身如何恶劣的环境，打不赢便跑。何是现在他已与少帅军合为一体，存亡与共，再没有凭个人本领来去自如的潇洒轻松。胜负之间不但没有难以逾越的鸿沟，且只一线之隔，若少帅军全军覆没，他亦耻于独活。

宋玉致对他的指责是对的，他自决定出争天下，以统一中原为己志后，再容不下其他东西，更没资格去容纳生命中其他美好的事物，从没有比这一

刻，他能更深切体会到自己的处境。

金黄的月色洒遍小谷每一个角落，石青璇坐在溪旁一方石上，双足浸在水里，天竹箫随意地放在身旁，仰起俏脸凝望夜月。

徐子陵悄悄来到她旁，在另一方石头坐下。

石青璇樱唇轻吐，柔声道：“子陵为何要哭？”

她仍保持仰观夜星的姿势，看得专注深情，使她的话似乎在问自己，而非身边的男子。

徐子陵给她这一句话勾起刚才的情绪，热泪差些儿再夺眶而出，恨不得伏入她怀里，搂着她纤腰，把心中的委曲和怨屈尽情倾吐，让她爱怜地抚慰他。

可是这突然而来的冲动只能强压下去，尽力令自己灵台清明，心安神静，轻叹一口气，却仍不晓得该如何答她。

侯希白留在屋内，宁静平和的幽谷，像只属于他们俩的天地！

石青璇对徐子陵没有答她毫不介意，柔声道：“人的归宿是否天上的星宿呢？若真的如此，我的归宿该是那一颗星儿，子陵的归宿又在那里？”

徐子陵把目光从她秀美的轮廓投往星空，因月照而变得迷蒙的夜空里，嵌满无数的星点，心中涌起微妙复杂的情绪，身旁的美女就像这夜空般秘不可测，拥有她就像拥有无边无际的星空。

在这一刻，他忘记人世间所有事物，就只剩下师妃暄和石青璇。

两女选的都是出世的道路，不同处在师妃暄的路子是舍弃凡尘的一切，包括男女间令人颠倒迷醉的恋情，追求的是从她视为一切皆空的凡尘，超脱过渡往生命彼岸某一神秘处所。她的志向是勘破而非沉迷。

以逃避来形容石青璇的出世或者不太恰当，但她的避世总带点这种意味！以往徐子陵对她一直持有这看法。可是今趟身处她安居的幽谷，听到她自白式的箫曲，他的看法已被动摇。事实上她正以她的方式去感受生命的真谛，她不是避世而是入世，她要逃避是人世间的纷争和烦恼，与大自然作最亲密的接触，体会到别人无暇体会的美好事物。

从没有一刻，他能比现在更了解她。

她向他表示无意四处游历，因为幽谷本身自己自足，她根本不假外求。

他和师妃暄的热恋在龙泉开始，在龙泉终结，不须由任何一方说明，双方均晓得事实如此。

他现在是孑然一身，没有任何感情上的束缚，而幸福就在他身旁，他可以打破宿命又或接受命运，为自己去争取？

第一趟对石青璇的心动，发生在去年中秋之夜的成都闹市中，而到独尊堡小楼的悲欢离合，他一直把对石青璇的思慕压制，强忍忆念的折磨！到适才再得闻她的箫音，长期抑压的情绪顿时释放出来，他觉得已失去自制的能力。

他更深刻地感受到自己对她的依恋，也感到自己的不配，自惭形秽的悲哀！那不是身份地位的问题，而是他仍不能抛开一切，与她共醉于天上的美丽星空。

假若他尽诉衷情，得她垂青，转头自己又要离开她，甚或战死沙场，岂非只能为她多添一道心灵的创伤！

要命的是没有一刻他像现在般那样感到需要她，没有她的天地会空荡荡得令他难以忍受，淡淡的清香从她娇躯传来，是那么实在，又是那么虚无

飘渺，可望不可得。

他多么希望能把她拥在怀里，一遍又一遍的吻她每一方寸的肌肤，以全身的力量对她说：“我们永远不要分离。”

但残酷的现实却令他不敢有丝毫行动，多半句说话。

石青璇终往他瞧来，“噗痴”娇笑道：“呆子在想甚么？为何十问九不应的？”

徐子陵一震迎上她的目光，再转往她擢在溪水中的完美晰白的双足，一群小鱼正绕在她双足间畅泳，不识相的还好奇地轻噬她动人的趾尖，一时竟傻兮兮的道：“为何唤我作呆子呢？”

石青璇顽皮的道：“你是呆子嘛！只有呆子才会问人为何叫他作呆子的，对吗？呆子刚才为何要哭？人家可没有哭哩！”

徐子陵心中一荡，忍不住反问道：“你开始时吹出这么悲哀的曲调，不是想叫我们哭吗？事实上青璇也在哭泣，箫音就是你晶莹的泪珠。”

石青璇美目变得深邃无尽，蒙上凄迷之色，柔声道：“徐子陵会为人家抹泪吗？”

徐子陵剧震道：“抹泪？”

石青璇目光重注夜空，轻轻道：“青璇很久没先前在屋内那种情绪，是你害人不浅。”

徐子陵心神俱震，一种奇异的情绪紧攥着他，她不知多少遍说他是呆子，是否真如石之轩所言般，自己是个不解她情意的大傻瓜呢？

石青璇浅叹道：“你是个可恨的呆子，上趟一句话都没说就溜掉，累得人家几天不敢离谷采药，若非师妃暄来见我，人家还以为你是和她结伴离开，没法分身到小谷来让青璇有谢你的机会。”

徐子陵一震道：“青璇！”

石青璇又往他瞧来，秀眸深注的柔声道：“现在一切都没关系啦！徐子陵终于来了，虽是为尚秀芳作跑腿，总算来过，还哭过。”

徐子陵有千言万语，却不知那句能恰当的表达心底里的奇妙感觉，一阵比任何时候都要浓烈的温馨占据他他全心全灵。

月儿此时移到山峦后看不见的地方，幽谷内的林屋隐没在黑暗中，溪水不再波光闪闪，只剩下满天繁星和广阔深邃的夜空，世上除他们两颗跃动的心外，再不存在任何人事。

第四章 芳心之秘

石青璇悄然立起，微笑道：“随人家来好吗？”

不待徐子陵答应，就那么赤着玉足，衣袂飘飘的踏着小溪中此冒彼起的石头，朝绕往小屋后林木深处的源头掠去。

徐子陵依依不舍地离开坐处，追在她身后，随她沿溪左弯右曲，深进林木茂密处，疑是溪尽，却豁然开敞，一道充满活力的小瀑布从半山隙缝处冲泻而下，奔流在苍翠欲滴的山谷崖壁上，到崖底后形成小潭，被密林阻隔，在另一边既看不到这里的别有洞天，且听不到水瀑奏响的天然乐章。

石青璇立在水瀑前唯一的一块大石上，别过俏脸喜孜孜的道：“快过来！”

徐子陵怎敢不从命，落到她香躯旁。

水瀑有如布幕般垂落下来，激起飞溅水花，水滴四外抛洒，在星辉下仿如银珠万颗，充满活力。

聆听着仙乐般的水流声，四周的虫鸣天籁，嗅着石青璇香躯发出的动人芳香，漫空星辰，山风徐徐拂脸而来，忽然间徐子陵完全忘掉自身的烦恼，忘掉外面人世间一切纷争，飘飘然不再晓得身在何处。

石青璇别过俏脸往他瞧来，嫣然笑道：“远来的客人，这儿好玩吗？子陵是除娘外，第一位被青璇邀到这儿的人。”

徐子陵只要往她靠近寸许，便可与她作肩碰肩的亲密接触，可是这寸许的距离，却像不可逾越的鸿沟。心中一热点头道：“我从没有一刻像现在般忘忧无虑，过去和将来都不存在，眼前一刻却是永恒不灭。我追求的幸福生活，就该是眼前这样子，但这想法也令我感到痛苦，青璇明白我的意思吗？”

石青璇柔声道：“明白一点儿！听子陵的语气，谷外仍有你舍割不下的人事，对吗？”

徐子陵叹道：“我想坦白说出我的心事，只希望青璇不会怪责。”

石青璇娇躯微颤道：“人家怎会怪责徐子陵呢？只是怕自己受不了，青璇习惯孤独的生活，从没想过改变，你也明白吗？”

徐子陵心头一阵激动，往她靠近，自然而然的贴靠她香肩，感觉到她的血脉在肌肤下的跃动，再没法控制缺堤般的心潮，迎上她迷网的目光，沉声道：“既是如此，为何告诉我小谷所在处？从那天开始，幽林小谷成为我心内最神秘最美丽的处所。我虽在谷外的红尘打滚胡混，却从没有一刻不记挂着小谷。今天终于来啦！还在这里和青璇分享小谷的秘密。青璇是否须负起部份责任？”

石青璇微一错愕，接着双目透出笑意，横他一眼道：“好吧！大家直话直说，你只分享了小谷部份的秘密，另一部份还在那里！”说话时探出玉手，纤指指向瀑布上老树盘错处。

她没有挪移娇躯逃避与他的触碰，已使他整颗心灼热起来，引发暖流遍走全身，融融曳曳的不知身在何处，羽化登仙不外如是，体念至此不由勇气陡增。

他非是没有和其他女性有过亲密接触，例如沈洛雁或商秀珣，可是从没有一刻像日下的轻轻触碰更令他心动神颤。

循她指示瞧上去，欣然道：“青璇准备和我分享吗？”

在他灼热迫人的目光下，石青璇先白他深情万种的一眼，然后垂下臻首，显露天鹅般线条优美的雪白脖子，轻柔的道：“你不是有心事要说吗？先说出来听听？”

徐子陵冲口而出道：“不怕受不了吗？”

石青璇容色回复平静，凝望水瀑出处，淡然自若道：“你要人家负责任嘛！青璇只好负责任给你徐子陵看。”

徐子陵一字一字的缓缓道：“我不但要分享小谷的秘密，还要分享青璇小姐心中的奥秘，弄清楚为何青璇小姐可吹奏出这么感人肺肺的箫音？”

石青璇软弱地往他靠倚，轻叹道：“这好像不是你原先想说的东西，对

吗？”

徐子陵坦然道：“确不是我原先准备说的。不过并不打紧，我现在糊涂至六神无主，只晓得挑最想说的话向你倾诉。我忽感到无论向你说甚么，青璇都不会真的怪我。”

石青璇“噗痴”娇笑，站直娇躯，白他一眼道：“说吧！快说！看我可忍受至甚么程度。”

徐子陵移转身体，变得脸向着她，深情的道：“我想脸向着脸的坦诚向青璇说。”

石青璇没有依他之言，如花玉容现出苦恼的表情，轻轻道：“徐子陵啊！勿要迫人太甚好吗？”

徐子陵感到正为自己的幸福努力争取，一切来得如此发自真心，情不自禁，浑然天成，从没有一刻，他有如此强烈的感觉，不肯错过得到幸福的机会。他缓慢却坚定的道：“因为我若不把话说出来，可能永远失却说这话的机会。青璇是否准备迁离幽谷？”

石青璇娇躯剧震，粉脸血色尽褪，终别转娇体面向他，语调出奇的平静，道：“你怎能猜到的？”

徐子陵伸手抓着她两边香肩，深深望进她清澈明媚的双目内，道：“那是一种没法解释的直觉，因为青璇怕再见到我，更怕见到石之轩。”

石青璇一阵颤抖，似是茫然不晓得徐子陵正抓着她一对香肩，只想逃避他炽热的目光，喃喃自语般道：“石之轩？徐子陵？”

徐子陵心头涌起无法抑压的爱怜，不忍逼她，凑到她脸庞数寸近处、柔声道：“不要想他，只想我们间的事。为何要避开我？”

石青璇深吸一口气，回复少许平静之色，仰起俏脸往他瞧来道：“当人家求求你好吗？不要再问。噢！你抓得人家好痛哩！”

徐子陵心中一阵痛楚。

他怎舍得用力过猛抓痛她，石青璇的“你抓得人家很痛”实是语带双关，以带点哀求的语气求他放过自己，让她继续过独身的生活。这句话当然是大有情意，所以显得这么无力抗拒他的进迫。

事实上打从开始石青璇从没掩饰自己对徐子陵的好感和情意。这形成她芳心内的矛盾和挣扎，表现出来的是对徐子陵若即若离。她的处境颇为微妙，一天不迁离出生的幽林小谷，一天她不能割断与人世间各种纠缠不清的恩怨。她告诉徐子陵小谷的位置时，早起了离开小谷，另迁他处之心，只有这样，她才可过真正避世隐居的生活。

不过她尚有未了心愿，就是藏在谷内的《不死印卷》和岳山的遗憾。这两件事都间接直接的由徐子陵为她完成，可是造化弄人，她却另增徐子陵这阻她避世的心障，所以有请他“勿迫人太甚”之语。

徐子陵终于来到小谷，兼之大明尊教来犯，使她痛下决心离开这令她没法忘记过去的伤心地。刚才的箫曲由悲泣逐渐提升至轻灵飘逸的意境，正代表她从痛苦解脱出来的意愿。

现在是他争取她的最后机会，假如他轻轻错过，会变成永远的遗憾。

徐子陵不但没有放手，反抓得更紧，深深望进她的眸子里，坚决摇头道：“徐子陵是不会放手的，除非石青璇告诉他躲到那里去。”

石青璇露出心力交瘁的神色，娇体乏力，若徐子陵松开双手，肯定她要掉往水里去。

在水瀑水流丰富多姿的天然乐章下，石青璇凄然道：“你不怕我随便来骗你吗？”

徐子陵又怜又爱，差点控制不住自己去探访她神圣不可侵犯的香唇，柔声道：“你是不会骗我的，对吗？”

石青璇软弱的垂下豪首，以微不可闻的声音道：“你早晓得那地方。唉！你这冤家，人家给你害惨哩！”

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使他浑体发麻，无以名之狂喜涌上心头，惹的心儿狂跳不停。

石青璇说的是耶帝庙附近的破蔽石屋，当年徐子陵初遇石青璇，离开蝙蝠洞时她把他带到那处，让他看到她隔帘梳妆的动人美景。那该是只有他们两人晓得的隐居秘处。

石青璇从幽林小谷迁到那里去，不但对徐子陵余情未了，且隐含试探的味儿。

只有徐子陵在不惜天涯海角去寻找的情况下，才会不错过这相逢的地方。

石青璇一对玉掌无力地按上他宽广的胸膛，徐子陵始惊觉自己正把她拉往怀内去，石青璇却是试图抗拒。

他低头瞧去，石青璇仰起俏脸，秀眉轻皱，神情却静如止水，轻轻道：“我说的或者是真的，又或是假的。在水瀑源口的密树后有一天然洞穴，可通往山内另一秘处，那才是青璇真正起居的地方。鲁大师正因看中这谷中之谷，放在筑房建舍，本打算作他终老避世之用，其后晓得娘怀了人家后，才把小谷赠与娘。谷中之谷另有出山之法，现在青璇会从那处离开。子陵万勿说话，乖乖给人家闭上眼睛，青璇不晓得将来会是如何，但定不会忘记此刻。”

徐子陵知道若自己还要逼她，定会给她看轻，至乎惹起她的反感，他终是洒脱逍遥的人物，今趟的“力争”是例外中的例外，洒然微笑，松开双手，闭上眼睛。

石青璇凑近在他唇上蜻蜓点水的轻轻一吻，飘身离去。

寇仲一边把大军开往东海，另一方面把杨公卿和他的部队秘密由水路连夜运来，经过十多天的忙碌，杨公卿把军队安顿在预先建设于梁都附近的秘密营寨后，与麻常到梁都来见寇仲，同时带来郑州失陷的坏消息。

在内堂，麻常道：“王世充兵败如山倒，一个城接一个城的向李世绩投降。管州郭庆投降，早令虎牢东线各城人心惶惶，王玄应那兔崽子竟不战而退，摆明怯战，遂予李世绩移师进逼荣阳的机会，荣阳守将魏陆岂肯为王世充作无谓牺牲，他的投降谁都不能怪他。”

寇仲心中苦笑，王世充和王玄应两父子的胆量该是一个模子塑造出来的。前者在慈润未分胜负而退，犬父犬子，王玄应比乃爹更进一步，未战已退，等若把城池逐个送赠李世绩。

杨公卿道：“凑巧王世充派张志往荣阳意图调其军增援虎牢，被魏陆生擒交给李世绩，并献计李世绩，说张志乃王世充指定传递他手令的人，对王世充非常熟悉，只要能说服张志伪造王世充手令，送往郑州，命郑州守将王要汉和张慈宝放弃郑州，回师虎牢，即可伏师路上，一举歼敌。”

麻常接口道：“张志果然就范，王要汉接信后没有起疑，却想到路上定遭李世绩截击，更想到虎牢难保，遂决意投降。先斩杀对王世充忠心耿耿的张慈宝，再开门降唐。”

现在虎牢东面军事重镇全失，虎牢变成一座孤城，王玄应肯定守不了多久。”

杨公卿皱眉道：“虎牢失守在即，李世民将直接攻打洛阳，少帅有甚么应付的方法？”

麻常神色凝重的道：“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唐军东来之前我们没有人想过李世民竟能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把洛阳完全孤立。”

寇仲领他们到会议室，室内中间放置一张坚实的长方形大木桌，桌面有座以黏土制成的半立体模型，以大运河贯流其中，运河旁以大小方块代表城池或县镇，山川林原一目了然。

寇仲微笑道：“这是从窦建德处偷师学来的，他是工匠出身，手艺超群，我当然没他那么本事。我探测，陈老谋绘图，再由匠人负责动手制作模型。”

杨公卿和麻常惊奇得你眼望我眼，想不到寇仲有这么细心谨慎的一面。

寇仲在立体地势图前示意分析道：“通济渠南行直达淮水，若我们的船队从梁都出发，沿通济渠顺流而下，用的是飞轮船，一晚功夫便可入淮。假若再顺淮水东行，可经通运河南下直达江都，在这样的情况下，李子通防守关键的两座城池将是锺离和高邮。

李子通深悉这种情况，所以特别在此两城布重兵驻水师，防我们突袭江都。若我们入淮后往西攻锺离，高邮的敌人立可来援；若我们东下攻高邮，情况更糟，因锺离和江都可从南北两方夹击我们，所以锺离、高邮和江都，形成一个牢不可破的铁三角。”

杨公卿和麻常点头同意，因锺离位于通济渠和淮水交汇处之西，像看门口的狗儿般瞧着通往高邮和江都的通运河，所以不顾锺离直取高邮，与自杀没有甚么分别，而高邮位于往江都的必经之路，于是锺离与高邮能互相呼应，形成江都北面最具战略性的防御。

麻常道：“若从海路入长江突袭江都又如何？”

寇仲道：“这更不可行，江都位于长江北岸，对岸是另一军事重镇延陵，大小两城唇齿相依，不论我们的突袭如何成功，延陵的李军渡江来援，我们腹背受敌，只有挨打的份儿。到锺离、高邮的人手从水道迅速来援，我们恐怕没有人能逃回海上去。”

杨公卿头痛的道：“照眼前的形势，我们必须先取锺离，后图高邮，始有机会威胁江都的李子通，锺离有多少军力。”

寇仲淡淡道：“守军连水师约在三万至四万人间，主帅是左孝友，乃李子通旗下首席大将，可见李子通对锺离的重视。”

麻常咋舌道：“我们那有攻下锺离的能力？”

寇仲微笑道：“所以我们必须用计，只要骗得李子通以为我们会从海路逃往海南岛，派兵分从运河和海路夹攻，我们便有机会乘虚而入，先下锺离。”接着把计划说出，又告诉两人海南岛已入宋缺之手。

杨公卿叹道：“说到用兵之奇，天下无人可过少帅，若我是李子通，大有可能中计。”

麻常道：“李子通到现在有甚么反应呢？”

寇仲欣然道：“据探子回报，李子通正把高邮的水师调往锺离，另外则在江都集结水师船队，又徵用民船。最妙是他并不晓得你们秘密潜来，更不知道二十八艘飞轮船的存在。现在我出入非常小心，离开少帅府必戴上面具，全心全意等李子通来攻，我可包保左孝友的锺离军来得去不得。当李子通另

一支大军仍在大海挡风浪时，我们挥军高邮，站稳阵脚后再取江都，那时仍在苦攻洛阳的李世民只有乾瞪眼的份儿。江都既是我寇仲的，沈法兴只能在灭亡和投降两项上选择其一，哈！”

杨公卿和麻常均感事有可为，精神大振。

此时虚行之神色凝重的来报，桂锡良和幸容求见。

寇仲讶道：“他们怎会认为我还在梁都？”

虚行之摇头道：“照我瞧他们纯是试试看，要否我回绝他们，说少帅已到东海去？”

寇仲信心十足道：“他们是我儿时认识的朋友，不会有问题，我在内堂见他们。”

虚行之欲言又止，终于领命去了。

寇仲向杨、麻两人道：“我先去看他们有甚么事，回来再和两位研究行事的细节。”

踏出会议室的大门，寇仲想起虚行之刚才的神情，显是反对他去见桂、幸两人，怕泄露他仍在梁都的军事秘密。

桂锡良和幸容会否出卖自己？

寇仲哑然失笑，摇头把这可笑的念头挥走，先不计大家的交情，只从李子通捧邵令周一事的利害关系，两人便该站在他的一方。

第五章 兵不厌诈

徐子陵在侯希白安排下，乘船下三峡离开巴蜀。他觉得愈早离开这是非之地愈明智，解晖和四族的争执，既不到他管更非他所能管。

他在九江离船，策万里斑沿东北行，穿越大片原野的往彭梁方向前进，他的心神逐渐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当万里斑吃草休息时，他便静坐练功。十多天来灵台空明一片，不但没有想寇仲，亦没有想石青璇或师妃暄。在不知不觉的修行中，过往出生入死累积回来的经验，终跨向收成的时刻，尤其在察敌一项上，幽谷小溪内的顿悟令他开拓出从未梦想过武道上的疆域。

这天他渡过淮水，沿北岸往东行进，只要抵达运河，可沿运河北上，直趋梁都。

此时日已西沉，天色逐渐暗黑，天上飞鸟归林，大地刮起寒风，隐有秋尽冬来之意。

徐子陵心中一片澄明，万里斑蹄声起落，穿过一片柏树林后，山路往上延展，右方淮水东流，气势雄浑。

忽然心生警觉，徐子陵忙策马避进旁边树林深处。

火把光由远而近，一队人马由山上冲将下来，约有二十多人之众，转眼远去。

徐子陵从他们的服饰认出是李子通的手下，心忖此处地近锺离，乃李子通重兵驻之处，有人巡逻守卫，是理所当然的事，并不奇怪。

正要离开，蹄声又在敌人消没处响起，那队巡兵掉头疾驰回来，不由心中暗栗。

那队李军来到他藏身处的密林外，带头的领队一声令下，二十多人勒马停下，中三人把手上火把高举，往林内照来。

徐子陵身藏处在火光之外，不虞敌人发觉。

那领队了两句粗话，咕哝道：“明明听到蹄声，却不见有人，真是活见鬼。”

另一人道：“听说在昼夜交替时出现的鬼最凶猛，千万不要遇上这类恶鬼。”

徐子陵心中大讶，听对方的话，这区域肯定在李军的严密监视下，所以设有专人施展地听法，以免被人入侵而一无所觉。

他们是否有甚么见不得光的事在附近某处进行，又是否与寇仲有关系？想到这里好奇心大起，跃下马背，攀上树顶追着敌骑潜去。

寇仲在进入内堂前，终被虚行之截着，后者道：“少帅请告诉他们，你今晚动身赴东海。”

寇仲拍拍他肩头，笑道：“我明白的！”

跨过门槛，坐在厅心圆桌旁的桂锡良和幸容忙起立相迎。

寇仲哈哈笑道：“你两个真本事，竟晓得我留在这里没有到东海去。”

桂锡良笑道：“寇仲从来就是死不认输的人，若有人说你不战而逃，我桂锡良第一个不相信。”

寇仲招呼两人重新入座，道：“有甚么好消息带来给兄弟？”

幸容收敛笑容，叹道：“我们上趟离开后，心中很不舒服，难道真个白白看着你坐以待毙？别人不清楚你的性情，我们做兄弟的岂会不知道。”

桂锡良道：“所以当你的少帅军往东海推进的消息传来，我们肯定你既非要从海路进攻江都，因为那与自寻死路毫无分别；亦非想逃返南方，因不合你的个性。故必是另有图谋，所以立即赶来，看看可在甚么地方能帮得上忙。”

寇仲色变道：“你们既可猜到，岂非李子通也有猜到的可能？”

幸容道：“放心吧！我们怎同李子通，我们是看着你由毛头小子长大成人的。”

寇仲哑然失笑道：“对！李子通是胆小鬼，胆小鬼当然认为其他人也像他贪生怕死。”

桂锡良凑近道：“你是否想引李子通来攻，设伏杀他一个落花流水，可是据传你真的把梁都的大军抽空调往东海，你凭甚么迎击李子通的大军？”

寇仲心中涌起不舒服的感觉，在争霸战中，即使桂锡良和幸容全力助他，也起不上甚么作用。可是若他们变成敌人，却肯定会对他构成极大的威胁，因为两人太了解他的性格，比之香玉山对他的认识更深入。但这念头只是一闪即逝，因对这两位儿时的友伴，他一直是绝对信任。

不过无论他如何信任两人，仍不会透露杨公卿五千精锐的存在，微笑道：“你们关心我，我当然感激，只是眼前胜负未分，你们不宜卷入我和李子通的斗争内，待形势分明后，再劳烦两位老哥说服帮内其他兄弟，助我夺取江都，如何？”

桂锡良瞥幸容一眼，点头道：“好吧！就此一言为定。”

徐子陵扑往树林边缘的大树之顶，眼前豁然开朗，竟是一个开敞的大湖，与淮水相连，停泊着近百艘战船，却只有数十盏挂在船桅上的风灯以作照明，风灯上还有密封的罩子，使灯光不会映上天空，透出鬼祟神秘的味儿。

以百计的工匠和战士正忙得团团转，将以稻草作成的假人安装到船上去，再给假人穿上军服，在黑夜隔远瞧去，以徐子陵的眼力，亦难辨真假。

工作已接近完成阶段，两艘船离开停泊处，驶离河湾，开进淮水。

徐子陵感到整条脊骨凉浸浸的，眼前看到的肯定是李子通对付寇仲的大阴谋，自己现在即使全速催策万里斑以人马如一之术赶往梁都，由于山峦阻隔，怎都快不过对方由运河北上。可是他再无别的选择，只好迅速退走。

“咯！咯！咯！”

寇仲从噩梦中惊醒过来，一额冷汗的从床上坐起，应道：“谁？”

洛其飞的声音在门外道：“是其飞，有急事报上少帅。”

寇仲取起外衣披上，想起刚才的噩梦仍犹有余悸，他梦到被敌人重重围困，手下大将逐一身亡，最后他抱着的却是宋玉致冰冷的身体，陷进沼泽中。唉！幸好只是一个梦。

他与洛其飞在寝室小厅坐下说话，洛其飞道：“刚接到消息，锺离水师在入黑后倾巢而出，最后北上运河，若途中没有停留，可于明天入黑后任何一刻抵达。船上满载兵员，其中数艘吃水极深。”

寇仲的脑筋仍不太清醒，问道：“现在是甚么时候？”

洛其飞道：“刚过三更，离天明尚有两个时辰。”

寇仲沉吟道：“你‘最后北上运河’的‘最后’是甚么意思？”

洛其飞答道：“自黄昏开始，泊在锺离城外约九十艘战船陆续开出，逆淮水西行，到戌时头，战船又从淮水开回来，乌灯黑火的直达淮水和运河交汇处，转入运河往我们的方向逆流驶来，我先后接到三份飞鸽传书，知事情紧急，所以立即禀上少帅。”

寇仲道：“江都方面有没有动静？”

洛其飞摇头道：“还在结集兵力，战船增至近百艘，却仍是按兵不动。”

寇仲清醒了点，道：“你的情报工夫做得很好，他娘的，李子通上当哩！”

洛其飞道：“锺离来攻的水师，以每船平均载三百人计，兵力在三万人间，船上该备有攻城的器械，若突然来袭，确可攻我们一个措手不及。”

现在梁都的少帅军总兵力是五千人，敌人实力是他们的六倍，且是有备而来，梁都的城防远逊洛阳，也不及虎牢。如若兵力足够，尚可把部份兵员部署在运河两岸四座堡垒内，使敌人无法集中兵力攻打梁都，现在却必须全军留守城内。

寇仲苦思道：“左孝友的船为何先往西行？然后折东回来再北上运河？”

洛其飞道：“照我猜是要装载攻城的器械，在锺离东的淮水旁可能有个伐木场，匠人就在该处建造攻城的云梯、撞门车一类的东西。”

寇仲点头道：“有道理！这么说我们仍有两天的时间部署，若我们只想打赢一场胜仗，那是举手之劳；但要趁机夺取锺离，则须严密部署，立即请文原、宏进和志叔来，我们要立即决定所有行动。”

徐子陵奔上丘坡，遥见装着假人的敌舰在左方满布运河，扬帆逆流北上。他连人带马渡过运河，刚上岸，敌舰浩浩荡荡的驶至。

他因不晓得寇仲方面的情况，故到现在仍掌握不到是甚么一回事？只晓得李子通既有此诈术，当然有信心令寇仲中计。

明月高挂天上，尚有两天就是中秋佳节，他却没有赏月的心情，还要与敌人的船队竞赛，务要在敌船抵达前，先一步赶赴梁都。

寇仲领着五百飞云骑，在天明时份抵达杨公卿藏在运河西岸一处密林内的营地。

他发出命令，无名从他肩上一飞冲天，盘旋侦察，然后与来迎的杨公卿和麻常入帐商议。

杨公卿和麻常听后大喜，前者道：“我们有两个选择，第一个是全体出动，在运河险要处设伏，重创左孝友北来的水师，再乘势攻打锺离；另一选择是其分两路，一路进行伏击，另一路避过敌人水师，从陆路攻打锺离，由于敌人没有防备，故兵力虽在我们之上，我们仍有很大成功的机会。”

麻常道：“李子通是东海郡人，自少熟悉舟船，他的水师更长年与沈法与名闻天下的江南水师交锋，故无论河战海战，均是经验丰富，我们如在运河两岸伏击他们，恐怕作用不大。”

寇仲同意道：“他们这么倾巢而来，显是欺我们梁都兵微将寡，不怕我们伏击，事实上若正面交锋，因敌众我寡，我们是有败无胜。唯一取胜之道，就是杨公的第二个选择，趁锺离兵力骤减兼失去水师支援的情况下，从陆路以轻骑突袭锺离。锺离既入我之手，将断去左孝友的后路，锺离来攻的水师难逃全军覆没的命运。”

杨公卿断然道：“就这么决定。”

麻常在寇仲点头下，出帐传令去了。

杨公卿细察寇仲神色，讶道：“李子通既然中计，我们成功有望，为何少帅仍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寇仲叹道：“我总觉得有点不妥当。或者是由于敌人水师倾巢而来显示出的决心；或是猜不透李子通的江都水师为何仍按兵不动，又或是我刚才作的噩梦影响，此刻心里总有些儿不舒服的。”

杨公卿笑道：“这是人之常情，每逢在重要战役前，我也有这种患得患失的心情。

而我们只能信任自己的判断，临事犹豫，是兵家大忌。”

寇仲点头道：“杨公教训得好，事到临头，三心两意只会误事。”接着双目射出坚定神色，缓缓道：“当左孝友的三万大军在此苦攻不下梁都之时，就是我们攻下锺离的一刻。而锺离的陷落，正代表我们少帅军的崛起。”

寇仲和他的飞云骑、杨公卿的部队在饱餐一顿后拔营离开，依早拟定的路线沿运河西岸穿林越野，日夜兼程的往锺离行军。

经一日一夜的急赶，军队抵达淮河北岸一处丘原，离锺离只有半天马路，人马早疲不能与，遂暂作休息，吃乾粮填肚子。

寇仲放出无名，侦察远近的情况。

营地藏在疏林内，寇仲和杨公卿走上附近一座山丘，凭高遥望淮河方向。

天上下着毛毛细雨，视野不清，草原远处没在茫茫雨丝里。

寇仲道：“这真是天助我也！希望这场雨继续落下去，我们养足精神后，于黄昏时分出发，半夜渡河，在天明前突击锺离南城，由我和飞云骑打头阵，只要能抢得南门，杨公挥军入城，先攻夺总管府，使敌方失去指挥中心，瓦解敌人的抵抗力。”

杨公卿欣然道：“今趟作战的策略只有八个字，是攻其不备，速战速决。当敌人以为我们正在梁都的城墙后骇得发抖时，我们却在这里准备攻城。”

两人相视而笑。

徐子陵在入黑后终赶上敌船，却非因为他的万里斑在陆地左弯右曲，上山下坡亦要比水路的船快，而是敌人在离梁都尚有两个时辰水程处突然全队掉头走。

徐子陵更是心中不安，一边催马狂奔，一边思索。

敌人显是谋定后动，计划周详，故进退有序，掌握主动。寇仲可非蠢人，为何竟任得敌人来去自如，似没半点防范的样子，究竟他在甚么地方犯错。

前方蹄声急响，一队人马奔来，双方逐渐接近，徐子陵先叫道：“其飞！”来者正是洛其飞和十多名手下，见到是徐子陵，大喜迎至。

徐子陵劈头问道：“少师在那里？”

洛其飞答道：“少帅和杨公的军队，趁敌人水师来袭的时机，往攻锺离去哩！”

徐子陵见他仍往运河南端张望，叹道：“不用看，敌船已掉头返回锺离，船上装的是假人，这是个陷阱。”

洛其飞等无不色变，个个脸上血色退尽，苍白如死人。

洛其飞颤声道：“怎办才好？我们最快要在明早才可联络上少帅。”

徐子陵反冷静下来，向围着他的少帅军露出笑容，道：“你们不用担心，没有人能伏击或偷袭你们的少帅，别忘记无名在天上的锐目。”

洛其飞稍放下心来，旋又皱起眉头道：“最怕是少帅不明情况下发动攻城，而敌人任由他率军攻进城内，再集中全力围而歼之。”

徐子陵肯定的道：“攻城前少帅必会放出无名，侦察城内的情况，不会轻易中计。”

现在我担心的是这批折返锺离的船队，会抢在少帅前头进攻梁都，断少帅后路，另外则分兵追杀少帅的远征军，令他前后受敌。”

顺流而下，只须一晚水程，船队返回锺离，接载兵员。由于水路比陆路快捷方便，敌人当可赶在寇仲的远征军前面，先一步把梁都围困，截断寇仲的退路。在前无进路，后有追兵的劣势下，师劳力竭的远征军势必全军覆没。

洛其飞六神无主的叹道：“怎会变成这样子的，敌人似乎对我们的计划了若指掌，难道我们少帅军中藏有内奸，这是没有可能的。”

徐子陵双目闪耀着智慧的神采，平静的道：“是否有内奸，迟些去想，梁都还有多少可用之兵。”

洛其飞道：“足有五千人，且有二十八艘飞轮战船。”

徐子陵从容笑道：“那该足够啦！我们就对潜来的敌人水师迎头痛击，教他们知道少帅军可不是好欺负的。”

洛其飞等听得大感雀跃，轰然欢呼。

第六章 洞悉先机

茫茫夜雨下，天地一片苍茫，兼之秋夜深寒，份外有肃杀之意。淮水在前方涧流，秋风阵阵吹至。

寇仲和杨公卿牵马在密林边缘观察渡河之处，这段河道特别浅窄，岸旁均是密林区，既是渡河的最佳位置，也是敌人伏击他们的好地方。

下游十里许处隐见锺离城微弱的灯火光，在雨丝中凝起一团光蒙。淮水不见任何舟船行走。

寇仲右手轻抚立在右肩的无名，眉头深锁的瞧着对岸。

杨公卿讶道：“若少帅怀疑对岸有伏兵，何不派出无名往对岸探察？”

寇仲沉声道：“对岸纵或有探子，却肯定没有大批伏兵，现在我们是在风的下头，林内若藏有敌人，风会把他们的呼吸声和气息送入我的耳鼻内，这是突厥人藉风探敌的秘术。”

杨公卿不解道：“既是如此，我们为何还不架桥渡河，做桥的树木已砍伐妥当，只要少帅一声令下，可在一个时辰内架起浮桥。”

寇仲问道：“我正因对岸没有敌人，才心生怀疑，左孝友并非战场上的雏儿，怎会疏忽这渡河的好地方？等若任由我们长驱直入，偷袭锺离。若我猜得不错，对岸肯定有堡垒碉楼一类军事布置，只是最近方拆掉，好方便我们渡河攻打锺离，那时他们假若毁掉浮桥，我们将永无机会返回淮水北岸。”

杨公卿剧震道：“少帅是说锺离的守军正布下陷阱，诱我们去上当？”

寇仲点头道：“虽不中不远矣！锺离城不但有左孝友，还有李子通。锺离水师的倾巢而来可能是骗人的幌子。”

杨公卿难以置信的道：“李子通有这么高明吗？不若由我派人到对岸探查，看看有否碉楼或堡垒的遗迹如何？”

寇仲摇头道：“敌人必做好掩饰的工夫，例如铺上野草。派人去探查费时失事，我深信自己没有猜错，我们现在须立即退返梁都，迟恐不及。”

杨公卿苦恼道：“敌人怎晓得我们会来偷袭呢？除非少帅军中潜有敌人内鬼。”

寇仲叹道：“不是内鬼而是外鬼，我真希望自己猜错，此事可立即揭晓。我们是师劳力竭，敌人则养精蓄锐，所以纵使我们知机撤走，敌人必全力来追，那将可证明我没猜错。”

杨公卿愕然道：“外鬼？”

寇仲神色一黯，颓然道：“还记得来前我向你说过心中感到不妥当吗？问题出在我的好友桂锡良和幸容身上，他们甫离梁都，锺离的水师立即倾巢而来，时间巧合得教人怀疑。兼且李子通在江都的大军全无动静，显是晓得我没有到东海去。唉！我很悔恨没听行之的劝告，在利害关头前，父亲可出卖儿子，何况只是儿时的朋友。”

杨公卿沉声道：“好！我们立即走。”

寇仲摇头道：“我们疲乏的马儿若立即赶路，不到百里至少会倒下一半，幸好来追的是李子通而非李世民。哼！他娘的！我就教李子通看看我寇仲的手段，先派出二百人筑桥，并叫他们放慢手脚。”

杨公卿一呆道：“筑桥？”

寇仲道：“这是唯一缓敌之计，若能争取两个时辰，我可教李子通惨败一场，而我们则可全体活着回梁都去。”

明月洒照下，徐子陵与虚行之、洛其飞、焦宏进、卜天志、陈老谋和白文原来到运河下游离梁都逾三十里的水峡上，两边崖壁高起，运河收窄，水势湍急。

七人甩灯下马，移至崖沿俯瞰形势，虚行之道：“若要伏击敌人水师，

这是最佳地点，只需在两岸布置投石机，整段河道将处于擂石羽箭的威胁下，美中不足处是水峡长不过百丈，敌人舰队转瞬即过，兼之投石机再装石块需时，故只能对最先入峡的十多艘船做成较严重的损伤。”

徐子陵摇头道：“应只是对五至六艘船伤害较重，我见过他们行舟的状况，船与船间保持二十至三十丈的距离，若前方出事，后面的船有充足时间泊岸登陆反击我们。”

焦宏进道：“那我们可于入峡前的下游两岸埋伏箭手，待敌舰泊岸反攻时以火箭招呼他们，不过由于敌人兵力在我们数倍以上，我们须冒上很大的风险。”

徐子陵沉吟道：“宏进的提议不失为可行之计，风险大小要看如何配合。”

转向卜天志道：“若先以投石机打乱敌人舰队阵脚，再以灵活的飞轮船顺流而下，凭船上装置的弩箭机对敌舰逐一猛攻，是否可行？”

陈老谋怪笑道：“好计！由鲁大师设计，经我陈老谋改良的弩箭机每趟可连续发射十二支特制强弩，力能透穿船体，倘若把箭身以油布包起，发射前点燃，便成火箭，对敌人威胁更大。尤其飞轮船头尾均装嵌钢板，不怕碰撞，加上敌人从没梦想过世上有这么高机动性的快速船只，必被杀个措手不及。”

卜天志道：“若在晚上，飞轮船可发挥更大的威力。”

徐子陵道：“敌舰回航，可在明天正午前返抵锺离，给他们两个时辰装载璫重兵员，应可在黄昏时起程北来，那么到达这段水峡的时间该在后天深夜时分，我们应有足够时间布置准备。”

卜天志叹道：“幸好子陵及时赶来，识破敌人阴谋，否则...唉！”

徐子陵见人人脸色阴沉，愁眉不展，晓得他们仍难解对寇仲的担心，笑道：“寇仲若是这么易被计算的人，早命丧多时，放心吧！我敢保证他会和杨公卿及众兄弟无恙归来。时间无多，我们立即回梁都准备一切。”

寇仲和麻常立在淮水北岸，瞧着仍差一小截便可接通对岸的临时浮桥，此桥主要是靠木材本身的浮力，再以木桩长索固定位置，由于筑桥是虚应故事，并不实用，实是拒敌之计。

事实上杨公卿和他的兄弟早悄悄撤往离淮水十里外一处山头，为安然撤走做准备工夫。寇仲的五百飞云骑则在林内设置陷阱，例如拌马索、以削尖的木桩布设在陷阱之内。

寇仲仰首观天，漫天细雨下，以他超凡的目力，仅能辨出变成一个模糊黑点的无名。

他打从心底感激突利赠他此头如有人性的灵鹰，在战场上对他的助力，不下于千军万马。

麻常问道：“它在那里？”

寇仲指往东面锺离方的天空，道：“它在锺离上方，且已有所发现，敌人正兵分两路，沿南北岸朝我们缓缓接近。现在离天亮尚有多久？”

麻常道：“该是一个时辰的光景，敌人等得不耐烦啦？”

寇仲微笑道：“不是不耐烦，而是发觉有异。我们用足三个时辰仍建不成一道浮桥，对方不起疑才奇怪。大白天去偷袭锺离是个笑话，筑起浮桥留待明晚才用更是荒天下之大谬！是时候哩！把筑桥的兄弟唤回来。”

麻常发出命令，筑桥的众兄弟忙抢回北岸，脱下水靠换上乾衣登马离

开。

同一时间，两岸远方杀声四起，燃起千百火光，大批人马沿淮水南北岸杀至。

对岸的敌人无法渡河，不能构成任何威胁，北岸追来的敌人兵力在二万人间，如正面交锋，寇仲他们必无幸免。

寇仲向麻常打个眼色，麻常入林去了。

寇仲好整以暇的取出射日弓，左手探入箭囊熟练的取出四箭，凝望不断接近的敌人。

战争就是如此，你要杀的是从未谋面的陌生人，以后更不会认识对方，亦不想知道关于对方的任何事。

敌人迫至千步之内，旗帜飘扬、军容甚盛，火把光明照亮淮水两岸，敌人的骑兵人人弯弓搭箭，只待寇仲进入射程，对方将毫不犹豫射出弦上劲箭。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嗖！嗖！嗖！嗖！”四枝劲箭从寇仲手上连珠发射，射的不是敌人的要害，不是跨下坐骑，而是对方先头部队手持的旌旗。

旗杆断折，旌旗被风吹得往后倒卷，照头盖面的罩往后来的骑士，登时人仰马翻，乱成一团。

寇仲哈哈一笑，往后飞退，千里梦从林内奔出，他流水行云的飞登马背，往林内逃去。

敌军潮水般拥进林内，蓄势以待的飞云骑五百战士，在麻常一声令下，箭如雨发地向被火炬照得目标明显的敌人射去。

惨叫声和马嘶声震林响起，没被箭伤的逃不过被马索拌跌或踏进遍插尖木的陷阱中的命运，一时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侥幸未受伤或落马者纷纷后退。

寇仲沿安全路线回到己方林内阵地，大喝道：“不宜恋战！兄弟们随我来。”

麻常等连忙上马，五百人随他从密林另一边逃往长草平原。

喊杀声起，另一队过万人的轻骑兵，从右后方密林疾驰而出，全速追来，摆明绝不肯放过他们。

寇仲暗抹一把冷汗，暗忖今趟若非早一步发觉对方阴谋，纵想逃生亦有心无力。敌人深悉这一带的山川环境，他们却是初来甫到，所以敌人追他们容易，他们想逃走难比登天。

麻常赶到他旁，叹道：“少帅猜得不错，来的果然是李子通，我看到他的旗帜。”

寇仲回头一瞥，果如麻常所言，心中不由暗赞麻常的临危不乱，反而自己没他般处处着意留神，喝道：“你带头！我押后！”

他们的战马虽休息足三个时辰，但仍未能完全从疲累中复元过来，若在抵达杨公卿埋伏处而被敌人追上将大大不妙，所以他必须押后以保己军安全。

在麻常领头下，五百飞云骑一片云般在漫空雨雾的草原掠过，进入丘陵起伏的疏林区。

后方敌人愈追愈近，蹄声轰得大地不住摇晃。

寇仲堕在最后，一声长啸，射日弓在他手上张开，取箭弯弓，四枝劲箭在弦声急响中射出，箭无虚发，四匹马立时应箭倒地，翻滚地上，令后方

追来的骑士纷纷碰撞失蹄，做成极大的混乱。

敌队号角声起，敌阵立变，往两旁散开，像两个巨钳般追杀而来。

寇仲故意堕后，却始终与敌骑保持八百步的距离，刚在敌方弓矢射程外，变成只有他射人，却不虞敌人还击。

敌骑不断倒下，当寇仲发觉左右四个箭囊空空如也，这才施展人马如一之术，追上己方队伍，往一座小山冲去。

战鼓声响，杨公卿和伏兵立时现身山头，劲箭雨点般向冲上山坡的敌骑洒下去。

敌人那想得到会遇上伏兵，登时给杀得人仰马翻，溃不成军，退下山坡。

寇仲正犹豫该否乘势反击，见远方尘头大起，知有敌军来援，忙下令撤走。

在夕阳西下的美景中，水峡一带却是战云密布，杀气腾空。

从梁都运来，本作守城用的三百座投石机，分布于高崖两岸，由一千五百名战士负责操作。卜天志指挥的二十八艘飞轮船，每船五十名战士，部署在水峡上游出口外，随时可突袭水峡内的敌舰。余下的二千战士，埋伏在水峡下游的东西两岸，可对任何想登岸强攻的敌人施以痛击。际此秋高气爽的乾燥时节，对付的又是正以木材制造的船舰，故以火攻为主。

徐子陵、焦宏进、白文原、陈老谋、虚行之和卜天志在崖顶研究战略的当儿，洛其飞策骑来报道：“刚接到消息，敌方水师船一百二十艘，昨天黄昏经过运河和淮水交处驶进运河，该可在午夜时分抵达此处。”

虚行之大喜道：“谢天谢地，少帅果然吉人天相，无恙归来。”

陈老谋讶道：“这消息归这消息，说的是李子通全力来攻梁都，与少师有甚么关系？”

虚行之欣然道：“李子通来得这么急，是因少师成功撤退北返，所以要赶在少帅前头先一步攻打梁都，断少帅后路。行之是据此作出判断。”

虚行之言之成理，众人均感士气大振，战意更盛。

卜天志哑然失笑道：“想不到少帅的引蛇出洞，竟是以这样的方式达到，事前任谁都没曾想过。”

陈老谋恃老卖老的道：“少帅低估李子通，想不到李子通仍有两道板斧。幸好子陵及时赶来，否则待到兵临城下，恐怕我们仍弄不清楚是甚么一回事。”

白文原沉声道：“少帅的计划本该是天衣无缝，今趟出漏子，该是另有原因。”

虚行之欲言又止，终没有说话。

徐子陵瞧在眼内，待众人各自返回自己的岗位做准备功夫，着虚行之到一旁说话问个清楚。

虚行之把桂锡良和幸容两次来见寇仲的经过就所知尽告徐子陵后，叹道：“我们了解少帅的为人，对朋友推心置腹，不过利害关系下，确不可没有防人之心。”

徐子陵道：“锡良和幸容亦是我的儿时好友，照看他们不会是出卖朋友的无耻之徒，且若他们真的为李子通办事，第一次来见少帅不该拒绝帮忙。事实上他们第二趟来见少帅前，李子通在锺离的水师早准备妥当，那些装在船上的假人至少要费两、三天的工夫，李子通显然早看穿我们引蛇出洞之

计。”

虚行之皱眉道：“少帅的计划全无破绽，且合情合理，除非是深悉少帅性格的人，否则怎猜得到移师东海不是要从海路逃亡，而是诱敌之计。”

徐子陵知他仍在怀疑桂、幸两人，只是碍着自己情面，拐个弯把意见说出来，暗指桂、幸正是深悉寇仲性格的人。从容笑道：“还有一个人像锡良和幸容般了解少帅的人，我们还多次差点栽在他手上。这个人就是巴陵帮的香玉山，萧铎一向和李子通有交往，为李子通暗中筹谋的极可能是他。香玉山武功平平，可是诡计多端，我们必须小心应付。”

虚行之叹道：“难怪天下传言少帅和陵爷两人联手，不论在武林或战场上，天下均难有能匹敌之人。听得陵爷这番心平气和，说理精微的分析，行之佩服得五体投地。”

徐子陵目光投往运河南端尽处，天上的明月又大又圆，本是赏月的好辰光，他却要在这里恭候敌人的来临。

石青璇是否已到达她的新居，会否在此时此刻仰首观月？会否像他般魂牵迁萦，想到他徐子陵？

一阵长风吹来，徐子陵衣袂飘飞，猎猎作响。虚行之见他默思不语，悄悄告退，剩下他独立崖缘，俯视长流不休的运河水。

天上忽然传来振翼之声，两岸崖上的少帅军无不举头张望。

第七章 轮舰逞威

原来寇仲与杨公卿奔逃半日后，终支持不住，在地势险要处稍作休息。岂知没半个敌人追来，寇仲心知不妙，猜到李子通趁此良机，要从水道抢在他前头攻打梁都，与杨公卿和麻常商议后，留下千里梦，孤身带无名上路，逢山过山，逢岭过岭的沿运河赶回来，无名不时飞上天空为他观察前路，终碰上徐子陵等人。

双方见面，知晓彼此的情况，当然非常欢喜，到弄清楚敌人快要来袭后，寇仲忙遣人往迎杨公卿，通知他不用急于赶回来，须以军队的安全为首要之务。

再作一番调兵遣将后，寇仲筋疲力竭的挽着徐子陵到水峡下游一处石头坐下，道：“兄弟！我真的很感激你，否则我今仗会败得很惨，不但梁都难保，我的少师军亦要冰消瓦解。他娘的，桂锡良和幸容这两个小子真不是人，我这么信任他们，却把我出卖。”

徐子陵道：“你极有可能错怪他们，从儿时建立起来的交情是最真诚的，他们绝不是这种无耻之徒。”接着把自己的分析说出来。

寇仲整个人轻松起来，笑道：“幸好有你在我身旁辟疑解困，两个小子若真出卖我，对我的伤害会很大。今晚的战事就由你老哥负责指挥，我现在累得只想躺下来睡一觉。”

哼！最好香玉山那小子和李子通一起坐船来，既可证实不是锡良和小容出卖我们，更可让我们顺手把他宰掉。”

徐子陵道：“今仗我们胜算甚高，因李子通并不晓得有杨公卿这支军队

正在附近，还以为你空城而出，所以只会顾着全速北来，疏于防范。你有甚么打算？”

寇仲微笑道：“那要看我们能对李子通的水师船队做成多大打击，飞轮船的速度和灵活性远胜李子通任何一艘水师船，又是顺流而下，攻其不备，说不定可令他百多艘船全军覆没。那时我们可乘势南下，先截断锺离所有水路交通，孤立锺离，那时怎到锺离的守将不投降。锺离既失，高邮将是我囊中之物，李子通除躲在江都城内存发抖，还可以做甚么呢？”

徐子陵仰望天上明月，道：“全军的指挥权可交给虚行之，我和你登上其中一艘飞轮船，你的射日弓加上我的佑木弓，肯定敌人吃不消。”

寇仲讶道：“行之？他并没有指挥军事行动的经验。”

徐子陵指指脑袋道：“可是他比任何人都更有脑筋，只要有有经验者如白文原在旁配合，我保证他有诸葛武侯重生般的本领。除宣永外，他是你少帅军中最出色的人材。”

让他打一场胜券在握的仗，对他的威望和信心均有无法估计的好处。而你更须一个像他般才智不在你我之下的人，在你出征时为你主持大局。”

见他仍有犹豫之色，提醒道：“别忘记我们是亲上战场，若他出漏子，我们仍可临时补救。对吗？”

寇仲终于同意，道：“你的提议总不会错到那里。时间无多，烦陵少把有关人等召来，落实行之指挥的权责。”

二十八艘长五丈、阔两丈的飞轮船，在水峡上游隐蔽处蓄势以待，船上的帆均清拆下来，弃而不用，纯以脚力踏轮加速，最妙是在船尾的大圆轮由六十多片活板装在固定的木轮上，与舵相连，所以只要调校活板打水的角度和方向，飞轮船可如游鱼般在水面如飞滑翔。

船首的弩箭机是飞轮船最凌厉的重武器，每座机可连续发射十二支特制重弩箭，还达八百步，加点燃的火油布，成为水战中威胁最大的火箭。

飞轮船两侧各有防箭的钢板，从两旁斜伸上来到中间接合，形如人字形的屋顶，开有圆孔，作透气和射箭之用，操舟的战士和舵手都躲在其中。

船头另装上尖利的钢锥，还原是一般战船的装设，但因飞轮船的机动性，其撞击生出的破坏力当然非一般笨重的战船能及。

寇仲、徐子陵和卜天志立在其中一艘被临时命名为“少帅号”的飞轮船船首处，由徐子陵负责操控弩箭机，寇仲手提射日弓，至于火箭则由四个身手特别灵活的少帅军负起供应之责。操舟的是经验丰富的陈老谋，卜天鮠负责指挥全局的进退，他会以旗号传达寇仲的命令。

运河弥漫一片山雨欲来前的紧张气氛，无名在水峡高空盘旋，忽然俯冲而下，旋飞一圈，往寇仲俯冲过来，寇仲举起右手，任无名抓个结实。

寇仲笑道：“乖宝贝，是否敌人来哩？”

无名双目如炬的凝视水峡方向，振展双翼，神态威武至极。

寇仲哈哈笑道：“回到天空玩儿吧！”

无名像懂人言的拍翼高飞，转眼变成明月下的一个小黑点。

徐子陵大讶道：“它不是只懂听突厥话吗？”

寇仲耸肩道：“鬼也不知它怎么弄懂的，可能是它整天听我跟人说话，日子有功，终被汉化，哈！”

卜天志苦笑道：“我现在紧张得手心冒汗，你们竟仍有心情谈笑，可否传我这种谈笑用兵的本领？”

寇仲欣然道：“多打两场仗，志叔当可像我们般不把战争当作甚么一回事，这是个习惯与否的问题。咦！行之竟要我们后撤两里！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徐子陵微笑道：“现在指挥的是行之而非你寇仲，军令如山，违令者斩，快照办！”

众人往崖上瞧去，明月洒照下，高崖上的传讯兵正向他们打出后撤两里的旗号。

寇仲向卜天志点头，轮到卜天志打旗示意，二十八艘船飞轮急转，水声“霍霍”作响下，就那么逆流往北退开去，省回掉头的工夫。

两艘敌舰，从水峡一先一后驶出来。

众人瞧得恍然而悟，两舰相距达二十丈，若其他敌舰均以此距离入峡，那任何一刻水峡内的敌舰将不超过四艘，纵使以投石机把峡内敌船全部摧毁，亦不过四艘之数，对敌人水师损害极微。如依原定计划，敌舰入峡立施突袭，敌方庞大的船队可在峡外登陆反击，以敌人的兵力，他们定要吃不完兜着走。

虚行之是当机立断，临时改变战略，待敌舰半数过峡，才以投石猛袭，把敌人水师切成首尾不能相顾的两截，再以飞轮船作主力，顺流杀去，以最新颖的船种，新颖的战术，速战速决的攻敌人一个措手不及。

卜天志点头道：“虚先生果然在军事谋略上有独到之处，不负少帅所托。”

一艘接一艘的敌船从水峡陆续驶出，形成浩浩荡荡的队伍，布满眼前的河段，延绵不绝，令人望而生畏。

近四十艘敌舰驶出水峡，帆桅重重，甲板上人影幢幢，显因逐渐接近梁都，处于严密戒备的状态下。

高崖上战鼓声起，投石机响个不绝。

寇仲大喝道：“兄弟们！杀啊！”

在钢板舱内的三十名战士六十条腿儿同时踩动，飞轮急转，在陈老谋掌舵下，少帅船先从河弯拐出，迎向驶至三十丈近处敌方第一艘战舰。

火把燃起，点燃火箭。

寇仲吐气扬声，拉开两方水师战幔的第一支火箭，从射日弓激射而去，在运河上空划出一道诡艳的轨迹，命中敌舰满张的风帆上，烈焰熊熊而起。

徐子陵随即发动弩箭机，十二支火箭一支接一支劲射而去，破入船体，刺穿船舱，又或射中对方桅帆，箭无虚发。

敌人箭手此时惊觉还击，但在卜天志指挥下，前面的飞轮船灵活的闪往靠岸处，轮到后方的飞轮船招呼早受创不轻的敌舰。

当少帅号绕过敌方的第一艘船，该船已陷进烈焰和狂冒而起的浓烟内，敌人纷纷跳进运河逃命。

敌舰立时阵脚大乱，黑烟弥漫运河，视野不清下根本弄不清楚发生甚么事。此时少帅号上的弩箭机重新装满弩箭，从近岸处的外档处绕回来，拦腰往排在前头第三股的敌舰冲杀过去。第二艘则由其他友船服侍，一击成功下，众飞轮船的少帅军人人士气大振，战意如虹，信心十足。

目标敌舰上的敌人注意力全集中向前方，加上这少帅号飞轮船没有半点灯火，行动迅捷，到他们惊觉少帅号的接近，已错恨难返。

火箭连珠射去，风帆和甲板同时起火。

“轰！”接着是船体断裂的可怕摩擦声，木屑横飞，少帅号锋利坚硬的钢船首硬生生凭冲力在敌舰右舷船身破开一个大洞，又迅速后退。

寇仲挥弓击飞射来的三支劲箭，大喝道：“一半船随我来，其他留在这里打个痛快。”

卜天志连忙下令。

少帅号领着十三艘飞轮船，顺流开向水峡，沿途遇上敌舰，骤攻即离，不敢停留，要在敌人于水峡另一边的船舰登岸前，向他们展开致命性的攻击。

黑烟漫空，敌人水师阵脚大乱，部份掉头逃走，更有部份在慌乱下撞往岸旁石礁，声势浩大的船队，只余任由宰割的份儿。

少帅号领着十三艘飞轮船，进入水峡。

峡内六艘敌舰不是正着火焚烧，就是船破倾沉，运河上满布住两岸逃生的敌人，喊叫震天。

寇仲大喝道：“江都是否我们的，就看此战！”

船上战士齐声应晤，士气昂扬激烈。

少帅号一马当先冲出峡口，寇仲环目一扫，已知胜券在握，由焦宏进和洛其飞指挥的两支少帅军，分从两岸以火箭向敌人被断成两截的后截水师狂攻猛打，着火焚烧的敌舰达十多艘之众，其他敌舰在不明岸上虚实下纷纷掉头逃走，运河终及不上长江、黄河那种大河道，互相碰撞有之，搁滩触石有之，乱成一团，浓黑的烟遮天蔽月，敌我难分。

寇仲一声令下，弩箭以铺河盖天之势，往敌舰射去。

梁都水峡之战，少帅军大获全胜，毁敌舰八十余艘，能逃返锺离的敌舰不到二十艘。

少帅军方面阵亡者十五人，伤者不到半百，三艘飞轮船毁破沉没，却杀敌近二千，俘敌兵将五千余人，短期内李子通不但休想北侵，能否保着江都亦成问题。

众人没有处理降兵的经验，对着俘获的五千多敌人，大感头痛。

寇仲叹道：“我现在才明白为何古时白起长平之战后会把四十万降兵坑杀，因为那是最乾淨俐落，否则要把他们逐一斩首恐怕没有人受得了，以后休想安眠，如今怎办才好？只是喂饱他们已非容易。”

徐子陵道：“既不能杀人，只好把他们释放，不过流窜的败军会对沿途的平民造成很大的灾害，我们须从详计议。”

此时虚行之和五名少帅军押着一名敌将朝他们走来，两人定睛一看，赫然是李子通座下首席大将左孝友。

寇仲哈哈笑道：“原来是左大将军！”

左孝友双手被反缚身后，仍是一面不屈神色，冷哼道：“士可杀不回辱，要杀要刚任随尊意，却不可侮辱我。”

虚行之微笑道：“行之把敌俘分隔盘问，才查得有左将军大驾在其中。”

寇仲暗赞虚行之细心，向左孝友竖起拇指赞道：“好汉子！立即给我解绑！”

众兵依言为左孝友松缚。

寇仲向徐子陵打个眼色，挽着左孝友移往一旁说话，道：“现在我们说的话只有天知地知和我们两个知。”

左孝友冷然截断他道：“若寇仲你以为我是贪生怕死的人，就大错特错。”

寇仲心平气和的道：“大将军不但不是贪生怕死的人，且是铁铮铮的硬汉子，坦白说，少时我还非常仰慕你，现在更不是劝你投降，而是和你有商有量说几句话，只要大家开心见诚，我可以立即放大将军走，还任由大将军把手下带回锺离去。”

左孝友露出不能置信的神色。

寇仲拍胸道：“我说过的话从没有不算数的，大将军该知此一事实。”

左孝友沉吟片晌，露出一丝苦涩的表情，叹道：“少帅是否用计陷害我。”

寇仲微笑道：“大将军是怕李子通误以为大将军向我投诚？”

左孝友道：“换作少帅是李子通，被俘的将士全体无恙归来，你会怎么想？”

寇仲为难道：“那由大将军来教我该怎么办？”

左孝友凝望他片晌，似在猜度他的诚意，没有说话。

寇仲道：“坦白说，经此一役，李子通只有坐以待毙的份儿，海南岛现已落入宋阙之手，比起宋缺，李子通、沈法兴、辅公佑之辈只是跳梁小丑。大将军无意降我，非是因李子通，而是看好李世民，对吗？不过李世民尚未是真命天子，那人或叫李建成，当李世民打下江山，将是鸟尽弓藏之日。没有李世民的唐室，能是突厥人的对手吗？我寇仲非是好斗，只是不愿大好河山被突厥铁骑摧残蹂躏而已！”

左孝友苦笑：“谁说我不愿降你。可是此来的将士大多是追随我左孝友多年的兄弟，我们的家小全在锺离，故不能不为他们设想。唉！李子通根本难成大器，少师该比我更清楚。”

寇仲大喜道：“若大将军果有此意，那就一切好办，信任我吧！我定能想出两全其美之法，既可攻下锺离，更可保着大将军和手下兄弟的家人。”

左孝友道：“到今时今日，天下恐怕再没有敢小觑少帅的人，就以今战而论，少师用兵之奇，李世民亦有所不及。”

寇仲暗叫惭愧，今仗胜得极险极侥幸，成败只一线之隔，全赖徐子陵力挽狂澜，把劣无可劣的形势彻底扭转过来。乾咳一声谦虚的道：“今趟只是有点运道。”

左孝友想不到他年纪轻轻，竟能“胜而不骄”，非常难得，欣然道：“刚才少帅似乎有事垂询，不知是何事？”

寇仲点头道：“我想问今趟你们来攻梁都，是否有香玉山那小子在背后献计。”

左孝友愕然道：“少帅怎么连这么秘密的事亦能一语中的？”

寇仲放下心头重担，因终于证实没被好朋友出卖，探手搂着左孝友肩头，朝另一边与虚行之说话的徐子陵走去，道：“兵贵神速，左大将军根本没有被我们俘虏，只是逃得狼狈点，踏破几双鞋子才成功领五千手下逃回锺离去，对吗？”

左孝友听得心领神会，点头应是。

寇仲笑道：“李子通已给我杀寒了胆，只要我大军压境，肯定他会逃回江都去，一切问题不是迎刃而解吗？由今天开始，大家就是兄弟，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我寇仲说过的话，从来没有不算数的。”

两人对视而笑。

第八章 洛阳来客

左孝友领手下返锺离，李子通虽没起疑，却因水师差点全军覆没，损伤严重而痛责左孝友，把他从大将军贬为将军，令左孝友满肚冤屈，更心向寇仲。

十天后寇仲兵分两路，分由东海和梁都发兵。

东海大军一万人，乘四十艘战船由海路直扑江都，领军者宣永、陈长林、古占道、牛奉义、查杰等众。

另一军分从运河水陆两路南下，兵力八千人，包括令李子通丧胆的飞轮船。

李子通闻信后骇然大震，率手下二万军兵慌忙离开锺离，回守江都。锺离仍由左孝友镇守，高邮则由另一大将秦超文主持，余下六十艘水师船全集中往江都应付东海来的少帅军。

其实以此时锺离和高邮的兵力仍不可轻侮，各在一万许人间，互相呼应下力足抵挡阻止寇仲南下夹击江都。在战略上，李子通并没有犯错，只要他能击垮东海来的少帅军水师远征部队，可回师北上迎战寇仲和徐子陵。

那想得到左孝友开城迎寇仲，吓得高邮的秦超文闭城不敢出战，任得寇仲、徐子陵、卜天志和陈老谋率领的二十四艘飞轮船长驱直下，入淮水经运河开往江都，与由东海攻来的少帅水师夹击江都水师，在长江水口大败李子通，把他仅余的水师彻底摧毁。

把守江都和对江延陵的吴兵总兵力逾四万人，实力仍在寇仲之上，寇仲并不贪功，与宣永大军会合后由运河北趋高邮，对江都过门而不攻。秦超文知大势已去，又因心仪寇仲为人，更惧于其威势和兵法，献城投降。

至此锺离、高邮这两座江都以北的吴军重镇，与附近十多座县城尽入寇仲之手。少帅军兵力增至五万人，声威更振。

寇仲采纳虚行之提议，把秦超文和其手下的一半军力，与及家少同时迁往东海郡诸城，改由宣永偕五千少帅军镇守高邮，由卜天志的飞轮船配合，把运河、淮水两大主水道置于控制下。

少帅军八镇大将的两个空缺，由杨公卿和左孝友填补，然后再增秦超文和洛其飞两镇，合共十大镇将。依次排列以杨公卿居首，接着是宣永、卜天志、高占道、陈长林、白文原、焦宏进、左孝友、秦超文和洛其飞。

牛奉义和查杰因表现出色，前者被擢升为六部督监的兵部督监，查杰则被委为刑部督监，分担本由虚行之兼任的职位。

虚行之除负责吏部和刑部两部外，还升任为少帅军的首席军师，可领兵出征。

因他在水峡之战表现出过人的军事才能，众人对此安排均心悦诚服。

任媚媚和陈老谋仍分主户、工两部。

少帅军的组织愈趋严密，下面将士各有升迁，大振早已昂扬的士气。

寇仲又纳虚行之论功行赏之议，由于国库充足，由上至下均有搞赏。

安排一切后，寇仲率师返回梁都，虎牢失陷的消息于此时传来，因心虚胆怯的王玄应不战而退，把虎牢拱手让与李世绩，逃返洛阳。

寇仲自家知自家事，一旦洛阳失陷，李世民大军东来，表面声势大盛的少帅军在李世民超卓的战略，如云的猛将和精锐的唐军兵分数路的攻打下，只有挨揍的份儿，绝撑不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刻。

唯一的解救之道是先一步攻取江都，必要时往南撤退，只要能稳守锺离和高邮两镇，可保江都无虞。

逐一边着宣永和左孝友加强高邮和锺离城防，于河道险要处筑堡寨，又投入人力资源建造船舰，增加飞轮船数目，提升水师战斗力，另一方面则密锣紧鼓的准备大举进军江都。

军威今时不同往日，桂锡良和幸容终说服竹花帮其他领袖，全力帮助少帅军，使洛其飞的情报网广及长江东段和江南各地。

这天寇仲、徐子陵与虚行之、洛其飞、高占道、陈老谋、任媚媚、白文原、焦宏进在梁都少帅府的议事室研究攻打江都的行动。

反覆研究下，没人能有十足的把握。

洛其飞道：“李子通的吴军水师名存实亡，现只剩下十多艘临时向民间强徵回来改装的商船，凭我们的飞轮船，可轻易封锁大江，使江都、延陵两城难以呼应，只要攻下延陵，封锁水路，江都将孤立无援，任由宰割。”

杨公卿叹道：“若没有李世民这后顾之忧，江都早晚要向我们投降，可是李子通既晓得李世民大军终有一天南攻我们少帅军，必坚守江都不出，以江都城的城坚墙厚，粮食充足，涯上一年半载绝非问题，而城内将士因有李世民这个希望，亦会兵将齐心，不易动摇。”

高占道同意道：“若李子通放弃延陵，把军力粮草全集中往江都，我们的处境更是不堪。我们当然不能倾巢攻打江都，但即使我们尽起全军，兵力不过五万人间，力不足克江都城内的四万吴军。”

寇仲想起黎阳的攻防战，当时窦建德准备充足，战略高明，兵力是守城军数倍之上，仍是损折严重。他能抽掉三万人进攻江都已是非常吃力，去攻打比黎阳坚固百倍的江都，城内守军更多出攻城军达万人，无疑是以卵击石，自讨苦吃。

最大问题是少帅军没能力承受大量兵员的损折，否则将更没对抗李世民的能力。用兵江都必须有十足把握，不容有失。

此时飞云亲卫来报，洛阳王玄恕求见。寇仲大感错愕下，与杨公卿和徐子陵往外堂见王世充次子王玄恕。

王玄恕仆仆风尘，一面疲惫神色，无复昔日丰神俊朗的神态，见到寇仲二人如见亲人，双目涌出热泪，竟朝寇仲下跪悲切呼道：“少帅救我爹！”

寇仲一把扶着，先安顿他坐好，待他心情平复后，再问其详。

王玄恕道：“虎牢失陷，王兄退返洛阳，李世民移师东都禁苑内的青城宫，截断谷水和洛水交处的水道，共逼洛阳。父皇晓得形势危急，冒险出击，以二万军临谷水以抗唐军。李世民令手下大将屈突通率五千兵渡河进攻，敌我两方争持不下时，李世民再率大军来援，李世民且亲率天策府多员猛将及数十亲卫精骑纵横冲杀，直出我阵背后，所向披靡，杀伤甚重。敌我两军合而复散，散而复合，反覆交锋，大战三个时辰，我军终不敌退却，被李世民乘势纵兵追杀，直抵都城之下，俘斩我军七千多人，把都城围困。”

现在李世民正四面围攻，昼夜不思的攻打我们的都城。”

只看王玄恕的神态表现，可以想像当时厮杀得日月无光，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惨烈战况。

王玄恕惨然道：“父皇对不听少帅忠一言悔恨不已，常说若不从慈润退兵，又或肯让杨大将军和少帅死守虎牢，局面当不会如眼前般的急转直下，只要能守至严冬，唐军粮草不继，洛阳之围自解。”

寇仲和杨公卿听得你眼望我眼，徐子陵默然不语。

杨公卿道：“今趟玄恕公子来见我们，是公子的意思还是你父皇的意思。”

王玄恕羞惭的道。“是父皇的意思，而我们都非常赞成，希望少帅不记旧恨，助我们守住洛阳。”

寇仲道：“城中粮食状况如何？”

王玄恕道：“由于对外所有粮道均被截断，粮食和日用品均告短缺，服饰珍玩、金银财宝变得贱如草芥，一匹绢仅能换三升粟，千匹布才值一升盐，仓中存粮只可节衣缩食的勉强支持一个月，情况非常危急。”

三人恍然，原来洛阳到了这种水尽山穷的地步，难怪王世充不顾颜面的派王玄恕来向寇仲求援。

王玄恕凄然道：“老百姓现在吃的是草根树叶，甚至有人用泥浆和着米屑作饼充饥，食后皆病，身肿脚胀，每天我们都要派人上街收拾死尸焚化，防止发生瘟疫。”

顿了顿续道：“若少帅和杨大将军肯返洛阳相助我们，父皇答应将指挥权交出，让少帅指挥全军。”

寇仲暗忖这该是王世充最大的让步，点头道：“我需一点时间作考虑，玄恕你先到宾馆休息，明早我会给你一个肯定的答覆。”

王玄恕由亲兵引路离开后，寇仲长长吐出一口气，道：“两位怎么看？”

徐子陵苦笑道：“你根本没有选择，王世充顶多只能捱到九月上旬，而我们绝无可能在这么短时间下攻取江都。”

杨公卿道：“还有一个办法，就是设法运送一批粮食和日用品到洛阳予王世充，让郑军多撑上一段时间。”

寇仲摇头道：“洛阳最大的问题除粮食短缺外，更有士气斗志消沉的致命弱点，若我们想洛阳涯过冬天，唯一办法是替他守城。另一方面则请窦建德捐弃前嫌，派大军来援，只要窦军能渡河收复虎牢，那时头痛的将是李世民而非我们。”

杨公卿同意道：“这或者是唯一击败李世明的机会。”

要知李世民乃纵横天下的无敌统帅，唐军则是训练最优良，装备最完善身经百战的雄师，如非在非常特别的形势下，谁与他们硬撼亦没有信心言胜。可是现在李世民正全力攻打洛阳，不但损折甚重，且无暇分身，若寇仲能稳守洛阳，窦建德大军又渡河东来，李世民将腹背受敌，如不退兵，极有可能输掉这场仗。所以杨公卿有这看法。

寇仲点头道：“王世充今趟派玄恕来求我出手援救洛阳，表面看来我是他们的救星，事实上洛阳亦是我的唯一救星，那我们就这样决定吧。”

徐子陵道：“此事必须从详计议，不能轻举妄动，若让李世民收到风声，派出大军截击我们的运粮队伍，我们会吃不完兜着走。”

杨公卿信心十足的道：“往洛阳的道路老夫最熟悉，只要昼伏夜行，可神不知鬼不觉的接近洛阳，我们若兵力充足，突破唐军的包围该没有问题。洛阳可非我们的梁都，要围个水泄不通，即使关中军倾巢而来，恐怕仍办不到。”

寇仲沉吟道：“陵少谨慎用兵的提议非常有用。我们就来个他娘的声东击西的策略，诈作大举进攻江都，事实上目标只是江都隔江的延陵，由陵少负责指挥全军，而我则和杨公、麻常和杨公的五千手下偷把粮食运往洛阳，再留下为王世充守稳洛阳，然后设法说动窦建德来援。哈！陵少只须虚张声势，说不定李子通会拱手把延陵送给我们。我们少帅军一天屯驻延陵，李子通就一天不敢离城半步。”

徐子陵苦笑无语，寇仲不邀他往洛阳，并非须他统领佯攻江都的少帅军，而是知他不愿与李世民正面交锋的心意。

杨公卿兴奋道：“这是我们少帅军争霸天下一个良好转机，我立即去准备一切。”说罢离开。

剩下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好半晌仍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感触。

寇仲终打破沉默，颓然道：“兄弟！我们又要分开哩！”

徐子陵一阵感慨，寇仲这句简单的话，内中实包含深刻的意义。

在李世民如此庞大的攻势下，寇仲能否稳守洛阳，尚在未知之数，所以这句话可以是生死的诀别。

其次是窦建德肯否来援，又或能否分身，亦是无法预料。洛阳倘被攻陷，寇仲纵使能突围成功逃走，李世民必不肯放过这追杀寇仲的机会。那时寇仲总不能舍弃手下将士独自逃亡，大有被李世民追上杀死的可能。

最后是寇仲和李世民这对上天注定的宿敌，终到生死相拚的时刻，中间绝无转寰余地。

寇仲沉声道：“若我不幸战死洛阳，请陵少为我解散少帅军，因为投降李世民最后恐怕不会有甚么好结果。”

徐子陵叹道：“形势不是那么恶劣吧？杨公也说这或是唯一望败李世民的机会。”

寇仲摇头道：“我不知道，李小子是这世上唯一能令我失去信心的人。无论你想得多么周详，他一下子就可赢尽你手上所有筹码。唉！有一件事我尚未有机会告诉你，玉致到今时今日仍不肯原谅我。”

徐子陵愕然。

寇仲露出不愿提起的失落神情，道：“若事情真的发展至那地步，陵少解散少帅军后，就到石青璇隐居处陪她终老，再不要过问人世间的任何事。甚么他娘的石之轩、魔门两派六道、香玉山池生春，大明尊教段玉成，全不要理会。唉！我唯一不放心的是小陵仲，不过大小姐该会好好照顾他。一天有你徐子陵在，该没有人敢去伤害他。”

徐子陵叹道：“你怎么变得斗败公鸡似的？不要尽说丧气话好吗？”

寇仲乾笑一声，旋又颓然道：“我因想起致致，忽然有万念俱灰的感觉，心想死了也好，一了百了。”

徐子陵讶道：“看你的样子，你是真心爱上她，着紧她，所以她才能对你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和打击。”

寇仲苦笑道：“还用说吗？我这些日子来真有点后悔去争他奶奶的甚么天下，为何不能在全无功利牵缠下把她追上手。每晚搂着她香喷喷的娇躯睡觉，哄哄她，也让她哄哄我，过他娘的只羨鸳鸯不羨仙的幸福生活。不像现在般被她怨恨一世，最惨是在手下前还要装出天下无敌的坚强模样。事实上我比任何人更清楚，我们绝捱不到明年春暖花开的时候。若非你及时赶来，我连李子通和香玉山也斗不过。”

徐子陵比任何人都了解他，如他只是一时的情绪发泄，并非失去斗志。苦笑道：“快召手下来开会吧，很快你会恢复过来的。”

寇仲深吸一口气，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道：“坦白说，我是给玄怒描述洛阳满街死尸的情况吓怕。唉！跋小子究竟到哪里去了？我需要个像他般坚强的人在身旁一起死守洛阳。”

徐子陵让他探手搭着肩头，道：“是否回会议室去？”

寇仲道：“到甚么地方都好，唉！你不知致致向我说出那番绝情的话时我有多惨，到那一刻我才深切意识自己所犯的错是多么严重！更清楚纵能舌灿莲花亦不能改变她对我的想法。我感到无比的孤寂，那晚我彻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惭愧、自责与悔恨交缠，就像石之轩的不死印般往我袭来，既躲不住更挡不过。你可否带我到一个无人的地方，让我痛哭一场。”

徐子陵淡淡道：“少帅！对不起，时间无多，明天你就要到洛阳去，现在该是你调兵遣将的时刻。”

第九章 暗渡陈仓

徐子陵立在运河旁一座小丘上，后方不远处就是梁都，天上嵌满星星，万里斑在一旁吃草。

寇仲仍在城内主持一个接一个的军事会议，尽可能在明天出发前把一切安排妥当。

徐子陵参加研究整体行动的会议后，骑上万里斑出城到这里透气休息，享受独处的宁静平和。

他想到师妃暄。这仙子般的美女会怎样看他？现在他已卷入寇仲争霸天下的大业去，若有选择，他绝不愿这样做，因那并不符合他闲云野鹤，不想与人争斗的性格。可是由于与寇仲深厚的兄弟之情、天下百姓的幸福，他却不能袖手旁观。

在某一程度上，他对李世民亦有点失望，他把家族放于首位的态度，是他最不认同的。若李世民肯掉过头来反对已被魔门和突厥人侵蚀的家族，他会尽一切能力说服寇仲去支持李世民。可惜事与愿违，李世民明白表示忠于家族，且绝不放过寇仲。这令他没有别的选择。

师妃暄能明白他吗？

石青璇现在应已抵达她在邪帝庙附近的新居，开始新的隐居生活。他多么渴望可以抛开眼前一切，到那里去陪伴她。若她仍然拒绝他，他绝不会怪她，只会怪造化弄人，她既然选择独身的生活，自己得尊重她的选择。

早前寇仲表现出他软弱的一面，他不但同情他更了解他，战争的压力实在可怕，因为牵涉到社会各阶层的人，其中大多是无辜的可怜百姓！作为一个领袖的任何决定，对他们均会造成不同的伤害。正如寇仲调的，战争是个看谁损伤更重，谁先捱不住的残酷勾当。

王玄怒所描述有关洛阳的恐怖情况，是正常人不忍耳闻，更不愿目睹，而寇仲却被迫去面对这一切。

石青璇隐居的心窝，可能是他唯一的乐土，唯一的避难所。可是他却要留在污泥里，参与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冷酷战争。

蹄声自远而近，徐子陵不用回头去看，认出是千里梦的足音。

天上传来破空之音，无名降落到他肩膀去。这灵性的猎鹰除寇仲外，也听他的命令。

徐子陵探手轻抚无名鹰背柔顺的羽毛，寇仲来到他旁，兴奋的道：“好小子！竟躲到这里来享清福。我就惨哩！开会开得头昏脑胀，到最后完全不晓得自己在说甚么？”

徐子陵迎风深吸一口气，道：“有甚么重要决定？”

寇仲道：“佯攻江都由宣永总领负责。”

徐子陵讶道：“不用我吗？”

寇仲道：“杀鸡焉用牛刀。由明天开始，我们少帅军开始动员，在高邮集结水师和野战军，准备攻城工具，这叫声东击西。李子通在不明我军虚实下，说不定真如所料的把延陵的粮食和兵员集中往江都，我们可唾手夺得延陵。这是一场不用打的仗，只是另一场遣兵调将的习作，让宣永再多一个指挥少帅军水陆两栖作战的机会。”

徐子陵皱眉道：“那我干甚么呢？不是要我陪你去守洛阳吧？”

寇仲笑道：“我怎会那么不够兄弟，明知你不想与李小子正面交锋，仍迫你去和他打生打死？”

徐子陵晒道：“你的情绪波动确是大起大落，刚才还像想去一死了之的样儿，现在却是志得意满，一副胜券在握的乐观模样。”

寇仲苦笑：“因为我晓得若连自己都不振作，将会累己累人！战场上的李小子可不会和你说笑，他会比任何人更狠辣无情，而这正是他到现在仍这么成功的原因。建成、元吉若不是有突厥人和魔门分别在背后支撑他们，说不定早被他派人刺杀。”

徐子陵叹道：“我倒希望他是如你所言的这种心狠手辣的人，可惜事实并非如此。”

寇仲道：“言归正传，照我们粗略估计，我和杨公的运粮队，第一次竭尽所能送往洛阳的粮食和日用品，顶多只够洛阳军民十来天的应用，此后还需继续送粮。”

徐子陵恍然道：“你想我负责监运粮食。”

寇仲道：“我们第一趟运粮成功的机会最大，首先是因有声东击西之计，李小子又没有防备，兼且唐军仍未有足够时间于洛阳城四周掘塑筑垒，而小弟则有无名探路，可避过敌人耳目，破围入城。”

徐子陵同意道：“有道理！”

寇仲道：“可是当李小子生出警觉，不但运粮行动日趋困难，更可虑者是李小子令李世绩攻打我们的城镇，所以我们既要不断供应洛阳所需，更要应付李世绩以虎牢为主要根据地的军队的进攻，在这情况下，只有陵少可担此重任。”接着轻拍无名，道：“这宝贝除我外，只听你的吩咐，也只你一个懂得鹰言。”

徐子陵听得眉头更皱，心忖沈落雁既到虎牢，岂非等若和她作战？

寇仲道：“对你来说该算是好差事，我并非要你和李小子交锋，只是由你救援洛阳无辜捱饿受病的老百姓。对吗？”

徐子陵叹道：“李世绩是李密手下头号大将，若他挥军来攻，我挡得着他已可还神作档，那还有余暇分身送粮，一个不好给他重重包围，那时需要粮食的将是我。”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陵少放心，你老哥有此忧虑，皆因不清楚真正的形势。我保证李世绩不敢尽起手下精锐来犯。谁不晓得我们和窦建德的关系，李世绩若抽空守卫虎牢一线各城的兵力，窦军可随时派兵渡河突袭，虎牢若陷，我军可与窦军会合，李世民那时除撤军外别无他途。所以李世绩顶多只能作骚扰性的突袭。”

徐子陵点头同意。

寇仲眉飞色舞的道：“我们最接近虎牢的城池是陈留，位于运河上游南岸，水路一天可抵洛阳，陆路多半天工夫。我决定由宏进领二千兵进驻陈留，守稳城池。而长林则坐镇梁都，以飞轮船从梁都送粮往陈留，必要时更可调动梁都的兵员，为陈留破围解困。

只要李世绩无法封锁运河，他便没有能力孤立陈留。他娘的，我倒希望我们的飞轮船能与唐军水师有个硬撼的机会。”

徐子陵亦不得不承认在战略上寇仲的安排部署是无懈可击的。

寇仲拍拍他肩头道：“我把手下五百飞云骑和无名交给你，你老哥可顺便代我训练他们，所谓兵之强在练，能教他们的东西我已尽传他们，包括刀法、马术、轻身提纵的功夫和箭术，又让陈公老谋为他们度身打造盔甲战衣、盾牌兵器，装备之优良，不在李小子玄甲战士之下，再加上战场的实习，将会成为我最重要的骨干。他们就是运粮队，由你负责指挥。”

徐子陵终点头道：“好吧！”

寇仲目光灼灼的扫过对岸的山野平原，道：“我自决定争霸天下后，从没有一刻感到成败关头如此接近。只要说服窦建德渡江西来，我们将有七、八成的赢面。听说窦建德与孟海功的争战胜负已定，后者只余挨揍的份儿，一是投降，一是战死，形势对我们绝对有利。”

徐子陵道：“假若你和窦建德联手击败李世民，你如何处置和窦建德的关系？”

寇仲洒然耸肩道：“窦建德这人相当不错，有仁有义，更有我们绝对信任的刘黑闼辅助他，让他当皇帝又如何？”

徐子陵道：“这可非宋缺对你的期望，你怎样向宋缺交待？”

寇仲叹道：“大家兄弟直话直说，现在我唯一的愿望是求存，不希望跟着我的大群兄弟给人杀得横尸荒野和破城的墙头上，其他的事唯有留待将来设法解决。我们的少帅军到这一刻不但未及得上唐军，比起王世充的军队仍逊上一、两筹。”

“少帅军中最有战力仍数杨公战场经验丰富的子弟兵。现时我是想尽办法去栽培我的少帅军，一方面避开会带来严重损折的硬仗；另一方面又要增加他们的行军作战经验，加强他们的团队精神。幸好有李子通给他们作试金石，否则若一出师即遇上唐军，几个照面我们即溃不成军。”

发出命令，无名冲天而起，直飞高空。

寇仲仰首凝望无名，苦笑道：“兄弟！我最感不安的是把你卷进这场战争来，而你却是憎厌战争的人，我等若迫你做不情愿的事。不过自古至今，就是由不同战争串连起来的历史，最早可远至‘阪泉之战’和‘涿鹿之战’，轩辕黄帝凭此两役擒杀蚩尤，奠定我华夏的基础。自此以还，战争此起彼伏，史不绝书，汤之讨夏，武王伐纣，春秋战国群雄争霸，始皇嬴政一统天下，秦末的刘项相争，西汉远征匈奴，汉末黄巾之乱，魏蜀吴三国兵争，西晋内乱外患，南北朝的相持不下，旧隋的统一南北。”

“由这连串战乱正可看出唯有通过大规模的战争，大批战士抛头洒血，天下才能出现长治久安的一段美好日子，此为不争的史实。战争会带来大灾难，也是达致和平的唯一途径。我寇仲岂是好杀的人，只因目睹战争的可怕，希望能以武止武，让天下百姓有和平幸福的日子。”

徐子陵讶道：“为何忽然生出这么大的感触，不是想借此说服我吧！你该晓得我为人，除非是我本身深信不疑的事，否则没有人能改变我的想法。而我已不用你费唇舌来劝说。”

寇仲摇头道：“你误会我哩！我只是想说我和你般一样不爱战争仇杀，所以如能击败李家，就让窦建德去当皇帝，我相信他会是个爱民如子的好皇帝，也算是对你有个交待，其他的事均是次要。”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以寇仲好胜的性格，肯下这决定实是非常难得，而他更明白寇仲这决定有大半是因他而来的。

寇仲抱持着这心态，几可肯定能说服窦建德发兵来解洛阳之围。

徐子陵探手搂紧寇仲肩头，点头道：“确是我的好兄弟！现在我们目标终可变得一致哩！”

接着的七天，寇仲一边在高邮集结兵员，虚张声势，另一边以飞轮船在黑夜的掩护下，经运河不断把粮货和战士运往陈留。治理少帅国的重责落到虚行之身上，以任媚媚为辅，同为六部督监的牛奉义和查杰对治国仍属初学，故尚在摸索学习的阶段，须虚行之和任媚媚不时提点指导。工部督监陈老谋则胜任其职有余，还不断有新主意，对各城池进行各类型的改善工程，重点于加强战略性城池的防御力。

少帅军最大的优点是国库充实，在龙游帮、竹花帮和翟娇的竭力支持下，向外大举购买粮食和日用品，不虞缺乏。像新得的城池如锺离和高邮，一律免税一年，人民直接受惠，当然拥戴新主。虚行之进行还富于民的德政，以不扰民为主，鼓励生产，令少帅国生机勃勃，更吸收大批因战乱迁徙到境内灾民，使国力不住增强。

这晚日落西山后，寇仲、徐子陵、杨公卿和麻常率领由五千杨家军和飞云骑组成的庞大运粮队伍，押着近五百辆载满粮食杂货的骡车，从陈留出发往洛阳。同行者尚有王玄恕与他的三百亲兵。

行军的路线早经拟定，离陈留后折往西行，穿过开封北面的山野，避过西北方管城、荥阳和虎牢的敌人重兵所在处，绕雇师由嵩山的捷径抵洛阳东面伊水和洛水间的伊洛平原，再借林木的掩护潜近洛阳，然后破围入城。

由于李世绩受高邮的虚张声势所惑，兼之唐军防窦军之心远过防少帅军，加上寇仲有无名探路，故能屡避敌人哨探耳目，昼伏夜行，无惊无险的抵达伊水东岸。

寇仲、徐子陵、杨公卿和王玄恕策骑到伊水岸缘，藏在岸边一处密林观察渡河的理想地点。

无名在天空盘旋打转，侦察远近情况。

杨公卿指着上游林木特别茂密处道：“我曾在那里渡河，浮桥的设施仍留在林内隐秘处，若没被人发觉破坏，稍经修复将是现成可用，省回我们最少一晚造桥的工夫。”

寇仲仰观天色，时在午后，天上却是积云重重，皱眉道：“今晚怕会有一场大雨，如河水暴涨，水流湍急，对我们渡河颇为不利。”

王玄恕道：“那不若我们立即渡河，只要派人在附近高地放哨，行动迅

捷，可避过这场雨。”

杨公卿摇头道：“此事鲁莽不得。现在我们人困马乏，没有几个时辰的休息，绝难恢复过来，一旦敌人来攻，我们会无反击之力。成功在望，我们尤要谨慎。”

王玄恕一向尊敬杨公卿，虽心中不尽同意他的看法，只好闭嘴。

寇仲晓得王玄恕是心切洛阳，转向徐子陵道：“陵少怎么看？”

徐子陵仰望无名，沉声道：“有点不妥当。”

寇仲愕然道：“甚么地方不妥当。”

杨公卿和王玄恕紧张起来，齐声追问。

徐子陵道：“伊水平静得出乎料外，我们在这里半个时辰，仍不见一艘唐军巡河的快艇，此事是否不合情理？”

王玄恕松一口气道：“我们既成功避过敌人探子耳目，他们疏于防范是理所当然吧！”

徐子陵道：“玄恕公子今趟到梁都，是否经过一番惊险？”

王玄恕呆了一呆，点头道：“我们是趁唐军尚未完成围城部署，乘夜突围而出，凭马快撒下追兵，过程确非常惊险。”

寇仲拍腿道：“我明白陵少的意思哩，以李世民的才智，当猜到洛阳会向我们少师军求援，所以多少会加强这一带的侦察。我们凭无名在高空侦察的锐目，虽可避过哨探，却无法躲避事后敌人对我们轮蹄印的追寻，李世民可由此判断出我们往洛阳的路线和时间，待我们兵疲将乏，又以为成功在望之际，予我们致命一击。伊水一片平静，是因李世民不想打草惊蛇。”

杨公卿色变道：“若子陵没有猜错，渡河将会是最危险的时刻。”

王玄恕失魂落魄的道：“那怎么办才好？”

寇仲双目神光电射，缓缓道：“唯一的方法，是先把敌人的突击军找出来，以雷霆万钧之势把他们击溃。若我所料不差，敌人当藏在上游某处，无名可轻易寻得他们的位置。此事包在我和子陵身上，我们沿河寻去，当有发现。”

徐子陵道：“且慢！看无名！”

二人仰头瞧去，无名正作出鹰舞，显示上游有人往他们移近。

寇仲抓头道：“这才不合情理，唐军岂会如此大模大样的杀过来？”

不片晌上游方向隐闻蹄声，迅速迫近。

寇仲皱眉道：“只得一个人，咦！”竟拍马出林，往上游奔去。

杨公卿和王玄恕脸脸相觑，不明所以。

徐子陵亦脸露欢容，笑道：“不用慌张，是自己人。”说罢拍马追着寇仲马尾去了。

第十章 背河一战

来者是寇仲期待已久，应来而未至的跋锋寒，他策着塔克拉玛干，背挂偷天剑，风采更胜从前。

他毫不讶异，气定神闲的与寇仲在马背相拥，两匹马儿亦你嗅我，我

嗅你的亲热一番。徐子陵领杨公卿和王玄恕赶到，介绍两方认识。

跋锋寒仰望天上无名，欣然道：“看到天上的突厥猎鹰，我便猜到是突利送你的大礼，想到你在附近，所以故意以蹄音引你们前来相见。”

徐子陵讶道：“你怎晓得到这里来寻我们？”

跋锋寒微笑道：“入关后我打听得你们不在洛阳而在梁都，连忙赶去，却扑个空，幸得长林告诉，知道你们送粮到洛阳去，并大约晓得你们行军的路线，遂御尾穷追，途上却发现一些有趣的事儿，搁了一天工夫，否则昨晚早该赶上你们。”

寇仲精神大振道：“是否想置我们于死地的唐军？”

跋锋寒哈哈笑道：“少帅果然精明，我们找个好地方再说话，最好把猎鹰召回来。”

寇仲微一错愕，打手势令无名飞回肩上，随跋锋寒朝附近一座山头驰去。

五人在小山丘下马，登上高处。

阳光普照下，阵阵吹来的秋风仍使人感到寒意，原野黄绿红三色交杂，一片斑斓。

跋锋寒遥指正西方远处，道：“大约一万唐军就藏在那座山后，清一色是骑兵，由李世民的天策府大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和庞玉三人率领。”

寇仲失声道：“竟是他们三人？”

徐子陵、杨公卿和王玄恕明白寇仲的震惊，若追来的是李世绩，是理所当然，那代表他们行藏露光，探子飞报李世绩，李世绩亲率骑兵来追截。可是长孙无忌三人乃李世民的随身大将，理应留在李世民旁助他攻打洛阳，而庞玉之于李世民，等若洛其飞之于寇仲，专负责情报探察，追兵既由他们率领，可知李世民先一步晓得他们会运粮往洛阳，所以派出精锐，突袭这支运粮队。

跋锋寒沉声道：“我于你们离开陈留后两个时辰到达陈留，所以上路时间比你们只落后两个时辰，甫过开封，发觉这支人马远远跟在你们后方三十里许处。我曾趁他们扎营休息时潜近观察，发觉他们有八头凶悍的秃鹫，当时还不明白有甚么作用，直到刚才瞧到你们的猎鹰，才恍然这批空中杀手，是用来对付你们的鹰儿。还有是他们侦察兵身上挂满树叶，显是为瞒骗鹰儿的眼睛。”

杨公卿一震道：“我们的少帅军内肯定有内奸。”

寇仲探手轻搂无名，抹一把冷汗道：“好险！”

跋锋寒道：“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和庞玉都是战场上的老手，行军兵分数路，前后左右互相呼应，不怕埋伏突袭，兼且这一带全是平野河川交汇之地，没有险要的地势可供利用，除非你们放弃粮货，否则不论以何种方式与他们冲突交战，吃亏的必是我们无疑。”

众人大感头痛，最不利的是他们再不敢让无名到空中察敌，如非跋锋寒来通风报信，无名必无幸免。敌人既带八头凶猛的秃鹫来，这批经过训练的恶鹫，肯定是无名的克星。

徐子陵叹道：“李世民确不可低估，这此恶鹫该是针对突厥人的猎鹰培训出来的。”

寇仲皱眉道：“这内鬼能晓得我会亲自送粮到洛阳去，在我军内的地位不应太低，因为今趟行动绝对保密，下面的将士到出发时，才晓得是送粮到

洛阳去，且由我亲自押阵。”

跋锋寒道：“此事留待日后查究。现在当务之急是如何无惊无险的渡过伊水，那时要战要逃，都有很大成功的机会。”

寇仲道：“我们何不来个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计？”

徐子陵首先明白过来，点头道：“可是先决条件必须是杨公弃下的浮桥设施仍可用。”

跋锋寒不解道：“甚么浮桥？”

寇仲解释后道：“方法很简单，我们把粮货卸下，改载差不多份量的石头，然后到下游五里许处，再伐木造桥，虚张声势，待引得敌人跟去，我们留在这里的人可迅速搭成浮桥，迅速把粮货送往对岸，然后——唉！这方法太复杂哩！有甚么更好的办法？”

跋锋寒笑道：“现在吹的是甚么风？”

寇仲道：“风似是从西北方刮过来。”

跋锋寒仰首望天，道：“若我没看错老天，今晚午夜前必有一场大雨，我们就在大雨淋漓之际搭起浮桥，虽是辛苦一点，凭我们的身手仍可办到。由于水位暴涨，浮桥会隐藏在水面下，敌人的探子隔远侦察，只会看到我们仍在下游伐木造桥，绝猜不到早架起接通两岸的浮桥。到明晚水位下降，露出桥面，我们可迅速渡河。”

杨公卿道：“只是五百辆负上重货的骡车，没有三个时辰休想全部过河，敌人马快，转眼即至，我们的情况仍没有任何改善。”

跋锋寒淡淡道：“所以水、火二计必须同时应用，伐木造桥虚张声势的地方必须与真正渡河处相隔半里，当我们准备渡河，即依风势放火烧林。虽说下过一场大雨，可是经一天曝晒，兼且风高物燥，火势迅速蔓延，浓烟蔽天，敌人纵敢冒险进击，会因摸错真正渡河点而错失良机。”

接着——拍背上偷天剑，双目神光电射道：“主动既在我们手上，我们自可作出稳当部署，狠挫唐军，教他们无力渡河追来。”

寇仲拍腿叫绝道：“此计叫水火相济，即使孙子兵书亦没有记载。正事要紧，请杨公先带我们起出浮桥，再研究其他细节。”

寇仲等寻得仍大致完好可以用的浮桥设施后，忙把粮车队移往该密林区，又依兵家惯例在四方设阵。可惜“天不造美”，安顿一切后老天果于黄昏时分下起雨来，却非跋锋寒这位观天辨候专家所预料的大雨，只是漫天茫茫雨丝，把整个河原林区笼罩在梦幻般湿寒的水雾中，对河稍远处已没入茫茫雨丝中，能见度大减，即使没有恶鹭的威胁，无名仍发挥不出察敌的功能，利攻不利守，最教人担心是他们五百辆粮车塞满林内，目标明显，成为负累。

寇仲等大为头痛，不知应否立刻架起浮桥，还是另寻他法。

此时麻常提议道：“我们必须立即动手伐木，令敌人以为我们在赶造浮桥，不会立即纵兵来袭。我们只要专挑高大的树木砍断，让它们倾倒横压，可造成障碍，阻挡敌人攻来，而敌人一时间还以为我们是在伐木造桥。”

寇仲、跋锋寒、徐子陵和杨公卿动容大喜，麻常的方法简单易行，比先前跋锋寒想出的方法更有效，且万无一失，今晚便可渡河，砍他数百株大树，即可阻隔敌人于断树之外，比木寨坚固，于断树之后守以强弓，使敌人强大他们数倍的兵力亦难奈何他们。

寇仲对麻常衷心夸奖一番后，一边使人下水架桥，另一方面派出二千斧手，沿粮车所在范围砍树布阵。

火把高燃照耀下，众人在雨雾迷茫的河林区“叮叮笃笃”的努力伐木。

“哗哗”与“轰隆”声中，一株又一株大树在绳索拉扯下倾颓倒地，只两、三株树即形成阔达三四丈不规则的障碍间隔，架桥的工程进行到一半时，断树坚阵完成，敌人仍没有动静。

杨公卿和麻常在河道一边指挥搭桥，王玄恕负责看管粮车，寇仲、跋锋寒和徐子陵则在断树阵后严阵以待。

细雨仍下个不休。

寇仲笑道：“老手有老手的弱点，就是以为一切尽在算中，他们会以自己以往造桥的时间作出估计，猜我们至少一晚工夫架设浮桥，遂把进攻时间定在那时间。岂知我们竟有道现成浮桥，到他们的战马给我们的木阵撞昏，知中计时悔之已晚。”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我们三个一向自负聪明，偏想不出这么便捷易行的方法，你这位手下麻常是个难得人才，寇仲你必须珍惜。”

寇仲欣然道：“我在慈润之战早看出他的优点，现在只是进一步证实肯定原先的看法。哈！我们三兄弟又再并肩作战，老天确待我寇仲不薄。”

徐子陵道：“敌人现在该借雨雾的掩护潜来近处，以地听之术监察我们动静，当粮车移动之时，就是敌人发动攻势的一刻。小仲千万勿让无名离身，因敌人其时定会放出恶鹭在空中袭击无名。”

寇仲轻抚肩上无名，笑道：“放心！没有我的命令无名绝不会离开我的肩头。”转向跋锋寒道：“好小子！我们尚未有机会问你为何这么久才到中原来找我们，不是乐不思蜀，舍不得芭黛儿吧？”

跋锋寒道：“我在突利的地盘遇上仍在那里盘桓的伏鸯，陪他到高昌打个转，然后到沙漠进行百日的剑道苦修，功行圆满后立即来找你们，时间不是刚好吗？”

寇仲喜道：“伏鸯！久不闻那小子的消息，他近况如何？”

跋锋寒道：“他不但很好，且大有所得，至少弄好与突利的关系，建立起过命的交情。令他在对抗东突厥统叶护的事情上大有好处，现在他该已返回本国去。听他的口气，在不久将来他会重返中原，无论是李阀胜出，又或统一天下的是你寇仲，他都会设法修好，借你们汉人之力与东突厥抗衡。”

旋又叹一口气道：“伏鸯是个既有野心又有眼光的人，本有入侵你们中土之心，不过见过李世民和你寇仲后，早死去这门心思。除非你们两人有负他的看法先后完蛋，否则他只会在中土外谋发展。”

寇仲苦笑道：“我和李小子先后完蛋，你倒说得有趣，不过成为事实的可能性却极大。”又问道：“好小子，竟学懂避重就轻，你该晓得我们要问你与芭黛儿间的事。”

跋锋寒显是不想回答这问题，淡淡道：“迟些有机会再告诉你们吧！”

徐子陵知寇仲性格，定不肯放过他，岔开道：“锋寒兄在剑道修行上有甚么突破？”

跋锋寒立即双目精芒闪闪，露出缅怀神色，沉声道：“那会是我毕生难忘的生命片段，我把人世间所有人事置诸脑后，无人无我，每天就是打坐和练剑，把过往所有经验和领悟融会贯通，对我影响最大的不是与毕玄的两次交锋，而是死而重生的经历。所以洛阳之战对我非常重要，只有在那种面对生死的极端情况，我的偷天剑法才能再作突破。

哈！初时我打听到寇仲不在洛阳，我失望得想哭呢。”

寇仲欣然道：“现在不用哭啦！陵少看吧！老跋才是真正好战的人。”

徐子陵晒道：“他是好武而非好战，该有点分别！”

此时麻常来报，浮桥架设完成。

寇仲道：“先派一千人悄悄徒步过桥，在对岸布阵兼侦察，于高地放哨。待肯定情况安全，然后把所有马儿牵往对岸，包括我们的座骑，立即进行。”

麻常领命而去。

跋锋寒赞道：“少帅的脑筋愈来愈灵活，难怪声威如日中天，我从山海关南下，打听有关你的消息时，无人在听到你的大名后敢不肃然起敬。”

寇仲叹道：“我却是苦自己知，陵少最清楚，若非尚有点运道。我根本没有在这里与你叙旧谈笑的机会。”

跋锋寒肃容道：“今趟洛阳之行，你有甚么力挽狂澜的大计？我所遇的人里没有一个是看好王世充的。”

寇仲道：“我的大计是先稳而后求援，就是先助王世充守稳洛阳，安定军心，然后突围向窦建德求援。”

跋锋寒精神一振道：“突围求援？那将会非常刺激有趣。”

徐子陵凝望水气迷蒙的密林深处，脑海幻出寇仲和跋锋寒冲出洛阳城门，往敌人兵力最强的大河方向杀去，而李世民则派出猛将精兵，全力拦截的激烈情况。同彭梁与渡大河往见窦建德是两回事，因李世民驻重兵于洛阳之北，黄河北岸诸城又尽入其手，旅途的艰困可以想见。

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到麻常来报战马全体渡河，离天明只有两个时辰，细雨仍是无休止的从黑沉沉的夜空洒下来。

寇仲发出粮车渡河的命令。

车轮声在后方吱吱吵鸣作响，把守树阵内围的五百飞云亲卫和二千杨家军弯弓搭箭，蓄势以待。

跋锋寒低呼道：“来哩！”

蹄音逐渐清晰，从前面分三路攻来，若非早有准备，又有树阵隔敌阻敌，此刻必然手足无措，阵脚大乱。胜败只是一线之差。

寇仲喝道：“掷火把！”

命令远传开去，手下忙把手上火炬往树阵外围投去，划过林内雨雾弥漫的空间，带起一道又一道的光芒，煞是好看。

火炬烧的是耐燃的脂油，落跌湿润的草树间，虽燃不着湿叶湿草，却不熄灭，使得树阵内围一片漆黑，外围则处处火光。

敌骑愈迫愈近，像来自幽冥不具实质的幽灵骑士，现身水雾深处。

寇仲和跋锋寒的射日、刺月两弓同时爆响，两骑应声堕地。

“放箭！”

二千五百枝劲箭从内围射出，穿过林木间的空隙穿人透马，一时马嘶声和惨叫声，响彻木阵外围的森林内。

失去主人的战马奔到木阵，始觉前 通路，仰跳嘶喊，互碰倒地，又或回头奔去，踏上火炬的马儿更是惨嘶连连，情况混乱至极点。

箭如雨洒，一排一排的劲箭从强弓射出，无情的射杀任何出现木阵外围会移动的生物。

对方中有人大嚷道：“中计！撤退！”

敌人来得快，退得更快，留下遍林死状千奇百怪的马骸人尸，伤重未死的人和马呻吟声此起彼伏，教人惨不忍闻忍睹。

徐子陵没有射出一箭，呆瞧着眼前有如修罗地狱的可怕景象。

粮车轮子磨擦浮桥的声音响彻后方渡河处，木阵这边一片沉默，只有沉重和紧张的呼吸声。

跋锋寒细听敌人蹄音，道：“唐军还会再来送死吗？”

寇仲摇头道：“若是那样，长孙无忌三人就不配作李世民的心腹爱将。这截粮之战他们必须认输。待粮车过河后，我们分批撤退，毁掉浮桥，明天黄昏我们可在洛阳对着城外的李世民喝酒，一边聆听老跋和芭黛儿那段英雄美人的缠绵香艳情史。”

林木上方传来振翼之音，恶鹭业已出动，寇仲肩上的无名露出注意神色，显是觉察到天上危险的情况。

恶鹭是无名的克星，李世民又会否是寇仲的克星呢？

第十一章 后退无路

当太阳移过中天，宏伟的洛阳城终出现前方正北处。

寇仲下令运粮队暂作休息，与杨公卿、徐子陵、跋锋寒三人驰上高处，遥观洛阳城外的情况。

伊水在他们左方流过，蜿蜒而去，流过城墙渠洞穿往城内，向南的厚载、定鼎和长夏三门紧闭。城外一里许远处山丘上唐军筑起一座木寨，显是建成不久，规模不大，只能容纳数百人，对他们难以构成威胁。不过若他们要攻破这防守力强的木寨却不容易，倘惹得其他唐军来援，说不定会吃上大亏，所以是谁都奈何不了对方的形势。

寇仲叹道：“若依原来计划，陵少此时该率飞云骑返回陈留，运来第二批粮食，现在这想法显然行不通。”

徐子陵点头同意，首先是无名受恶鹭克制，难再发挥功用，其次是内鬼的问题。运粮队伍行动缓慢不便，若行踪暴露，运粮往洛阳与自杀全无分别。

跋锋寒讶道：“子陵不随我们到洛阳去吗？”

寇仲道：“陵少回梁都主持大局，唉！这粮食供应的问题真教人头痛，据玄恕所言，虽有大批人逃离洛阳，可是留在城内的军民们过十五万之众，我们送来的东西顶多够半个月之用。”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你这条数是怎样计算的，五百辆粮车，每车两头骡子，合共壮骡千头，每天杀骡百头，可食足十天。杀骡后再杀马，一个月怎都捱得过去，何况洛阳尚有余粮，就当仍可捱一个半月，该够时间让窦建德来解围吧！”

徐子陵听得毛骨悚然，与寇仲你眼望我眼。后者拍额道：“为何我从没想过吃骡肉，唉！骡子们啊！真对不起你们，你们辛辛苦苦为我运粮，我还要宰掉你们吃肉。”

跋锋寒摇头苦笑道：“所以我们突厥人常说你们汉人拥有的是娘儿的心，够不上狠辣。战争就是这样，为胜利甚么都可以牺牲。”

转向徐子陵道：“子陵，随我们到洛阳去吧！守稳洛阳后，我们就杀出重围往见窦建德求援。我们三兄弟并肩作战，生死与共，是多么痛快的一回

事。在战争中只有敌我之分，甚么友情都派不上用场。李世民代表的是李渊而非他个人，他是在为李渊和李建成打天下，李渊建成与你没有任何交情，除非你想让他们来统治中土，否则就该立定决心，誓要击败他们。我并非能言善辩者，只是把心中的话说出来。”

寇仲默然无话。

徐子陵凝望在阳光下闪闪生辉的伟大都城，心中翻起千重巨浪，目下一个决定，会把他的未来命运完全带往另一方向。他该怎办才好？

杨公卿点头道：“锋寒说的是铁铮铮的事实，李渊的内部已给魔门蚕食，李世民只是作战的工具，再无法有自主的能力。”

寇仲终于发言，摊手苦笑道：“一切由子陵决定吧！我当然需要你，不过若你选择离开，我心中只有欢喜而无怨恨。”

徐子陵忽然强烈地思念师妃暄，若有她在身旁，他会向她谦虚下跪，求取一个明确的指示。深吸一口气后，徐子陵平静的道：“时间无多，我们立即起行，好赶在日落前入城。”

他感到跨下的万里斑每跨前一步，他离这场席卷南北，至乎牵涉到塞外大部份异族的战争大漩涡更近一些。而离开石青璇避世的居所则距离拉远，最终他会全无退路，直至力尽人亡！除非寇仲一方终于胜出，他始有脱身的可能。

这想法令他感到精疲力竭，因更清楚自己无法置身事外，难道他任由自己的兄弟拿性命去为理想奋战，为万民谋幸福，自己却袖手旁观，坐视不理吗？无论他多么不愿意，终狠下决心，选择踏上支持寇仲这条不归之路。

杨家军列成阵势，在敌寨之西严阵以待，防止寨内敌人来袭。飞云战士负责驾驶骡车，朝洛阳定鼎门推进，王玄恕和亲卫押后。果如所料，寨内唐兵虽有调动，纯以防守为主，不敢出战。

城墙上钟声鸣响，定鼎门放下横跨护河的吊桥，王世充、王玄应、大将军跋野纲率二千郑兵出迎。寇仲、徐子陵、跋锋寒、杨公卿、王玄恕五骑从粮车队驰出。

两方会合。王世充方的军队自发的爆出震天喝采欢叫，更有人为援军粮草的到达流下男儿热泪，洛阳城方墙头和把门的郑国战士和应呼喊，情况热烈感人，就若大旱下的民众看到甘霖从天降下，绝处逢生。

王世充迎上寇仲，在马旁扑过来一把将他搂实，双目泪涌道：“少帅高义隆情，不计前嫌，王世充非常感激，大恩大德永志不忘。”

寇仲给他搂得浑身不舒服，更晓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的性格是怎样便怎样，纵使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态度大改，本质依然难变。

寇仲轻轻挣脱他的拥抱，正容道：“我今趟与杨公回洛阳，没有任何条件，更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大家能衷诚合作，击退唐军，希望圣上清楚明白。”

粮车队在他们旁“隆隆”驶过，在郑军簇拥下鱼贯开入定鼎门。

在寇仲旁的徐子陵心头一阵激动，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可怕和残酷，因为那正清楚写在每一名郑军饱受折磨的脸上。

王世充叹道：“我一错再错，本无颜面见少帅，现今只求一隅偏安之地，再无他求。”

寇仲道：“我们打算守稳洛阳后，立即去见窦建德说服他派兵来援，希望能在粮尽前解洛阳之围，圣上对此有没有意见？”

王世充正容道：“只要是少帅的意见，我王世充无不接纳。”

寇仲欣然道：“这就最好。我们入城后立即把一半粮食用品分发居民，先安定民心，然后再看李世民的攻城战了得，还是我们联军的守城战厉害。”

王世充微一错愕，点头答应。两人边说话边往城门驰去，徐子陵等紧随其后。

（原文缺）

王玄应似是全无芥蒂的向徐子陵，但应只是迫于无奈下与他们修好。

跋锋寒神情冷漠，好像世上再没有任何事能让他心动。

前面的寇仲压低声音向王世充问道：“现在情况如何？”

王世充冷哼道：“李世民大军压境一是千古不移的至理。（原文缺）”

号角声起，由麻常指挥的杨家军开始向定鼎门撤来，运粮任务终大功告成。

寇仲甫进城立即发粮这个招数比甚么振奋民心的手段更有效管用，立即把一座本是死气沉沉的城市回复活力生机。寇仲更使人散播消息，说窦军将在短期内挥军渡河，来解洛阳之危，令城内军民士气大振。

寇仲等随即和王世充及其以王亲国戚为主的将领举行军事会议，而师劳力竭的运粮军则被安顿在各处空置的民房休息，以应付即将来临的大规模攻防战。

洛阳乃旧隋三大都城之一，是长安、江都外最坚固的城池。只看以李子通之能，仍能倚江都力抗天下霸主杜伏威精锐的江淮军及沈法兴的江南水师，可推想洛阳的威势。

事实上洛阳的防御力比长安和江都都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四周山川的天然屏障外，外有长墙围护，外墩城墙宽达八丈，可容十多骑并排而驰，城楼宏大，四面十二门，门与门间可相互照应，门门都是关口。

对攻城唐军最有威胁的，当数由沙天南为洛阳设计制造的“大飞石”和“八弓弩箭机”，前者可掷重五十斤的巨石，射程达二百步；后者箭大若巨斧，能攻击在五百多步内的敌人。而两者均是机动性强，转动灵活的超级守城工具，能在城墙上迅速调动。

一百二十座大飞石，一百五十挺八弓弩箭机，把洛阳守得固若金汤，所以虽是人人挨饿，攻城的指挥是威震天下的李世民，昼夜不息的连续十多天的四面攻城，仍未能克取洛阳。

城外唐军的兵力不断增加，李元古奉李渊之命从长安调来作李世民的副师，带来五万生力军，李世绩亦从虎牢移师洛阳，今李世民以洛阳东北青城宫为大本营的大军总兵力增至十二万，若把驻守外围各镇的唐军计算在内，今趟出关东征的唐师总数在二十万之上，可见李渊是倾尽全力，志在必得。

在正常情况下，洛阳根本是无法攻克的坚城，所以李世民采取的策略绝对正确，就是先把洛阳孤立，截断所有粮道，令城内军民缺粮无食，那时将不攻自溃。

寇仲能成功把粮草运抵洛阳，其中颇带侥幸成份，关键处在跋锋寒及时通风报信，又因有杨公卿弃置的渡桥设施，各方面配合下得到成功。而这将是洛阳在围城战中最后一趟的粮食供应。即使寇仲等能突围返陈留，再没可能把粮草运来。

现在洛阳唯一的救星是窦建德，只有他重夺虎牢，打开东线的缺口，

始有击退李世民的机会。

在寇仲援军抵达后，李世民暂缓攻城，重整阵脚。

对寇仲谁都不敢低估，一旦给他与王世充联手夹击，唐军说不定会吃大亏，李世民的策略一直以谨慎稳健为前提。

寇仲等入城后，唐军开始在洛阳周围掘塑筑垒，对洛阳城进行全面封锁，攻守兼备，构成比不住猛攻更庞大的压力。

在会议上，王世充手下诸将在分配职责上如前般没有大改动，除最接近唐军总指挥部青城宫的上东和安喜两门交由杨公卿主持，以经验丰富的杨家军和寇仲一手训练出来的飞云骑应付李世民的主力攻击，原本守卫此两战线的将士则调守其他城门。

城内军民总数约十八万人，正规军的数目剩下三万二千余人，加上少帅军的援兵，兵力仍未过四万。

寇仲看清楚形势后，当机立断，决定趁李世民的封锁尚未完成，在半夜突围离城，往见窦建德。

王世充还有甚么可说的？除再说一番感激的话，重申与少帅军和窦军合作的诚意，一切均依寇仲之言。

最后寇仲下结论道：“每过一天，我们的粮食、日用品和药物便要少一些，照目前的情况瞧，城内的粮食最多可再支持个半月的时间至十月上旬。继续补给是不可能的事。

所以目下唯一希望是窦军来援，只要他们攻陷虎牢，打通东线，洛阳之围自解。我们今晚即起程往见窦建德，在此期间你们必须死守洛阳，待我们把好消息带回来。”

会议后寇仲拒绝王世充邀他入宫为他饯行的提议，与徐子陵和跋锋寒回到城南择善坊前后河小宅院，争取休息的时间。

这宅院本属王世充所有，但因他们每趟到洛阳王世充均借予他们寄住，不由生出特别的感情，踏入宅院有等似回家的美妙感觉，情况就像长安侯希白的多情窝。

三匹爱马和猎鹰无名，交由飞云骑打理。今趟往见窦建德绝不会是顺风顺水，还是李世民击杀他们的好机会。故此不愿爱马爱鹰陪他们涉险。

三人各自回房休息。

徐子陵抛开一切，闭目静坐，体内真气运行不到两个时辰，不但疲劳尽去，且境界更高，功力更见精纯，心中大讶。

寇仲足音，从房移至。

寇仲推门而入，一边舒展筋骨，一边移到床沿，坐下笑道：“老跋到了屋后小码头呆站，照我看这小子心中仍有点事，只是不肯告诉我们吧！”

徐子陵道：“是时候起程了。”

寇仲道：“先说几句话儿好吗，唉！真难为你，弄得我的心很不安乐，都是我不好，争甚么娘的天下呢？现在势成骑虎，不得不硬着头皮撑下去。”

徐子陵道：“大家兄弟，说这些话来干吗？不过我倒有几句肺腑之言，不吐不快。”

寇仲肃容道：“我在听着。”

徐子陵道：“将来的事，没有人能知道。我只希望你事事均以天下老百姓的福祉为依归，不要像一般的野心家，最后却以本身的利益为重，被权力和名位所蒙蔽。”

寇仲点头道：“这番说话我寇仲会铭记心内，不敢有片刻忘记。”

徐子陵沉默下去。

寇仲道：“陵少替我想想，我少帅军的众多头领里，谁会出卖我的人？”

徐子陵皱眉道：“晓得我们运粮往洛阳的人为数不少，我们很难从中分辨谁是内鬼。”

寇仲道：“只有十镇大将和六部督监级的人物，又或像陈家风、谢角、高志明、詹功显等高级将领，才清楚运粮的事，所以该不太难猜。”

徐子陵沉吟不语。

寇仲思索道：“当日我们偷袭锤离，差点踏进敌人陷阱，我便怀疑有内鬼，还以为是锡良和小容出卖我们，后来始知是误会。香玉山那小子虽有点鬼门道，仍未到料事如神的境界。所以确是在那时我们军内早有内鬼和他暗通消息。唉！这个人是谁呢？”

徐子陵道：“杨公和麻常绝无问题，可把他们筛出怀疑之列。志叔、谋老、占道、奉义和小杰和我们渊源深厚，久经患难，也该没有问题。宣永和他两名手下大将高志明、詹功显来自翟让的系统，只看他们对大小姐的忠贞不移，该不会是这种人。剩下的就只虚行之、任媚媚、洛其飞、陈长林、白文原、焦宏进、陈家风和谢角。你心中怀疑那一个呢？”

寇仲道：“我真不愿去怀疑他们中任何一人，我们和虚行之虽是萍水相逢，却感到他是个胸怀救世之志的智者，不会干无耻的事。长林兄为人君子，怀疑他会令我感到罪过。白文原我们曾救他一命，照理不会恩将仇报。焦宏进曾和我共过生死，且为人正直，我也不会疑心他是内奸。但对任媚媚、陈家风和谢角我却不是那么有信心，他们到底曾是彭梁帮的人，彭梁帮一向声誉不太好，与巴陵帮又有纠缠不清的关系。唉！此事真令人头痛。”

跋锋寒出现门外，淡淡道：“兄弟们！修行的时候到哩！”

第十二章 洛水求生

水闸“隆隆”声中往上绞起，到可容木筏通过，负责操筏的徐子陵劲聚木桨，使力一划，筏尾涌起一团水花，木栈顺水沿洛河疾如奔马的冲过水闸，来到城外茫茫的黑夜里。

两岸四方黑沉沉一片，似是全无敌手，但三人晓得李世民围城的十二万大军，已在四周高地和河道险要处重重布防，无论他们向任何一方突围，仍难逃敌人耳目，只要被任何一队唐兵缠着，李世民亲率高手来援，他们除力尽战死外，再无其他可能性。

成败关键在那一方能抢快一点。

洛水是交于洛阳众河中最宽敞的河道，直通大河。从洛水闯关，是他们能想出来最直接了当和快捷的突围之法，最理想当然是可直抵大河，登陆北岸，纵使被截，中途弃筏登岸，主动仍在他们手上，故大有成功突围的机会。

前方远处号角声起，四面八方均有蹄声传至，可知敌人生出警觉，作出反应，调动各方军马。

寇仲和跋锋寒卓立筏中，脚旁摆放三筒劲箭，三张铁盾。夜风拂至，吹得三人的夜行衣贴体起伏拂动。

徐子陵心无旁惊的全力催舟，抱着能走多远就多远的心态。

夜空云层厚重，星月无光，天气仍未好转过来。

寇仲从容笑道：“你猜我们最先遇上的会是甚么？例如一张拦河的大网、锁江的铁练子又或唐军的水师船？”

跋锋寒微笑道：“洛阳乃八河聚汇之地，山川形势复杂，李世民根本无从猜测我们突围的路线，更想不到我们今晚走，我敢肯定他现在是手忙脚乱。”

寇仲瞧着筏头破开河面溅起的水花，心中暗赞徐子陵螺旋真气的深不可测，无有穷尽。应道：“我寇仲可低估任何人，却绝不敢低估李世民，封锁河道的方法可繁可简，例如在两岸部署十来座投石机，再加箭手，我们只好弃舟登岸。”

后面的徐子陵低喝道：“小心左岸！”

木筏拐往右岸，左岸蹄声震天，近百骑沿岸追至，弯弓搭箭的射来，但因木筏避往箭程不及靠贴右岸处，劲箭力尽落往筏旁丈许外的河面上。

木筏拖着一道长长水花激溅急旋的尾巴，靠右岸以近乎飞翔的姿态挺进，拐过一个又一个的河弯，与左岸的敌骑比拚速度，情况激烈。

寇、跋两人同时取出摺叠弓，前者笑道：“只左岸有敌，右岸无人，李世民的意思该是诱我们从右岸登陆，他娘的，老子偏不中他奸计。”

跋锋寒点头道：“与其被迫弃舟登岸，不如先一步舍舟登岸，仍可把主动握在手上。”

“飕飕”声中，劲箭从射日、刺月两弓连珠射出，挑敌骑队首的战马下手，健马惨嘶声中失蹄倒地，敌骑前队受阻，立时乱成一团，无法沿岸疾追。

徐子陵与两人心意相通，忙把木筏移离右岸，往左岸靠去。

跋锋寒喝道：“记得我们的三角阵势，绝不可给敌人冲散。”

徐子陵道：“我有另一提议，何不试闯敌人锁河的关口，只要我们靠贴一边，两方的投石机均难奈我们何。若能闯过此关，会令唐军大部份的部署派不上用场。”

寇仲咋舌道：“原来胆子最大的是陵少。”

跋锋寒长笑道：“有道理，投石机笨重而不灵，攻击大船是绰有余裕，对付我们由陵少操控的小木筏却是笨手笨脚，贴岸急驶可令投石机近者太近，远者过远。只应付几枝劲箭我们该可办到，就舍命陪君子吧！”

木筏拐过急弯，转往较直的河道，两岸泥地高起，只见高处人影幢幢，投石机左右排列，更远处有六艘两桅斗舰一字排开，堵死去路，如此阵势，确有封河锁道之势。

寇仲色变道：“我们的如意算盘打不响哩！”

原来河道收窄，敌人把守处最窄只十丈，无论他们靠贴任何一边，仍在敌人投石机和劲箭射程之内。

话犹未了，前方大放光明，不但两岸各燃起以百计的火把，前方的六艘斗舰亦亮起灯火，照得前方半里长的一段河道明如白昼，纤毫毕露。

徐子陵知道在这样的情况下往前闯关，等若送死，当机立断道：“登岸！”手上还提着船桨。

三人同时跃离木筏，往左岸投去，尚未着地，以百计的劲箭铺天盖地

的往他们射来，此着大出三人料外，那想得到在关口前敌人布有伏兵箭手。

徐子陵和寇仲使出看家本领，同时换转真气，分左右抓着跋锋寒，改下堕为急升，堪堪避过箭网，横空往布阵岸旁的箭手投去。

在空中三人一目了然的看清楚远近形势，也体会到李世民政务要置他们于死地的决心。

在洛水两岸，除封锁河道的投石手和箭手外，各有一师由不同兵种组成的部队，列阵于锁关前的位置。向他们发箭的是其阵前数列的箭手，按着是持盾的斧手，最后方是骑兵，三个不同兵种各五百人，合共一千五百人。

在领军将领一声令下，来不及发第二轮箭的箭手收起长弓，拔出腿上佩刀，并往四外散开，任得三人自投罗网。

只是这师兵团，其实力足够杀死三人有余，何况只要缠住他们片刻，更多的敌人会由四方八面赶至，他们更无侥幸。

在这洛河北岸的平原区，树木被砍个清光，光秃秃一片，最接近的树林是地平尽处的黑影，至少在十里开外。事实上以洛阳为中心的方圆二十里范围内，所有树木均被清除，却不知是王世充一方还是李世民一方动的手脚，因为两方均有这么做的理由，只是在此除对他们却是大大不利，皆因无处可藏，除夜色外再无任何有利逃亡的条件。

更不妙是除眼前的部队和下游不远处的敌人外，远方一队队阵容完整，人数不一的骑兵队正朝他们的方向赶来，一旦陷入重围，老天爷也难打救他们。

眼看要投进敌人重围内，跋锋寒大喝一声，两掌下按，劲气重重硬撞地面，震得附近数名唐军东倒西歪，他却借反震之力，带得在左右扶他的真气已竭，新力未生的寇仲和徐子陵横移五丈，在敌人势力的边缘区安全着陆。

触地后三人散开少许形成三角阵，以跋锋寒一方作三角的尖锐，剑光闪闪，两敌尚未看清楚是甚么一回事，早被逼得连人带刀往两边抛跌。

徐子陵长丈半的船桨运劲一扫，从后方拥来的十来个拦截者若非震得兵器脱手，就是骨折肉裂的堕地受伤。

寇仲的井中月闪电劈出，刀无虚发，总有人应刀倒地。

倏忽间三人突破敌人实力单薄的外围，冲出重围外，敌人潮水般追在他们身后，前方原本负责封锁水道的唐军，弃下投石机往他们围杀过来。确是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广阔的河原，再无可容身立命之地。

他们眼前面对的只是敌人兵力微不足道的部份，若让敌人主力赶至，明年今夜此刻肯定是他们的忌辰。

跋锋寒大喝道：“由那处来，回那处去。”

两人心领神会，同声答应。

就在两方敌人合拢把他们缠死前，三人腾身而起，大鸟般奋力横过近七丈的空间，越过以百计奋不顾身扑杀过来的敌人，投往岸边的方向，落地时刀、剑、桨齐出，劲气横空，人未到早压得敌人往四周狂跌，狂风扫落叶一般在敌人丛中硬迫出空间。

足尖一点，三人二度腾空，跨越排在岸沿的投石机群，踏足岸沿。

没人控制更没人理会的木筏正打着转顺水往横排河上的六艘斗舰冲去，撞上岸旁石滩，再反弹往河心。

跋锋寒长笑道：“天未亡我们也！”双足生劲，弹离岸沿，往河心的木

筏投去。

木筏此时离敌舰尚有百多丈的距离，未进入舰上投石机和箭手的射程。

寇仲和徐子陵不敢怠慢，追在跋锋寒身后，同往木筏扑下去。

三人先后降落木筏，徐子陵船桨打进筏后河水，爆起一球水花，木筏受控下笔直往敌舰群冲去，等若过了投石机和箭手那一关，只余下前方六艘斗舰。

右岸投石机响，箭矢嗤嗤，均迟一步，石弹落在筏尾后，激起漫空水花，惊险至极点。

寇仲大喝道：“火炬！”

他和跋锋寒同时一手张弓，另一手拔箭，以迅疾无伦的手法连续发箭，仿如表演箭术般嗤嗤发射，射的非是人而是船上插着的照明火炬。

众舰照明的火炬数以百计，均是插在船上各处座架，应箭纷纷断折，堕跌舰上，火油沾上甲板船舱，际此风高物燥之时，立即迅速蔓延，令舰上唐军狠狠至极点，不知该先救火还是反击。

徐子陵螺旋劲发，木筏速度不住增加，更以蛇形路线推进，敌人的投石箭矢纷纷落空。

“轰！”跋锋寒右脚挑起铁盾，便以卸劲挡格投来的石弹，寇仲则护在徐子陵前方，以射日弓挑开射来的箭矢，好让徐子陵全神操舟。

其中三艘敌舰船头陷进火海里，完全失去反击拦截的功能，居中的一艘火势更蔓延至桅帆，烧得辟辟啦啦，烈焰冲天而起。

百丈距离只是眨几下眼工夫，木筏以奔马的速度在烧得最厉害的两艘斗舰间穿过，此时三人才发觉舰与舰间是有铁索相连，且有三条之多，把六舰串连起来，缚往两岸种下的大树，使船能横瓦河道而不移位，挡着木筏去路。

跋锋寒和寇仲不约而同弹上半空，落下时四足使个千斤堕重踏筏尾，筏头应脚高高翘起，筏底擦过铁索，向上斜冲时，徐子陵运聚全身功力，螺旋劲发，水花激起达丈半之高，木筏像跨栏的马儿，凌空越过最高的铁索，投往敌舰后方水道，如脱笼之鸟，往洛水漆黑的另一端投去。

木筏插入河面，带着三人潜进水内去，转眼浮出水面，继续行程。

三人同声欢呼。回头瞥去，六艘连环船全陷进火海里。

木筏转过一处河弯，把火光远抛在后方，现在愈暗黑的环境，他们愈感安全。

想起适才的凶险，三人无不抹把冷汗。

寇仲哈哈笑道：“李小子的部署确教人大开眼界，不过终误打误撞的给我们过关。”

跋锋寒微笑道：“若能就这样的直抵大河，明天我们可以游山玩水的心情去探访窦建德。”

徐子陵仰首观天，一震道：“我们千算万算，仍是算漏一点，就是想我们死的不单止大唐军，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康鞘利。”

寇仲和跋锋寒闻言往天上望夫，立即色变。

一个黑点在洛水六、七十丈的高空飞行盘旋，竟是头猎鹰。

寇仲苦笑道：“若我法眼无差，这该是康鞘利那头扁毛畜牲。唉！他娘的叫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追杀我们的将是李元吉，这小子上趟被我们戏弄于股掌上，在李渊跟前面目无光，所以今夜要挽回颜面。”

徐子陵摇头道：“看其调度气势，主持大局的应是李世民本人，李元吉只是副手，且是倾尽全力，这段路绝不好走。”

跋锋寒晒道：“我们的弃舟登舟、火烧河船，应出乎他们意料之外，只要轮流全力催舟，纵使他们晓得我们位置，追及前我们早抵达黄河，有甚么好担心的？咦！”

话犹未已，筏底传来难听之极、惊心动魄的磨损和割裂的尖锐异响，木筏似撞上水内某种锋利的硬物。

三人猝不及防下目瞪口呆，寇仲惊呼道：“是尖木阵，快走。”

三人跃离木筏，看清楚十多丈的河面下插满削尖的长木时，木筏四分五裂，箭袋、盾牌随散开的木材断索沉下河底，坚实的木筏就此报销。

他们落往左岸，往西瞧去，洛阳变成一团巴掌般大小的光蒙，两队各千多人的骑士，正沿洛水两岸如飞奔至，离他们不到一里。

跋锋寒指着东北面五里许外起伏于丘峦处的密林，道：“那是我们的避难所。”说罢领先掠出，两人连忙跟随。

第十三章 转战千里

三人疾如箭矢的沿河岸往林区奔去，李世民封河的手段确教人意料不及，早前以为闯过关口，使逃走有望，岂知给河道暗藏的尖木阵彻底粉碎。

以他们的脚力速度，在短程内可胜过快马，但在长程比拚下，则迟早会给马儿追上。

最糟是像这样没有歇息的长途飞奔，会大幅损耗真元，削弱他们的战斗力。

若没有在上天追他们的猎鹰，他们尚可施展种种惑敌之计，摆脱敌人，现在却是行藏暴露，一筹莫展，形势对他们不利之极。

他们不敢离开洛水，是在必要时河跳进河水里，暂避敌人。

林区在里许之外。

两岸迫来的追兵保持速度，仍紧跟在后方里许处，对他们造成庞大的威胁，仿如催命的符咒。

猛地徐子陵低呼道：“前面林内有敌人！”

寇仲和跋锋寒大吃一惊，若前无去路，他们只余两个选择，一是转西回洛阳，另一是跃往洛水去。返洛阳当然不可行，跳进河水更不见得是办法，因为敌人既能未卜先知似的埋伏前方，绝不会疏忽河道。

跋锋寒叹道：“我终认识到李世民的厉害手段。”

徐子陵喝道：“这边走！”改往西北驰去，希望能绕过前方敌人埋伏处，逃往在他们后方林木延绵的山野。

战鼓声起，数百骑从林内冲出，喊声震天，朝他们杀来。

三人暗叹一口气，却知至少避过箭矢穿身之祸，否则若进入埋伏有敌人的箭程内，林外平原光秃秃一片，数百箭手密集射击下，以他们的身手亦将难有侥幸。

双方确实在比拚速度，敌骑力图在他们逃往远方山林前抢在前头拦截，

而他们则务要赶在敌人前头逸往远处。

后方追骑离开洛水，锲而不舍的在后狂追。

一时喊杀四起，蹄声轰鸣，震撼大地。猎鹰则在三人头上高空盘旋，向远方敌人标示出他们正确的位置。

领头的徐子陵见势不对，暗忖纵使能抢先一步，赶在敌骑前头，仍不可能把对方抛离，只要敌人在马背上弯弓搭箭，就背发矢，他们那时顾得挡箭顾不得跑路，迟早给敌人赶上。

想到这里，把心一横，喝道：“这边闯！”改向横冲，反扑回早先敌人埋伏的林区去，迎上对方队尾。

敌骑将领一声叱喝，敌骑勒马改向，队形变化，如翼开展，往他们包围过来，仍是阵形不乱，当得上灵活如神的赞誉，尽显唐军的精良训练，而此队人数在五百间的战士，更是唐军中百中挑一的精锐，反应和骑功无不是上选。

敌骑化为月形，从西北方往他们罩来，而他们的目标林区则在正北方。

“嗤嗤”矢响，以百计的长箭从强弓射出，由前方和左侧铺天盖地的洒至。

三人猛提一口真气，腾身远跃，避过大部份劲箭，余下的边走边以剑、刀和空手挡架挥打。

寇仲在左侧最外档处，首当其冲，虽手和刀并出，肩头仍惨中一箭，幸好在箭矢入肉之际他护体真气自然反击，便把箭头挤出体外，但已血如泉涌，须运功止血。

倏忽间，三人冲入对方原本的队尾，四方全是如狼似虎的敌骑，刀矛迎头当脸的刺劈而来。

跋锋寒加速前冲，变成三角阵的前端，偷天剑显示出沙漠修行的功力，剑出如风，带起凛冽的气劲狂风，过处总有敌人应剑坠马，凡进入剑势的敌骑，定必溅血跌坠。

敌人从四方八面围拢过来，原先沿河奔来的追兵赶至二十许步近处，若给两方近二千人围拢，后果实不堪设想。

寇仲和徐子陵施尽浑身解数，保持三角阵已非易事，可是只有这样才可令跋锋寒全无后顾之忧，全力突围逃往山林。

在这近身肉搏，处处刀光矛影的战场上，连眼睛都派不上用场，纯凭感觉和身体意念与超人的感应对付敌人的攻击和反击，且绝不能让敌人冲近，否则一旦展不开手脚，势难应付其他敌人的攻击，且没法移动分毫。

寇仲的井中月上下翻飞，也弄不清楚流的是自己的血还是敌人的血，只知竭尽所能减轻敌人剑斧砍劈到身上造成的伤害，另一方面则肯定自己的刀对敌人造成最有效的致命创伤。

徐子陵两手仿如变成千百对手，每拳击挡上敌人兵刃，螺旋劲便以近乎爆炸的威力送出，敌人无不喷血倒飞。

三角阵过处，人仰马翻，遍地伤死，鲜血处处，触目惊心。

蓦地后方喊杀四起，另一支追兵终于赶至。

即使以跋锋寒的坚毅不拔，亦杀得有点心疲力累时，正涌起一股杀之不尽的颓丧感，忽然压力一轻，原来是破出敌人重围。

三人浑身浴血，暗叫谢天谢地，忙腾身踪跃，投往离他们只余百多步的山林去。

三人同时倒地，躺在山林深处一道小溪之旁。

寇仲仰望夜空，急喘着道：“谁来给我数数身上有多少伤口，唉！肋背这一刀插，还计较甚么伤势，不过战争仍未结得最深。”

跋锋寒苦笑道：“拾回小命算我们好运气，不信可看看天上的畜牲。”

猎鹰重现高空，盘旋不休。

徐子陵一边运气疗治身体的九处伤口，一阵虚弱的感觉强袭心头，真想放弃一切，好好睡上一觉。叹道：“我们必须在天明前渡过大河，否则明早会落在敌人的重重包围内。”

寇仲连翻数转，滚落溪水，呻吟道：“快来水里，让我们联手疗伤。我们尚未与敌人的真正高手相遇，已窝囊至此，真想不到。”

跋锋寒勉力往小溪爬过去，道：“不要妄自菲薄，我们能逃到这里，是非常不错，刚才遇上的肯定是唐军中特选的精兵，手底硬得教人惊异。”

“咚！”跋锋寒整个人沉进溪底去。

徐子陵摇摇晃晃的站起来，道：“比起李世民名震天下的玄甲兵，这批顶多是次选的精兵，唉哟！”拌着溪旁一棵杂树，徐子陵一个“倒头葱”，掉进溪水去。

几经辛苦，三人在水里手拉手站好，溪水浸至胸腹间，血渍溶解，污染了的溪水往下游冲去。

寇仲道：“现在离天明还有两个多时辰，我们就甚么都不要管，疗他娘的半个时辰伤，然后全速赶赴大河，赌赌我们的运气。”

经过数周天的运转，三人体内真气逐渐凝聚。

事实上三人实战经验丰富，对以寡敌众的群战更有心得，深谙避重就轻的血战之术，能把敌人成功击中的伤害减至最低，所以身上虽伤口累累，却没有一处伤及筋骨的严重创伤。只是因拚命逃跑加上血战不休致真元损耗过钜，弄得筋疲力尽而已！

今趟联手疗伤又与以前有别，皆因各有精进突破，转眼间三方真气水乳交融，通行全身经脉穴络。

前所未有的事发生了，三股真气竟成功同流合运，跋锋寒真气居中，寇仲的寒气和徐子陵的热气缠卷跋锋寒的真气而行，不再像以前的只是各顾各的并排运转，卷得真气所到处，不单经脉进一步扩展，所有窍穴更澎湃开来。

每运行三人体内大小周天一遍，真气更趋澎湃丰盛，就像潮水从一边岸涌往大海的对岸，来而复往，去而复还，说不出的自在舒服，物我俱忘。

也不知过了多少时候，徐子陵首先醒转过来，感到全身真气澎湃欲裂，心叫不好，知是劲气过盛走火入魔的先兆，此时在他们体内游转的真气正一股脑往他送来，而跋锋寒和寇仲都是脸红耳赤，濒临经脉崩溃的边缘，灵机一触，便把真气尽收丹田，接着送往两脚脚心。

“轰！”水柱冲溪而起，带得三人往天上弹去。

寇仲和跋锋寒刚醒觉过来，早和徐子陵一起重重摔往岸上，跌得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寇仲呻吟着爬起来，先头看天，叫道：“好险！尚未天亮，这是怎么回事？”

跋锋寒从徐子陵旁坐直虎躯，揉眼道：“真是好险，却与天亮天黑没有关系，过犹不及，我们因各有长进，令经脉扩展至最大的极限，若非子陵机

警，及时中止流转，我们肯定要一命呜呼。”

徐子陵爬起身，吐出小口鲜血，笑道：“这口血是值得的，我们以后再不要联手练功，否则大罗金仙都无法打救我们。”

寇仲关心道：“你没受内伤吧？”

徐子陵摇头道：“不但没受伤，且功力再有突破。看！你和老跋的眼神比以前更锋利，且是藏而不露那种锋利。”

跋锋寒从地上弹起，闪电拔出偷天剑，连劈三剑。

寇仲咋舌道：“你这三剑气势尤胜先前，全无空隙破绽，确有偷天的味道。”

跋锋寒还剑入鞘，道：“我们不但功力尽复，更把经脉扩展至人所能达到的极限，由今夜开始，我们将向武道的颠峰继续进军，渡过大河将是最后阶段修行的第一课。”

两人长身而起，均感精气神大幅提升，截然有异。

寇仲舒展筋骨道：“自吸取和氏璧的异能后，直至今天才体会到真的大功告成，其中过程，只我们三人自家晓得，说出来怕没有人能明白。兄弟们！起程吧！”

三人穿林越野，全速赶路，望北疾行。

天上出奇地再见不到猎鹰的影子，但他们心知猎鹰只是暂时寻不上他们，仍可在任何一刻出现。未过大河，他们仍在险境内。

走出树林，眼前豁然开朗，大河像一条奔腾翻卷的巨龙，汹涌澎湃的穿山越岭从西而来，横瓦前方。河水撞上岸旁石滩，激溅起水雾烟雨，水声咆哮轰鸣，宛如万马狂奔，又似巨龙鼓浪，令人叹为观止。

寇仲大喜扑往岸旁，大喜道：“终于到哩！”

跋锋寒和徐子陵生出得来不易的成就感，在李世民精心部署，十多万大军重重围困下，他们仍能突围至此。

寇仲很自然的抬头望去，倒抽一口凉气道：“我的娘！又来哩！”

猎鹰重现天上。

跋锋寒咬牙道：“过河再说！”

蓦地大河左方灯火亮起，一艘高桅巨舶顺流驶至，三人你眼望我眼，一时乱了阵脚，进退两难。

李世民的长笑声从巨舰传过来道：“少帅、子陵兄和锋寒兄能闯到此处，实在非常难得，何不到船上一会，大家喝杯水酒再动手，来个先礼后兵如何？”

三人定神一看，只见李世民坐在船首平台一张太师椅内，身后站满高手将领，包括李元吉、梅、康鞘利、李世绩、罗士信、史万宝、李神通、长孙无忌、尉迟敬德、薛万彻、李南天、冯立本、庞玉和另七、八个不知名的将领。却不见秦叔宝、程咬金等与他们有交情的将领。舰上卫士则是李世民最精锐的玄甲战士。

三人瞧得头皮发麻，这一关教他们如何闯过？

第一章 困兽之斗

棋差一着，缚手缚脚。

直到此刻，三人始真正领教李世民的能耐，只要渡过大河，他们有十成把握可逃进窦军的势力范围；偏是李世民亲率主力，稳守此关，令他们望河兴叹。

巨舰上满布玄甲战士，人人手握强弓，严阵以待，若他们投进河水去，在数百把强弓硬弩近距劲射下，肯定他们是血染长河的结局。

进既不能，退更不可。

漫山遍野的唐军正朝他们迫近，兼之上有猛鹫的锐目，天明后他们将有天下虽大却无处藏身之祸。

硬拼吗？

敌众我寡至不成比例，实力差得太远。

惟可恃的就是早前三人在修为上的突破，将经脉扩展到最后极限，把潜藏的力量释放出来。可是因尚未有机会与敌人交手，故这方面能对他们有多大帮助，仍属未知之数。

巨舰转眼横亘前方，舰身下方忽露方洞，左右各探出两排二十支船桨，整齐划一的划进河水，抵销水流的冲激力，恰好把巨舰保持在三人眼前五丈许开外的水面。

舰上平台的李元吉移到李世民身侧，俯身到他耳旁低声说话。

寇仲忙低声向两旁的徐子陵和跋锋寒道：“李元吉应是向李世民传达李渊的旨意，就是不择手段的杀死我们，我们还有那一步可走？”

跋锋寒沉声道：“只有一着棋可走，就是由我独当一切，不是说你们武功才智不及我，但有一样你们的确及不上我这突厥人，就是不如我跋锋寒狠，而今晚谁狠就谁能活下去。”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涌起奇异的感觉，跋锋寒从没有向他们说过类似刚才的话。可见跋锋寒际此生死关头下，尽显其大如高山峻岳的斗志和信心。这究竟是沙漠修行的成果？还是刚才的奇巧际遇？

寇仲却高声陪笑道：“龙头请随便吩咐，李元吉闭上狗口呢！”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在这等时刻你仍有心情开玩笑？”

徐子陵心中一阵温暖，纵使今晚血染长河，可是他们三人间同生死共患难而不变的兄弟之情，会如河水般永流不休。

李元吉扬声道：“三位若肯弃械投降，免去我们一番手脚，二皇兄和我李元吉必以上宾之礼待诸位，否则必杀无赦。你们听到吗？”

最后一句不是向徐子陵三人说的，而是说给他身旁各将士听的。

除李世民外，他麾下诸将和逾三百玄甲战士齐声吆喝呐喊：“听到！”有如闷雷轰天，声势慑人至极，带有很大的威压性，显示出唐军将士上下齐心，决意死战。

跋锋寒先低声道：“今晚会是我梦寐以求的一趟修行，谢谢老天爷。”然后仰天长笑，故作轻松道：“元吉兄你好像是第一次到江湖来混，以前的日子都浪费在吃奶上，所以会说出这样的废话。我就和你单挑独斗一场，让你有机会把吃奶的力使出来。”

寇仲和徐子陵差点不敢信自己的耳朵，因跋锋寒少有如此侮辱对手，他是故意惹恼李元吉，至乎激恼每一个敌人。

敌人愈“失常”，他们愈有可乘之机。

李元吉果然双目杀机大盛，脸容仍是冷面冷容，显出高手风范，其他

将领则人人脸色一沉，其中有三、四人更怒喝：“好胆！”充满火药味。

李世民举起右手，示意李元吉不要答话，更叫诸将回复安静，皱眉道：“三位现在进退不得，只余力战一途，对你我双方均是有害无利。现今洛阳败局已成，我们何不握手言和，只要少帅承诺解散少帅军并退出洛阳之争，我李世民可以担保三位的安全。否则少帅不幸命丧于此，少帅军亦势难免祸，彭梁百姓更难避战乱摧残，为己为人，少帅于心何忍？”

李元吉脸露不快神色，显是因李世民在占尽优势下，跋锋寒又刚出言羞辱他，而李世民仍对三人如此客气宽容，大感不满。

李神通叹道：“少帅今晚绝无侥幸机会，所谓识时务者为俊杰，明知不可为而为乃智者不取，少帅请三思而行。”

因寇仲曾把他从窦建德手上救出，故李神通心存感激，才有这么一番说话。他身份特别，不用理会李元吉高兴还是不高兴。

跋锋寒微笑道：“我们明知不可为而为的事早有前科。当日于赫连堡面对颀利和他的金狼军，我们没皱过眉头，今日岂会改变，你们的话实是多余。”

李南天代李元吉出头，怒叱道：“想不到跋锋寒竟是冥顽不灵，只懂口出狂言之徒。”

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岂可相提并论。今晚你们无赫连堡之险可凭，孤立乏援，若顽抗到底，徒属妄逞匹夫之勇的愚蠢自杀行为。”

换过岸上与他们对峙说话的不是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三个战绩辉煌、震慑天下，被誉为新一代最出类拔萃的人物，唐军诸将士必对他们嗤之以鼻。可是此刻三人面对比他们强大百倍的阵容，仍卓立如山的全无惧怯，在河风吹拂下衣袂飘扬，状如天人，竟教对方没有人敢露出丝毫轻蔑和不屑之色，皆因晓得要杀死三人，己方须付出沉重代价。

跋锋寒并没有因李南天的侮辱而动，反哑然失笑道：“说得好！赫连堡我们陷身重围，只好据堡死守，现今则身处四野之地，又有大河当前，我们如能渡抵彼岸，将大有脱围机会，就看诸位有否把我们兄弟三人留下的本领。”

李世民再举手阻止李南天反驳，后者神情不悦又无可奈何的把到口的说话硬咽回去。

李世民始悠然道：“三位能否脱围，顶多是五五之数。即能突围而去又如何？你们想说动窦建德来援，只是害他。虎牢已落入我李世民之手，窦军渡河西来，我可分兵守洛阳，深沟高垒，令王世充动弹不得。另一方面本人亲率精锐，先据虎牢，以待窦军之至，以逸击劳，决可克也。建德既亡，洛阳自是难保。三位此行徒逞勇力，于事无补。”

我李世民好言相劝，只因念在昔日情谊，不愿三位自取灭亡饮恨于此而已！”

寇仲和徐子陵暗呼厉害，李世民言之成理，针对他们的策略痛陈利害，从根本动摇他们求援的决心和意志。

跋锋寒似成为三人的发言人，摇头道：“我们的看法却与秦王截然不同。秦王猛攻洛阳不下，师疲力竭，世充凭城坚守，又有生力军和援粮，岂易猝拔？建德刚收复孟海公，乘胜而来，锋锐正盛，与世充内外夹攻，秦王将陷腹背受敌劣势，届时鹿死谁手，谁敢断言。”

寇仲和徐子陵含笑不语，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姿态。

事实上他们把对话和指挥权交给跋锋寒，本身是高明的一招，因为对

方包括李世民和康鞘利在内，没有人熟知跋锋寒的性格修为，故无法揣摩他的行事风格和造诣境界。

只听得他胆大包天，手段狠辣，不卖任何人的账。

李世民双目精光闪闪，显是因力劝不果，而寇仲和徐子陵更不发一言，令他受辱动怒，缓缓道：“你们不但高估窦建德，且看不清楚王世充的情况。王世充早兵疲粮尽，上下离心，不须力攻，可以坐克，你们的援助只能令他苟延残喘片时。窦建德新破孟海公，将骄卒惰。我李世民稳据虎牢，正扼其咽喉，彼若冒险争锋，吾取之甚易；若孤疑不战，世充自溃。我军士气，由此倍增，一举两克，跋兄仍认为窦建德劳师来征的十万之众，有破我李世民二十万大军的机会吗？”

徐子陵虽感到李世民强大的信心和把握，仍没有被引起强烈的反应和联想，寇仲却听得整个背脊凉渗渗的，皆因李世民确把窦建德看通看透，掌握到他会因胜生骄的大缺点，可见窦军高层内肯定有为李世民效力的内奸。

跋锋寒不为所动，仰观天色，以平静的以至令人心寒的语调道：“兵无常胜，世事岂能尽如人意。秦王若再无其他说话，我们决意趁天尚未亮前闯关渡河。”

李元吉终忍不住，怒喝道：“既要找死，成全你们。”他曾受辱于寇仲刀下，故特别忍不住怒气。

在激怒李元吉这方面，跋锋寒终于成功。

李世民保持冷静，缓缓扫视三人，最后目光凝定徐子陵脸上，叹道：“子陵兄难道无话可说吗？得放手时须放手，子陵兄该比世民更明白个中至理。”

徐子陵陪他心中暗叹，跋锋寒束音成线的说话传入耳内道：“只要能保持得我没有左右之忧，我偷天剑的尖锋或可偷得一线生机。”

徐子陵迎上李世民的目光，苦笑道：“成败利钝，日后自有公论，我和世民兄立场不同，为之奈何，请世民兄见谅。”

李世民连续三次点首，每点首一趟，均吐出一声“好”，而双目杀机不住加剧，眼神变得凌厉锐利，最后大喝道：“在战场上，非友即敌，三位勿要怪我无情。”

战鼓响起，船体下方两排船桨同时动作，巨舰缓缓摆动，变成船首面对岸边三人，横摆河面，无论他们逃往上游或下游，巨舰均可迅速追截，而最大威胁力当然是云集舰上的高手可空群而来，追杀他们，舰上精锐的玄甲天兵，则力足在他们投进大河前把他们射杀。

在平台下船首甲板上的三十多名玄甲战士，人人弯弓搭箭，朝三人瞄准，蓄势待发。

气氛变得像扯紧的弓弦，双方再无修好讲和的转寰余地。

跋锋寒双目爆起前所未见的慑人精芒，显示出适才扩展经脉至极限的骄人成果，一边目不转睛的观敌察敌，一边低声向两人道：“你们须竭尽全力让我能放手攻坚闯关，其要在一个快字，绝不可有片刻停滞，三角阵必须坚持到底，否则我们永不能到达彼岸。”

到此刻两人才真正把握到跋锋寒“谁更狠谁就能活命”这句话的意思。因为他从开始已作出抉择，就是选敌人最强处以坚攻坚，若能成功，可把敌人主力撇在后方，全速飞逃。

徐子陵和寇仲晓得生死成败，决定于眼前，连忙收摄心神，同时晋入井中月的至境。

奇妙的事发生了。

寇仲感到自己的精、气、神三者高度凝聚，精神集中至前所未有的境界，只要他的注意力落到某人或某物处，竟可钜细无遗的将目标完全掌握。精神再非虚无缥缈的事物，而是仿如有实质的东西，可把任何要攻击的目标攫抓锁紧，其微妙处非是任何言语所能形容。

徐子陵的感觉同样玄妙，却与寇仲截然不同，他感到从战场抽离，同时又比任何一刻更清楚全局的每一细节变化，方圆十丈的空间似化成幽林小谷溪内的清水，水内每一丝变异都逃不过他玄之又玄、超乎物质的感应神经，没有丝毫变化能瞒得过他。

“锵！”

跋锋寒掣出偷天剑，长啸声中，拔身而起，横过五、六丈的河面，往敌方舰首投去。

寇仲和徐子陵早蓄势以待，立时如影附形，追在他左右两旁，在空中形成三角战阵，横空而去，声势夺人。

这一招显然大出对方料外，怎想得到他们横霸至此，竟敢来个正面硬撼。

“嗤嗤”连声，三十多支劲箭从把守船首甲板的玄甲战士强弓射出，形成一个覆护船首的死亡箭网，迎面向三人罩来，避无可避，只余硬挡一途。

李世民身后的李元吉、李神通、李南天等李阀猛将，天策府众高手如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罗士信、庞玉、李世绩，李元吉系的将领史万宝、薛万彻、冯立本、康鞘利、梅珣等全体移形换位，抢往战略位置，以应付即临船上的近身血战。

谁都晓得箭网不足以阻止三人强登巨舰。

跋锋寒低喝道：“换气！”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探手，抓住跋锋寒双臂，运转体内真气，倏地改前冲为上跃，来到高于船首近两丈的高空，斜斜往远在平台上的李世民投去。

箭矢全部射空。

舰上一阵混乱。

玄甲战士纷纷弃弓，拔出腰间佩刀，在船首结成阵势，后移往平台前下首处，拦住前舱门入口。

天策府诸将则抢往李世民四周护驾。

只李世民仍安坐平台太师椅内，神色自若。

三人飞临船首，跋锋寒使出千斤堕，沉气下降，偷天剑发出嗤嗤剑气嘶叫的可怕异响，手上像生出万道剑芒，掠过甲板，往把守舱门的玄甲战士攻去。

跋锋寒全力出手，确有惊天慑日的威势。

李世民从椅内弹起，拔出佩刀，喝道：“封门！”

左右的罗士信、庞玉、李世绩翻下平台，加入玄甲战士的阵营，务要守稳舱门，不让跋锋寒等有破门而入的机会。

李世民和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移至平台边沿，居高临下严阵以待，既可阻止三人跃上平台，又可呼应平台下方把门的己方人马，战略应变无懈可击。

寇仲和徐子陵比跋锋寒稍缓一线落在船首甲板上，此时李元吉、李神通、薛万彻和另两名不知名的将领从左侧攻至，而李南天、史万宝、康鞘利、

梅珣、冯立本与三名亦是知名将领则从右档攻来，每一个敌人均是全力出手，毫不留情，皆因晓得三人厉害，稍一不慎随时会在三人的凌厉反击下落败身亡。

一时刀光剑影，劲气横空，敌人强大的攻势全面发动，其力实足以一举把三人像以臂挡车的螳螂般碾个粉碎。

舰上其他数百名玄甲战士分出五十多人抢往船首位置，堵塞所有进路，其他人则集中往左右两舷和船桅望台处，以弓矢严密戒备，防止他们投往河水去。

巨舰同时移往河心，使他们难以跃返河岸，船上之战遂成困兽之斗。

“铿铿铿”！

刀剑交击声音首先连续响起，拉开血战的序幕，跋锋寒的偷天剑以绞击的手法，先后击中四名玄甲战士迎面劈至的大刀，玄甲天兵不愧为李世民的精锐亲随，人人功夫了得，竟能刀不脱手，可是跋锋寒借剑刃送出的真气，却教他们手臂酸麻至吃不消的地步，忙退往己阵内，让其他战友补上他们的空位。

出乎所有人料外，跋锋寒不进反退，往后撤移两步，两边敌人蜂拥杀至，前方杂在玄甲战士阵中的罗士信、庞玉和李世绩乘势抢往阵前，带领己方战士正面向首当其冲的跋锋寒发动狂猛如裂岸惊涛般的反击。

徐子陵护在跋锋寒左侧，心神静若止水，他把注意力从全局转移到正攻向他一方的李元吉、李神通、薛万彻和两名陌生唐将身上，思虑空灵如神，无有遗漏。

李元吉的裂马枪不住旋转，转得装在枪上反映着船上风灯光芒的血挡有如光环，在空中画过充满力量的线路，弯击而至，攻击的目标却非是他徐子陵而是跋锋寒，可见他对跋锋寒适才对他言语上的侮辱，恨之入骨，务要置跋锋寒于死地。

徐子陵隐隐感到这正是跋锋寒的目的，而他的不进而退，正是让李元吉有此机会。

此举所冒风险极大，因为李元吉不但不非是省油的灯，且可能是天下第一擅用枪法的高手，不过他们今晚正是要从险中求胜，不冒风险怎行？

徐子陵猛下决心，不代跋锋寒应付李元吉的裂马枪，手印变化，右手指尖往最先攻及的薛万彻铜棍点去，左手撮掌成刀，劈往幻起漫天剑雨往他洒来的李神通。

其他两名将领一使双斧、一使长矛，均奋不顾身的朝他身上招呼，四敌像蚁遇蜜糖般附身而来，不予他任何喘息的机会。

第二章 横渡大河

寇仲井中月出鞘，高度集中凝聚的精气神立即似有着落直贯刀锋，真劲透刀而去，令井中月像有生命与灵感般变成身体的一部份，通灵如神。

从右侧来攻的是李南天的剑、史万宝的矛、康鞘利的刀、梅珣的金枪、冯立本的剑和三名分别持刀、剑的将领，这批人无不是一等一的高手，李南

天和史万宝攻击的目标亦是跋锋寒，务要他三方受敌，落败身亡。

余下六人则猛攻寇仲，令他分身不暇，无法掩护跋锋寒的右档。

最先攻到的是梅珣的金枪，而在这批强敌中，他的功夫属数一数二之辈，不知是否因宋缺攻陷海南岛，令梅珣家破人亡，故而迁怒寇仲，这一枪刺戮，大有一去不回，不胜无归之概，成为敌人攻势中锋锐最盛处，在水涨船高的带动下，其他人的攻击更具威胁力。

冯立本的剑从梅珣左侧攻来，以一颇巧妙的角度从上而下斜斩寇仲肩颈要害，只比梅珣的枪慢上一线，教寇仲挡得过梅珣的枪时，却避不过他的剑。

余下三名将领没有插身攻击的空间，知机的绕往寇仲和徐子陵后方，断他们去路，并从后方对他们发动猛攻。

双方实刀悬殊下，打开始即令三人陷于应接不暇的苦战。

寇仲首次一丝不误的掌握到宋缺所言的身意，际此生死关头，他再不用眼去看，他的井中月就是最有效的察敌工具，是他感官的延伸，井中月生出的刀气，把敌人完全笼罩入内，任何速度真气上的变异，清清楚楚由井中月传回他空明的灵台处，无有遗漏，等若对敌人的进攻退守了如指掌，神奇至极点。

刀随意行，意随刀走，终达到宋缺天刀的境界，人刀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他清楚地晓得若让李南天和史万宝的一剑一矛有攻击跋锋寒的机会，跋锋寒在三方袭来的攻击下，肯定血溅当场，纵使跋锋寒只伤不死，作战能力将下幅减弱，再在敌人四方八面发动攻击下，败亡是早晚间事，绝无侥幸可言。可是若他分身去为跋锋寒抵挡李南天和史万宝，他将难逃梅珣金枪之劫。

在此生死悬于一发的关口，寇仲往前疾冲，先避开冯立本剑势的威胁，反手一刀劈往梅珣不住变化的金枪，同时低喝道：“变阵！老跋退！”

跋锋寒眼前尽是刀光剑影，暴喝一声，手上偷天剑在眨眼间往前疾挑四次，先挑中李元吉的裂马枪锋，接着是罗士信的刀，庞玉的太虚剑和李世绩的长剑，四种兵器本以凌厉无匹之势从不同角度攻来，可是却像送上去给跋锋寒练剑般挑个正着。

跋锋寒闻得寇仲警告，晓得他挡不住右侧排山倒海的攻势，而他为挡四大高手从左侧和前方袭来的攻势，已用尽积蓄的真气，一时未能回过气来，忙乘势从寇仲和徐子陵间退往后方，就借刹那间提聚功力，一个旋身，偷天剑全力往从后攻至，以为有机可乘的三名唐将施以反击。

劲气爆响。

徐子陵指尖点上薛万彻的铜棍，左掌同时劈中李神通的宝剑，准确得教人难以置信。

敌方两大高手但感手中兵器有如空空荡荡，竟有无法用力的骇然感觉，到醒觉原来有一半力道被徐子陵以巧妙手法卸走，小半力道则被借去，知道不妙而大惊退后时，另两将立吃大亏。

若纯以招数功力计，他两人实和徐子陵相差不远，可是徐子陵此刻的精神境界却远非两人梦想得到。正因徐子陵对他们气劲的运行洞察通透，故能以针对性的玄奥手法，破去他们凌厉的攻势，此恰是石之轩不惧群攻的无上法门。即如许开山亦要吃上大亏，何况是较次的李神通和薛万彻。如非两

人联手攻来，猝不及防下，徐子陵凭此一招即可令其中一人受创。

徐子陵左脚飞起，穿过双斧，直踢使双斧将领胸口，另一手把刺胁而来的长矛抓个正着，螺旋劲发。

如无借劲手段，他断不能在硬挡李神通和薛万彻后，连消带打的还击。

使斧将眼见腿及前胸早魂飞魄散，那还顾得攻敌，硬往后撤，还以为刚可以毫厘之差避过撑来一脚，岂知徐子陵脚尖轻探，恰好点上他胸口檀中要穴，还是徐子陵脚下留情，只送进少许封闭他穴脉的真气，并非要取他性命。此将双斧撒手，咕咚一声在退后三步后，坐倒船沿处，失去作战能力。

矛将则明明见到徐子陵一手抄住矛尖，偏是无法避开，螺旋劲沿矛而至，那还拿得住长矛，胸口如被大铁锥击个正着，喷血抛跌，虽未致命，再无法凭自己的力量爬起来。

徐子陵抓着矛头，就那么以矛柄扫打再攻过来的薛万彻和李神通，动作行云流水，既好看，更是从容不迫。

“当”！

井中月重重砍在梅珣金枪的锋锐处，任梅珣如何变化，寇仲凭身意似是平平无奇的一刀，似有意又无意，举轻若重的，偏是封死梅珣的所有变化，杀得他除暂退外别无他法。

寇仲井中月毫不停留，在空中循着隐含某种玄奥至理的轨脉，填补跋锋寒留下来的空档，趁李元吉、庞玉、李世绩和罗士信重整阵脚的刹那空隙，先迎上史万宝的长矛，“呛”的一声，硬把史万宝连人带矛劈得踉跄跌退，才抢前把李南天的剑挡个正着，螺旋劲发，井中月绞击敌剑，以李南天之能，仍捱不住他的重手法，被他带得往横跌进玄甲战士的阵队去。

闷哼在后方传来，兵器交击声更不绝如缕，三名唐将打着转往船首方向溅血倒跌，跋锋寒亦踉跄两步，左肩、右臂和右大腿鲜血淌流，旋又夷然站直，竟是以狠对狠，以伤换伤，一举破去后顾之忧。

看台上的李世民一声令下，船舱两侧玄甲战士蜂拥而上，抄往船首的空档，若给他们补上三个败将的位置，跋锋寒以命换回来的少许优势，将尽付东流。

在这刻不容缓的关头，跋锋寒错身避开冯立本向他劈来的长剑，一脚踢得他往后慌忙退避，立发出响彻全场的尖啸，更不顾伤势地人剑合一，化作长芒，穿过寇仲和徐子陵，往移到正前方的李元吉全力射去，摆明要与李元吉以命搏命，就看李元吉是否有此胆量。

他早前故意激起李元吉的怒火，使李元吉记起前嫌，就是要令李元吉颜面受损下不顾一切的领先出手，以挽回威望。要知李元吉身份特殊，纵能在事后把三人杀死，若李元吉亦命丧此役，在场各人包括李世民在内，均要负上罪责。而无论李元吉如何悍勇，总犯不着和出身草莽的跋锋寒来个同归于尽。所以跋锋寒此着实是非常高明，再次证明他说的“谁更狠谁就可活命”的看法。

“当当”！

徐子陵的矛柄分别扫上李神通和薛万彻的宝剑和铜棍，借来的真劲融合在螺旋劲气尽情释放，扫得两人往后再退，挡着从左舷拥上来的玄甲战士前路，使他们乱成一团。

然后回矛以矛柄挥打李元吉右臂，迫他不能横移往右，只能移左或退后。

寇仲与两人合作无间，晓得成功失败，尽看此刻，迫开史万宝后，井中月幻起万千刀芒，铺天盖地的往李元吉左侧攻去。

李元吉忽然发觉自己陷身于三面受敌的劣境险地，庞玉、李世绩、罗士信和一众玄甲天兵全给他隔在身后，任他如何自负自信，也不敢同时挡隔跋锋寒的正面攻击和分左右向他攻来的寇仲及徐子陵。不要说是他，即使他此刻的位置换上强如石之轩，亦只有退避一途。

李元吉狂喝一声，裂马枪化作十多道枪芒，生出嗤嗤劲气，送向跋锋寒，同时往后疾退，希望后方手下能从旁补上，减去他承受的庞大压力和攻势。

看台上的李世民见势不妙，喝道：“上！”

左右的长孙无忌和尉迟敬德同时飞离平台，前者玉箫带起凌厉的呼啸声，凌空点向徐子陵面门；后者两丈三尺的归藏鞭从袖内刺出，后发先至的迎向似箭矢般人剑合一射来的跋锋寒，鞭鞘发出长距兵器的优点，拂点跋锋寒咽喉必救之处。

李元吉身后的庞玉、李世绩、罗士信和三十多名玄甲战士纷往两旁让开，免阻李元吉退路，原本坚固至无懈可击的阵势，就此冰消瓦解，变成各自为战的散乱局面，只顾由两侧抢前以解李元吉之险。

外侧各敌将慌忙重整攻势，均慢却一线。

李世民身后的十多名玄甲天兵是他近卫中的精选，护主情切下，怕三人会乘势攻上平台，都抢到李世民前，筑成人墙，把李世民和平台下甲板激烈的战场分隔开来。

“嗖”！

矛从徐子陵手上脱颖而出，准确无比的撞上尉迟敬德的归藏鞭鞘，本贯满力道的长鞭立成波浪状，失去准头。

跋锋寒再无任何障碍，剑芒大盛，凌厉的剑气，把仍在后退，锐气已失的李元吉锁紧，一派不杀李元吉绝不罢休的威势。

李元吉的退避，顿令前方牢不可破的阵势乱成一团，此消彼长下，寇仲和徐子陵有如两头出柙猛虎，紧贴跋锋寒左右稍后处，形成一个无坚不摧，没有任何人能阻挡的三角战阵，破入阵不成阵的敌人阵内去。

“叮”！

徐子陵以右手中指弹开长孙无忌刺来的玉箫，震得他往横飞移之际，跋锋寒的偷天剑离李元吉的胸口不到半丈，绞击裂马枪，眼看即要拗胸而去，李元吉显示出死里逃生的急智和功夫，纵身而起，以背往平台退去，露出通往舱门的空档。

寇仲大喝一声，井中月化出万道刀芒，杀得罗士信和一众玄甲天兵东倒西歪，无法与另一边敌人缝合阵，封锁舱门。

跋锋寒一声长啸，加速冲前，偷天剑发出嗤嗤剑气，四名想从左方冲上封门的玄甲战士溅血抛跌下，“砰”的闷响！木门四分五裂，像一张薄纸般被他破门入舱。

徐子陵和寇仲紧随而入，两人入门同时反手后击，把追进来的庞玉和另一名玄甲战士震得踉跄跌退。

跋锋寒在空虚无人的廊道全速冲刺，两旁是紧闭的舱房，廊道尽处是出口和通往下层的木梯。

李世民方面显然没想到他们有机会闯进舱内去，除在中舱下层操舟的

船夫外，所有人手均部署在船面的战略位置，所以他们进入船舱，不但争取到喘息的空间时间，更一时令敌人掌握不到他们的位置。而最教敌人头痛的，是他们既可从另一端的出口逃走，亦可逃往前舱的底层，至乎从两层数十个舱房任何一个舱窗离船逸走，换言之敌人再无法把他们困死，主动回到他们手上。

“轰”！

跋锋寒直接了当的从廊道另一端破门而出，敌人仍未赶及把出口封死，三人来到前舱与中舱的甲板桅帆蔽天处，登时生出深入敌船重地的奇异感觉。

玄甲战士从四方八面拥来，数也数不清人数有多少，只知一旦给缠上，任他们武功如何高强，他们的结局也等若陷身蚁阵，无法脱身，再让从船首追来的敌方主力高手赶至，必死无疑。

主舱离前舱只两丈的距离，在甲板上楼起两层，位于巨舰正中处，最高的主桅从舱心竖起。

跋锋寒那敢稍停，偷天剑左右开弓，劈退两敌后，往前杀去，拦截的玄甲天兵虽被三人全力出手狂攻猛击，却坚持不退，反愈杀愈多，前仆后继的攻来，重重叠叠的把三人围困。

后面上方风声骤响，三人不用回头去看，也知是敌方高手赶至。

跋锋寒狂喝一声，人随剑走。

寇仲和徐子陵心知肚明此是决定战死此地还是成功逃走的一刻，再无任何顾忌，硬往前闯。

血肉飞溅下，前方拦路者无不堕跌翻倒，而三人也不知身上添多几许伤口，全赖护体真气，巧妙的卸劲和闪躲，捱过敌人避无可避的兵器疾击。

“砰”！

跋锋寒撞破中舱舱门，进入另一个安全区，三人无不浑身淌血，就借抵达另一端出口前眨几下眼的短暂时光，运气止血疗伤。

“砰”！

另一端舱门打开，如狼似虎的玄甲天兵蜂拥入舱，把前路完全封死。一时间前无去路，后有追兵。

三人此时越过廊道中段，同时弓背弹起，木板粉碎下破开上层甲板，来到上层布置华丽却空无一人的大舱厅。

李元吉、李南天、梅珣首先出现在舱厅外向船首的平台处，前者大喝道：“那里走！”

跋锋寒哈哈笑道：“何处不可走？”

就在三人入厅前，跋锋寒、寇仲和徐子陵由船尾的舱窗穿出，滚倒厅外露天平台处，箭矢嗤嗤，把守尾舱、船尾和布在帆桅望台的玄甲战士，百箭齐发的朝他们发箭。

三人连忙弹起，腾身斜掠而上，避过箭矢，扑附在船尾的帆桅处，只见下方全是敌人，那敢停留，借力飞掠，投往船尾去。

此时巨舰移到河心，船尾向正北岸，离岸尚有近二十丈的距离，跋锋寒灵机一触，蓦地前喝道：“我负责前半，你们负责后半。”

两人听得心领神会，精神大振，连忙答应。

船尾是敌人兵力最弱处，一方面因敌方主力高手未及赶至，更因把守船尾的卫士刚才分出人手往前方增援，抽空此处兵力。

三人甫着地立即全力出手，杀开去路，直抵船尾。

后方李元吉等率领高手战士潮水般杀至，却是迟了一步。

跋锋寒两脚踏在船沿，双膝屈曲，功聚相脚。

寇仲和徐子陵提气轻身，分别抓着他左右臂膀。

跋锋寒长笑道：“齐王不用送行啦！”两脚用力一撑，带着寇仲和徐子陵腾空而上，直抵离舰尾八丈开外的夜空，眼见要往下堕，轮到寇仲和徐子陵往上腾升，反抓着他朝北岸拔空投去，越过河面，没入岸旁黑暗里去。

李元吉等追至船尾时，只能徒呼奈何。

事前怎想得到三人能从船首硬闯至船尾，再逃往对岸。

第三章 人心险恶

入黑后，寇仲和徐子陵攀上藏身林谷旁的一座小山之顶，观察远近的情况。

天亮后他们躲进大河北岸的密林里，借林木的掩护往东北行，到此处才敢打坐疗伤。

经两个多时辰休养生息，寇仲和徐子陵首先回复过来，虽仍感到大量失血后的虚弱，已没有早前停下来时那种筋疲力竭，心力交瘁的情况。

跋锋寒比他们狠，伤得亦比他们重，故仍留在林谷内养息。

寇仲扫视远近的天空，道：“真奇怪！渡河后一直没见过康鞘利那头秃鹰，李世民该不是这么肯轻易放弃的人。”

徐子陵苦笑道：“我们始终要回洛阳去，早晚逃不出他的指隙，他何须费神追来？说不定恨不得我们去把窦军引来，让他能把王世充、窦建德和你寇少帅三大劲敌一举收拾。”

寇仲摇头道：“窦建德是不会输的。只要他答应来援，我会尽起能动员的少帅军，与他兵分两路的攻打虎牢诸城，李世民若来守虎牢，我会教他吃到生平第一场大败仗。”

徐子陵皱眉道：“你去打虎牢，那谁去助王世充守洛阳？”

寇仲叹道：“这正是令人头痛的地方，不过洛阳的粮食顶多能捱个半月，若在半个月内不能攻陷虎牢，洛阳便要完蛋。所以我去守洛阳是本末倒置，不若助窦建德全力攻打虎牢，那是救援洛阳的唯一方法，像下围棋般，两个活口加起来恰可造活，且可掉过头来吃掉李世民这条大龙。”

徐子陵问道：“你有把握在个许月的时间攻陷虎牢吗？贯通洛阳东面诸城的水道全在李世民控制下，你是没法孤立虎牢的。”

寇仲颓然道：“事实上我没有丝毫把握。唉！见到窦建德再说吧！我尚未有机会问你，石青璇有甚么心事话儿和你说？”

徐子陵摇头道：“我不知道。”

寇仲失声道：“不知道？这算甚么答案，你不是说和她谈足整晚心事话儿吗？难道都在反反覆覆不住说着‘不知道’这三个字？”

徐子陵没好气道：“我的不知道是指我和她将来的发展，唉！我现在根本没资格去追求她，刚才便差点掉命，更看不到未来有甚么好日子。”

寇仲探手搂紧他肩头，歉然道：“是我不好，把你卷进这浑水内。但若非有你助我，我早完蛋大吉，适才更要和老跋命丧大河。”

徐子陵叹道：“大家兄弟，说这些话来干甚么？要死大家死在一起，我定是前世欠下你的债。”

寇仲刻震松手，呆瞪他好半晌后，抓头道：“你真的要为我而跟李世民作对吗？”

徐子陵凝远方山野尽处，淡淡道：“起始时，我很怀疑你争天下的动机，是否只是要为自己争回一口气那么简单，又或是男儿要成大业撷取名利权力那一套？你说你并不想当皇帝，我当你是随口说说。可是你在无暇分身之际仍到长安和我并肩对付石之轩，证明我一直没看错你，寇仲确是我的好兄弟。”

寇仲一阵激动，垂头羞惭的道：“坦白说，我最初确曾立志创立不朽大业，却没有甚么大理想，只是不愿被高门大阀的人永远骑在头上，更要向李秀宁证明我比柴绍优越。”

幸好有你在旁作好榜样，你愈淡泊无争愈显得你人格的高贵和我的鄙俗。我其实不断向你老哥学习，而玉致的不肯谅解我，更使我深深反省以往功利熏心的劣行。他娘的！

做皇帝有啥瘾儿？看看李渊做皇帝做得多么辛苦，还不是悔悟吗？当我决定把帝让给窦建德，我不知多么轻松，只是不知该如何向宋缺解释罢了！唉！以他的情性，说不定会拔刀把我干掉。”

徐子陵反手搂他肩头，微笑道：“般到桥头自然直，我们还有一条很长的路要走，而直到今天李世民仍是占尽上风。”

寇仲摇头道：“李世民也没甚么好日子过，李渊差遣李元吉来作他副手，摆明是防他据洛自立，又或与我们修好结盟，对抗关中。刚才大家隔河对话时，我有种直觉李世民并不想杀我们，还恨不得我们去放窦军来解洛阳之围。”

旋又思索道：“若我是李小子，就不会那么急于收拾我和老窦，唐室劲敌愈少，他利用价值愈失，这道理他没理由不明白的。”

徐子陵道：“李世民在战场上是无私的统师，遵守成王败寇的规则，私下却是一个重情义和有高尚情操的人，否则妃暄不会拣选他为未来真主。他要把唐室在关外最有威胁的敌人除掉，为的非是一己之私，而是着眼大局，先为家族尽忠，再保中土的完整。

可以这么说，中原愈快统一，突厥人愈没机可乘。李世民为的不是自己，而是天下。”

寇仲沉吟道：“你真是他的知己，在我眼中他却是愚忠愚孝的蠢，自己去打生打死而由别人来收成，动辄还不得善终。”

徐子陵不同意道：“他并非你认为那种人，还记得除夕夜廷宴时他与李建成针锋相对的情景吗？他是懂得为自己争取的人，攻陷洛阳后旋回归长安之日，就是他和李渊摊牌的时刻。他会尽所能来劝谏李渊，若他老子仍不听他的话，他说说不定会反出长安。”

寇仲叹道：“李渊现在人强马壮，李世民有何造反的资格？不过那时我们肯定早战死沙场，眼不见为净，再与我们没有关系。”

徐子陵愕然道：“你像是比我更悲观。”

寇仲苦笑道：“皆因你从未试过在战场上和他交锋，我却在慈润吃过大

亏。他娘的，这小子真有鬼神莫测的手段，年纪不比我们大多少但却既沉稳又狠辣，得而不骄、失而不馁。手下将士人人用命，好像永不会犯错的样儿。王世充和窦建德的军队比大唐军实差上一截，我们那嫩娃儿般的少帅军更差得远。我真的有些儿怕他。”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你少有这么坦白的。”

寇仲仰观夜空，只目爆起精芒，沉声道：“这叫知己知彼。我们对付石之轩连番失误，正因摸不清石之轩的武功，所以我不希望在李世民身上再犯同一错误。无论我们以往和李世民关系如何，从昨晚起我们和他已势不两立，包括你陵少在内，都是他欲杀的人。他娘的！这就是他的所谓大公无私。”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欲语无言。

寇仲拍拍他肩头道：“今晚我两兄弟的谈话非常有建设性，大家都把长期郁在心底的话倾吐出来。他奶奶的熊，我们别无其他选择，只好依照原定计划去见老窦，看看老天爷究竟想帮那一方的忙。”

是夜三人继续行程，全速赶路，天亮时进入夏军的势力范围，他朝黎阳疾行，途中遇上夏军一个垒寨，问清窦建德所在处，次日正午后抵达黄河支流忠水西岸的武陵，窦建德驻扎之地。

只看武陵城外营帐连绵，沁水舟船云集，便知窦建德有西攻唐军之意。

由于跋锋寒没有见窦建德的兴趣，经商议后，徐子陵留下陪伴跋锋寒，两人在城外一处山头等候寇仲的消息。

寇仲独自入城，窦建德正和手下大将举行会议，闻得寇仲从洛阳突围而来，大喜下偕刘黑闼、徐圆朗、新归降的孟海公、大将张青时、中书舍人刘斌、国子祭酒凌敬一众武将文臣，在帅府大堂接见寇仲。

除孟海公和徐圆朗外，其他人都曾在黎阳之战跟他碰过头，小别重逢，自有一番寒暄热闹。

孟海公年纪四十许间，面相粗豪，神情严肃，很少露出笑容，但寇仲却直觉感到他是那种面冷心热的人。不轻易和人交朋友，一旦为友，则可为朋友两肋插刀都不皱半下眉头。

徐圆朗比孟海公至少年轻十年，身材修长硬朗，举止从容，看人的目光总带着探询和审视的味儿，是有胆有色，智勇兼备的人物。

此两君均曾威霸一方，投降夏军后成为窦建德最重要的班底。

分宾主坐好后，窦建德和手下轮番询问洛阳的情况，显示出他们对洛阳的关心，寇仲一一回答，坦白表明洛阳水深火热的处境，最后道：“自宋金刚被李世民大破于柏壁，突厥大汗颉利入侵中原之计受重挫，一贯以来唐据关中，夏据河比，郑据中原三足鼎立之势再不能保。唐室威势愈盛，对郑夏愈为不利。现李世民帅二十万大军，以泰山压顶之势兵分多路，把洛阳外围各城逐一蚕食，今把洛阳重重围困。李世民攻破洛阳之日，就是他挥军北上攻夏之时。际此生死存亡的时刻，窦爷何不放下旧怨，趁唐军攻城不下，出兵救郑，只要能收复虎牢，唐军必退，那时窦爷声威大振，谁敢不从？”

窦建德微笑道：“是否王世充那兔崽子请少帅来向我求援？”

寇仲苦笑道：“我也在为我的少帅军着想。”

窦建德目光落在夏军首席谋臣凌敬处，示意他说话。

凌敬发言道：“少帅与我们关系密切，少帅有难，大王绝不会坐视，可是王世充此人反覆难靠，不可信任。假设他忽然向唐室投降，我们岂非陷于进退两难之局？”

寇仲求助的往刘黑闼瞧去，后者双目射出无奈神色，微一摇头，表示他不宜插嘴。

寇仲明白过来，晓得窦建德非是不肯出兵，而是要争取最有利他的条件，不但要王世充屈服，更要他寇仲屈服。

今趟见到的窦建德，与上趟在黎阳时见到的窦建德大有不同处。虽然仍是如假包换的那个人，可是其踌躇志满，似把天下置于其脚下的自信气魄，又使他像变成另一个人。

寇仲对他再没有亲切可近的感觉，不由想起李世民“建德新胜孟海公，将骄卒惰”的评语，不断的成功确能令人改变。

寇仲叹道：“我寇仲可向大王保证不会发生这种事，在某一程度上，洛阳已不由王世充话事作主，除非他能先杀死我寇仲和五千少帅军的精锐，而这是王世充现时的实力无法办到的事。”

徐圆朗沉声道：“我们若解洛阳之围王世充有甚么好处，他已无力守卫洛阳，那时洛阳不是落入少帅手中，就是给我大夏进占之局，与被大唐人攻陷有何分别？”

寇仲心中涌起不舒服的感觉，在见窦建德前，他还抱着自家人好说话的心态，一切有商有量。待现在见到窦建德，刘黑闼又有难言之隐的无奈神情，令他感到窦建德对他颇有戒心，纵容手下们群起质询，令他满腹败唐大计无从说出，因要说服窦建德出援已非易事。

寇仲肃容道：“首先我寇仲郑重声明，洛阳一或陷于唐人，又或成大王囊中之物，都绝不会落到我寇仲手上。我的目的只是要击退李世民，将大唐军赶回关中。”

顿了顿续道：“至于王世充因何大王厚颜乞援，照我猜是人皆有侥幸之心，王世充亦不能免。际此山穷水尽之时，若投李渊，过往所有辛苦建立出来的成就尽付东流，且他的情况比诸李密更有不如，是不得不降，所有过去的做皇称帝的风光一去不返。只要王世充想想李密在长安的情况和下场，当知回头路不好走又难捱，故要趁尚有本钱作垂死挣扎前博他娘的一铺，最理想是大王与李世民斗个两败俱伤，让当年李密火并宇文文化及的情况重演，若从这角度看，投降唐室和向大王求援，该有很大的分别。”

窦建德另一谋臣刘斌颌首笑道：“少帅辩才无碍，教人佩服。不过少帅渡河攻虎牢之策，仍有斟酌余地。以我大夏军之强，攻唐军之强，实胜败难料。更上之策，莫如避强攻弱，趁唐军围城之际，我大夏用兵济河，攻取州、河阳，使重将守之，设立粮道，阵脚稳后再逾太行，入上党，徇汾、晋，趋蒲津。如此可有三利，首先如蹈无人之境，取胜可以万全；二则拓地收众，我大夏形势益强；三为关中震骇，郑围自解。为今之策，无逾于此。”

寇仲一呆道：“大夫所言，实是上上之策，对唐军确形成巨大的牵制，不过却有两大问题，首先我们的对手是李世民，若晓得大王不渡河而西雄攻，必全力攻打洛阳，置其他不顾，只要唐军能封锁大河，大王只能暂时称雄于大河北岸。第二个问题是洛阳只余个半月的存粮，捱不了多久，如大王决定不渡大河，我只好和手下立即撤离洛阳，回彭梁看看还可以有甚么作为。”

孟海公脸色一沉：“少帅语带威胁，实属不智。”

寇仲心头火发，暗忖自己今趟来求援，全无私心，为的是天下万民，对方不但不领情，还处处住迫，教人气愤不平。

刘黑闼开腔打圆场道：“少帅只是实事求是，我刘黑闼敢以性命担保，

少帅此来对我大夏是心存善。”

窦建德亦知开罪寇仲实为不智，点头同意道：“我们曾和少帅并肩作战，深悉少帅为人，海公仍是初见少帅，故有此误会。”

孟海公虽见刘窦两人先后为寇仲说好话，仍不肯道歉，拉长脸孔不发一言。

窦建德看寇仲半晌，沉声道：“现在形势有异，少帅非孤军作战，‘天刀’宋缺刚占海南，宋家舰队随时北上，使北方情况趋复杂，如我大夏军与李世民为争洛阳相持不下时，宋缺大军杀至，究竟有利于我大夏，还是有利于唐室，又或最后只便宜了宋缺，让他坐收渔人之利，少帅可否释我疑虑？”

寇仲恍然大悟，关键处仍在天下人人震惧的宋缺，李渊既为此难以安眠，窦建德亦心生惧意。在这种情况下，他寇仲的少帅军休想能与夏军衷诚会作，攻取虎牢。

窦建德是李世民的敌手吗？忽然间他乐观的心情烟消云散，前途一片渺茫，而战死洛阳可能性陡增，还要连累徐子陵和跋锋寒两位好兄弟。

叹了一口气后，寇仲长身而起，正容道：“我寇仲以我的信誉人格保证，在洛阳胜负未分之际，只要我寇仲尚有一口气在，宋缺绝不会沾手洛阳。且沈法兴、李子通仍在，宋家在海南阵脚未稳，故于明年春暖花开之时，宋家舰队始能北上。只要大王答应出兵解洛阳之围，我寇仲会死守洛阳，恭候大王兵至。我现在必须立即赶返洛阳，只待大王一句说话。”

他再没说下去的耐性，要与窦建德摊牌。

堂内鸦雀无声，目光都落在窦建德身上、高踞堂北石阶龙椅内的窦建德双目闪闪，一瞬不瞬的凝视寇仲，然后长笑道：“好！少帅快人快语，我窦建德岂会拖泥带水，三天内我大夏的先头部队会渡过大河，若上天认为我窦建德是当皇帝的料子，半月内我和少帅在洛阳城外会师，那时希望少帅能对自己将来的去向，给我一个肯定的答覆。黑闼替我恭送少帅。”

第四章 眼前此刻

跋锋寒道：“子陵在想甚么？”

徐子陵正凝望在山崖下方平原流过的沁水，在落日余晖下两夏军水师船从武陟的码头开出，驶往大河的方向，闻言道：“我在想阴显鹤，害怕他遇上不测之祸。”

跋锋寒微笑道：“这或者是现在这一刻你脑海转动的思维，可是先前你双目透出温柔缅怀的神色，那时你想的该不是如此大煞蛮景的事吧？”

徐子陵赧然道：“我是想起在幽林小谷与石青璇相处的情景，由她联想到大明尊教，再从大明尊教想到阴显鹤，如他有甚么不测，大明尊教应脱不掉关系。”

跋锋寒道：“回忆就是这样，一件事勾着另一件事。所以我很少思念和回忆，此为武道修行的大忌。修行者没有过去，没有将来，只有眼前这一刻。不但只有这一刻，还要掌握这一刻，知道这一刻，否则生命会像梦幻般不真实，糊里糊涂的过去。就像我此刻除望着武陟城，更同时察觉到那望着武陟城的‘我’，这就是我从沙漠百日修行领悟回来最重要的心法。”

徐子陵默然片晌，一震道：“这么简单的心法，为何我从没想过，不过这心法是知易行难，在战场上面对生死，我们是被迫不敢错过眼前任何一刻，但在平时令我们分神的内外在因素千头万绪，防不胜防，像此刻我和你说话，便察觉不到那和你说话的自己，掌握不到眼前此刻。”

跋锋寒笑道：“子陵是可以办得到，只不过你對自己没有要求，故而抱着随遇而安的心态，至乎享受生命那种梦幻般不真实，浑浑噩噩的感觉。哈！假设你不是有寇仲这位四处惹麻烦的兄弟，你肯定没有今天的成就。”

徐子陵哑然失笑，点点道：“锋寒兄的看法准确，该是如此。冥冥中当自有主宰，佛家称此为缘份，数术家则认为是命数，好像我们初遇锋寒兄时，怎想得到会和你结成生死之交，这或者就是缘分命数。”

跋锋寒露出回忆思索的神色徐徐道：“子陵勾起我的回忆哩。就暂时让眼前此刻的心法失守。坦白说，我从没想过会和任何人交朋友，只推崇独来独往的生活方式，对在四周发生的人事都视为过眼云烟。”

顿了顿续道：“真正令我感动的是你们真挚的兄弟之情，我从来没见过像你们般全无私心，肝胆相照的交往。使我对你们敌意尽去，还生出能交到你们两位朋友，不负此生的痛快。”

徐子陵心头一阵激动，跋锋寒少有这么倾诉心内的想法，是否因他亲尝李世民的手段后，对洛阳之战不再乐观，在生死存亡的威胁下，易生感触。

跋锋寒凝望武陟，叹道：“能令李元吉东来监视李世民，分薄李世民的兵权，实是魔门非常厉害一着棋。”

徐子陵愕然道：“锋寒兄这番话说得奇怪，让李元吉参与洛阳之战，该是李渊和李建成的意思，为何却变成由魔门操从的一个计策奸谋？”

跋锋寒淡然道：“子陵是当局者迷，我是旁观者清。师妃暄挑出李世民作未来真主，实乃对抗魔门两派六道的神来之笔。而事实上直至那一刻，慈航静斋与魔门的斗争仍处在下风，先被石之轩颠覆大隋，令天下陷于群雄割据争霸的乱局。如非碧秀心克制着石之轩，石之轩几可肯定能以杨虚彦代杨广，从背后操从大局。师妃暄慧眼识英雄，判断出李阀是最有机会统一天下的势力，更晓得李建成和李元吉各自笼络突厥和号魔门两大势力，故决定全力支持李世民，使李世民成为李家污流中唯一清流。”

徐子陵透出深思的神色，皱眉道：“可是那也将李世民推到动辄与父亲反目，与兄弟阖墙的危险境地。唉！在这点上我真不明白妃暄，至少不须那么张扬过分。”

跋锋寒摇头道：“此事非常微妙，李世民是李阀的代表人物，师妃暄支持李世民，如同友持李阀。李渊和李元吉该感到高兴才对。只有魔门才明白师妃暄的用心。故千方百计，以种种方法破坏李阀内部的团结，利用李渊对妃嫔的爱惜，李建成对李世民军功盖世的震惧，李元吉想当皇帝的私心，牢牢控制三方。所以李世民和父兄的斗争，暗里实为慈航静斋与魔门两派六道之争。”

徐子陵同意道：“锋寒兄的分析透彻而有说服力。”

跋锋寒道：“魔门现在最害怕的事，就是李世民为抗父兄而与你们修好。派出李元吉到洛阳这战场来，正是要阻止情况朝这方向发展。魔门若不同意，尹德妃、董淑妮等自不会为李元吉向李渊说项，李渊更不会在此等关键时刻影响李世民的军心。我们走着瞧吧，李元吉必会干出一些事，使我们和李世民结下更解不开的深仇，他奉有李渊密谕，有些事李世民不得不照他

的意思去办。”

大地逐渐昏暗，寒风呼呼吹来。徐子陵却言无语，感到从心底涌上来的劳累。

跋锋寒双目神光闪闪道：“人是脆弱的，过去是一种负担，不测的未来则把人压得透不过气来。所以把注意集中于眼前此刻，不但是修行的心法，更是保持强大斗志必须的手段。还记得我那句话吗？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子陵既决定与我们并肩作战，应抛开一切，子陵明白我说这番话的含意吗？”

徐子陵点头表示明白，正如李民所说的，战场上非友即敌，再没有第三种可能性。

刘黑闼和寇仲并骑抵达西门，守门将兵见是寇仲，均肃立致敬。

寇仲向刘黑闼道：“不用送了，马儿还给你，回洛阳靠两条腿方便些。”

刘黑闼沉声道：“我再送你一程。”

两人一路走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寇仲耸肩表示没问题，跟在刘黑闼后策马出城，离开官道，向草原上缓缓骑而行。

刘黑闼叹道：“我真担心窦爷会输掉这场仗。”

寇仲苦笑道：“我刚才见的那个窦建德，再不是我在黎阳攻城时认识的窦建德，同一个人为何会相差这么远？”

刘黑闼沉声道：“因为他这几个月太顺景哩！先破宇文化及，接着攻克黎阳，唐军中出色人物如李世绩亦是手下败将，又降服孟海公，使他感到皇帝的宝座成为囊中垂手可得之物，真性情在不受节制下显露无遗。”

寇仲剧震道：“刘大哥似是对老窦非常不满，究竟发生甚么事？”

刘黑闼愤然道：“他要我留守黎阳，摆明是不信任我，怕我会投向你。”

寇仲颓然道：“我来时充满希望，现在却是失望透顶，至乎绝望。想不到窦建德这么沉不住气。唉！大哥有甚么打算？”

刘黑闼回复平静，微笑道：“有甚么好打算，横竖我活不过二十八岁，早一年死，迟一年死没甚么相干。我会以性命证明给窦建德看，我刘黑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寇仲记起当年他说过宁道奇曾批他活不过某一岁数，而刘黑闼正因命不久长，眼白白错过追求素素的机会，令人扼腕。一时心头涌起无限感触，叹道：“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你怎会有机会和神龙见首不见尾的宁道奇说话？而他怎会那么缺德泄露别人的死期。这类没趣的事最好不让当事人知道，假设他批错，刘大哥岂非很无辜？”

刘黑闼忙道：“小仲勿要对他老人家不敬，我能得他指点，是几生修来的缘份。他老人家并非批死我过不了二十八岁，而只说这是个关口，除非我肯放弃刀头舐血的杀戮生涯，否则凶多吉少。”

寇仲摇头道：“我第一个不信，命运就是命运，一是有一是无，所以若命运真的存在，是没有如果或是除非这回事。试想想吧，若命运有两种可能性，牵一发动全身，一个人的命运改变，会像倒骨牌般影响开去，到最后会改变一切。”

刘黑闼沈吟片晌，点点道：“你说得对，那我更是死定哩，宁道奇摆明在安慰我，叫我修德怕是修来世之德。”

寇仲为之愕然，他本想设法解开刘黑闼这宿命的心结，岂知适得其反，驱走他最后一线希望。

刘黑闼哈哈一笑道：“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大丈夫马革裹尸，战场是我最好的归宿，迟找早死算他奶奶的甚么鸟事。我们勿要在此事上费神。宁道奇为何要纡尊降贵的来指点我的前程，到现在我仍是糊里糊涂，听说你会和宁道奇交手，是否真有这回事？”

寇仲点头道：“确有此事，他力劝我没有结果后本欲杀我，不知如何反在武学上点化我，笑着走了，真奇怪。”

刘黑闼一震道：“或者他看出你是未来统一天下的明主也说不定。”

寇仲想起另一事，亦心头暗颤，随口应道：“刘大哥勿要说笑，我不死已是万幸。”

刘黑闼叹道：“小仲你有不想过为窦建德会这么顾忌你呢？”

此时离徐、跋藏身的山头只里许远，寇仲勒马停下来，苦笑道：“这种事教人如何去想？我本以为你的大王是心胸广阔大仁大义英雄霸主，那晓得只是一场误会。”

刘黑闼道：“窦爷虽一心想皇帝，但本身到今天仍是个有情义的人，只是你对他的威胁太大。自黎阳之战后，你在我大夏军中建立起崇高的声誉，隐有盖过窦爷之势。就像李世民之于李渊和李建成，兼之你和我情逾兄弟，背后又有宋缺支持，若你有意和窦爷争天下，不用打，我军已四分五裂，他对你的顾忌不是没有理由的。”

寇仲摇头苦笑道：“刘大哥早点回去吧。你这么送我出城，你大王不怀疑我们在背后说他坏话才怪。”

刘黑闼洒然道：“一个快要死的人那管得这么多，你不用为我担心。不过送君千里，终须一别，我就送到此处，希望我们三兄弟尚有后会之期，代我向子陵问好。”

寇仲心中涌起生离死别的魂断神伤，偏又无力改变眼前景况，喝道：“刘大哥珍重！”

跃下战马，迅速远去。

跋锋寒瞧着刘黑闼一人双骑逐渐远去的背影，沉声问道：“窦建德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子陵的心直沉下去，隐觉不妥，否则刘黑闼应该多走些许路来和他们打个招呼，摇头道：“我对他并不熟悉，纵相熟又如何？每个人都会因不同的立场、切身的利益、运道的顺逆因应情势变化而改变，王世充就是好例子。你试看看，假设他保得住洛阳，对我们会是怎样一副脸孔？”

跋锋寒冷然道：“王世充早完蛋了，不论那一方胜出，再轮不到王世充来争天下。”

王世充不顾颜面向你们求援，并非要保霸主之位，只是要保命。因他与魔门亲密的关系曝光，以李世民一向的英明决断，城破后必斩王世充，除非李元吉从中作梗，否则没有第二个可能性。”

徐子陵讶道：“锋寒兄比我和寇仲看事情更透彻清晰。”

跋锋寒道：“我是在艰苦的环境长大，讲的是心狠手辣，事事从功利的角度出发，所以能对每一件事情提供另一角度的看法。”

此时寇仲登山而来，直抵山崖，在跋锋寒另一边坐下，叹道：“我终明白师妃暄为何挑李世民作未来天的真主。”

两人闻言愕住，寇仲并非师妃暄，怎可能凭空明白仙子的用心。

跋锋寒大感兴趣道：“说来听听。”

寇仲道：“这并非师妃暄单独的决定，必须得道家的度代表宁道奇点头同意。宁道奇凭的是他的鉴人之道，从相法瞧出李小子是帝王之相，所以师妃暄敢落实她支持的人选。”

跋锋寒嗤之以鼻道：“我第一个不信命相这江湖术士骗人的玩意，宁道奇又如何？我承认相格确有好坏之分，如同丑妍有别，对运道有一定的影响。可是世上怎可能有种帝皇的相格，绝对是无稽之谈。”

寇仲问徐子陵道：“陵少怎么看？”

徐子陵皱眉道：“自古以来，一直流传相人之学，宁道奇肯定是精于此道的人。从相格肯定李世民为选合乎他的情理。不过我同意锋寒兄的瞧法，世上该没有帝皇之相，宁道奇终非神仙，总会有批错的机会。”

寇仲哈哈笑道：“希望你们不是为安慰我这么说，他娘的，管他甚么命运，我寇仲是永远不会认输的，李世民有本事就宰掉我吧。”

跋锋寒沉声道：“应说是宰掉我们三兄弟。”

寇仲一阵感动，把跋锋寒搂个结实，笑道：“以前不是说过若形势不对，老跋你会开溜的吗？”

跋寒苦笑道：“我跋锋寒如今再不是那种人。置诸死地而后生，要留大家一起留，走便一起走。”

徐子陵淡淡道：“窦建德方面你是否触礁了？”

寇仲颓然道：“你这话虽不中不远矣！他虽答应挥军来援，但对我顾忌甚深，使我无法为他筹谋出策，让那攻打黎阳的衷诚合作重现虎牢。唉！李世民对窦建德看得很通透，窦建德却似不把李世民放在眼内，未开战已可知结果，他奶奶的熊。”

徐子陵道：“有刘大哥助他，窦建德至少有一拚之力吧。”

寇仲无奈道：“老窦命刘大哥留守黎阳。”

跋锋寒色变道：“窦建德无论军力和才智均不及李世民，这一仗如何能打？”

寇仲双目闪耀精芒，缓缓道：“所以我们必须靠自己，当李世民移师虎牢截击窦建德，就是我们反攻围堵唐军之时。我们现在先返梁都，抓出内奸，然后秘密结集一支万人精锐部队，以飞轮船作水路支援，运送粮草和攻城破寨的工具，于窦建德从东面进攻虎牢的当儿，只要我们的军队能突破洛阳的重围，抵达虎牢的四面，截断李世民与围城军的联系，我们便有机会赢得漂亮的低仗，以后天下再轮不到李阀称雄。”

跋锋寒点头道：“好胆色。”

徐子陵道：“你和锋寒兄回梁都，由我负起往洛阳知会杨公和王世充之责，好安他们的心。”

寇仲同意道：“我们在陈留等你，待你来后出发，最好能把鹰儿和马儿带来。”

徐子陵道：“没有问题，但到洛阳前我会去净念禅室打个转，找了空说几句话。”

寇仲愕然道：“找了空干吗？有甚么好说的？”

徐子陵目光投往地平无尽处，淡淡道：“我想透过他向妃暄传递信息，告诉妃暄我在别无选择下，走上一条她绝不愿我踏足其上的路途，就是这样而已！”

第五章 沙门护法

寇仲和跋锋寒伏在大河北岸一处山头，瞧着近十艘唐室的水师船从黄河驶入通济渠，全是机动性强的小型战船，船上兵员全神戒备，一副随时应变的姿态。

在午后秋阳的照耀下，帆桅映闪余晖，颇有江河任我大唐战船纵横的迫人气势。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难道李世民料事如神至此，晓得我们会返回彭梁，故先一步派兵拦截？”

跋锋寒哂道：“谁拦得住我们，噢！又有船来哩！”

寇仲朝大河西端瞧去，只见幢幢帆影，二十多艘体势巍然的艨艟巨舰，昂首尾耸的沿河开至，在另十多艘小型战船的护航下，追在先头部队之后，缓缓驶进通济渠。

巨舰载满兵员辎重，吃水极深。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时，五十多艘运兵的楼船和满载粮货的辎重船只接续驶至，押后的是十多艘走舸式的小战船。

寇仲头皮发麻地瞧着巨舰上飘扬的旗帜，苦笑道：“这是由李世绩指挥的水陆两栖作战部队，我的娘，李世民不是命他攻打陈留吧！”

跋锋寒默默计算，叹道：“你的反攻大计可能要就此寿终正寝。李世民确是用兵如神，且处处抢得先机，这批唐兵为数达三万人，在强大水师的支援下，又有紧扼水道的开封城作指挥总部，进可攻退可守，至不济也可封锁运河，截击你任何北上的部队。坦白说，你能否保着陈留尚是未知之数，对方是顺水来攻，你是逆水而守，且李世绩是身经百战的猛将，我们的形势非常不利。”

寇仲不解道：“李世民是否对窦建德过于轻视，这批水师精锐该继续东行，保护牛口渚、板渚、荥阳、河阴诸城才对，对付我少帅军岂非杀鸡用牛刀？”

跋锋寒摇头道：“李世民岂会大意轻敌，必是另有手段应付窦建德的大军。”

寇仲一震道：“我明白啦！”

跋锋寒讶道：“你明白甚么？”

寇仲沉声道：“我明白李小子对付窦建德的策略，事实上前晚在大河截击我们时早透露端倪，就是据虎牢以抗窦建德。唉！李小子确是大将之材，任由窦建德渡河攻打虎牢东西诸城，只要他取得大河的控制权，而我又不能北上，窦建德的大军将变成深入敌境的孤军，且连番交战攻城之下，损耗难免，那时兵疲马困，再被李世民派人包抄后方，截断粮道，军心势必动摇，李世民将有一举破之的机会。”

跋锋寒变色道：“那怎么办才好，要不要我前去警告窦建德？”

寇仲叹道：“窦建德现在信心十足，甚么话都听不进耳内去，尤其是由我说出来的忠告，还会以为我陷害他。唉！过河再说吧！若守不住陈留，给大唐水师沿运河南下，直抵江都，我的少帅军会被李世绩连根拔起，比洛阳更早完蛋大吉。”

跋锋寒跳起来道：“事不宜迟，我们立刻走。”

徐子陵逐步登山，心中一片宁和。

晚课的钟音从被晚霞染红的山巅传下来，每一下钟音仿如发人深省的真言，直敲进徐子陵心底去。

佛教是一个和平的宗教，假设塞内塞外的人均身体力行地信奉佛教，天下将太平无事。可是这永不会变成事实，群魔作祟下，佛道两门只好联手抵抗，卫道驱魔。

不过斗争实有违佛门的理想，所以慈航静斋每代选拔最出类拔萃的传人，负起此重责，使空门不用卷入尘俗的腥风血雨去。

洛阳的风风雨雨，丝毫没影响净念禅宗的宁和平静。假若来攻的是突厥人的狼军，当然是另一回事。所以师妃暄肩上的重任，在为万民谋幸福外，更要为沙门护法。

唉！师妃暄！

他多么渴望师妃暄能像上一趟般，正在禅院内静待他的来临，他会把心中的矛盾和痛苦，尽情向她倾诉，让她的明心为他作出指引，可是他却知道与她再无相见的日子，这想法使他魂断神伤。

石阶已尽，徐子陵登上山头，大雄宝殿前的广场不见人影，寺内众僧集中在铜殿前的法场，诵经和敲木鱼的声音填满山头的空间。

徐子陵收摄心神，负手走进院门。

一人徐徐从大雄宝殿步出，走下台阶，神清气秀，正是净念禅宗的主持了空大师，他神情平静，嘴角含笑，似是一心等候徐子陵的来临。

徐子陵心中暗颤，涌起连自己也难以明白的亲切感觉，有点像经年在外闯荡，受尽挫败的游子，回家见到亲人，生出伤怀想哭的情绪，愣然呆立。

了空来到身前，合十微笑道：“子陵你好！”

徐子陵苦笑道：“大师才真的是好，小子乏善可陈。”

了空低喧佛号，慈祥的道：“子陵请随我来。”

徐子陵跟在这禅门中能回复青春的奇人身后，绕过大雄宝殿，在寺僧云集的广场旁步进禅院。

晚祷的众僧像全不晓得徐子陵的来临，没有人露出注意的神色。

徐子陵不敢惊扰他们的宁洽，到进入两旁遍植竹树的石板道，忍不住问道：“大师似是晓得我来访，对吗？”

了空悠然自若地道：“可以这么说，适才我在禅室打坐，忽生尘念，忍不住到山门一行，岂知遇上子陵。”

经过僧舍后，徐子陵再次踏足两旁石壁满布佛像浮雕的甬道，不由受到佛道深幽的特异气氛影响，洗心涤虑，生出远离凡尘的感觉。

徐子陵轻叹一口气，道：“我今趟到此拜见大师，是希望大师为我向妃暄传话，告诉她徐子陵不但有负所托，还毁诺卷入寇仲和李世民的斗争中。”

了空低喧佛号，却没有出言相责，领他直抵筑于崖缘的方丈院，过门不入，踏上右方通往另一竹林的碎石小径，来到竹林外可远眺座落地平尽虚的洛阳城高崖处，凝立不动。

徐子陵像不敢惊扰他似地小心翼翼地移到他身旁稍后处，夜风潮水般拂至，吹得两人衣衫飘扬。

远方洛阳的灯火，有种说不出的没落凄惶。

了空淡淡道：“妃暄早猜到会有这种发展，更指出若出现这种情况，肯

定非是因你舍不下与寇仲的兄弟之情，而是认为这是最合乎天下万民福祉的事。”

徐子陵一呆道：“妃暄真说过这么一番话？”

了空哑然失笑，洒然道：“佛门不打诳语，子陵以为贫僧诓你、安抚你吗？”

徐子陵歉然道：“大师勿要见怪，只是……唉！只是李世民乃妃暄挑选继承和氏璧的人，而我却和他作对，似乎大违妃暄的意旨。”

了空微笑道：“和氏璧在哪？”

徐子陵愕然以对。

了空朝他瞧来，双目深邃不可测度，宝相庄严，语气平和地道：“解铃还须系铃人。”

将来的事，谁都没法预测，我们终是空门之人，难以直接介入尘世的斗争仇杀，所以只能挑选有为之士，为我沙门护法。”

徐子陵恍然道：“李世民就是妃暄选作护法的人。”

了空摇头道：“李世民只是妃暄认为最能为天下万民谋幸福者，护法的另有其人，而那个人就是你徐子陵。”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

了空微笑道：“妃暄这决定，在沙门中从没引起任何争议，更得宁道奇首肯。子陵得传真言大师之法岂是偶然，冥冥中自有缘力牵引，是为缘分。有因自有果，有果必有因，因果相循，苦海无边，子陵浮沉苦海，自必万千烦恼，只要能保持正觉，苦又如何？乐又如何？”

徐子陵心中翻起千寻巨浪，自己竟会是妃暄钦选的沙门护法者，究竟是甚么一回事，一时糊涂起来，千般滋味在心头。师妃暄太看得起他啦！

徐子陵皱眉道：“是否是一场误会，她从没有对我透露护法的任何事情？”

了空道：“是便是，不是便不是，何劳说话。”

徐子陵大惑不解道：“我现在似乎是破坏多于护法，唉！怎么说才好？妃暄一直在怪我劝不动寇仲退出纷争，现在我更其身不正的参与斗争。妃暄若真曾选我作护法者，晓得眼前的情况后，必会收回决定。她最不想见到的情况正在发生，一旦宋缺北来，天下势成南北对峙的局面，太平的日子不知何年何日出现。”

了空低喧两声“善哉”，平静地道：“人世间事错综复杂，谁能以微薄的智慧对瞬息万变的将来作出判断！我们只能从本心出发，作出选择，子陵亦只能凭本心行事，其他的不用过虑。子陵为现在的形势烦恼，只因一统和平的契机尚未显现，当契机来临，子陵自会晓得。老纳言尽于此，妃暄虽身在静斋，心却仍在江湖，没有事可以瞒过她。

子陵去吧！”

寇仲和跋锋寒抵达陈留，出乎他们意料之外的一个惊喜，是虚行之早调兵遣将，召来宣永和一万五千少帅军，大幅增强陈留的城防，不但加建陈留城的防御设施，又在城外险要处和运河两旁战略点，日夜动工的赶建八座石寨，士气昂扬下，军民齐心的为存亡奋斗。

除宣永和他两名得力副将高志明和詹公显外，卜天志指挥由三艘巨舰、二十四艘飞轮船和三十三艘海式斗舰组成的少帅水师，亦枕戈待旦地守卫陈留一带水道。

加上陈长林三千守城兵，陈留少帅军的总兵力达两万之众，虽不足进攻开封，稳守陈留是绰有裕余。

闻风而来迎接两人的是宣永和洛其飞，陈留附近树木全被砍掉，光秃一片，两人离城五里早被设在山丘高处的哨塔发现，以烽烟知会城内的宣永等人。

寇仲介绍跋锋寒与宣永和洛其飞认识后，大讶道：“你们怎能未卜先知，晓得李世民会派兵来攻陈留，先一步作好准备？”

宣永欣然道：“我们那有未卜先知的能力，却不得不佩服虚军师的先见之明，少帅去后，军师到锺离找我们商议，认为李子通不足虑，故可移重兵屯驻梁都和陈留，以应付任何突变，当少帅需要时，更可出兵攻打虎牢或支援洛阳，否则就是轻重倒置。”

跋锋寒跨上兵士牵来的空马，笑道：“你的虚军师该升格为虚国师才对。”

寇仲哈哈一笑，点头道：“有道理，行之的思虑比我周详。”

又问洛其飞道：“开封那方面有甚么动静？”

洛其飞恭敬答道：“唐重的水师援军抵开封后，按兵不动，与我们成对峙之局。我们正为攻守举棋不定，幸得少帅回来主持，我们再不用为应守应战的事烦心和争论。”

寇仲讶道：“谁是主战者？”

宣永坦然道：“是属下，夏军枕兵武陟，随时渡河，我们若不配合，会坐失良机。”

寇仲微一错愕，露出深思神色，跃上马背，换过笑脸竖起拇指赞道：“不愧我少帅军头号猛将，面对强敌不惧。那么主守的是何人？”说时催骑而行。

众人策骑随之，宣永道：“是虚军师，他说必须先联络少帅，弄清楚形势，始定进退，否则一旦吃败仗，敌人沿运河南下，少帅国会连根拔起，属下也认同军师的意见。”

寇仲欣然道：“你们有商有量，谋定后动，实是我少帅军的福气。我和老跋黄昏前必须赶往洛阳，希望能在几个时辰内安排好一切。哈！我的肚子饿得要命。”

徐子陵坐在净念禅宗附近另一处山头，呆望远处的洛阳，心中想着跋锋寒所说从沙漠领悟回来的心法“眼前此刻”。

他知道自己正看着洛阳，要办到此点可说是易如反掌：你在瞧着洛阳，同时知道自己在瞧着洛阳，如同两个我，一个是肉体的我，一个是精神上的我，以精神监察肉身，确是最高度的集中。

可是这心法最困难的地方是难以持久，人心瞬息万变，转眼你会给别的东西吸引而陷于散失。更大问题是这并不有趣，所以这是跋锋寒式的精神苦行，令他变成这世上最可怕的剑手，一位有资格在短期内挑战毕玄的人。

例如他现在正强烈的思念师妃暄，这是无法压抑的情绪，像决堤的水一下子冲破他守心的堤坝——眼前此刻。

他生出想哭的感觉，又对石青璇涌起内疚。他既决定努力争取她，就不应再想师妃暄，可是他却情难自禁。

妃暄为何选他作沙门的护法者？她是否高估了他？

若现在师妃暄在旁有多好，他可以听她以天籁般动听的声音，向她娓娓道出缘由，透过她精湛的佛理，解释人与人间在孽力牵引下产生的微妙缘

分因果。

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在她得道前，能像天上的牛郎织女般，每隔一段时间就见一次面，进行纯精神的接触。

忽然间他又记起跋锋寒的“眼前此刻”，再次觉察到那正在思念师妃暄，又对石青璇感内疚的徐子陵，亦因而超然于思念和内疚之外。

徐子陵恍然大悟，跋锋寒这心法确是修行的无上法门。更可想见跋锋寒内心定是充满矛盾痛苦，故不得不以此“对症下药”的招数去驱除心魔，让自己能从人生这个清醒的梦中“醒”过来。

徐子陵想到这里，倏地精神提升，像从眼前此刻抽离开去，思念的痛苦和矛盾既属于他，同时亦不属于他。那种感觉微妙难言，既痛苦亦不痛苦。

徐子陵一震起立，凝望遥远的洛阳城。

“当！”“当！”“当！”

禅院钟声悠然在后方响起，如有实质的摇荡空际。

从没有一刻，比眼前一刻他更清楚自己在武道修行上再作出突破，达到一种从未梦想过的精神境界。

战争的压力在过去十多日间折磨得他很苦，令他生出对不起师妃暄的罪恶感。可是现在他成功从这些心障抽离出来，精神肉体一分为二，又是合二而一。

这正是他以前曾领悟过“有”和“无”的心法的体现。

由有入无，由无入有。

他不但听到四周的虫鸣蝉唱，同时又“享受”思念师妃暄那神伤魂断的凄迷感觉。

徐子陵哑然失笑，所有烦恼一扫而空，觉察着自己迈开步子，展开身法，大地往后不住倒退，越过丘原，朝洛阳掠去。

第六章 严查内奸

寇仲和跋锋寒进入陈留城，宣永命人在内堂摆开一席酒菜，作陪者尚有虚行之、卜天志和陈老谋。

虚行之顺带向寇仲报告少帅军的情况，说到一半，见寇仲和跋锋寒两人只喝酒而没动箸，讶道：“少帅肚子不饿吗？”

跋锋寒微笑道：“我们黄昏时饱餐一顿，怎会这么快肚子饿，至于少帅刚才为何忽然嚷饿，怕只有他和老天爷才晓得。”

虚行之和宣永等你看我、我看你，均感事情有异。

寇仲好整以暇的再敬各人一杯，微笑道：“我想先问宣大将军一个问题，就是宣大将军因何会有攻打开封之意？”

跋锋寒首先明白过来，更感寇仲谈笑用兵，不动声色至连他也被瞒过的能耐。事实上当晓得宣永主战时寇仲即心中起疑，因为他曾目睹李世绩开往开封的船队，深悉敌人实力在陈留少帅军之上而不在其下，且对手是李世绩，无论宣永如何自负，对上李世民手下的头号猛将，亦要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以防失足之危，而他竟有强攻开封的提议，唯一解释是情报有误。

开封离陈留不过半天马程，这情报上的错误是不该发生的。

宣永露出疑惑神色，道：“开封的守将是史大奈，兵力在三、四千人，加上从洛阳战区开来增援的水师，总兵力不过万人，若我们能趁其阵脚未稳之时，以飞轮船乘夜突袭破其水师，然后封锁开封上游，断其与虎牢诸城的联系，在准备充足下，我们有很大机会往短短十多天内攻克城防薄弱的开封城。”

寇仲淡淡道：“消息来自何方？”

虚行之露出注意的神色，卜天志和陈老谋仍是茫然不觉。

宣永开始有点明白，犹豫地道：“当然是从其飞处得来的消息，其飞不会有问题的吧？”

跋锋寒微笑道：“少帅是否要我代你出手？”

虚行之等无不失色，若洛其飞是叛徒，由于他掌握整个少帅军的情报机关，势将牵连广泛，不但尽泄少帅军的部署虚实，更会对少帅军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单是要我能胜任的人取代他已是顶头痛的难题。

寇仲哈哈笑道：“我敢担保其飞没有问题，但问题必是出于他所属某一环节的手下。”

转向宣永道：“给我召其飞来。”

陈老谋跳起来道：“我去唤他。”

寇仲再不谈这方面的事，与众人风花雪月的谈笑，到洛其飞应召来到坐好，寇仲先把运粮往洛阳被唐军镋尾追袭，敌人更准备有对付猎鹰的恶鸢一事说出来，让众人晓得他们因何会怀疑少帅军中有内奸。

寇仲笑道：“该是老天爷仍不想亡我少帅军，我和老跋来此途上，碰巧遇上李世勋的水师大军，大小战船近二百艘之多，兵力在三万之间，与其飞的情报相差甚远，且率师的是李世绩，可见李世民对我们的重视。”

洛其飞脸色转白，离座下跪颤声道：“少帅是否怀疑其飞是内奸，皇天在上，若我洛其飞是这种卑鄙小人，教我死无葬身之地。”

寇仲移离座位一把将他扶起，哈哈笑道：“我若怀疑你，又怎会召你来同桌吃饭？”

把他搀回座位后，寇仲绕桌负手而行，其他人除处行之外，人人脸色阴沉，显是对洛其飞未能释疑，只因寇仲力言信任他，故没有作何表示。

寇仲来到虚行之椅后，两手按其肩头道：“行之因何不同意小永攻打开封之议？”

虚行之欣然道：“正是感到事有可疑，以李世民的英明和经验，又知我们屯军陈留，没可能不防我们一手，如我们攻打开封，一旦被截断归路，我们将遭全军覆没的厄运。”

跋锋寒拍桌喝道：“好！虚先生不负智者之名，跋锋寒佩服。现在少帅好应揭盅，凭甚么你敢担保洛其飞没有背叛你？”

他说出宣永等人不敢说出的心底话。

寇仲移到洛其飞后方，抚着他双肩微笑道：“这可请行之代我剖析。”

虚行之从容道：“关键处在于梁都水峡一役，显示李子通方对杨公的五千奇兵一无所知，故误以为梁都变成一座空城，鲁莽轻敌的仓卒来袭，差点全军尽没，如其飞是叛徒，李子通怎会犯这么严重的错误。”

众人恍然，无不佩服虚行之的才智。

寇仲拍拍洛其飞肩头，回到座位举杯道：“我们为查到内奸喝一杯！”

陈老谋举杯茫然道：“谁是内奸呢？”

寇仲微笑道：“喝过这一杯，其飞会说出答案！”

洛其飞瘦躯猛颤，喝之无味的勉强咕嘟一声的吞掉半杯酒，放下杯子颓然道：“最有可能是我辖下游弋所的巡官刘志成，所有收集回来的情报，均由他筛选集中，呈报给我，由我知会虚军师。唉！真想不到，从彭梁帮到现在我们的少帅军，他一直是我最信得过的心腹手下。”

卜天志沉声道：“志成似非这种人，会否是另有其人？例如在前线收集情报者，可以故意将假消息发放回来。”

洛其飞道：“我在这方面非常小心，负责前线侦察的分成数组人，对任何消息会隔离，问题只会出在掌管情报的游弋所处，若志成有心弄鬼，篡改伪造该非难事。帮他办事的都是由他挑选的人，唉！这是我的过失，请少帅处罚。”

寇仲微笑道：“其飞肯定有过，幸好你立下的功劳足补过失有余，所以就当作一个教训。”接着正容道：“我常说能骗你的人，必是能令你信任的人，你不信任的人如何骗你。”

宣永双目杀机大盛，沉声道：“少帅请把此事交由属下处理，我会把内奸连根拔起，一个不留。”

寇仲向跋锋寒轻松地道：“老跋怎看此事？”

跋锋寒淡淡道：“内奸可以是很有用的，既可向我们发放假消息，当然可掉转头向敌人提供错误情报，所以宣大将军万勿意气用事，错失良机。”

宣永赧然道：“跋爷说得对。”

寇仲道：“现在我们是有意算无心。其飞该最清楚刘志成的活动情况，以及可能被他暗中收买的同党。”转向宣永道：“此事必须不动声息的进行，由宣永你亲自挑选既忠诚可靠，办事机伶，更精于潜藏侦察的好手，暂时拨归其飞指挥，对刘志成展开日夜不停的监视，看他以何种手法放出消息，只要弄清楚他的手段，证据确凿没有冤枉好人，我们反过来由他送出错误情报，说不定可教李世绩吃个大败仗，减轻他对我们少帅国的威胁，否则我们就要应付敌暗我明、腹背受敌的艰苦日子了。”

虚行之道：“那少帅是否仍依原定计划与跋爷赶返洛阳？”

寇仲双目神光闪闪的道：“洛阳至少尚有个把月的寿命，在此期间我们不用为它操心，由跋爷孤身回去，与陵少会合，再来助我们攻打开封。”

宣永等为之愕然，若开封的情况正如寇仲所言，凭他们的实力，根本没资格进攻开封。

寇仲进一步解释道：“这叫制造假象，刘志成干的是见不得光的事，所以只有事关重大的情报，他才会发放出去，现在我们就提供一则他不能不发的消息，使我们有机会当场人赃并获，然后再从容定计。”

跋锋寒冷笑道：“这种叛主求荣的人必是贪生怕死之辈，大刑侍候下不怕他不乖乖听话。”

他语调透露出一种冷酷无情的感觉，使人不寒而栗，更庆幸自己是他的朋友而非敌人。

洛其飞狠狠道：“若我所料不差，他该是以飞鸽传书的方法向敌人暗通消息。”

陈老谋笑道：“那监视他的人选中就不能缺百发百中的神射手。”

寇仲道：“一切就这么决定，今趟我们极有运道，可在这么短时间寻出

内奸，这样一个掌管情报的大头目，就如同正对我们少帅军心的一把刀，使我们被捅死仍不晓得在甚么地方出错。”

接着举杯笑道：“这席酒宴当是为跋爷送行，当李世绩以为我们中他奸计，竟蠢得逆河北攻，奢望与窦军会师虎牢，就是我们狠挫他一顿的时刻。”

众人轰然举杯，士气大振。

无论处于多么恶劣的形势，寇仲总能为他们带来生机和希望。

不过几天工夫，洛阳围城的情况更趋严峻，所有制高点均被占据，设立有强大防御力的木寨，以陷马坑环绕，只余出入通道。

城外四周遍挖深壕，宽度由数丈至数十丈不等，大幅限制守城军反击或突围的机会。

这些布置当然难不倒徐子陵，凭藉超人的灵觉，他无惊无险的避开巡逻的唐军和哨站，叫门入城，在“老朋友”郎奉的陪同下先入宫晋见王世充，向他报告“喜信”，然后到东北城头见杨公卿。

杨公卿正在休息，负责守城的是麻常，后者一脸忧色，显是情况不妙。城外唐军营垒灯火连天，不住传来马嘶声，却是一片宁和，没有任何攻城的迹象。

徐子陵还以为杨家军在洛阳攻防战有重大伤亡，问道：“情况如何？”

麻常叹道：“闷局！自少帅和两位爷儿突围往见窦建德，唐军由那晚开始停止攻城，只在城墙外四周筑垒挖沟。最要命是那些陷马坑，他们若人手足够，两天便可挖出半里长的坑沟，令人望之心寒。”

徐子陵讶道：“你原来是为这些陷马坑忧心。”

麻常愤然道：“我曾主张出击，以快打慢，使唐军无法处处掘坑。敌分而我集中，李世民更无从猜估我们从那一道城门出击，主动权在我们手上。可惜王世充胆小如鼠，杨公又念在故主之情，不愿迫他，令我们坐失良机。李世民看得真准，若少帅在此，肯定李世民不敢这么放肆。”

徐子陵再次认识到麻常的识见和胆色，绝不在宣永和杨公卿之下，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安慰他道：“窦建德答允出兵来援，我们只须守稳洛阳，牵制唐军在此的大军。”

麻常目光投往城外从洛阳流出往东去的洛水，隐见两里许一处河湾帆影幢幢，沉声道：“这两天在水道上的唐室水师往来频繁，显示李世民正调兵遣将，应付夏军渡河来攻，更要阻截我们少帅军北上。由此我们晓得少帅说动窦建德。现在夏军成为我们唯一希望，有少帅助他筹谋用计，至乎冲锋陷阵，洛阳之围有望可解。”

徐子陵苦笑道：“少师不会参与夏军的行动。”

麻常变色失声道：“少帅怎会如此失策？”

徐子陵解释寇仲的处境，非是寇仲失策，而是无可奈何。

麻常坦然道：“我麻常自十六岁追随杨公起义，大小战役数以百计，却从未见过有人用兵比李世民更稳更狠，天下间恐怕只少帅能与之抗衡。换成是窦建德，才智既逊，李世民又有险固的虎牢可守，我对窦军再不存任何幻想。”

徐子陵问道：“麻将军可有甚么提议？”

麻常苦笑道：“我现在最担心是士气的问题，我们现在如同给困在一座叫洛阳城的大囚牢内，粮道被彻底截断，走投无路，只能被动的等人来救援，可是援军迟迟不来，而我们却不敢有半刻的松懈，这可是最恼煞人的，我情

愿敌人昼夜来攻，那会有趣些。”

徐子陵道：“我们的粮草尚可支持个把月，为何仍有士气方面的问题？”

麻常压低声音道：“问题出在我们少帅军身上，王世充的郑军人人家小都在洛阳，为保卫家园，他们可为此作任何牺牲，坚持到底。我们少帅军是另一种情况，纯粹是作客的心态，打不赢便突围逃回梁都。可是现在李世民截断所有逃走之路，我们被迫要与洛阳共存亡，意志最坚强的人也吃不消。若非少帅在我军心中有近乎天神的地位，恐怕每晚都有人攀墙逃掉。更要命的是李世民一向对投降的人仁慈，只要到城外弃械投降，保证能够活命。徐爷现在该明白我担心的原因。”

徐子陵终于明白过来，沉吟片晌，断然道：“若我们能夺取城外一、两个垒寨，是否对军心士气有帮助呢？”

麻常动容道：“那肯定大振士气，显示我们既有突围的力量，并且还有进可攻退可守的余力。”

徐子陵道：“刚才我由南面入城，对那里的岗哨营垒布署了如指掌，我们就由那一方入手如何？”

麻常犹豫道：“应否明早与杨公商量，又或待少帅回来后决定呢？”

徐子陵分析道：“人心是很奇怪的东西，会很容易受到影响，就像原野上的羊群，当狼出现时，恐惧会蔓延开去，一旦开始出现逃亡的情况，谁都阻遏不住。王世充和杨公方面由我负责应付，整个行事细节，则要靠你动脑筋。”

麻常双目射出坚决的神色，点头道：“徐爷这么看得起我麻常，我麻常必不会教徐爷失望。”

天下无人不知徐子陵的才智不在寇仲之下，更是寇仲最亲近的难兄难弟，他说的话等同是寇仲亲口说的。麻常得他支持，自可放手而为，尽展胸怀内的鸿图大计。

徐子陵道：“现在该怎么办？”

麻常深吸一口气，道：“徐爷勿怪我潜越，我想请徐爷到城外当探子，趁离天明尚有三个时辰，先摸清唐军的虚实布置，军力的分布，绘成简单却精确的详图，而我立即命人赶制填坑的车贲輶车，车贲輶是四轮大车，顶部以巨木制成，蒙上生牛皮，下面可藏兵士七十人，推着大车前进，可掩护运土填壕的士兵。城内有大批木材，故材料方面全无问题。哼！针岂有两头利的，唐人的陷马坑正好是我们最佳的掩护。”

徐子陵见他振作起来，一洗早先颓气，欣然道：“麻将军不用客气，我立即去为将军当一个小探子。”

麻常不好意思地道：“我是迫不得已。洛阳城内只有徐爷有这本事和身手，即使被发觉也能轻易脱身。”

徐子陵道：“麻将军心中可有全盘计划，若可大概说出来，对我侦察时须特别着眼留神的地方会大有帮助。”

麻常目光投向城外，脸上露出自信神色，沉声道：“守城不劫寨，是为守死待亡，凡守城都必须不断组织兵力，杀出城去对围城敌军进行突然而快速的攻击，在防守中进行局部的进攻，以战代守。兵法有云：‘凡城内器械备，守御已得，当出奇用诈，以战代守，以击解围。’现在李世民率军往东守虎牢迎窦军，留守者当然是李元吉，我们就来个以战代守，以击解围；先

乱其阵脚，令其疲于奔命，不知该守何方之际，迅速劫营夺寨。当年三国时期，魏将张辽以七千人守合肥，被孙权以十万人围攻，张辽遵曹操‘折其盛势，以安众心，然后可以守也’的指示，以八百多人组成敢死队突然开城向孙权冲杀，夺吴人之气，魏兵则士气大振。孙权围城十多天后，知城不可拔，终于退兵。

这就是我的全盘计划，请徐爷赐示。”

至此徐子陵对麻常独当一面的资格再无半丝怀疑，拍拍他肩头笑道：“请麻将军依计行事，明早我们吃早点时再谈吧！”

第七章 前尘往事

寇仲亲自途跋锋塞上路，沿运河疾走近十里路后，跋锋寒停步道：“我就在这里渡河，你还有很多事情要回去处理，不用送啦！”

寇仲用神观察两岸形势，跋锋寒见状笑道：“别忘记我一直以来是怎样过日子的，何况我自懂事开始，便得防备别人，放心吧！没有人可阻止我到洛阳去，包括毕玄在内。

从没有一刻，我对自己是那么有信心的。”

寇仲微笑道：“我若真的不放心，会抛下一切陪你到洛阳，那晚你应付世民、元吉和一众唐室高手，不论谋略手法均精采绝伦，显然你在沙漠的百天修为不是白过的。”

跋锋寒道：“那百天是潜修，去洛阳是实践，两者缺一不可。”顿了顿道：“我们坐下说几句话好吗？”

寇仲笑道：“正求之不得，这几天顾着赶路或为诸般烦事，稍有空暇又要争取时间休息，根本没时间问你老哥芭黛儿的事。”

跋锋寒领他到岸旁一块大石坐下，哑然失笑道：“你这小子仍是不死心，现在我不想更不愿提起有关她的任何事，或者有一天我会向你倾诉，却非是今夜。看！今晚的星空多么深邃美丽，每当我看着茫茫夜空，我都会感到生命不该有任何限制的。无论我们想得多么玄妙，比起星空的玄妙仍是小巫与大巫之别。”

寇仲陪他仰首观星，同意道：“人有一个大缺点，就是任何玄异神妙的事均可习以为常，星空是最好的例子，更多时间我们是懒得仰首去看它一眼的。”

跋锋寒默然半晌，忽然叹一口气道：“你是否准备与洛阳共存亡？”

寇仲微一错愕，向他瞧去，皱眉道：“你是否认为窦建德全无机可乘？”

跋锋寒苦笑：“我对窦建德一无所知，唯一晓得的是他从未遇过真正的劲敌，徐圆朗和孟海低远比不上全盛期的李密、宇文文化及、薛举又或刘武周，窦建德能收服他们显不出他有甚么本事。但李世民却是从未遇过对手的统帅，高下清楚分明，除非我们是盲的，否则当知窦建德绝无侥幸。”

寇仲颓然道：“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找到有力的依据去反驳你的分析，可惜是有心无力。我肯去守洛阳，是要为我的少帅军争取时间，并不是为王世充这种卑劣小人卖命。”

跋锋寒道：“既然我们对唐夏交锋的战果看法相同，那就好办。李世民

破窦军后，必倾尽全力来摧毁你少帅军，而更毒辣的手法是要你寇少命丧洛阳，永远不能回彭梁，那时少帅军将不战而溃，宋缺唯有黯然退返岭南，任唐军称霸天下。所以你必须为自己预留后路，否则悔之莫及。”

寇仲沉思片刻，道：“无论窦建德今趟出兵攻打唐单是为他自己的利益还是看在我的情份，我都须负上责任，不能就这么瞧着他沉沦。只要我能借假情报的手段重挫李世绩，暂缓陈留之危，我会设法扯李世民后腿，办法有好几个，可是没有一个有超过五成的胜算，我为此想得头昏脑涨。”

跋锋寒道：“请恕兄弟坦白，你虽觉得对窦建德来援须负上责任，其实是妇人之仁。”

在眼前的形势下，窦建德是别无选择，只看他枕兵武陟，更和你说能在三天时间渡河，可知他准备充足，早有攻击唐军之意。若给他抢先夺得洛阳，你猜他会对你客气吗？凡想当皇帝的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人。即使原本他不是这种人，可是尝过独揽大权的滋味后，势难再走回头路。你寇仲现在是少帅军之首，凡事再不能只凭一己的好恶，必须为大局着想。李世绩枕大军于开封一天，虎牢、洛阳间的水道和大河就仍在唐军的控制下一天，你的少帅军想扯李世民的后腿不但是妄想且是痴想，犹如那只欲以双臂挡车的螳螂。这番话你肯定不欢喜听，我却不能不说。在战场上，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

寇仲苦笑道：“你老哥句句金石良言，最后一句更是战场的金科玉律，我还有甚么不听从的。你老哥尚有甚么提议？”

跋锋寒道：“攻城守城，决胜战场，你比我在行得多，当然由你去想办法。”

寇仲点头道：“老跋你的话彷如当头棒喝，使我整个人清醒过来。战场上有战场上的规矩，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可是李小子亲口向我说的，难怪他一直这么成功，因他没有妇人之仁，在战场上管他天王老子，非友即敌。他娘的！”

跋锋寒道：“说到狠，李世民们及不上我们突厥人。不要看突利与你称兄道弟，一旦利益冲突，他绝不会对你例外。”

寇仲道：“我可否斗胆问你老哥一个问题，为何你肯掉过头来和我们一起对付你自己的族人？”

跋锋寒目光投往脚下流过的广阔运河，好半晌才沉声道：“当年的我尚未真懂人事，大约是九或十岁的年纪，却暗恋着族中一位美丽的小女孩，她比我大少许，在族内的孩子群中非常受欢迎，她对每个人都那么好，是众女孩的领袖。”

寇仲道：“你和我都是早熟，八岁我就仅去偷看人家姑娘洗澡，不过每趟徒惹来喝骂痛打，从没成功窥看过。”

跋锋寒没好气的道：“我的初恋没你那般肮脏，我只要看到她，听到她说话，便心满意足。由于我家人在高昌被狼军屠杀，所以我在这马贼族群中像个乞丐，只能偷偷躲起来以木柴当刀来练功夫。在她面前更自卑得不敢说话。”

寇仲道：“难怪我们臭味相投，原来大家都有个受尽屈辱的童年。”

跋锋寒像听不到他的说话般，沉浸在既痛苦又动人的回忆里。双目射出缅怀神色，缓慢而低沉的道：“有一天，谷原内下着细雨，族内的孩子玩类似你们‘兵捉贼’的游戏，在广阔的草原上，她领着一群小女孩，追逐一

个比我长得高大好看同龄男孩。我只能躲在一旁偷看她，内心妒忌得但要淌血，那感受我直到今天仍没有遗忘。”

寇仲同情的道：“那滋味肯定非常不好受。”

跋锋寒续道：“忽然间她发现我躲在草丛内，飞奔到我面前，叉着小腰嗔道：‘你在这里干甚么？’”最后一句他是以突厥语说出，显示他对这句话刻骨铭心，自然以她当时的语言重述。

寇仲皱眉道：“她对你似乎不太好。”

跋锋寒微笑道：“我第一个反应像你般深被伤害，按着她振臂召唤其他女孩子嚷道：‘我们来捉这个小子！’接着是她和整群女孩子来追我，我一边逃一边开心得想哭，自家破人亡后，我从没有一刻比那时刻更开心。”

寇仲道：“这是个平凡但非常感人的故事，你后来和那女孩有甚么发展？”

跋锋寒道：“没有任何发展，三天后狼军来了，混乱中人人四散逃生，事后我回到营地，发现她赤裸的尸体，由那天开始，我便下决心与狼军作对。”

寇仲咋舌道：“连十岁的小女孩也不放过，他们算是人吗？”

跋锋寒道：“现在你该明白我因何要掳走芭黛儿，又为何要与地分手。”随后拍拍他肩头道：“洛阳再见。”

纵身而起，投进滚流不休的河水去。

在杨公卿位于城东南的临时将军府会议室内，徐子陵费半晚工夫勘视绘成的地图摊在桌面，由他向杨公卿和麻常进一步解说，道：“李世民的帅旗换上李元吉，李世民应不在城外，围城军改由李元吉指挥，主力大军集中在洛阳城东面五里许，位在洛水和槽渠间一处丘陵高地，赶起三个以木、石构筑的营寨，寨旁设有临时码头供水师船停泊，更有跨河木桥四座，贯通两岸交通，紧扼两条河道的咽喉。”

洛水和槽渠从洛阳平行往东流出城外，相隔半里，是通往大河的主要水道，唐军在此部署指挥总部，显示截断洛阳和虎牢通道的决心，令郑军无法与夏军会合。

徐子陵续道：“其他环绕洛阳城约有规模城寨还有十八座之多，大多部署于战略性的丘陵高地，易守难攻，配合壕堑，确有把洛阳困死之势。”

杨公卿和麻常正聚精会神研究图上营寨和壕堑的分布，前者叹道：“李世民确是用兵的不世之材，人道其守城之法天下无双，岂知攻城之法亦如此出色，不论我们从任何一门攻出，因壕堑局限我们行军的道路，只能循‘之’字形的路线迂回而行，且必遇上对方营寨扼守之地。唐军既可从容出军反击，又可固寨坚守，待友军来援。”

麻常指着洛阳城南外道：“城南是平野之地，四座营寨只一座设于高地，所以壕堑特多，倘若我们能填平两道壕堑，攻陷设于平地的两座木寨，建于丘上的营寨不攻自乱，我们将可打通南面的封锁。”

杨公卿皱眉道：“填壕容易，攻寨困难，此三寨兵力合起来达两万之众，寨的外沿各有八座高起四丈的箭楼，周围深挖壕堑，三寨互相呼应下，我们即使全军尽出，恐怕仍无法攻陷任何一座营寨。尤可虑者，是其他营寨的唐军闻风来援，截断我们退路，我军动辄会遭遇全军覆没的厄运。”

麻常道：“若有李世民在城外坐镇，我们自该待少帅回来再作打算，幸好现在城外的是好大喜功，急于挽回失去声誉并妄想胜过李世民的李元吉，则是另一回事。我敢肯定李世民离开前必有严令，禁止李元吉主动攻城。我

们定要挑起李元吉的战意，迫他攻城，先乱其阵，再疲其兵，待他阵乱兵疲，然后劫寨破围，那时少帅亦该回来哩！有少帅作指挥，杨公尚有何惧哉？”

杨公卿问徐子陵道：“子陵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答道：“我们最大的优势是城坚墙厚，守城工具充足并威力惊人，那管敌人兵力在我们数倍之上，由于我集中而敌分散，故主动权实操在我们手上，亦因此我赞成麻将军乱其阵、疲其兵的战略，昼夜不息的填壕越堑，不断从各门出击，或同时数军齐出，使李元吉首尾难顾，如此不但可振奋士气，减少对唐军的畏惧，更说不定可破围而出，到虎牢与窦军会师。”

杨公卿终于同意，长身而起道：“好吧！就依你们之言，我立即入宫见王世充，若他敢不同意，我们散伙回家去。”

当刘志成给带到陈留总管府内堂，予寇仲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性格脆弱且会在女色方面没有节制。

经过这么多年来走南闯北，见尽天下各种人等，以他的聪明才智，培养出一套察人观人之法。

刘志成长相不俗，衣着讲究，三十多岁的年纪却是眼角满布鱼尾纹，未语先笑，嘴角含春，正是那种自命风流，受不住女色引诱的坏鬼书生长相。这种人得意时会乐极忘形，失意时则惶惶失措。只听他的足音便晓得他心乱如麻，作贼心虚下失去方寸。当他见到在内堂恭候他的竟是寇仲、洛其飞、虚行之和宣永四大少帅军巨头，心儿跳响的声音使寇仲在隔丈外听个一清二楚。

寇仲挥手命领他来的手下退出内堂，淡淡道：“志成坐下！”

刘志成垂头不敢接触寇仲锐利的眼神，恭立施礼道：“小人站在这里便可以，少帅有话请吩咐。”

“砰！”

洛其飞一掌拍在桌面，喝道：“少帅赐座就是赐座，立即给我坐下。”

刘志成全身剧震，脸如土色的抖颤着在四人另一边战战兢兢的坐下。

寇仲微笑道：“志成你那手字的确写得不错，字体龙飞凤舞，不愧饱学之士，难怪其飞委你以重任。”

宣永取出一卷小字条，摊放桌面，由虚行之以纸镇压着上下，小条子上密密麻麻写满蝇头小字，内容尽是有关寇仲到陈留后的情况。

刘志成偷眼一瞥，立即脸色剧变，滚跌椅旁跪倒地上，浑身发抖颤声道：“小人该死！小人该死！少帅饶命！”

洛其飞霍地起立，戟指骂道：“这字条是从你放出的信鸽身上取下来的，你这禽兽不如的东西，我洛其飞有那处待薄你？”

寇仲微笑道：“其飞勿要动气，志成已承认此事，省去我们大刑侍候的工天，也算有功。倘若他以后肯老老实实办差，兼之他又未曾造成我军甚么损失，自该酌情从轻发落。”

刘志成忙求饶道：“少帅开恩！”

寇仲淡淡道：“给我坐回位子里。”

刘志成抖颤着勉力爬起来，像一滩烂泥般挤回椅子上，眼中涌出惊惶的泪水，胆颤心惊的低垂着头，像忽然间苍老十多年。

宣永摇头叹道：“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又没有人迫你加入我们少帅军的。”

刘志成呜咽道：“小人知错！少帅开恩！”

寇仲待他平静少许，单刀直入地道：“香玉山给你甚么好处？”

众皆愕然。

刘志成一震抬头，迎上寇仲眼神后触电般垂下目光，以抖震的声音道：“少帅怎会……唉！我……”

洛其飞暴喝道：“少师问你香玉山究竟给你甚么好处？还不从实招来？”

寇仲心中暗喜，他这句话纯为试探，并不肯定自己的猜想。现在当然晓得一矢中的。

要知刘志成本来是彭梁帮的人，而香玉山以前一向在彭梁活动，以彭梁为香家的大本营，像刘志成这种风流人物，当与开赌场青楼的香玉山有交往。而香玉山深悉刘志成性格的弱点，配以阴谋手段，自可轻易把他收买。

“突突突突！”

刘志成牙关打颤，说不出半句话来。

寇仲哈哈笑道：“香玉山算是老几，碰上我寇仲有那趟是不吃亏的。我给你半个时辰好好的想清楚，一是衷诚和我合作，那万事有我为你担当，甚么问题都可给你解决；一是交由刑部对你作出处分，叛国乃头等大罪，可不是说着玩的。来人！给我押下去！”

守在门外的卫士应命而来，把双腿发软的刘志成架走。

洛其飞愤然道：“少帅何须对这种卑鄙奸徒宽容，不怕他不说话。”

寇仲微笑道：“要钓大鱼当然须费点工夫，哈！香玉山确有点门道，懂得由我们内部入手颠覆我军。”

虚行之皱眉道：“香玉山怎会与唐军有联系的？”

寇仲道：“此事我们不用费神去想，现在最该想的有两件事，首先是如何利用刘志成发放假消息，让李世绩上当。其次是假若窦建德兵败，我们该如何善后。”

众人都听得心如铅坠，尽管已能成功运粮往洛阳，又说服窦建德援洛，可是少帅军仍处于挣扎求存的绝对劣势下，前路茫茫，没有人再能保持乐观的情绪。

寇仲把字条卷起，递给洛其飞，笑道：“幸好其飞用网捕鸽，现在可以原鸽把字条送出，我要大睡一觉，黄昏时唤醒我，大家陪我吃顿饭。”

第八章 洛南之战

二十辆可挡敌人箭矢，掩护己方箭手，被兵士戏称为木驴的车贲輜车，在正南长夏门内的广场列阵，等待夜色的来临。

这种战车形如有轮的活动房屋，顶尖作人字形，覆以经药制的生牛皮，耐火坚固，投石也莫奈之何。

另外还有过百辆“虾蟆车”，其实只是普通的运货手推独轮车，特别处是装有防箭板，保护推车的士兵，上面满载泥石，可直接推入壕中，大幅增加填壕的速度。

组织起来的居民不住把沙、石、土包送至长夏门两旁，堆成几座小山，待行动时让战士借木驴掩护，运往城外填壕。

最具杀伤力的还是从城头运来的十挺八弓弩箭机和五台重型大飞石，这批超级战具只要能越过壕堑，可对敌人木寨生出庞大的破坏力量。

九千战士布阵广场上，分为三队，每队矛盾手一千，乃箭手千五，骑兵五百。人人均对此趟出击充满希望，故士气昂扬，蓄势以待。

在他们心中，徐子陵如同寇仲的替身，乃无敌的象徵。

王世充、杨公卿、王玄应、王玄恕、麻常、段达、单雄信、邴元真、跋野刚、宋蒙秋和徐子陵集中在长夏门城楼上，从城琛遥观城外敌军动静。

除正对南门里许外的敬寨是建于小丘高地，左右两寨处于平地上，只靠深壕木栅作防御，不过若不能先攻陷高寨，被高寨敌人出兵突袭，则动辄有败亡之危。

王玄应叹道：“早知先把这山丘铲为平地，今夜之战将轻松得多。”

王世充不知是否因他失掉虎牢不满至今，皱眉责道：“这些话说来有甚么用，想办法攻克此三寨才是积极的态度。”

王玄应只好闭口不言。

此时郎奉来报，北面安喜门、东面上东门和建春门的突击军均准备就绪，此三军各三千人，装备与枕兵长夏门的主力突击军全部相同，规模却是主力军约三分之一，属牵制性质。

杨公卿道：“我们并不急于劫寨杀敌，用的是疲其兵、乱其阵的战术。”

众将无不领首同意，填壕是第一步，按着须粉碎敌人的反击，守护被填的壕堑。

横亘在长夏门外二千步处是长达两里，相隔百丈约两重深壕，各宽两丈深一丈，第二重壕非是连续不断，而是各有两个宽约丈许的缺口，敌人可从缺口通往壕堑的另一边。

在外围的壕堑后有十二座三丈高的木构箭楼，每座四周堆放高及人身的沙泥包，大唐战士在沙泥包的掩护下日夜轮番守卫，部署有投石机和重型弩箭机，成为坚固的防御点，配合三寨可互相往来的援兵，在防守上确无懈可击。

其中四座箭楼位于长壕两端，每端两座，以环形短壕围护，出口设在正南方，与左右两寨紧密呼应。

洛阳南面三门长夏、定鼎、厚载的对外通路，全被壕堑、战楼重重封锁。

在西沉的红日映照下，敌寨附近活动频繁，马队步兵轮番巡戈，从洛阳流出的伊水被敌人以尖木锁河，封锁线后河岸高处部署有箭楼和投石机，城里城外笼罩着一触即发的战争气氛。

王世充问道：“子陵此刻有甚么意见？”

徐子陵卓立王世充旁，正凝神观察敌方规模最大的高寨，悠然道：“寨门飘扬的旗帜有‘卢’字，代表对方哪位将军？”

单雄信答道：“应是李元吉的心腹大将卢君谔，此人是唐军著名悍将，最擅冲锋陷阵，在攻打关中时立下大功，今趟随李元吉东来，是元吉军的行军总管，李元吉派他来镇守南面，可见对这条战线的重视。”

徐子陵微笑道：“今晚我们只填第一重壕堑，然后学他们以沙泥包结阵坚守第二重壕堑以抗敌军，只要能稳守两道壕堑间的通道，敌人将徒呼奈何。麻将军有甚么高见？”

麻常先谦虚两句，才道：“我们左方有伊水之险，所以只须全力对付前

方攻来的敌人。敌人或会从右方沿壕来攻，我们可于厚载门和定鼎门各布骑兵千人，以厚载门的骑队断来袭者去路，定鼎门骑队施以拦腰冲击，填壕军的千五骑则可迎面反扑，如此可策万全。”

众人点头称善，王世充也认为没有问题，道：“就依诸位提议，入夜后我们发动攻势，给李元吉一点颜色。”

众人应诺，士气昂扬，自被唐军围城后，直到此刻王世充手下诸将始重现生机。

徐子陵更感到他留在洛阳是正确做法，否则洛阳被破，一切休提。

出席晚宴的有虚行之、陈长林、宣永、洛其飞、卜天志、陈老谋和刚从梁都赶来的任媚媚。

酒过三巡，洛其飞首先向他报告刘志成的事，道：“那小子因受不住一位青楼红妓的引诱，迷倒她身上，此女挥霍无度，又爱流连赌场，累他债台高筑，给香玉山一个手下乘虚而入，以重金收买。更力陈我军末日即临，若效力香玉山，日后富贵无穷，遂为奸人作伥。”

陈老谋怪笑道：“摆明是香玉山布下圈套，美女加财宝，确没多少人抵受得住诱惑。”

洛其飞道：“那小子坦承眼见我们梁都水峡之战大获全胜，深感后悔，但却被人威胁，不得不硬着头皮干下去。此事是我用人不当，请少帅降罚，否则其飞心中难安。”

寇仲从容道：“不是你用人不当，而是可用之人不多，不得不把以前彭梁帮的班底移拨过来应急。这代表我们须进行革新，不过这种事急不来，以后若有疑惑，可与虚军师商量，听取他的意见。”

任媚媚正容道：“香小子太清楚我们，兼之他在彭梁余党仍众，幸好我同样对他了如指掌，此事交由我办，保证可把香小子的人清除，并关掉所有与香小子有关系的青楼赌馆。”

虚行之道：“香家曾在彭梁盘据多年，势力根深蒂固，且与民生息息相关，故此事虽势在必行，却须按部就班，行动不宜过激。”

寇仲同意后，问洛其飞道：“要胁刘志成的人是何方神圣？”

洛其飞道：“是一个叫韦清的济商，他的酒供应彭城、梁都和兰陵三城，不属任何帮会，却与巴陵和彭梁两帮一向保持良好关系。他向刘志成定期供应信鸽，信鸽放出后从没有飞回来，连志成那小子亦不晓得信鸽飞往何处。”

卜天志道：“刘志成是否肯和我们合作？”

洛其飞点头道：“他刚才在我面前立下毒誓，保证衷诚合作。只求我们饶他狗命。”

寇仲欣然道：“他的性命仍在我们手上一天，这贪生怕死的家伙就不得不乖乖听话。”

待我们研究清楚该如何行动，再利用他发放假消息。”

宣永道：“只是假消息怕仍未能令李世绩上当，必须配以连串行动，让李世绩以探子收集的情报印证假消息，李世绩始会确信不移。”

寇仲道：“假设李世绩确信我们会挥军逆河攻打开封，他会有甚么反应？”

陈长林道：“若我是他，会以逸代劳，到我军兵临城下，才以优势兵力截断我们退路，摧毁我们的水师船，然后与我们正面交锋。有李子通作前车之鉴，唐人对我们的飞轮船当有充分防备。”

寇仲点头道：“这确是能想出来的最高明战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绝占不到便宜。他奶奶的熊，有甚么更好的计策去对付呢？”

任媚媚娇笑道：“少帅不是说过兵书有云，甚么攻其所必救，有甚么是李世绩非救不可的？”

寇仲拍腿叹道：“给任大姐一言惊醒梦中人，我们就使一招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保证能教李世绩没齿难忘。”

入夜后，城南守城军首先发难，放下长夏门的大吊桥，两千盾矛手首先冲出，在城门左右结阵。这个兵种以防守为主，高盾可挡箭矢刀剑，长矛不怕敌骑冲击，最大的用处还是向射手提供掩护，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杀伤力，进可攻敌破阵，退可结阵稳守。

接着箭手出城，在号角声中左右各一千的矛盾手整齐一致地在领兵将士吆喝中往前移百步，让三千弓箭手冲出，集往矛盾手阵后，变成矛盾手在前，弓箭手在后，后者分作三排，前排为射程较远的弩弓手，后两排为强弓手。

再一遍鼓响，最后一队突击兵从城门冲出，又形成矛盾手在前，弓箭手居中，突击军处后，迅速在城门外二百步处结成中阵，形成完整的阵式，中军在前，左右两军护卫两翼。

此时敌方三寨警钟鸣响，一队队唐军分从三寨开出，在案外布阵待变，行动快捷而不乱，尽显唐军高效率的机动性和训练有素。

徐子陵、麻常和杨公卿于此际各领骑兵出城，横列三阵之后，以千五人组成的骑兵阵遮挡敌人视线，不让敌人看到从城内开出的十挺八弓弩箭机和五台大飞石，还有二十辆木驴车及过百辆虾蟆车。

五千城民被组织起来，不断把沙泥包送往城外。

徐子陵遥观敌阵兵员调动，正不住增援第二重壕堑边沿虚的箭塔阵地，敌方三军以由卢君谔亲自率军的军队兵力最强，达一万二千之众，其他左右两寨之军，兵力在六千人间，加上守护十二个箭塔阵的唐兵，他们眼前唐军总兵力接近三万人，是他们兵力的四倍。

杨公卿道：“唐人左寨的领军是冯立本，右寨的领军是秦武通，都是李元吉的心腹将领。”

对手是李元吉而非李世民，徐子陵心中顿安，问道：“卢君谔的兵员分作前后两阵而非一般的二阵或六阵，算否不依常规？”

麻常解释道：“这是阵法，分军为前后两阵，每阵再分前中后三队，以长枪居前，弓手居次，弩手列后，当我们攻击他们，前列的枪手蹲地迎战，起立者斩，故不得退；次队弓手跪地迎战，后面的弩手站立发射。当前阵箭矢射尽或伤亡过重时，前阵撤后，以后阵更代，故名之为阵。阵利守不利攻，不易攻破。”

徐子陵点头道：“原来如此，可知李元吉是严令手下以堵截围困为主，不让我们破围往与夏军会合。有甚么方法可令卢君谔真的相信我们是要突围而去？”

杨公卿道：“在眼前敌军重重围困的情况下，能勉强突围的只有轻骑兵，倘若我们在骑兵调动上用点工夫，当可骗过敌人。”

徐子陵道：“此法留待日后之用，今晚我们的战略目标是填平第一重壕堑的一段，以大飞石摧毁等二重壕堑的两座箭塔，设置能与敌人隔壕对峙的稳固土泥包阵地，便是大功告成。”

一声令下，号手吹响号角，由跋野刚率领的中军，开始往第一重壕堑推进，左右两军随之移动。

左军领队是单雄信，沿伊水西岸推进；右军领队段达，西面虽空空荡荡的无险可守，却有定鼎和厚载两门内的伏兵呼应。

在定鼎门和厚载门后严阵以待约两队千人骑兵团，分由王玄恕和孟孝文两人率领。

徐子陵的骑兵队亦缓缓前移，二十辆木驴车随后，每辆木驴车内藏工事兵各五十人，负上运土填壕之责。

十挺八弓弩箭机和五台飞石夹杂在骑兵丛中缓缓而行，城外战云密布。

敌方战鼓齐鸣，震动城南外的伊洛平原，敌方高寨冲出一队近二十人的骑兵，来到卢君谔的阵后方。

卢君谔的主力军开始移动，往第二重壕推进，支援壕沿正对长夏门的两座箭塔阵。

只要能顶着守城军的反攻，唐军可从第二重壕的缺口切入，对越过第一重壕的守城军拦腰施袭。

大战一触即发。

寇仲在内堂苦思的当儿，虚行之和陈老谋求见，三人围桌坐下，陈老谋道：“刚才我和虚军师研究战术，虚先生提出几点顾虑，我认为他该直接向少帅说出来，故硬把他扯来见你。”

寇仲闻弦歌知雅意，心知虚行之定是有相反意见，却不敢在众人面前提出，所以在私下向陈老谋说，希望由陈老谋提醒自己。欣然笑道：“军师有甚么意见，可坦白说出来，我寇仲岂是王世充般胸窄不能容物之辈。”

虚行之尴尬地应是。

陈老谋道：“据我们掌握的消息，那收买刘志成的济商韦清，把两只信鸽交给刘志成后，连夜离开陈留，不知所踪，虚先生认为此事大不简单。”

寇仲愕然望向虚行之。

虚行之道：“李世绩不但才智过人，且经验丰富。上赵少帅运粮往洛阳，被唐军缀上，以少帅的精明，岂会不起疑心，必彻查内奸。我就怕李世绩早猜到少帅能揭破刘志成的勾当，将计就计的反过来对付我们。”

寇仲皱眉道：“我们今趟能这么快揭穿志成，是有点幸运成份，李世绩怎会晓得？”

虚行之道：“我们的对手是狡猾有名的香玉山，他不可能在此事上没有后着，他既能收买志成，亦可收买其他人。说到底我们少帅军仍未能上下如一，意志不坚定的人很易被香玉山乘虚而入。假如志成的手下中真有这样的人，志成忽被扣押，改以别人代他职务，那志成内奸身份被揭破一事，对敌人再非秘密。”

寇仲一震道：“军师的思虑确比我更缜密，唉！现在该怎办才好？我们螳螂捕蝉的大计岂非行不通？”

陈老谋道：“此事可从详计议，我们先假设虚军师猜测正确，另行计中之计，说不定仍可教李世绩吃上大亏。”

以寇仲的才智，仍感有点吃不消，头昏脑涨的喃喃念道：“计中之计？有甚么计中之计呢？”

虚行之道：“文原正领一军五千人从东海开来，如部署得宜，或可成为奇兵。此事交由属下办理，我不但要骗过可能的内奸，还要骗过香玉山布在

我国境内的探子。”

寇仲首次感到香玉山对少帅军的严重威胁，点头道：“此事就交由先生全权主理。”

陈老谋道：“军师还有两个提议，均是针对若奚军兵败，我们少帅军的应对后着。”

寇仲大喜道：“我正为此不能安寝，先生有甚么好提议？”

虚行之欲言又止，好半晌才道：“跋爷临走前，曾拉我到一旁说过几句话。”

寇仲一呆道：“他说甚么？”

虚行之道：“他说若少帅不放弃与奚军会师虎牢的想法，不待洛阳城陷，我们少帅军将先一步守不住自己的阵地。”

寇仲整条脊柱凉飕飕的，因他确是一直暗里持有这种想法，认为无论奚建德对他如何，基于江湖义气，他绝不能眼睁睁瞧着他被李世民摧毁。

他又记起跋锋寒的话：“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

战争正是这么一回事。

第九章 刀法入兵

虚行之道：“跋爷还有一句话，他说若你们少帅能将刀法纳于兵法，那李世民也不是他的对手。”

陈老谋拍案叫绝道：“小跋的看法非常精到。”

寇仲沉吟道：“我先以兵法入刀，假如能再以刀法入兵法，那岂非少帅军将像我的井中月般锋利灵动？他奶奶的熊，这么好的意见为何不早点直接向我说？”

虚行之低声道：“跋爷指示，要到你不惜一切的攻打开封，才可把他的看法向少帅坦陈。”

寇仲双目红起来，深切感受到跋锋寒这铁汉对自己的爱护和关怀，竟改变一向“当头棒喝”的作风，通过虚行之的口慎重向他提出忠告，用上如此心思，效果更彰显鲜明。

倘若用兵如用刀，彼此刀锋相向的时刻，确无突厥人一向鄙视的“妇人之仁”存身之所。

虚行之的声音继续传入他耳内道：“夏王现在对少帅以已生怀疑，少帅若依原约试图进军虎牢，会令夏王误会宋缺大军已到，在不明白少帅苦心下，说不定会闹出甚么岔子，对双方均有害无益。”

陈老谋插口道：“虚军师之言有理，我们是宜守不宜攻，李世积非是等闲之辈，且得香玉山暗助，我们实不宜冒险出击。”

寇仲深吸一口气，清醒少许，茫然道：“我们确不宜妄动，否则若奚重兵败，我们回陈留之路肯定会被李世积截断，两位还有甚么更好的应付办法？”

虚行之沉声道：“挖地道，取襄阳。”

寇仲虎躯剧震，完全清醒过来，重覆虚行之说的话道：“挖地道？取襄

阳？”

陈老谋邀功道：“挖地道这一招是我想出来的，这方面我是专家，由我主持，少帅可以放心。兼且少帅给我的鲁妙子机关学遗卷中有一章‘讲及‘竖井平卷法’，说的就是如何能挖出既深且长的地道，只要挖出三条地道，洛阳城陷时我们可迅速逃走。”

寇仲点头道：“现在洛阳如同在我们控制之中，要挖地道绝无问题，谋老的提议确实可行，谋老须多少人手？”

陈老谋道：“要神不知鬼不觉的挖出三条深、阔、长直通洛阳城外的地道，不但要特制的工具，还要熟练的工匠，我可从手下人中精挑年青力壮者一百人，少帅再拨百名壮丁来助我，老谋有把握在一个月的光景完成挖出三条地道的壮举。”

虚行之道：“眼下的形势，少帅纵能成功于洛阳城破之时安然逃离洛阳，往东退回陈留亦是自投罗网，唯一方法是逃往南方找寻立足点，假若能抵达水路四通八达的襄阳城，可经汉水入淮，顺流乘船往锺离，采迂回路线返梁都，且可引得唐军千里追击，缓和陈留所受的压力，一举两得。”

寇仲皱眉道：“襄阳？”

虚行之道：“襄阳虽非通都大邑，却位于汉水中游，西接巴蜀，南腔楚，北襟河洛。

若不夺襄阳，少帅东还亦被开封唐军拦截，那时前无进路，后有追兵，形势危矣。”

寇仲问道：“襄阳现时情况如何？”

虚行之道：“据其飞的情报，襄阳在十多天而被李世民大将罗艺攻克，朱粲、钱独关当场被擒，给押赴关中，双方均死伤惨重，襄阳护城河被填，城墙毁破多处，没有几个月时间休能修复，所以我们若于此时纵锺离攻其不备，趁唐室水师全集中在洛阳、虎牢和开封三地，无力捍卫水道，我们有很大的成功攻取机会。但攻取襄阳的日子必须拿捏精准，过早则唐人有充裕时间反击，过迟则无法配合少帅从洛阳撤军。”

陈老谋接口道：“攻打襄阳一事的成败全在保密，所以必须小心部署，此事最好交由军师负责。”

寇仲沉声道：“假若出乎我们料外，胜的竟是窦军又如何？”

虚行之答道：“那少帅仍须立即撤离洛阳，否则窦建德可能翻脸无情，不让少帅离开，来个瓮中捉鳖。人心难测，少帅虽以诚待人，却未必能得同样回报。”

寇仲想起窦建德命刘黑闼留守大后方，很可能真个早有这样一条先破唐军，再歼少帅军的计划。

同时亦看到自己这位首席谋臣，不单才智过人，更通达人情世故。他偕陈老谋来劝自己，因后者与他相识于微时，半师半友，即使指着他寇仲鼻子臭骂他也只余恭听的份儿。

叹了一口气道：“你们有把握一边守着陈留、梁都，另一边出兵攻夺襄阳吗？”

虚行之道：“这十多天来我们日夜不息的加强陈留和梁都城防，沿岸增置堡垒，加上有飞轮船捍卫河道，李世积兵力虽在我们一倍以上，仍没能力在短期内攻克陈留，冲破我军北面战线。少帅返回洛阳，李世积势不能坐视，只要我们战术得宜，在少帅的指挥下，彼此配合，应可狠挫李世积，彼消我

长下，一天窦军对唐军威胁未除，少帅将无后顾之忧。”

寇仲暗里再叹一口气，自己是为窦建德着想；跋锋寒是为他寇仲着想；虚行之和陈老谋则着眼少帅国的荣辱存亡；其间自是矛盾丛生。自己既为少帅军领袖，自应把追随他的人放在首要考虑的位置，绝不能因一己之私，把少帅国推进险境。虚行之最有说服力处是指出与窦建德会师乃他寇仲一厢情愿的想法，窦建德未必领情，极可能适得其反。

此时洛其飞匆匆而至，只看他神情，便知有急事来报。

城外喊杀连天，战况激烈。

经过近两个时辰的反覆交战，攻城军和守城军仍是争持不下，双方互有死伤。

卢君谔不愧为身经百战的唐室名将，没有中麻常之计，分兵从厚戟门方向沿壕攻来，令埋伏在厚戟、定鼎两门后的二千骑兵动弹不得。

唐军集中全力硬撼已成功填满第一重壕堑，越壕强攻第二重壕堑外沿处两箭塔阵地的守城军。

由卢君谔率领的高寨主力军全体迫至第二重壕南沿，以箭矢配合两处阵地的强弓投石机，硬拒守城军于隔壕外，令守城军无法推前，更无法填壕。

另两寨的敌军轮番从第二重壕的缺口由右侧向越壕的守城军冲击，粉碎守城军一波又一波的攻势。

两座箭塔其中一座被大飞石摧毁，另一座着火焚烧，可是在土泥包堆起护墙后的土多座投石机仍发挥庞大的杀伤力。

箭矢漫空，有来有往。

徐子陵方面约二十辆木驴被石头击破有之、抵不住火箭焚毁有之，只余五辆仍在撑场面挡箭矢。幸好十挺八弓弩箭机仍有七挺完好无缺，以之阻挡从侧攻来的敌人，力能穿透对方盾牌至乎挡箭车，发挥出防敌阻敌的重要功能。

尚未被毁约三门大飞石，集中攻击敌方泥石包阵地，成为能威胁对方投石机的超级武器。

当攻往第二重壕的唐军矛盾手和弓箭手再一次被迫退，唐军从侧攻来的步骑兵亦潮水般退走。

徐子陵见机不可失，一声令下，率领手下千五骑兵楔着敌人杀去，他左手持盾，右手持枪，一马当先，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催得座下万里斑快似旋风，敌人退兵只能及时射出两轮箭矢，便给他赶上，长枪到处，敌军人仰马翻，阵势大乱。

乱势像波浪般蔓延，瞬间影响整支从缺口撤往第二重壕外的唐军，徐子陵身后紧随的骑兵蜂拥杀至，敌人坠壕者有之，侥幸撤出缺口者则四散奔逃，乱成一片。

杨公卿和麻常见已占先机，指挥第二队已军补上前军位置，向敌人阵地作出新一轮的攻击，务令卢君谔的主力军压力骤增，难以派兵迎战从缺口杀出的徐子陵和千五精骑。

敌方左右两寨见势不妙，分别派出两支二千人的骑兵队，赶来堵截徐子陵从缺口破出的骑兵，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机动性强的骑兵队才能克制对方骑兵，否则若让徐子陵纵横战场，从侧翼或后方袭击卢君谔守壕的主力军，后果不堪想像。

虞君谔的反应深合兵法，亲率三千骑兵在守壕军左侧布阵，以逸待劳，

只要徐子陵胆敢来犯，就施以迎头痛击。

一时蹄声轰鸣，杀声震天，把战况推上激烈的高峰。

徐子陵首先闯出缺口，心念电转间，猜到敌人战略，假设他不顾一切的冲击卢君谔比他强大得多的主力军，后路一旦被另两寨赶来的骑兵截断，他们将变成孤军，有死无生，恐怕没有一个人能从缺口退回去。

就在此时，一人不知从何处窜出，如飞般从远处往卢君谔的骑兵阵掠去。徐子陵的眼力何等厉害，一瞥下认出是跋锋寒，忙放弃退兵的念头，狂喝道：“随我来！”

领着千五骑兵，往三千步外的卢君谔冲去，只要把卢君谔方面的注意力全吸引到他们身上去，跋锋寒将有机可乘。

此时东面两门的守城军开门出击，他们的任务是填壕而不守壕，作用在牵制李元吉的帅军。

由于敌人预测不到守城军会从何门出击，兼之城外各方都须有足够防壕守壕的力量，所以唐军总兵力虽在守城军数倍之上，却只能各守一方，难对友军施援。

战争终到决定性的时刻，若徐子陵和所率骑兵全军覆没，洛阳将不战而溃。

洛其飞一口气地说道：“窦建德拜孟海公、徐圆朗为帅，水陆并进，以舟运粮，于七天前沿黄河逆水而上，号称三十万大军，先陷管州，继而取荥阳及附近十多座县城，至虎牢东原安营下寨，并在板渚筑营，作为临时指挥部。”

虚行之和陈老谋听得目瞪口呆，窦建德竟能在数天内攻陷管州和荥阳两大重镇，实教人不敢相信。

寇仲一颗心却直沉下去，叹道：“果然不出我所料，李世民故意放弃虎牢东面诸城，以骄敌之心，更使夏重深入敌境，运粮线拉长，同时粮食吃紧，不但须供应庞大的军队，更要照顾诸城县的百姓，李世民会带走所弃诸城镇中每一粒米粮。”

陈老谋变色道：“李世民真狠，能放能收，窦建德确非他对手。但夏军那来三十万之众？”

洛其飞道：“窦建德援洛大军应不过十五万人，分兵守卫管州和荥阳后，能上前线的当在十万人间。”

虚行之道：“李世民除弃守管州和荥阳外，还有甚么行动？”

洛其飞答道：“李世民把围洛大军一分为二，留下十万人交予李元吉指挥，以屈突通、卢君谔为副，续围东都，自己则率领五万军，移师虎牢，据闻李世民和窦建德曾交锋，窦建德吃了大亏，死伤过千，手下骁将殷秋和石瓚更被生擒，此仗令窦建德再不敢遽进。”

寇仲恨不得立即赶往板渚，助窦建德大战李世民，却知道只能白想，万般无奈下惟再叹一口气。

陈老谋道：“这么看，窦建德的处境相富不妙。”

虚行之道：“若他肯坚守板渚，李世民尚奈何他不得。”

洛其飞道：“救兵如救火，洛阳城破在即，他怎可留守板渚？”

寇仲苦笑道：“他更怕宋缺大军北来，先他一步进驻洛阳，故他决不会屯兵不前，即使没有这方面的问题，李世民也可遣兵包抄窦建德后方，断他粮道，再以水师封锁大阿，迫窦建德出击。”

虚行之倒抽一口凉气道：“少帅看得很准。”

此时手下来报，杜伏威求见，寇仲那想得到老爹竟曾往这种情势下来见他，且来得合时，适逢他在陈留，否则便失诸交臂。怀着又惊又喜的心情出迎。

迫在徐子陵身后的千五骑兵，敢称是少帅军最精锐的骑队，由五百飞云骑和一千杨家军骁骑组成，从缺口冲出，大有势如破竹之势。

一马当先朝卢君谔骑阵冲去的徐子陵，终于尝到战场上为求胜利不顾其他的滋味。

身后千五骑人人以他马首是瞻，他的决定影响着他们未来有关生死的命运。他可以不为自己着想，却不得不为他们着想。

而在这血肉横飞的残酷战场上，他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予敌人最致命的打击，心中不能有丝毫仁慈。

长枪横搁腿上，抛掉盾牌，徐子陵左手提起柘木弓，右手取箭，与敌人的距离缩短至千步。

卢君谔与一众手下将领，策骑立在骑阵前方，脸带不屑冷笑，显然认为徐子陵不自量力，前来送死。左右骑士在马背上弯弓搭箭，瞄准徐子陵。茫不知跋锋寒正从火把光芒照耀不及的暗黑里，手执射月弓迅速从他们左方迫近，只差百余步卢君谔将进入他的射程内。

杨公卿方面没有人明白以徐子陵的性格，怎会贪功至不顾后路被截的深进敌阵，但已没有选择，由跋野刚率领的中军、单雄信的左军、段达的右军，全部迫上前线，以大飞石和强弓箭，对第二重壕的阵地和敌人发动最猛烈的远距强攻。

余下的五十多辆虾蟆车，五辆木驴在杨公卿和麻常指挥下，推进前线。

因解除右侧的威胁，七挺八弓弩箭机掉转枪头，推赴前线，立时大幅加强守城军对敌人的杀伤力。

战况攀上激烈的顶点。

在距卢君谔八百步的距离，徐子陵的箭架到弦上去，把柘木弓拉成满月，心神晋入“由有入无，无中生有”的至境，一箭射出。

螺旋劲发，比从八弓弩箭发射的箭矢更快更狠。

卢君谔眼见徐子陵发箭，心中还在嘲笑徐子陵过远发射的当儿，箭矢已来到眼前五丈许处，不但余势未衰，且有更加增速之象。他不愧身经百战的唐室大将，闪电掣出配剑，迎箭疾劈而去。

“当！”

卢君谔全身剧震，在马背上猛晃一下，差些儿坠马，劲箭虽被他磕飞坠地，他却整条手臂酸麻痛楚，气血翻腾，浑体无力。

就在此时，左侧一枝不知从何而来的劲箭无声无息地向他疾射而至，快至连肉眼也难看清楚，只能徒呼吾命休矣，手中虽握着剑，却是无法挡格。

左右同时惊呼。

卢君谔魂飞魄散下，待要闪避，偷袭的劲箭透颈而过，带起一蓬血雨。

跋锋寒大喝道：“少帅寇仲来啦！”

声闻远近。

在左右将士不能置信下，卢君谔坠跌马背，“碰”的一声重重摔倒马脚旁草地上。

唐军骑兵阵立时大乱。

徐子陵收回柘木弓，提起长枪，挑开几枝射来的箭矢，施展人马如一之术，凌空跃起，首先杀入敌阵。

跋锋寒则从侧扑入敌人阵内，强夺一马，偷天剑展开，挡者披靡。

紧随徐子陵后的千五精骑奋勇杀至，一下子把军心已乱的敌军冲得支离破碎，溃不成军。

“少帅寇仲”四字确有无比威力，敌人闻之丧胆，守城军却士气大振，杨公卿见敌阵大乱，波及整个战场，忙下令虾蟆车全体推进，把泥石送入壕内，战士城民，均奋不顾身的把沙土包掷进壕去。

另两寨本要截断徐子陵后路的骑兵，在战号指挥下，忙赶来救援，但已迟了一步。

徐子陵和跋锋寒在战场会合，领着己军杀入守壕军的阵地，失去主帅又以为寇仲率军来攻的唐军终于放弃壕垫和营寨，四散奔逃。

守城军越壕攻来，一下子控制局面，在杨公卿的指挥下迎击来援的敌人骑队。

徐子陵大喝道：“攻取高寨！”

与跋锋寒领着在洛阳初尝胜果的骑兵，旋风般楔着败退往高寨的敌军，朝高寨杀去。

胜负已定。

第十章 父子情深

杜伏威坐在大堂一边靠窗的椅上，手捧香茗，正和款待它的任媚媚有一句、没一句的聊天。这位曾率领江淮精锐纵横大江南北的霸主一身便服，惯用的竹笠搁在腿上，自有一种闲云野鹤，独来独往的风采。

此刻离天亮尚有半个时辰，可是为少帅重的存亡，作领袖的无不日以继夜的辛勤工作。

听到寇仲的足音，杜伏威朝从后门进入大堂的寇仲露出一个关切的笑容，道：“寇仲我儿，没怪我来得唐突罢！”

寇仲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忽然间他真的感到仕伏威是他的父亲。一直以来，他虽开口闭口的唤杜伏威作爹，却始终带些嬉笑成分。杜伏威对他的另眼相看，确令他心存感激。无奈因打开始对杜伏威的坏印象仍是残留难去，例如他强徵百姓入伍，手下良莠不齐、军纪不严等等。但在此刻，一切再不成障碍。

寇仲急步上前，探手拥抱杜伏威。

父子之情像长江大河般在两人间激荡滚流，任媚媚悄然退出厅外。

寇仲热泪盈眶的叫道：“爹！”

杜伏威压下心头的激动，拍拍他背脊柔声道：“陪爹到花园走走。”

寇仲点头答应，随杜伏威离开大堂，来到侧园，漫步于星光月照的碎石小径间。

杜伏威叹道：“仲儿是否撑得很辛苦？”

寇仲坦然道：“确实非常辛苦。最折磨人是心内的矛盾，我以诚待人，却反被怀疑。”

杜伏威登上园心小亭，负手而立，目光投往绕亭而流的人工小溪，淡淡道：“你是否在说窦建德？”

寇仲苦笑无言。

杜伏威转过身来，凝望寇仲，沉声道：“人心险诈，仲儿不用将别人的作为放在心上。我今晚不远千里的赶来见你，是有要事和你商量。”

寇仲一震道：“是甚么要紧的事？”

杜伏威像说着一件无足痛痒的事般从容道：“我决定站在你这一方。”

寇仲愕然道：“爹！”

杜伏威耸肩道：“有甚么稀奇，这或者就是甚么望子成龙的心态！”

寇仲不解道：“可是……”

杜伏威打断他道：“欧阳希夷见过你岳父宋缺，回程长安途中来找我。哈！宋缺便是宋缺，欧阳希夷未有机会开口，他先一步说出一番话来，令欧阳希夷根本不敢转述李渊的话。你道他说甚么呢？他先分析天下形势，指出李阀内争已到水火不容的地步，而外族则虎视眈眈，一旦外族乘隙入侵，中土将惨被外族铁蹄蹂躏。宋缺的立论无一字离开事实，欧阳希夷还有甚么话可说的。宋缺对李渊的迷恋美色，宠纵李建成极度不满！

以宋缺的高傲，怎肯臣服于这种人之下。李渊把自己看高啦！”

寇仲早知结果，问道：“听爹的语气，对李渊亦非常不满。”

杜伏威双目精芒闪烁，冷哼道：“李渊设计杀死李密，无情无义，令人齿冷。李密虽非甚么忠臣义士，终是肯向李渊投诚的人，李渊大可不批准地出关，让李密死了东山复起之心。现在却使手段置李密于死地，怎能教天下人心服，且显示李渊没容人之量。”

寇仲心中恍然，老爹因李密之死，生出兔死狐悲的感触，因他和李密处境相同，以后可能遭同一命运。李渊确比不上李世民，换过是后者，必以高官厚禄善待李密，不会把李密投闲置散，甚且暗起猜疑，迫他生出背叛之心。

杜伏威话题一转道：“仲儿有信心撑到宋缺大军土来吗？”

寇仲苦笑道：“孩儿正在想办法。”

杜伏威叹道：“暂时我仍无力分身助你，因为辅公佑公然和我撕破面皮，在左游仙怂恿下在丹阳拥军自立，还和林士宏、萧铣暗结联盟，密谋进犯我历阳。”

寇仲大讶道：“萧铣不是和林士宏交战吗？”

杜伏威道：“在李阀和宋阀威胁下，又有魔门中人穿针引线，萧林恢复和好有甚么不可能的。本来我还可与已成唐臣的李子通互为声援；可是李子通却被你打击削弱至再无翻身之力，自身难保，所以找只能依靠自己想办法应付。”

寇仲比任何人更能深切体会到“自身难保”这句话，就像如今他没有能力助杜伏威的情况如出一辙。

杜伏威双手抓紧他肩头，低声道：“我在此不宜久留，只是特来把心意向你坦白说出来。由此刻开始，我与唐室再无任何关系。若李世民杀死我的仲儿，我杜伏威必拚死为你报仇，因为寇仲是我杜某人的儿子。”

在李元吉和屈突通两支援军赶到前，唐军在洛阳城南外最具战略性和

威慑力的高寨陷于一片火海中。

由于最初的战略构思是针对抗衡高寨而设计，岂知事情的发展竟理想至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在城外筑垒固守再没有实质意义，反是出城突击的战术最能发挥效用，所以杨公卿命出城血战的全体人员，于获得丰硕战果后撤退城内。

虽说可称为大胜，但始终是以寡击众的苦战，唐方当然伤亡惨重，死伤过千，且丧失主将，守城军亦超过二百人阵亡，伤者逾四百，胜果得来不易。

城南的广场躺满伤兵，由医疗队伍就地抢救。徐子陵和跋锋寒更不停以真气为重伤者行气疗伤，忙到翌日中午，两人才有喘一口气的机会，到一旁坐地休息。

跋锋寒挨着南门旁的坚固城墙，叹道：“高手对垒，胜负是一线之隔，想不到战场上亦是如此，我那一箭若失手，你和我可能没命坐在这里一边呼吸，一边享受正午的秋阳。”

徐子陵目光扫过满广场的伤兵和死尸，医疗队伍正陆续把伤者送返城内各处所救治和调息，留下无人理会的残缺衣甲，城头处传来在昨晚立下大功的八弓弩箭机移动的声音，兵员调动，马嘶人叫，忙个不休。

经过的人均向两人恭敬致礼，神情疲倦中带着掩不住的振奋，可是他却没法融入他们的情绪去。

战争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接一个的噩梦，而他唯一可做的事是在其中浮沉挣扎，希望有梦醒的一天，愈快愈好。每一方的胜利，代表另一方的失败，代表着牺牲和流血，悲伤和苦泪，死亡是无法挽回的损失。

徐子陵叹道：“我现在心疲力尽。开始时我尚有种为理想奋战的感觉，此刻却是完全地迷失！杀戮是没有半丁点意义，只能显示我们卑劣的根性。”

跋锋寒苦笑道：“这是你和我或和寇仲的分别，没有人是天生铁石心肠的。可是为了深信不疑的理念，我们必须抛开一切，朝定下的理想目标进发，这是一个谁比谁更强更狠的争锋较量。想想正在你们北疆蓄势待发的狼军，若让他们入侵中土，会是怎样一番局面。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是他们引以为乐的勾当。他们对汉人的仇恨是子陵你难以理解的，正如颉利并不明白我对他的仇恨。相信我，眼前一切转眼即成明日黄花，我们只能为理想坚持下去，直到击败所有对手，理想才可变为现实。”

城墙外远处不断传来万马奔腾和喊杀追逐的声音，自日出至今，王世充和手下大将轮番从南门出击突袭，务令李元吉无法在洛阳南面取得坚守与立足的据点。

高寨被毁对围城军是严重的挫折和打击，迫得唐军弃守所有在此力的箭塔阵地，因再无力抵御可从任何方向攻来的敌人。

李元吉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抽空固守其他营寨的将兵，所以只能从自己麾下分拨人手加强城南外余寨的兵力。

屈突通另率五千唐军，在高寨后方布阵，以防守城军从缺口突围。

徐子陵把晶莹剔透的手伸展在眼前，沉声道：“这个道理我不是不明白，可是明白归明白，我这双手已沾满血腥却是不争的事实。只要想想别人的儿子丈夫因我而伤亡，我不但对战争感到厌倦，更对自己感到厌恶。在战场上，每一个人都变成无情的杀人工具。”

跋锋寒点头道：“战争就是这么一回事，根本不容你去选择，一是杀人，

一是被杀，不论杀人与被杀，都是那么无奈和无辜。又试想另外一种情况，败北的是我们，洛阳被李元吉攻陷，李元吉成为洛阳之战最大的功臣，那时在魔门的游说怂恿下，李元吉将成为征东军的主帅，事情若真的如此发展，会是怎样的一番局面？对敌人仁慈，就是对自己和追随者残忍，更可能祸及中原百姓。李世民就看得透彻，在战争中非友即敌，要取胜固非易事，要坚持下去同样困难。”

徐子陵颀然点头，没有说话。

此时麻常匆匆来到两人身前，单膝跪下道：“我们乘势反击，连番出战，摧毁南城外敌人所有箭塔，敌人闭寨坚守，屈突通则仍按兵不动，我们若能击溃屈突通的部队，敌人围城之势将会崩溃。”

跋锋寒沉声道：“有使人知会少帅吗？”

麻常答道：“传信兵在天明前出发往陈留，如无意外，少帅可在黄昏前晓得我们这方面的情况。”

跋锋寒向徐子陵道：“子陵有何高见？”

徐子陵却问麻常道：“麻将军怎么看？”

麻常正容道：“小将本主张乘胜进击，但隐隐觉得这是个陷阱，屈突通可能是奉李元吉命令诱我们出击，经过昨夜苦战，我军人困马乏，暂时难以应付大规模的全面出击。”

由于敌人军力在我们两倍以上，我们无法摸清楚敌人寨内的真正实力，勉强出击必败无疑。最明智的做法，是希望少帅能及时率军来援，里应外合下，可突破敌人南面的围城军。”

跋锋寒同意道：“就照麻将军意思办，麻将军最宜好好睡上一觉，养足精神以应付未来的大战。”

麻常一声遵令，欣然去了。

徐子陵道：“他肯定不是去睡觉。”

跋锋寒凝望他的背影，道：“麻常会是少帅军最出色的主力大将之一，只有寇仲方可令这么杰出的人才为他效力，若非李阔出了个李世民，谁是寇仲的对手？”

徐子陵苦笑道：“我对寇仲却没你对他那么信心十足。”

跋锋寒露出今天第一个笑容，微笑道：“我们的好兄弟寇仲正从战争中学习和成长；当他变得像我那么狠，当他明白胜利是战争唯一的目的，当他能以刀法入兵法，把他的井中入法用于战略上时，天下将无有能与之匹敌之人，包括李世民在内。问题是暂时他仍不行，做不到我对他的期望和要求。”

寇仲于黄昏时分收到洛阳城南外激战的消息，大喜下立即召来手下，举行军事会议。

在内堂少帅军的众领袖围桌商议，与会者有虚行之、宣永、卜天志、陈长林、洛其飞、陈老谋。

寇仲先公布卢君谔阵亡和高寨被毁的消息，然后询问众人意见。

宣永发言道：“此实我们求之不得的良机，若我们立即发军洛阳，由于李世民怕我们成功与洛阳守军在城南外会师，彻底摧毁李元吉的围城军，必命李世积尽起手下兵将拦截阻止，我们可一边佯装赶赴洛阳，再另布奇兵伏击李世积的部队，只要避开河道，李世积比我们强大的水师势将用武无地。”

众人纷纷赞同宣永的提议，只有虚行之眉头深锁，没有说话。

寇仲讶道：“虚军师似对此事另有看法，何不说出来让大家仔细参

详？”

虚行之道：“若我是李世积，绝不会冒险截击，只须领水师南下直追陈留，我们将首尾难顾，进退不得。”

任媚媚道：“陈留现在做足防御工事，又有坚寨锁河，配合飞轮船往返巡弋，只要有一万守军，李世积休想能在十月前攻下陈留。”

虚行之道：“兵者，诡变之道也。如李世积枕兵陈留城外，另派精骑绕过陈留，深入我境攻击仍在重建中的彭城又如何？”

任媚媚登时语塞。

彭城位于少帅国核心地带，若给敌人攻占，整个少帅国势将分崩离析，不战而溃。

陈长林道：“这个险仍是值得冒的，假设我军能溃击李元吉的围城大军，如同截断李世民的后勤，我们再往东挺进，与窦军前后夹击李世民，李世民只有仓皇退返关中一途，那时李世积军威胁自解，我们可以安枕无忧。”

宣永摇头道：“李元吉围城军兵力在六万至八万人间，且有高垒深垫可以坚守，我们若攻之心切，必死伤惨重，一旦成纠缠难解之局，而我们则一座城池接一座城池的被李世积攻陷，实非智者所取，军师之言我们不可忽视。”

寇仲再次面对有关少帅军存亡的重要抉择，不冒险怕坐失良机，冒险的话则可能要把少帅军全部赔进去。

以少帅军在陈留二万许的兵力，根本不足应付两个战场的艰苦剧战。由此可见李世民用兵的高明，遣李世积进驻开封，压得少帅军动弹不得。

此时手下神色慌忙的来报，道：“发现敌军踪迹，一支唐军在陈留北十里一处山头立营设寨，人数估计在五千人，该是从开封调来的先锋部队。”众皆变色。

寇仲整个人如入冰窖，脊骨凉飕飕的，有若被人吊悬半空，无处着力。

他终尝到李世积的手段，占尽先机，不以水师张扬南下，却以奇兵潜来，在最关键的时刻兵逼陈留。不用猜也知其水师大军会陆续开至，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如何敢分兵洛阳，共享守城军突破南面重围的成果？

天策府两大名将李世积和李靖，若非后者与他们关系密切，使李世民不得不令他留守长安。倘让他们一并开来前线，来个钳形攻势，他的少帅军会败得更快更惨。可是眼前给李世积这么耍他一着，登时令他阵脚大乱，攻取襄阳以留退路之计固难以实行，未来的命运更黯淡无光，他该怎么办才好？

第十一章 穷途末路

寇仲当晚连夜动员，亲率三千骑兵趁唐军阵脚未稳，兼主力大军未至之际，突袭李世积先遣部队。他采取的是突厥人的野战战术，旋风般来，四乃八面冲击敌人，令唐军仓卒应战，伤亡惨重下被迫后撤。

同一时间陈老谋偕二百工事兵在陈长林率军护送下，秘密赶往洛阳。

翌晨李世积主力大军从水陆两路开至，寇仲举全军以迎，分在水陆与

李世积军正面交锋，激战竟日，双方互有伤亡，坚持不下时，白文原约五千骑兵从东海赶至，投入战场，李世积终不支后撤，于陈留二十里外的山头重整阵脚，寇仲亦无余力乘势追击，收兵回城，暂解陈留之危。

当寇仲与手下对战事作事后检讨时，跋锋寒、徐子陵再率骑兵从长夏门出击，偷袭试图在高地重建营寨的围城军。

今趟李元吉虽是有备而来，仍属试探性质，看守城军的反应。际此新败之余，唐军士气低沉，即使围城军兵力在守城军一倍之上，由于怕再有其他阵地营寨失守，所以李元吉与跋、徐骑兵缠战半个时辰后，把军队撤走。

跋、徐不敢追击，怕被左右两寨出兵冲击，故无法扩大战果；事实上他们志不在此，目的只是从陈长林手上接收陈老谋和二百工事兵，护送他们入城，陈长林和手下功成身退，赶返陈留。

入城后，杨公卿、麻常、陈老谋、跋锋寒和徐子陵在城南的家聚集密议，二百工事兵自有人安排住所起居。

众人围桌而生，听罢陈老谋掘地道的大计后，杨公卿皱眉道：“此事应否知会王世充？”

陈老谋道：“万万不可，地道纯是让我们在危急时有退走之路。王世充此人反覆多疑，让他晓得我们有此后着，后果难测。”

跋锋寒点头道：“此事不但不可让王世充方面的人晓得，也要瞒着我们的部队，免致影响军心，晓得我们不看好窦建德。”

麻常沉声道：“王世充于城内遍设听井，我们挖掘地道的声音，肯定瞒不过他。”

地道战乃攻城法之一，既可毁敌城墙，又可使兵员穿地入城突击偷袭。守城者应付之法，是于城内关键位置挖井，内置陶制的地听器，监察地底动静。当年在长安，寇仲和徐子陵进入杨公宝库，给李元吉以地听法发现行藏，差点功亏一篑。

徐子陵道：“现在城南在我们控制之下，可否接管地听的工作，那便不虞王世充察觉。”

麻常点头道：“我们形势要比王世充强，若杨公执意如此，王世充只有让步，不过自难免惹他起疑。”

跋锋寒道：“城南虽是唯一可挖地道处，仍须小心从事，因为我们既可监听地底情况，敌人自可反监听我们。”

杨公卿点头道：“三国时官渡之战，袁绍挖地道欲袭曹操，却被曹操发现，反在城内挖掘横长的壕堑反击。”

陈老谋欣然道：“诸位请放心，我的地道法来自鲁妙子薪传，他设计的挖土工具以钻探的方式取泥，能令近在三丈的监听者浑然不觉，杨公宝库就是这么挖出来的。”

众人大喜，商量妥当行事的细节，由于城南在少帅军全面控制下，挖出泥土的处理等方面均不成问题。

最后杨公卿问道：“陈公预计地道于何时可完成？”

陈老谋答道：“我准备在一个月时间内，挖三条平行通往被摧毁后的高寨半里外处的长地道，出口处是一片疏林，紧急时我们可凭之迅速撤走。”

事情就这么定下来。

接着的十多天，洛阳和陈留两个战场均战事频繁。

洛阳方面守城军不断从各门轮番出击，令城外唐军风声鹤唳，疲于奔

命。李元吉数度试图重建城南外高寨，都以失败告终。只能凭深堑坚寨力抗守城军。

寇仲坐镇陈留，与李世积多次交锋，互有胜败，成胶着状态。

虎牢方面有关窦建德和李世民交战的情报雪片般飞来，寇仲的忧虑亦与日俱增。

这天黄昏时分他登上墙垛，在虚行之和宣永的陪同下遥观城外敌营，长长吁出一口气道：“若换过另一形势，我会非常感激李世积，他确是位难得的对手，令我军有遇上强手的宝贵实战经验。现在却是被他压得动弹不得，空有满腹大计，而无法付诸实行。”

宣永和虚行之均有同感。

此时洛其飞神色凝重的来到寇仲芳，施礼后道：“刚接到消息，李世民派遣王君廓率轻骑千余人，抄袭窦军后方，大破窦建德的运粮队伍，并俘获窦建德手下大将张青特。”

寇仲失声道：“甚么？”

洛其飞重覆一趟，听者无不变色。

自几次交锋失利后，窦建德被李世民阻于虎牢，囤兵板渚不敢出击，双方只有小规模交锋而无决定性的大战。且以窦军失利为多，早先将士思归，军心不稳。现今粮草被劫，更使军内惊骇的情绪蔓延，形势更趋恶劣。

寇仲头皮发麻的道：“今趟糟糕透顶，窦军若缺粮草，一是立即退兵，一是冒险出击，不论那种情况，只有利于李世民。”

虚行之道：“为今之计，是立即撤回我们在洛阳的军队，把兵力集中我国北疆，力抗击败窦军的大唐兵，等待宋阔大军来援。”

寇仲摇头道：“这只会加速洛阳的陷落和窦建德的败亡，窦建德对我虽不信任，我却不能对他背情弃义。我今晚必须赶赴洛阳，因李世民破窦军后，必回师洛阳，我再引他出击，乘势南下攻夺襄阳，再从水路往锺离；你们只要顶得住李世积，我们非是没有机会守到明年春暖花开的好日子。”

宣永断然道：“少帅放心去吧！有虚军师为属下筹谋运策，我们心不会有负少帅之托。”

寇仲勉强振起斗志精神，道：“由现在至明年春，将是我军最艰苦的日子。谚云兵败如山倒，无论情况如何恶劣，我们必须坚持下去，否则如让李世积水师成功突破封锁，南下运河，我们的少帅国将土崩瓦解。故你我两方，均不容有失。”

三人轰然答应。

寇仲目光投往城外敌营的鼎盛军容，肩头像负起千斤重担，压得他似无法挺直虎躯；他已走上一条没法回头的路，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往前硬闯，尽人事听天命，看看老天爷是否仍在支持他。

徐子陵和跋锋寒卓立城垛上，遥观城南外敌人调动的情况。

昨天一支万人部队，从长安由水路开至，增援李元吉的围城军，由那时开始，守城军即提高警觉，静候李元吉反击的行动。

自午后开始，李元吉军开始调动，在高寨原地设指挥中心，更在高地前后布阵，集结近三万兵力，且把重建高寨的材料运至高地后方，随时可大兴土木，重设高寨。

跋锋寒无奈地道：“李元吉终站稳阵脚，我们再难阻止他重建高寨。”

在夕照的余晖下，李元吉以步兵为主的部队在战鼓声中缓缓推前，直

抵被填平的第二重壕堑边缘，工事兵迅速展开清理高地的行动。

跋锋寒见徐子陵没有答话，探手搭上他肩头，问道：“子陵在想甚么？”

徐子陵苦笑道：“我在想像明天这边城外的情境，一切会回复原状，过去十多天的努力，战士的伤亡，只是一个曾发生过却对现实起不了丝毫作用的噩梦。战争是否不能避免呢？人们的自相残杀，是否须永远继续下去？自有历史以来，不同形式、不同性质各式各样的大小战争就从没间断过。”

跋锋寒耸肩淡淡道：“这是个利益的问题。从我们茹毛饮血的祖宗开始，使须为生存与大自然斗争，既要抵受风霜雨雪，更要填饱肚子，或应付猛兽的侵袭，打开始这人间世就是个弱肉强食的天地。到我们的社群国家组织日趋复杂，战争的因由更变得五花八门，有族群与族群间的战争；维护统一与力图分裂者间的战争；统治阶层内部冲突衍生的战争；侵略与抵御者的战争，人心是永无满足的，战争亦不会休止。”

徐子陵道：“我忽发奇想，问题该在于那遁去的一，故变乱丛生，人心不足。若能把那遁去的一寻回来，天下人人将可和平共处。唉！不过这情况恐怕永远不会出现。”

跋锋寒点头道：“你这看法虽玄，但我仍能大致掌握你的意思。说到底这是个人心的问题，若每个人都变得和子陵想法相同，该是天下太平。只可惜天地间只有一个徐子陵，我和你已有很大分别，从没有厌战的感觉，自幼习惯出生入死的生涯。”

徐子陵苦笑无言。

翌晨天明前寇仲避过围城军，抵达洛阳。此时李元吉成功重建高寨，洛阳重陷被封锁围困的局面。

寇仲先入宫见王世充，与王世充及其将领举行军事会议，当然谈不出甚么办法来，只一致决定死守洛阳，静观其变。洛阳的成败再非由他们主宰，而是决定于虎牢的战场。

寇仲返回城南的家，颇有心力交瘁的疲倦感觉。

杨公卿、麻常、陈老谋、跋锋寒和徐子陵齐集宅内，交换别后情况。

猎鹰无名神态兴奋地立在久别的主人肩头，不时以鹰喙摩擦寇仲的头发，寇仲爱怜地经抚它。

寇仲交待过陈留的情况后，陈老谋道：“再有两天工夫，第一条地道将可完工，入口在长夏门旁城卫所的地牢，出口在高寨后方的林区，一切顺利。”

麻常亦道：“地道宽敞坚固，从入口以鼓风机把新鲜空气送入地道，在地道后半截才稍有气闷的感觉。”

跋锋寒皱眉道：“陈老不是说过要挖三条平行的地道吗？现在动工大半个月，尚未完成一条地道，那还赶得及在一个月内挖三条地道？”

陈老谋神气地道：“第一条地道需时最久，皆因地底有很多不测的因素，例如遇上石层水道诸如此类。现在我已大致掌握地底情况，可从完成的地道横向发展，同时多段开掘其他两道，使三条地道多处相连，保证可在十五天内完成整个工程。”

杨公卿提醒道：“三个出口最好有段距离，方便布阵或迎敌。”

寇仲轻抚无名，沉吟道：“地道能否让马儿穿行？”

陈老谋坦然道：“恐怕会有问题，马儿肯定受不了里面闷热的空气。”

寇仲讶道：“你们没想过这问题吗？若没有马儿代步，我们纵使能从地道溜走，却绝逃不过李世民骑兵的追击，别忘记康鞘利那头猎鹰。”

徐子陵苦笑道：“直至昨天，这全不是问题，因为城南外没有坚寨阻路，我们可先遣部分兵员从地道出城，埋伏敌人后方，余人再突围而出。现在当然是另一回事。”

麻常道：“我们上趟能攻破高寨，是颇有侥幸成分。这趟李元吉千辛万苦下重建高寨，必以重兵固守，我们若冒险进击，将会伤亡惨重，徒劳无功。”

寇仲微笑道：“穷则变，变则通。”

转向陈老谋道：“地道是否能在高寨下穿过？”

陈老谋拍腿叫绝道：“这么简单的方法，为何我偏想不到，这个可包在我身上，我可在高寨下往上挖，保证神不知鬼不觉。”

跋锋寒欣然道：“出口的尺寸必须计算精确，最好在敌营核心处，由我负责打头阵。”

陈老谋笑道：“地道出口是一门学问，我会小心处理，少帅准备何时攻打高寨？”

寇仲道：“我还未想妥，最好待三条地道全部完工，我们才决定何时行动。咦！有访客！”

跋锋寒和徐子陵亦听到有人逾墙而来的破风声，心中大讶。

跋野刚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道：“跋野刚、单雄信、郭善才求见少帅，有要事商讨。”

寇仲哈哈笑道：“三位大将军请进。”

众人均大惑不妥当，起立相迎。

跋野刚、单雄信、郭善才三人神色凝重的从侧门入厅，坐下后，跋野刚开门见山的道：“王世充气数已尽，良禽择木而栖，我们三人经商议后，决定向少帅投诚。”

单雄信接口道：“我们绝非不讲信义之徒，只因王世充用人惟私，难成大器，更不听少帅忠言，致有今天之果。”

郭善才亦表态道：“事实上我们是代表洛阳所有外姓将领，请少帅取王世充而代之，洛阳始有希望。”

寇仲等听得面面相觑，单雄信反王世充毫不稀奇，因他是从李密改投王世充的降将，与王世充关系不深。可是跋野刚和郭善才是追随王世充多年者，一直对王世充忠心耿耿，可见王世充已陷于众叛亲离的境地。

寇仲哈哈笑道：“诸位这么看得起我寇仲，使我受宠若惊，不过我现在自身难保，随时有舟覆人亡之险，诸位追随我，怕没有甚么好日子过。”

杨公卿道：“究竟发生甚么事，令三位忽然如此不满王世充？”

跋野刚冷哼道：“从慈涧迫走少帅始，我们已非常不满王世充的所作所为。昨晚李元吉使人以箭投书入城，我们虽不晓得传书内容，但只看王世充在少帅前对此只字不提，如其居心叵测。少帅今趟不顾生死的送粮到洛阳，更义薄云天的跟我们留守险城，我们军中上下无不感激，故份外不耻王世充所为。”

众人恍然，李元吉的传书几可肯定在劝王世充开城投降，顺道出卖寇仲。

单雄信忿然道：“我们替他出生入死，王世充却只顾自己，当然哩！他有董淑妃为他在李渊面前说话，至不济仍可保命，说不定还有一官半职让他风光光的过下半世。

我们则必死无疑。”

徐子陵不解道：“大将军为何会有这个想法？李世民不是一向善待降将吗？”

郭善才叹道：“据长安来的消息，李元吉此来奉有李渊密谕，洛阳若破，除王世充家族外，其他将领全体处死，以警天下。”

“砰！”

寇仲重拍桌面，双目射出凌厉奇光，沉声道：“王世充若想出卖我寇仲，恐怕要下一世才有机会。由现在开始，大家就是兄弟，就算死也要死得像个男子汉。不过现在仍未是废王世充的时候，除非他胆敢开门迎敌，让我们从详计议，暗中监视王世充嫡系人马的动静，他若不仁，我就不义，否则我仍会谨守诺言，助他坚守洛阳直至最后一刻。”

第十二章 死亡密谕

寇仲、徐子陵、跋锋寒三人沿城头巡视，所到处战士肃然敬礼，眼中射出发自心底的景仰神色。

三人友善地对枕戈待旦的守城战士嘘寒问暖，抚慰有加，着意设法改善他们的境况，提高他们的士气。

城外敌寨与箭塔灯火点点，连绵平均地分布城外，军势鼎盛，确有令人心胆俱丧、不战而溃的威势。

最后三人来到东北的上东门，登上高起墙头上的城楼，凭高遥望左方位于漕渠和洛水间高地的李元吉帅寨，在坚强的防御工事和壕堑环护下，帅寨锁镇两河，胁迫洛阳。

把守城楼的战士悄悄退开，方便三人说话。

寇仲轻叹道：“若我能攻陷帅寨，斩李元吉于刀下，肯定可改写未来的命运。”

徐子陵晒道：“这叫好大喜功，更是不自量力。”

寇仲陪笑道：“我只是用话来发泄心中的窝囊气，大睡一场后，我现在精力尽复，斗志昂扬。坦自说，在赶来洛阳途上，我的心情劣无可劣，经一觉睡醒后心情才回复过来。”

跋锋寒微笑道：“无论你心情如何坏，绝不能表现出来。因为洛阳城内人人以你马首是瞻，名副其实的瞧你脸色做人。”

寇仲双目神光闪烁，沉声道：“我寇仲是永不会认输的。杀我固不容易，要我投降更绝无可能。”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你对王世充有甚么打算？”

跋锋寒插入道：“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

寇仲眉头大皱，沉吟片刻，苦笑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不要看王世充手下将士离心，可是由于他长期的部署，手上兵权大部分在王系将领控制下，若我们出手对付王世充，极可能引发内哄巷战，那时不待敌人来攻，我们先自崩溃。”

跋锋寒道：“若王世充秘密开城投降，我们会全军覆没。”

寇仲答道：“我太清楚王世充这个人哩！恋栈权力，不到最后计穷力绝不肯放弃。”

横竖他只要投降，唐军便不会杀他，以他的性格当然会捱至最后一刻才决定投降。目前他对唐夏两重交战仍存希望，不会就这么轻易放弃。所以我们只须密切监视王世充的动静，可保无虞。”

徐子陵环目扫视城外远近的情况，淡淡道：“眼下的洛阳如同一座孤岛，不但往来交通被截断，更是与世隔绝，茫不知唐夏两军交战的情况，到李世民大破窦建德，还兵洛阳，我们那时不单要应付外患，还要应付内忧！”

寇仲讶道：“陵少难道竟支持老跋先发制人的提议？”

徐子陵苦笑道：“我是就事论事，我可不把生死放在心上，却不得不为与我们并肩作战的兄弟着想。”

跋锋寒沉声道：“战争是看谁更狠的死亡玩意儿，寇仲你勿要有妇人之仁，这只会误事。”

寇仲探手搂上两人肩头，微笑道：“老哥你责怪得好，不过行动的时机尚须斟酌。”

我尚留有一手：当窦建德真的饮恨虎牢，其飞会亲自赶来，在洛阳东南方的山头燃起三处烽火，那将是我们展开行动的时刻。但现在的情况下，我们须佯装要大举反击城外唐军，在城内则作出各种缜密部署，于王世充不觉下控制全城，那时将不怕他出卖我们。”

跋锋寒欣然道：“好小子！果然有些门道。”

寇仲道：“我本来尚有一法，就是先打通地道，派探子穿过地道去与陈留我军暗通消息。却怕因小失大，暴露地道的存在，乃打消这个念头。”

顿了顿续道：“我们目前最紧要的事，是保存实力，一旦城破后全军突围而出，南下攻夺襄阳，可守则守，不可守从水道撤往锺离，再与李世民一决雌雄。”

跋锋寒微笑道：“我正期待那一天的来临。苦守洛阳的日子绝不好过，在武道修行上亦属苦行。”

寇仲放开搂着两人的手，问道：“洛阳存粮情况如何？”

徐子陵道：“粮食和日用必需品尚可捱二十天的光景，节衣缩食是所必然，药物已用得差不多，这更是我们不敢发动大规模反击战的其中一个原因。”

跋锋寒皱眉道：“放着一条打通的地道不用，是否不智？”

寇仲笑道：“英雄所见略同，我正对地道大动脑筋，假若我们能派人从地道神不知鬼不觉的钻出去，可着宣永使人送来乾粮、药物和箭矢兵器，部分从地道运进城来，部分藏在地道出口附近的山野隐密处，我们逃跑时便不会缺粮缺箭，即使李世民在后穷追不舍，我们仍有本钱与他周旋。”

徐子陵断然道：“这差使由我去吧！”

寇仲和跋锋寒岂有异议，凭徐子陵天下无双的灵觉，进出敌境易如反掌，更可领率运粮军裨不知鬼不觉的潜回来。

寇仲欣然道：“一切拜托陵少。”指着李元吉帅寨道：“若我们挖一条地道直通李元吉的狗窝又如何？”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那你先要把王世充干掉才行。”

寇仲道：“杀死李元吉，洛阳之围自解，王世充怎会不同意？”

徐子陵明白他的心意，是不想眼睁睁瞧着窦建德败亡。好言劝道：“开

一条这样的地道，至少要二十天的时间，还须地底没有大石或河道阻挡，且会延误南面地道的工程，纵使王世充衷诚合作，在时间上仍不可行。”

寇仲颓然道：“好吧！一切依既定计划进行。希望窦建德能大发神威，攻下虎牢，我们便可功成身退，顺道南下攻陷襄阳，享点清福。”

翌日黄昏寇仲和跋锋寒领兵出击，虚张声势，吸引围城军的注意后，陈老谋趁机打通地道，建造设计巧妙的隐蔽出口，徐子陵乘机从出口溜往陈留，好运粮食兵器回来。

为惑敌人耳目，寇仲等轮番出击，填壕堑破箭塔，地底下陈老谋则全力施工，利用第一条地道往横发展，同时分在多段开发另两条地道。五天后徐子陵率运粮队乘夜回来，亦带来不妙的消息。

原来李世民故意放出消息，讹称唐军马匹草料用尽，将牧马河北，调走大批军队。

窦建德闻信大喜，认为此是攻袭虎牢的良机，倾巢而出，从板潘发动大军，到牛口渚设置战阵，北连黄河，西薄泛水，南倚鹊山，阵连二十余里，擂鼓叫阵。

李世民在泛水另一边里许处结阵以迎，坚守不出，成对峙的局面。

问题在窦军缺粮，而李世民兵精粮足，以逸待劳，且后有虎牢作后盾，相峙下去，大利唐军，所以宣永、虚行之等均不看好窦建德。

夏唐大军是决战在即，洛阳城的气氛渐趋紧张。

寇仲找来单雄信、跋野刚，在城南的家密议，寇仲首先问道：“你们说过李元吉奉有李渊密谕，除王世充及其族人外，其他将领一律杀无赦，消息究竟从何而来？”

跋野刚答道：“是张镇周派人来告密，劝我见机不妙，立即率手下兄弟逃走，无须为王世充这种小人卖命。”

寇仲点头道：“张公是性情中人，说一是一，说二是二，不会虚言恫吓。”

单雄信讶道：“少帅当时因何对此事不直接问个清楚？”

寇仲坦言道：“问题在跋大将和郭大将军是追随王世充多年的人，所以找必须经过一段时间观察，才敢肯定诸位的诚意，请两位勿要见怪。”

跋野刚道：“少帅有此想法合情合理。”

单雄信欣然道：“少帅终肯收留我们哩！”

寇仲道：“我说过大家是兄弟就是兄弟。另不知尚有多少王系外的将领站在我这一方？”

跋野刚数着指头道：“还有段达、王隆、崔弘舟、薛德音、孟孝文、郭什柱、王德仁、邴元真、杨汪等十多值将领，除郎奉和宋蒙秋这两头王世充忠心的狗外，所有外姓将领均心向少帅，希望以后能随少帅打天下，攻入关中，轨掉李渊的臭头。”

只听跋野刚对李渊鄙屑的语气，便知洛阳外姓诸将因战友与手下的伤亡，跟长安唐室结下解不开的深仇。否则何须投诚寇仲，只须打开城门迎接李元吉，必可拜将封侯。

寇仲问道：“你们手下兵员情况如何？”

单雄信冷哼道：“王世充的嫡系人马损折颇钜，除大千多禁卫军忠于他外，其他近二万将兵全是我们的人，只要少帅一声令下，我们即可攻入皇宫，杀王世充一个片甲不留。”

寇仲摇头道：“这是下下之策。大家既是兄弟，我亦不用瞒你们，我们

已挖掘好三条地道，形势危急时可逃离洛阳，不用在城内等死。”

两人听得又喜又惊。

单雄信道：“少帅竟不看好窦建德？”

寇仲反问道：“你看好他吗？”

两人同时摇头。

跋野刚道：“原来少帅早定后着，我们该如何配合？”

寇仲道：“我们先要研究清楚撤退的细节，当形势危急时，使每个人都该采什么措施。正是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明知不可为而为乃智者不取，无谓的牺牲更没有意义。不过一天窦建德未吃败仗，王世充仍是和我们利益与共，而我心可比王世充先一步掌握虎牢的情况，所以主动是在我处而非王世充手上，两位可以放心。”

三人商量如何应付目前情况甚至撤退大计等细节后，各自悄悄散去。寇仲往城南卫所找到测试地道的徐子陵和跋锋寒，两人正在地道入口说话，工事兵则在陈老谋指挥下忙个不休，一箩箩的沙泥石块鱼贯运到地面，送往隐密处。

跋锋寒见寇仲来到，欣然道：“我们到另一端呼吸一口城外清新的气息，如何？”

寇仲笑道：“当然奉陪。”

三人以观赏的心情进入地道，进入一个以粗实木柱横亘直竖巩固支撑的天地，每隔数十步挂上一盏风灯，火焰在十多台鼓风机送进来的微风中闪烁不定，令人生出阴森诡异的感觉。工事兵仍在另两条地道以特制工具钻土取泥，安装木撑，三人却悠然步过高八尺宽一丈深长逾里的地道。

高寨下的出口是个广若厅堂的空间。

这是三条地道交处，有石阶拾级而上，尚余一截厚达一丈的土层没有打通，以坚固的木架支撑，不过以三人的耳力，隐可听到上面营寨马蹄人足踏地的响声。

地下室四周开有深槽，以安置破口而出时泻下的泥土，设计上无懈可击。王世充在城内储有大量木材，原意是作修建宫室之用，想不到被陈老谋拿来作建地道之用。

三人流览研究一番，继续行程，仍朝第一条地道南端出口走去。

寇仲讶道：“真奇怪，走到这里仍没有气闷的感觉。”

徐子陵道：“全赖于敌人壕堑底下设有泄气口，富鼓风机把空气送入地道，便把地道内的死气迫走。完成第一条地道后，尽头处须加设气口，否则我们停开气走路。”

跋锋寒道：“少帅魅力不凡，故能吸引这么多优秀的人才为你力，像陈老谋便大有机会成为第二个鲁妙子，没有他，纵想到建地道之法，亦没有付诸实行的本领。”

寇仲笑道：“陈公至少等于半个鲁大师，他与鲁大师另一半的雷老哥合起来，肯定是一个完整的鲁妙子，哈！”

谈谈笑笑，三人抵达尽头出口处，石阶往上延伸两丈，直达地道出口的厚铁盖，看上去沉重异常。

徐子陵对出口的情况最清楚，解释道：“此盖本身重逾百斤，上铺掩饰的薄土野草，位于一丛杂树之内，非常隐蔽。打开后有木住支撑，方便我们从容走出去。”

寇仲欣然登阶，双手试托，咋舌道：“至少有二百多斤。”

功行双臂，铁盖的一边往上掀起，吹过伊洛平原的风声呼呼啸响，更有树摇叶动的声音，从上传来。

寇仲望往出口外，叹道：“为何从洛阳城看到的夜空，与在此看到的夜空在感觉上大有不同？都是同一片天空嘛！”

跋锋寒微笑道：“天空没有不同，心境却异。一是被困孤城，这里却是自由自在，任我纵横的天地。”

三人先后钻出去，出口设在一座小山丘斜坡处，四周野草萋萋，疏林遍植，阖上铁盖后，出口变成与草坡没有异样的部分。

三人小心翼翼移往山坡顶，伏在坡上观望，高寨的灯火从前方二百丈外映入眼帘，洛阳则在逾里之外的正前方处。

寇仲饶有兴致的遥观高寨情况，微笑道：“若我和飞云骑从后偷袭，保证越壕入寨敌人始能惊觉。”

跋锋寒指着设在寨南的四座了望高塔道：“那还须望塔的守兵打瞌睡才成。”

寇仲道：“凭我们的身手，自可在敌人没有防备下，先一步解决搭上哨岗，对吗？”

洛、伊两河分从左右远方蜿蜒流过，洛水贯穿洛阳，从城西流进城内，伊水主流则从洛阳城东南方过，一道支流通进城内。

寇仲沉吟道：“我们的撤军大计可分为三部分，首先派矛盾手和刀箭手穿过三条地道，在这山丘秘密散开部署，接着以奇兵从地道钻出来突袭高寨，接着南面三门大开，纵兵截击敌人往援高寨的部队，与高寨突击军会合后，再往这边撤走，布在这里的部队则负责狠击敌人追兵，然后且战且退的往南撤去。成功与否就看能否速战速决，抢在伊阙和寿安两城唐军闻风封锁道路之前，进入弘农郡，沿浙水东岸直趋襄阳。”

跋锋寒道：“你倒说得轻松容易，若要速战速决，我们须把大批战马送往这边来，首先要填壕堑、破掉敌方设于壕堑边沿的战阵。”

寇仲笑道：“所以说上兵伐谋，最紧要肯动脑筋。只要我们把地道再延往敌方箭塔阵下，把他们下方挖空，当作出口般处理，先立上木柱，到发动攻击时，以火油淋柱，烧之以他娘的人，木柱断时，箭塔阵自然崩塌，我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大破敌人坚阵。”

跋锋寒哑然笑道：“活学活用，真亏你想得出这么阴损的招数。”

寇仲欣然道：“全赖老哥指点，愈够狠愈有机会胜出。他娘的！我快变成铁石心肠哩！”

徐子陵提议道：“营帐、粮食、用品都要先一步运往出口秘处，这样我们逃起来更轻易方便。”

寇仲兴奋道：“我们刚好是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任他李世民智计通天，天策府猛将如云，谋臣如雨，总仍及不上名传千古的卧龙先生。他奶奶的熊，李小子想我死还没这般容易。咦！”

三人同时变色。

后方破风声起，显是有人朝他们的方向飞掠而至。

第十三章 大势已去

三人保持伏地的姿势，回首瞧去，在暗黑的林木间，一道窈窕美好的黑影急掠而至，对方显是未发觉他们，速度不减。

到她掠上山坡，立即大惊止步，花容失色，到看清楚是他们三人，惊骇化作惊讶，按着酥胸道：“我正急着设法寻找你们，你们怎会往这里的？”

来者竟是美人儿军师沈落雁，虽比前消瘦，却更楚楚动人。

三人从斜坡坐起来，寇仲抓头道：“你难道不知洛阳被李元吉重重围困吗？若给人发现你沈大姐来探访我们，对世积兄有害无益。”

沈落雁一身夜行劲装，惊魂甫定的来到三人跟前蹲下，压低声音道：“我没有时间心情和你们说闲话，唐夏交战胜负已分，李世民大破窦建德，窦建德惨被生擒。现李世民正还军洛阳，世积则奉命全力攻打陈留，截断你们陈留少帅军与洛阳所有联系和通路。

你们要命的，就立即有那么远逃那么远。唉！你们必须立即走，逃往大江是唯一生路，但必须避过寿安和伊阙的守军。”

三人同时变色，虽早预料窦建德会吃败仗，怎想得到败得这么快，这么惨，令他们在未准备受当前来个措手不及。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窦建德怎会如此不济事？”

沈落雁怕他们不相信，致失逃走良机，忙道：“窦建德被诱进军虎牢，摆开阵势，秦王却不与接战，让窦军从辰时苦候至午时，到窦军兵疲将倦，秦王先遣宇文智及率三百轻骑奔过建德阵西，扰其军心，然后亲率玄甲战骑直扑敌阵，大军随后漫山遍野杀去，双方交锋缠杀。秦王率玄甲精骑破阵而入，直出窦阵背后，又回头突还本阵，如此数度冲杀，窦军崩溃四散，唐军乘胜追击三十余里，斩首逾三千级。窦建德在将领亲随死命保护下，往牛口渚逃跑，均被唐军白士让和杨武威生擒，此役窦军被俘者达五万人，却被秦王当场释放，让他们各自还乡。窦建德完蛋哩，接着轮到你们。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寇仲一颗心直沉下去，想窦建德一世之雄，当日如何威风八面，此刻却成阶下之囚，生死由人，心中难过得想哭出来。

李世民说得没错，他请窦建德来援，只是害他，加速他的败亡。

跋锋寒和徐子陵正担忧着在地道和部署未完成前如何逃走，欲语无言。

沈落雁焦急的道：“你们为何忽然变成哑巴？我真的不是和你们说笑的。李渊颁下圣旨，命秦王必须提寇仲的头回去见他，这是世积亲口告诉我的！”

寇仲勉强振起精神，苦笑道：“美人儿军师请放心，李世民想斩我的头，得问过小弟手上的井中月才成。”

沈落雁瞪他一眼道：“死性不改。”旋又垂首轻轻道：“长安的事，尚未有机会向你们道谢。”

寇仲道：“大家是老朋友嘛！”

沈落雁显是想起李密的横死，双目射出黯然神色，垂首无语。

徐子陵不想她记起伤心事，问道：“窦公被破是多久前的事？”

沈落雁记起此行目的，忙道：“是三天前的事。李世民翌日即率军起行，

我猜他的先发部队至迟该在五天内抵达此处，你们必须立即离开这里。”又黛眉轻蹙道：“你们怎能出入自如的到这里来？”

即使寇仲信任沈落雁，因事关重大，仍不敢泄露真相，又不忍骗她，凑过去在她晶莹通透的小耳旁低声道：“这是凭着可低来高去的好处。”

跋锋寒怕寇仲愈说愈露骨，道：“李夫人高义隆情，我们三兄弟非常感激。此处乃是非之地，李夫人不宜久留，我们亦要回城准备撤走的事。”

他故意称她为李夫人，是要提醒沈落雁有关她本身的处境，动辄会牵累李世积。

果然沈落雁闻言娇躯微颤，欲言又止的连瞥徐子陵数眼，最后螭首轻点道：“你们好好保重，千万勿要逞匹夫之勇。”

说罢转身从原路迅速离开。

三人望着她消失在山林中的背影，呆坐在山坡近顶处，好一会儿寇仲才道：“我们的噩梦似乎刚开始，怎办好？”

跋锋寒道：“当务之急是分出人手，先开挖能破对方壕堑阵地的地道，另一方面建造填壕的虾蟆车，务要日夜赶工在一、二天内完成一切。窦建德被擒一事只可让最上层的将领知道，不可泄到军中。我们要与时间竞赛，只要能在李世民抵达前突围离开，外面海阔天高住我翱翔，总有卷土重来的一天。”

寇仲道：“最怕是李元吉先一步以飞箭传书通知王世充，这反覆无义的小人必会出卖我们。”

跋锋寒道：“所以我们必须让跋野刚等人晓得此事，作好一切防备措施，若王世充有任何异动，我们杀他娘的一个片甲不留。”

三人摸清楚出口远近山川形势后，从地道回城，在南城卫守所召开紧急会议，告知杨公卿、麻常、陈老谋、跋野刚、单雄信、郭善才等有关窦建德落败遭擒的坏消息，最后寇仲道：“洛阳大势已去，只有撤往南方一条路可以走，不过退亦要退得漂漂亮亮的。”

接着把撤退大计说出来。

陈老谋拍胸保证道：“只要加派一倍人手，我可在后天黄昏前完工。”

麻当道：“虾蟆车请交由属下负责。”

寇仲断然道：“那就把撤军行动定在后天晚上，在这期间内我们不可犯任何错误，每一个行动均须以安然离开为目标。我要我的人把全城严密控制在手，不容任何消息泄往城外，任何从城外射进来的信件，须送到我手上而非王世充手上。”

跋锋寒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看出对方心中的想法。寇仲面对生死关头，终从失意和忧虑复原过来，变回那视战争如游戏的无敌统帅，像井中月般无情锋锐。

跋野刚皱眉道：“那是否该先把王世充收拾呢？”

跋锋寒向跋野刚竖起拇指赞道：“野刚兄够狠。”

寇仲从容微笑道：“老跋不用再提醒小弟。”

转向陈老谋和麻常道：“陈公和麻将军无须在此浪费时间，你们全力揽好适才议定的工作，其他的都交给我们。”

陈老谋和麻常欣然领命去了。

寇仲向杨公卿求教道：“杨公请指点。”

杨公卿捋须微笑道：“我那一套太老太旧哩！一切听少帅吩。大丈夫马

革裹尸，生死只是等闲事。”

寇仲心中涌起不祥感觉，以往屡次和杨公卿出生入死，只这趟他直接说及死亡。此时无暇多想，略摇头把扰人的思想挥走，目光迎上跋锋寒，微笑道：“我一直避免和王世充来一场巷战，是为保存实力，所以找必须封锁窦建德被擒的消息，若我猜得不错，李元吉该比我们更迟晓得此事。”

徐子陵同意道：“李世机会向李元吉隐瞒此事。因为他想王世充向他投降而非向李元吉投降。”

众人围圆桌而生，闪耀的灯火映得城卫所的大堂乍明乍暗，徐子陵忽然想起师妃暄，想起与她初遇的动人情景，一切也是在洛阳发生，那时和这一刻的心情，却是天渊之别。

跋锋寒耸肩道：“一切依你们的方法去办，说到底，我是个独来独往的剑手，心中想的全是杀人或被杀。而少帅你却是统领全军的最高领袖，一切为大局着想，心中想的是最后的胜利。”

寇仲哈哈笑道：“知我者除子陵外，就要数你跋锋寒。”

接着双目神光电射，投往跋野刚，沉声道：“所以暂时不用费神费力去动王世充，现在是近三万人对六千禁卫军，哪轮到发言碍事。”

跋野刚心悦诚服施礼道：“遵令！”

寇仲道：“由这刻开始，我要有大将军级人手轮番在东面城墙当值，密切注意城外东面敌军的动静，稍有异动，须立即来报告。”

郭善才道：“这个由属下负责。”

寇仲笑道：“那就全仗你。说实在，更恶劣的环境我也试过，只要一切依计而行，我们必能安渡此关。”

众人晓得他说的“更恶劣环境”，指的是赫连堡之役，事实俱在，跋野刚三将登时信心大增，分别接令去了。

剩下杨公卿、寇仲、跋锋寒和徐子陵四人，灯火摇曳下，偌大的厅堂，份外有种大战前冷清凄苦之意。

杨公卿道：“若李世民乘船从水路回来，经大河入洛，顺水行舟，不用四天可抵洛阳。”

寇仲等均听得心生寒意，窦建德三天前兵败被擒，如李世民兵分两路，分由水陆两路进军洛阳，那水路的部队可于眼下任何时刻抵达。

跋锋寒道：“幸好据我们可靠的情报，李世民舍水路而取陆路。”接着讶道：“你们两个的脸色为何变得这么难看？”

寇仲苦笑道：“如对手非是李世民，杨公这番话绝不会动摇我的信心。”

徐子陵叹道：“少帅的担心不是没有理由的。”

跋锋寒大吃一惊，皱眉道：“你们是指李世民早顾虑到沈落雁会向我们通风报信，所以故意在行军部署上不和李世积说实话？”

杨公卿听得一头雾水，不解道：“消息竟是从沈落雁处传来，这是怎么回事？”

寇仲向他解释清楚，道：“愈想愈令人感到可疑，李世积清楚明白沈落雁和我们的关系，自该向夫人隐瞒，为何偏要亲口告诉她？”

杨公卿道：“这个倒不稀奇，闻说李世积此人颇重情义，或者因你们有恩于其夫人，故他有意予夫人一个向你们报恩的机会。”

寇仲正要说话，跋野刚气急败坏旋风般奔进大堂，高呼道：“大批唐军的水师船从洛水开至。”

四人耳际如平地乍起焦雷，轰得各人眼冒金星，头皮发麻。
最可怕的情况终于不幸发生。

“砰！”

寇仲一掌拍在桌上，喝道：“好小子，又给你耍了一着。”

跋锋寒长身而起，脸容变得无比冷酷，寒声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让我看看李世民是否真有三头六臂。”

杨公卿随之起立道：“我们到城头看看。”

徐子陵低头瞧着自己那对晶莹通透、修长洁美的手，心中再无惊怖，忽然间他深切明白到战争的本质，就是不择手段去争取最后胜利，与敌人争锋，情义仁慈绝无容身之所。

谁够狠谁就能活下去。

而直到此刻，寇仲仍不够狠。他自己当然更差上一截。

缓缓起立。

四对目光全集中到仍坐在椅内的寇仲身上。

寇仲深吸一口气，缓缓道：“李世民想杀我寇仲，这是唯一的机会，错过洛阳，他将永不能办到。”

霍地起立，昂然阔步的朝大堂出口走去，每一步都是那么肯定和有力，配合其龙行虎步的姿态，威猛无俦的形象，足音组成的奇异节奏，透出勇往直前的强大信心。

跋锋寒等旋风般在他领头下跨出大门，开赴战场。

《大唐双龙传》卷五十二完

